

象萬

號月六

• 期二十第 • • 年三第 •

行發店書央中  版出屋書象萬

治淋須要拔毒塞源



淋病及一切化學性症

阿爾巴基爾

靈藥之
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液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學性炎症，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時間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南京路二六三號



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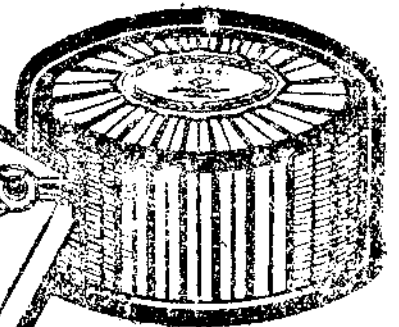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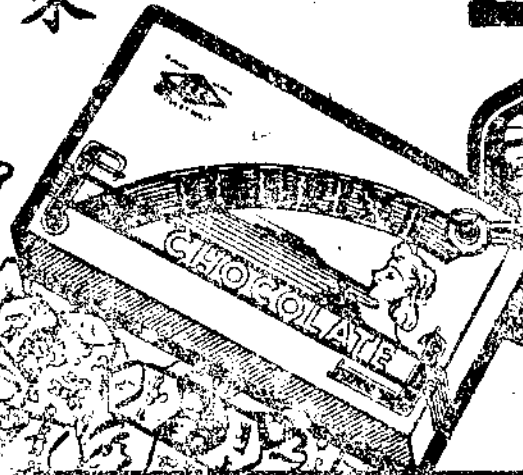
CONFECTIONERY

TRADE  MARK

REGISTERED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司公限有西皮

最新驚人發明

痢疾腸胃治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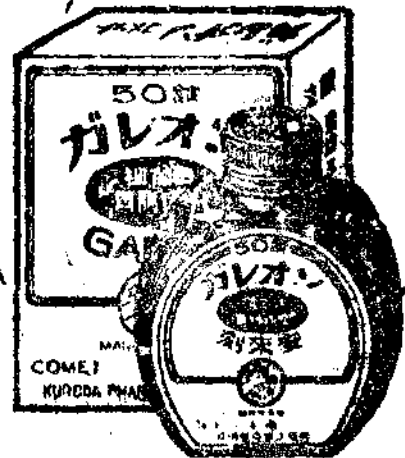


司美德

司美德

(適應症)

腸室扶斯，疫痢，大腸炎，
消化不良，止瀉，嘔吐等
急慢性胃腸疾患



黑田藥廠

上海福州路八九號 電話一三九八

素右

宜咸幼老



補藥，每多宜於老人，不宜於青年及兒童。但「若素」則不然，老幼男女服之無不咸宜。

各大藥房均售





萬象廳

請讀者一致擁護

六月號 第三年·第十二期 目錄

插字 龔翁
 頁木刻 珂田

羅馬之憶 (海外風光) 金叔琴 (一〇)
 我最危險的片刻 (人海傳奇) 幽素 (一七)
 嫩江之戀 (小說) 曉歌 (三三)
 芭蕉院隨筆 (隨筆) 宛宛 (三五)
 山城撥拾 (通訊) 黃裳 (三六)
 荒野 (長篇連載) 師陀 (四一)
 柴霍甫與肺癆的搏鬥 (文史逸話) 莫名 (四四)
 在理髮店裏 (小說) 高岑 (四六)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四七)
 林肯的辯護法 (法律故事) 縹人 (四八)
 四十年前話四明 (地方掌故) 虛懷慕 (四九)
 老張的故事 (小說) 溫凡 (五一)

萬象 迷和趨 (懷三)
 猥褻的作家 (柳枝)
 作文與作人 (柳枝)



電話 00008 97200

音樂 夜座 晚宴 音樂 茶叙 音樂 午餐 音樂



護擁致一者請象萬

萬象廳

店新
公

閑話 偶得之一.....(樣人) 點滴.....(李永運)

晨 (長篇連載).....羅洪 (一六)

瓷水牛 (小說).....石琪 (一三)

關於龔翁 (藝事小談).....叔紅 (一五)

連環套 (長篇連載).....張愛玲 (一四)

蘿琪絲小姐的憂鬱 (解剖漫錄).....白汀 (一四)

試爨記 (隨筆).....張毅 (一五)

七個銅板 (翻譯小說).....西渭 (一五)

哀顧明道 (悼文).....徐碧波 (一三)

螞蟻世界 (鳥獸蟲魚).....周信之 (一六)

雙城記 (散文).....王仲鄂 (一七)

木人却利 (銀壇逸話).....秋士 (一四)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默小談).....幽素 (一七)

藜藿小錄.....鄭逸梅

無名島 (驚奇小說).....舒君亮 (一八)

編輯室.....

補 歐戰趣聞.....(蘭子) 醉紅小語.....(鄭逸梅) 索笑集.....(湘靈)

白 吹毛錄.....(求疵生) 南司拉夫的起源.....(縹人)

氣派不凡，富麗堂皇，你儘欣賞，話不盡美，由你交，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大廿支裝

小十支裝



KORES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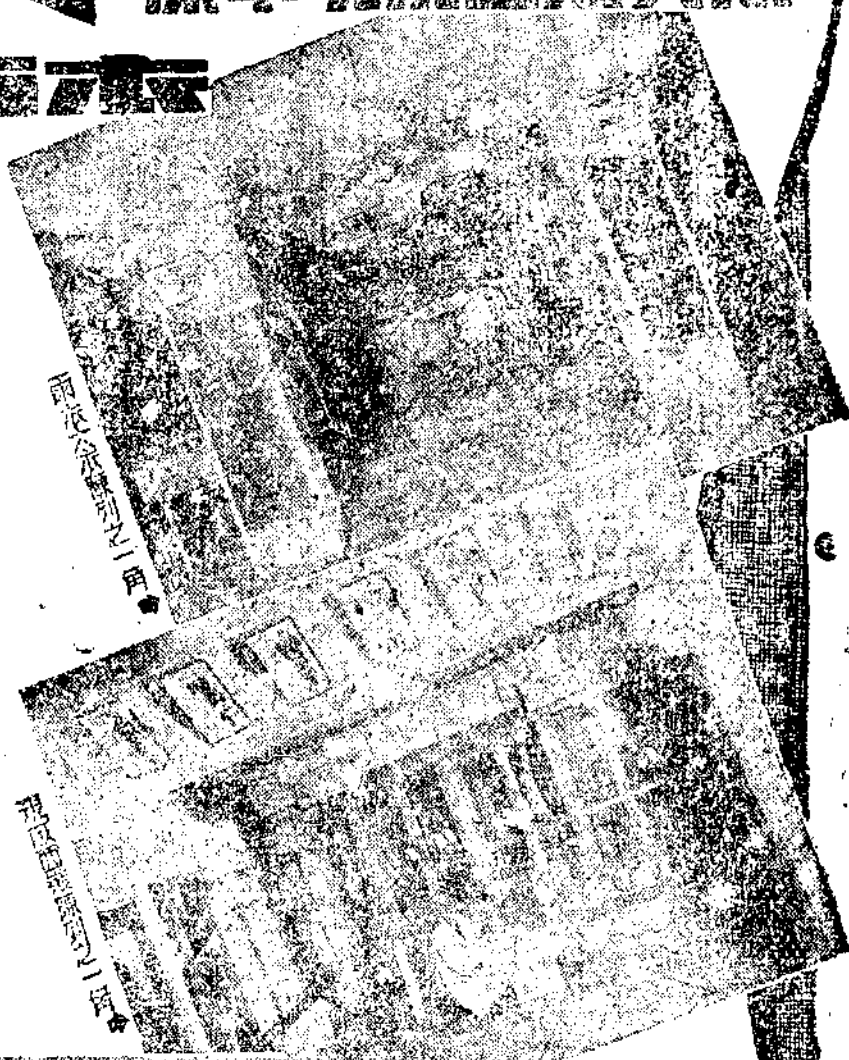
高貴樂



裕華煙公司榮譽出品

本廠出品標準

雨衣之種類絕夥，而欲求盡善盡美者，實做做乎
 其難，本廠係大規模組織，一切設備，悉皆採用
 科學方式管理，故出品高人一籌，A. D. K. 雨衣
 風行十餘載，專登偶然，故本廠為適應社會需
 要，起見，會於去歲雙十節起，新發行A. D. K. 標
 現成西式裝，大樣絕對新穎，由名師擔任
 裁剪，式樣絕對新穎，由名師擔任
 寸之齊備，售價公道，尤為本廠特色
 略誌數語，以為諸君告。



永新漢記雨衣製造廠總發行所
 成都臨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 62693

羅馬之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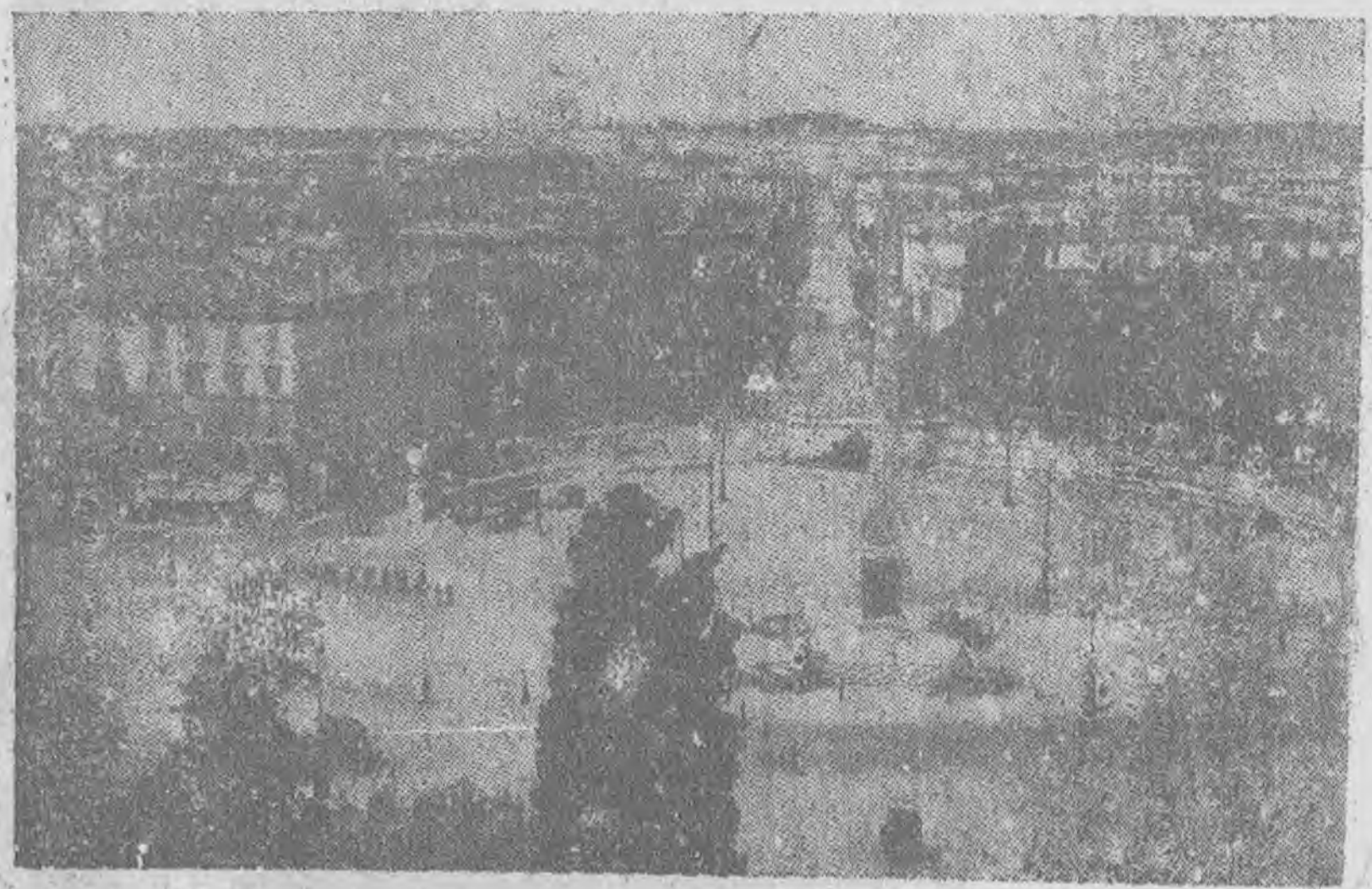
金叔琴

羅馬城又陷在硝烟彈雨中了。

使人憶起了這莊嚴偉大的古城，它的越凡的美。

羅馬南方的海岸是一片貧瘦的海灘，只有充滿愉快的麗都底羅馬鎮 Lido de Rome 是羅馬城郊外最優美的消閒處。它沿着弟勒尼安海的海岸，伸展着二哩長的面積。它的明媚的日光，黃金似的沙灘，藍寶似的海水，誘惑了千萬的厭倦城市生活的人們來投入了它的懷抱。海灘上整齊地建着一排排低矮的浴室，一頂頂彩色的傘帳，是浴人們改衣的遮欄。鎮市上有着新型的店舖供給着遊人們的消耗。羅馬人在這裏是愉快的，舒適的。從羅馬有汽車公路和電力快車直通到這裏，路程只要一個半鐘頭。

離麗都底羅馬鎮不遠是鐵勃河 Tiber 注入弟勒尼安海的河口，這條挫傷了羅馬工商業繁榮的滿挾淤泥的河流，在這裏却有着異樣的觀瞻，它在不停的淤疏下，這裏的河道也比較寬闊了，二岸是石砌的鞏固的堤岸，岸上是立都里亞鎮 Littoria 的田野，雖然是一



個較小的鎮市，可也是忙碌的場所。這裏有二個海上機場，一個是軍用，另一個是用了特別費而獨佔了意大利航運的公司機場，那裏停留着十幾架海上機，他們終年地忙碌着，運載着大小的郵件和匆促的旅客們，飛向非洲，飛向歐洲，飛向全世界。

越過海灘向岸上走去，滿眼都是生長着營養不良的短小的金雀花和黑荳藤的濕地。跨過濕地，就有了不同的景色，那裏是一片綠悠悠的耕地，滿野種植着大豆。有着許多年青的少女們，堅苦地耕耘着農作物，她們企圖在這鐵勃河的淤泥充塞上漲的海灘田上，改變它的貧瘦，造成它的新生命，雖然在法西斯政府鼓勵下，但工作仍是艱難的。

因為是潮濕的沼地，所以田蛙和蝸牛是相當的繁盛，而田蛙的精美的肉就成了本地的佳饌，而成爲外來的遊人們非嚐不可的名產。

沿海有一條寬闊的哥倫布路，直通到南方的奧斯替亞城 Ostia。路外的海灘上是獵人們的狩獵處，是野鴨，野豬和季候鳥的麋集地。在一世紀左右前，土耳其和阿爾及爾亞海盜曾在這裏上陸劫掠，所以現在尚立着一座瞭望塔，它也就成了羅馬城南方的哨崗了。

奧斯替亞鎮離鐵勃河口南方十四哩，是古羅馬時



最忙碌的海港，幾世紀來，被鐵勃河流所挾帶的泥沙漸漸地將它和大海隔離了，它的被發掘出來古址已離開大海三四哩。現在這鎮市只是供給人們遊息避暑的所在，平時只有六千居民，到了夏季就有六萬了。

羅馬城到現在還沒有良好的海港，這是羅馬人和意大利政府最感困苦的事情。

這一片廣大的濕地一直伸展到羅馬城外的是龐丁濕地 Pontine Marsh。它在古時候是一片豐腴的田地，生產着大量的穀物給凱撒王，近年在意大利政府的建設下，利用了一切能耕耘的田地，在龐丁濕地和羅馬北方的佛雷明尼亞區 *Fiaminia district*，都建造了簡單劃一的公寓和農舍，將羅馬城中的貧民們都遷居到這裏，在新的農場裏，集團的耕耘下，羅馬的農業增加了，可是龐丁區的農民却被一種不可抗的病菌困擾着，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五被瘧蚊傳染着瘧疾。

羅馬城在中古時候，當有些農田被泛成沼澤的時候，羅馬的居民不到三萬，一八七〇年增加到八倍，法西斯秉政後有七十六萬，現在是意大利的首都，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擁有人口一百卅萬以上，近年來意大利人口的增加率也相當驚人。

羅馬城是偉大的，雖然它的新型的大廈和古老的建築物有着不調和的感覺，可是它有着內在的靈魂的

偉大，而在法西斯政府的新建設下，古物的孤立和分離是更顯著了，羅馬的新建設雖顯示了一個政府的強盛，可是它的本質是貧困的，這可以從它的社會層中意會出來。

羅馬城中環行公共汽車，它能帶着你環遊了羅馬的中心區，只化去七分之一的金錢和一個鐘頭的時間，使你看到了羅馬的現實的歷史。

羅馬車站的對面是弟奧克里丁浴池的遺骸 *Dioecletian Baths*，是古羅馬時一班受罪的基督徒所建造的，後來被拆毀了，把它的石塊去建造了聖瑪利弟格立恩琪立教堂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這教堂矗立在納松納而路 *Via Nazionale* 的盡頭，是條伸展在奎立耐而丘 *Quirinal* 和維明耐而丘 *Viminal* 間的大路，這二丘是羅馬七丘之二，但它們都是低坦的山阜。

羅馬市是喧鬧的，行人的擁擠使街車失去了它的效用，街車裏是准許吸煙，但人們對捲煙的抽吸很寶貴，在不用吸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地熄滅了藏在口袋裏，偶然有一小段煙尾拋棄，就立刻有一般青年人飛快地將它檢去了，因為煙草在意大利政府專賣下是很貴的。

相近愛司奎林丘 *Esquilina* 是聖瑪利麥琪奧教，馬的貴族建立的，在愛司奎林丘頂上有

古詩人荷雷絲 Horace 的花園和尼羅王的一金屋」，這「金屋」是古時引起了人民反感暴動的浴池，所以第一次被韃靼人摧毀，後來又給提多書人攻擊，現在只剩了少許石塊的遺骸了。

繞過山丘，沿着斯格雷路 *Scalae* 接觸在眼簾的是這龐大的羅馬大劇場的遺物，它是紀元前八十年的古物，是古羅馬的魔鬼，有三分之一哩大的周圍，一層層提多書式的彫像的拱門，黯幽地包圍着一個圓形的廣場，它舉行過可怕悲慘的戰鬥，在它週圍的石樓上，五萬人的緊張邪惡的臉注視着圓場上激烈的人獸的爭鬥，猛獸的怒吼，慘叫的人聲，那些受罪殉難的男女基督們的血肉混騰地散流在泥場上，殘酷的觀眾們只是一陣陣的瘳惡的狂笑和歡呼，古羅馬的人是殘酷的，似乎在這空洞的石門裏尚微留着悲劇的餘音。

相對地在大劇場的旁邊，新鋪砌的屈里奧佛路 *Via Triumphalis* 上是一座偉大的康斯坦丁大帝凱旋門，它是紀元三百十三年間之古物，也是在這一年裏康斯坦丁賦給了基督教的宗教自由權。

斯格雷路繞過了大劇場，經過了奧古斯都王的議堂的遺址 *Augustus Forum* 就到了堪匹都林丘 *Capitoline*，它是七丘中最小可是也最顯要的一個，羅馬史告訴人們，建設羅馬城的第一代王帝，是倫繆羅斯和利瑪

兄弟倆。

(註：倫繆羅斯相傳為創立羅馬之首代君主，其母為立誓守貞之童女，生後與其孿生弟利瑪為其叔投餓勃河中，為一母狼救之乳之，及長遂建設羅馬城，後因利瑪不敬母狼，羅過其所建之羅馬城而殺利瑪。)

他們就在這小山上發現了古城的位置，丘上峻削的石岩上曾經處死了一個叛逆賣國的泰皮雅女郎，羅馬野史裏這樣記載着，堪匹都林丘的頂上是古大建築家米凱朗琪羅 *Michelangelo* 的精心偉構，步上了這裏的石階，迎面是二個牽着馬的女裸彫像，正中是第遜尼他宮 *Del Senatore*，左面是堪匹都林博物館，它收藏着豐富的古典彫刻物，右面的弟康叟凡多宮 *Del Conservatore* 是供奉着曾經飼養了倫繆羅斯兄弟的「母狼」。

朝北就是維尼士亞廣場 *Venezia*，這寬闊精潔的廣場是意大利元首每年檢閱法西斯黨徒的地方，在意大利的人民每個幾乎都是「當然」的黨員，尤其是一班青年男女，廣場的右側是維尼士亞宮，它是一座古老十五世紀建築物，曾是法西斯的靈魂——墨索里尼的辦公廳。

而羅馬城最偉大華麗的意王愛麥尼安王紀念碑就矗立在廣場的對面，它是一座像大廈似的建築物，全部用白大理石建成的，頂上聳立着銅的彫像，最前的

是意大利的跨馬銅像，它是全世界最宏麗的紀念物，這裏是古羅馬的中心地，所以四圍有着神廟，拱門和公議廳的遺蹟。

經過了橫展在愛文丁丘 *Aventine* 和伯拉泰茵丘 *Palatine* 間的古競技場，它的龐大能容二十五萬人的體積，現在只遺留着少許的遺骸和底基。

相近伯拉泰茵丘有一座叫作女龍神廟 *Temple of the Sibyl*，裏面有一具大理石的面具稱爲「真理之口」，一般信徒們在它面前立誓或祈禱，假使誰說謊的話，他們說它就立刻閉口咬住了誰的手腕，不信的話，可以去試一試。

這些小丘都靠近鐵勃河，鐵勃河上有十二根河橋，都是凱撒時代遺留的，它們有鐵練架成的，有鋼的，也有水泥造的，河上有時有淺條淺底船，在黃濁的河流裏慢慢地駛着，爲着木材的缺乏，所以有些小船，甚至於法西斯划船會的划艇的外殼也用水泥鋼骨。

河上也偶然點綴着一二個年老的漁夫，他們在這黃濁的河流上捕着魚，雖然魚是稀少，生活是艱難的，他們仍是一年年年的依靠這條污穢的河，度着餘年。

過了六條馬路朝西就到了十七世紀時代的聖彼得得教堂 *St. Peter*，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堂，它的由白大理石砌成的圓屋頂，在羅馬任何一處都能見到它的閃

爍的光輝，教王常從他宮殿裏步行到這教堂裏來主祭和祈禱，它離梵帝岡聖地沒有幾步路，教堂的前面是橢圓形的聖彼得廣場，它的一邊被一條長長的高大的圓柱廊拱衛着，在一百六十二根的圓柱上都立着一個聖人的彫像，場的二邊有二枝巨大的噴泉，吹射着虹霧般的水花，灑落在蔓生綠苔的大理石盆裏，永遠地噴射着，幾世紀來沒有人閉息它，也沒有幫助它，羅馬的噴泉是美麗的，它在第愛司達莊園 *D'Este Villa* 和保琪莊園裏也有五光十色的噴泉，泉水是潔清的，所以它也滋養了全羅馬的生命，它的水道從遠處山野裏接進來，滿佈了全境，甚至在夏季，它的水也是冰冷的。所以一條水道也是最好的冰箱，給那些餐館冰凍了他們的菜饌。

教堂相近是梵帝岡聖城，梵帝岡雖只有一百〇八畝土和一千多人民，可是它的主權是獨立的，它有着越凡的宗教的權力，在精神上它却統治了整個世界，教王是唯一立法，司法，和行政上的元首，意大利賦與它一切交通和通訊上的特權，豁免意大利的捐稅，它能自由地發行郵票和銀幣，有一條半哩長的鐵道連接着羅馬的車站，在梵帝岡車站處，有一座「正義之宮」和一座低闊的讓農工工程館。

教王有他自己的衛隊，那些穿着特別古型的瑞士

衛隊，他們保衛着這座彫刻偉大華麗的王宮已有了四百多年的歷史了。

當一個教王升天以後，主教團就選出一個德隆望重的主教來作爲繼承人，庇護十一世是二百六十一代教王，在一九二三年登極。

梵蒂岡有偉大的神學院，教育着一般從各國來求得神父資格的信徒，他們穿着不同色的法衣，不同的色澤表示他們不同的國籍，這所神學院是一個美國神父主持着，這裏沒有國籍間的仇視，有的只有宗教上的爭論，他們充滿了和平，喜悅和寂靜的氣象，在這喧鬧的羅馬的一角，也可說是紛擾的世界的中間。

梵蒂岡城南面有一條寬闊的大道東至保布羅廣場 Piazzapolo，在沒有鐵路以前，南來的人們都須經過第保布羅城門和這廣場才是羅馬的中心，廣場中心有一座七十九呎高的尖塔，它是聖耶穌降生前奧古斯都王從埃及運來的，在一五八九年才豎立在這廣場上。

廣場東面是賓西阿丘 *Vincio*，丘山有一條寬大樹蔭的維里維尼都路直伸到賓尼西阿城門，這條路是羅馬最繁華的地方，沿路都是些優美的旅館，政府公署，新式的店鋪和精緻的餐館，沿路是美麗的花草，它們終年鮮豔，當舊的枯萎時就換上了新花的枝，這裏

是羅馬的外僑唯一的消遣處。

路旁咖啡館的坐位一直佔滿了人行道，他們是付了一筆特別費給政府，所以顧客們坐這些人行道上的位子，就得多費一筆一坐位費一了，意大利的捐稅很繁重，甚至狗也分等級地捐稅，雖然政府的收入多靠國營的鐵路，郵政和煙草，洋火和鹽的專賣盈餘收入，可是羅馬人僅負着重大的稅額，而使社會間貧富就更懸殊了。

維里維尼都路的盡頭是賓西阿城門 *Porto Vincio*，這裏是三條馬路的交叉處，而城門又這麼少，使行人和街車常擁塞不前，城門前的路邊豎立着許多廣告牌，貼滿了美國電影的宣傳品，米老鼠卡通在意大利最風行，雖然意大利也有他自己的電影城，可是技術落後和成本昂貴，就不能和外片競爭了。

出城門再過去就是羅馬城東首的維亞阿比亞古道 *Via Appia*，這條二千多年的古道是古羅馬的軍路，它從羅馬橫跨半島直到東方的布林的西 *Brindisi*，古羅馬靠了它連繫了希臘，亞得里亞海峽和王國聯邦的交通，運輸着貨物和軍隊，羅馬帝國衰落了，而這古道也衰老了，爲了它沿途上遺留的神廟墳墓的古蹟，它不能改造了去適應現代的交通工具，而只是供給那些駛着空馬車回去的酒販和村婦們的蹣跚的幕歸。

而代替它的是一條和它並行的新維亞阿比亞道
Via Appia Nuova是一條現代化的公路，沿公路通到羅
馬城外阿爾保拿崗Albano附近，阿爾保拿崗有一個
碧綠深淵的大湖，沿湖有一條短短的馬路，湖邊是參
差不齊地崩陷着，間有一二枝生球節的樹根盤結着湖
岸，湖的對岸有着教王避暑的宮殿，黃昏的時候，湖
上就升起一層白茫茫的薄霧，像一個紫色的大海。
走向高崗是一條挺直的路，夾道是高插雲霄的松
樹，站在崗巔遙視着暮色中的羅馬城，金黃色的晚霞

，反映着青灰的羅馬城，顯着一種雄壯鞏固的氣象，
隨着田野間升起一片迷茫的晚霧，籠罩了遠處的景色
，在奔騰似的晚霧隱藏中的維亞阿比亞古道，似乎有
着千萬輛的凱旋車在那裏隆隆地疾駛，暮色中的羅馬
城是古羅馬帝國的羅馬城。
現在在這維亞阿比亞古道不再有這美麗奔騰的晚
霧來撫慰着它，有的只是迷目的硝烟，在這硝烟裏重
演着古羅馬時代的悲慘的歷史。

(John Patric原著)

歷史上最滑稽的戰役

湘 靈

歷史上最滑稽的戰役要算中古時
代的俄國和韃靼人之戰了。

當時韃靼人勢如破竹地由亞洲向
俄國長驅直進，裝配着長槍和重甲的
俄軍在這些黃種人的輕騎面前望風而
靡，迭下名城，俄京爲之震動。

俄王伊凡第三世 (Ivan III) 是
歷史上著名的孱王，他對此毫無辦法
，但求苟安。後來情形日趨嚴重，羽

書一日數至，報告敵兵已在向聖彼得
堡進犯的途中了。至此全國人民都以
爲苟再不振作，則亡國之痛，即在目
前；於是便衆口一辭地向伊凡責難，
要求他立刻御駕親征，以期振奮士氣
而挽危局。伊凡爲輿論所逼迫，不能
再事因循，乃親率精兵數萬離開聖彼
得堡，前往迎敵。這枝大軍浩浩蕩蕩
地走了一個星期才迎着來犯的韃靼人

。當時以天色已晚，且士卒疲乏，乃
安營休息，準備次日決戰。

不料次日天明時才發覺兩軍已極
切近，甚至有些營幕幾乎雜在一起；
兩軍均出乎意外，相顧愕然而不知所
爲。片時後，大家被一種無名的恐怖
所襲，竟同時回身分別向相反的方向
狂奔；到晚上少歇時，雙方已經隔着
兩天路程的距離了。自經此役後，流
寇型的韃靼人乃無意再進，乃攜帶他
們掠得的輜重向亞洲方面退去，俄國
卒因此而倖免。

拜耳耳中將



我最危險的片刻

幽素

美國民族廣播公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 曾於一九四〇年以「我最危險的片刻」為題，邀請幾個最著名的探險家和旅行記者參加廣播，當時極為轟動。其廣播辭後來登載於「進行雜誌」(Parade)，本文即由該誌譯出。

Rear-Admiral Richard Byrd——以南極探險享盛名於世

當時是在小美洲 (Little America——拜耳在南極圈內佔領的陸地，錫以此名) 之南一百二十八哩的前進根據地。我獨自一人留在那裏——在一間埋於南極冰冠下的小屋裏度過連續六個月的漫漫長夜。天氣是這樣的苦寒；加上了由東方吹來的冷風，使溫度表更往下縮——零度下六十，七十，八十度。

不久，連在屋頂上面的氣候測量儀器也給冷得停滯着不能活動，因而失去了牠們的效能；我知道如果我要得到一個完備的氣候紀錄，便必須走到外面把牠們修好，於是我便由梯子爬了出去。外面正下着使人不辨咫尺的大雪；我的電筒也像給人搯住了喉嚨一般，光綫射不出來。如果我不扶着東西而走上兩步，便定必會迷失方向了。我當時設法把儀器修好後，便掙扎着回到屋頂上的「蓋門」前面，想揭開了門進去。不

料牠却不肯移動分毫！

原來給冷風侵入了門縫而把牠凍得粘牢了，我使盡了我的力量和一切方法也不能把牠揭開。我瘋狂地搖着，打擊着，可是絕無效果。我是在那裏，給鎖了在屋外的風雪之中，我的脈管裏的血液之凍結成冰，簡直是指顧間事——而眼望着溫暖，飲食和工具，一切使人生活的東西，和我祇有兩呎的距離。

我由一枝透氣管望下去，下面便是我那溫暖而相當舒適的房間。升上來的暖氣拂過我的臉。不過咫尺天涯，在我眼前的東西簡直和在中國一般地遠。

正在這個張惶失措的當兒，一個思想突然和閃電一般在我腦中掠過。我忽憶前一天在屋外工作時把鐵鏟弄斷了，我會把那把沒有用的木柄隨手插在雪上。如果我能找得到牠而用以撬門呵！

我握牢了透氣管而用雙腿伸出向四週的積雪試探，可是找不到什麼東西。後來我勉強爬到風力測量器那裏，再用前法嘗試，經過許多次這樣的嘗試之後，我終於把牠找到了。當我的腳觸到了那把救命的木柄時，我真想緊緊地摟着牠親密一下。

我再回到一蓋門一前面，把木柄插進門縫下面而用力地撬。沒有用。我俯伏在雪上而把脊骨抵住木柄，然後竭力往前推。

那扇凍結得如鐵鑄成一般的一蓋門一突然跳開，我也跟着滾了進去——滾進光明，溫暖和生命裏去。

Roy Chapman Andrews——美國著名探險家，曾遍遊我國蒙藏各地

我們正在蒙古的聖地庫倫城外。我們一共兩人——我和一個名叫麥金賽(McKenzie Young)的青年探險家。當我們在城外沙漠邊沿安好帳幕時便立刻知道有事情發生了。各寺院的大鐘同時發出宏亮的聲音，無數的僧人和進香者魚貫不絕地由各城門進去。

紅日西沈後鐘聲還繼續響着，哀悼的哭聲在黃昏的夜色中傳到我們的耳中。我們

晏德留士



的嚮導者巴他（Bata）告訴我們說他們是在追悼着死去的活佛。到半夜的時候，他們將要舉行一個偉大莊嚴的祭禮，同時任民衆向活佛的遺體作最後的瞻仰。

麥很高興。「讓我們去看看，」他焦急地提議。可是巴他却搖着頭。他莊重地告訴我們說這是一切宗教的儀式中最神聖的一種，如有好細混入，一經捉獲，必被暴怒的羣衆撕作碎片。但是麥不願一切地堅持着他的主張，巴他終於拗不過他而勉強地答應帶我們進去。

我們進入庫倫城的時候是剛剛過了夜半的十二點。我們低低地爬着，把驚奇的眼睛貪婪地注視着前面這一幕富有蠱惑性的景像。後來，事實上是太高興，太驚奇了，我們竟忘記了處境之危險而全身顯露地立了起來。

「快些爬下去，你這兩個糊塗東西！」巴他激怒地低聲喝着，一面指着前面的主持僧。

我們如命爬下——可是太遲了。那個主持已經看見了我們，立刻動身踏着有威嚇性的步伐向我們走來。我們嚇昏了。當時絕無脫逃的可能。祇要那個主持一發出信號，我們的生命便完結了。我們絕望地爬在地上，不知所措。

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突然鐘聲一響，所有在場的人——連主持僧在內——全數跪在地上，俯伏着把臉貼着地，完全靜止不動。這正是活佛的靈魂升天的神聖的時刻；在鐘聲再鳴之前，無論何人一概不准稍動。縱使寺院的大牆向他們身上倒塌下來，他們也要跪伏不動的。

這個最神聖的時刻把我們救了。到鐘聲再響時，我們已經逃出庫倫城。

譯者案：這個故事說得太好了；而且縱使他們當時逃脫，事後也不難追捕。這事是否可能，希望熟悉蒙古情形的讀者見教。

安施



Vincent Shearn——美國名作家兼旅行記者

在一九二四年我正在西班牙屬摩洛哥的特土安（Tetuan, Spanish Morocco）——正

是理夫族人 (Rif tribes) 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大革命爆發那一年。他們的領袖亞第爾克林姆酋長 (Sheik Abd-al-Krim) 是一個漂泊無定而富有浪漫性的人物，而以這次以民族的解放爲目的的戰鬥引起了外間全世界的注意和驚異。當時我正爲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服務。一天我接到一封由該報發來的急電，叫我立刻寫一篇這個理夫族領袖的訪問記——最好能够在星期日的報上發表。

我立刻如命前往。第一個接觸到的是西班牙軍前敵司令官李華拉將軍 (General Primo de Rivera)；他客氣而堅決地告訴我，說要通過沙漠中的西班牙軍防綫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怎樣才能找得到亞第爾克林姆呢？」我問。

「絕對沒有一個活人可以通得過去。」

「祇是如果我不持有你的許可證而自行通過戰綫呢？」

「如果這樣，」這個將軍溫和地答道，「則你便會隨時被士兵們鎗擊了。」

「假使我能在戰壘中偷渡過去呢？」

這個將軍笑了起來。「如果你真的能够這樣辦到，我的朋友，你便會因逃脫了鎗彈而後悔了。無窮無盡的灼人的沙。放了毒的水洞。被土著的強盜所捉。亞拉伯人的酷刑。」

這當然不是好玩的，但是論壇報却志在必得。於是我便動身了。我僱了一個名叫亞理慕罕默德 (Ali Mohammed) 的不大可靠的嚮導人，後來遇着一隊私販，我們便一同在夜間偷渡了西班牙防綫而走上大沙漠。到這裏爲止，事情是很順利的；祇是後來便不對了。跟着來的是不絕的苦難；那個將軍所說的話，一件一件地，全實現了——灼人的黃沙，放了毒的水洞——和最後，爲美他爾沙士人 (Mehalsas) 所捉。這些野蠻的沙漠部落人衝散了我們的小團體，殺死了我們的人，而俘虜了我和亞理。

我醒來時在這族人的酋長打打 (Hamid ben Dada) 的營幕裏面，我記得在戰鬥時我的頭差不多被人一下打碎了，當時亞理正用水向我頭部淋，他說打打準備要把我殺死。

「然則他還要等候什麼？」我問。

「因爲他們以爲你是西班牙的間諜。他們說要等你醒後慢慢地把你處死才好玩。」

得到了這個好消息後，我等打打和他的兄弟亞杜爾喇 (Abdullah) 一進來便立刻和他說話了。我說明我並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個美國記者。我把我的鉛筆舉起，希望他能够了解。亞杜爾喇漠然無動於中地說：「他是西班牙奸細，還是立刻殺了他吧。」我再向打打請求，最後我告訴他說我此來的目的是要見亞第爾克林姆而代他向美國求助。打打的臉突然露出驚奇的神氣，他躊躇了片刻，然後拿了我的鉛筆。

「我要把他送給亞第爾克林姆；如果他答應，我便送你到他那裏去。如果他不答應，我便叫兵士來把你放在柴堆上燒熟了。」說完了這幾句話，打打便和他的兄弟走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可是亞第爾克林姆却還沒有回音。

我此時極為焦急。除了靜候以外絕無辦法。然而靜候——同時兵士們却正在爲我準備着柴堆。可是我却忘了打打是個朋友。一天晚上他趁黑暗中走進營幕，悄悄地把我領出向沙漠走去。「回到法國去，」他說，「不要再踏上沙漠來。」

他說了這幾句話不久，我們便聽得遠處的喊聲和鎗聲。幾分鐘後我們便落了網了，我們簡直沒有抗拒的時間。叫着嘯着，那些亞拉伯人把我們拖了回去。不過他們却不把我放在柴堆上燒熟——爲了一個很好的理由。

原來把我們捉回來的那羣亞拉伯人是亞第爾克林姆特派來迎接我的衛隊。他們一路高叫和放鎗是要引起我們的注意而不要因誤會而逃避。



醉紅小語

鄭逸梅

『紅樓夢』寫大觀園中諸粉黛，筆香墨豔，曲盡

綺羅縵笑之妙，讀之者俱以是書爲偏於女性之描寫，

實則所寫女子祇二百十三人，男子則二百三十五人，

較女子爲多也。

凡逢招考，除學科外，往往加以檢驗體格及

口試。實則此例興於唐初。唐制初士，移貢舉於

禮部，而禮部所升士，復試之吏部。選擇之法有

四事：一身取，體貌豐偉；二言取，言詞辨正；

三書取，書法美善；四判取，文理優長。今之所

謂檢驗體格及口試，即昔之身取言取也。

嫩江之戀

曉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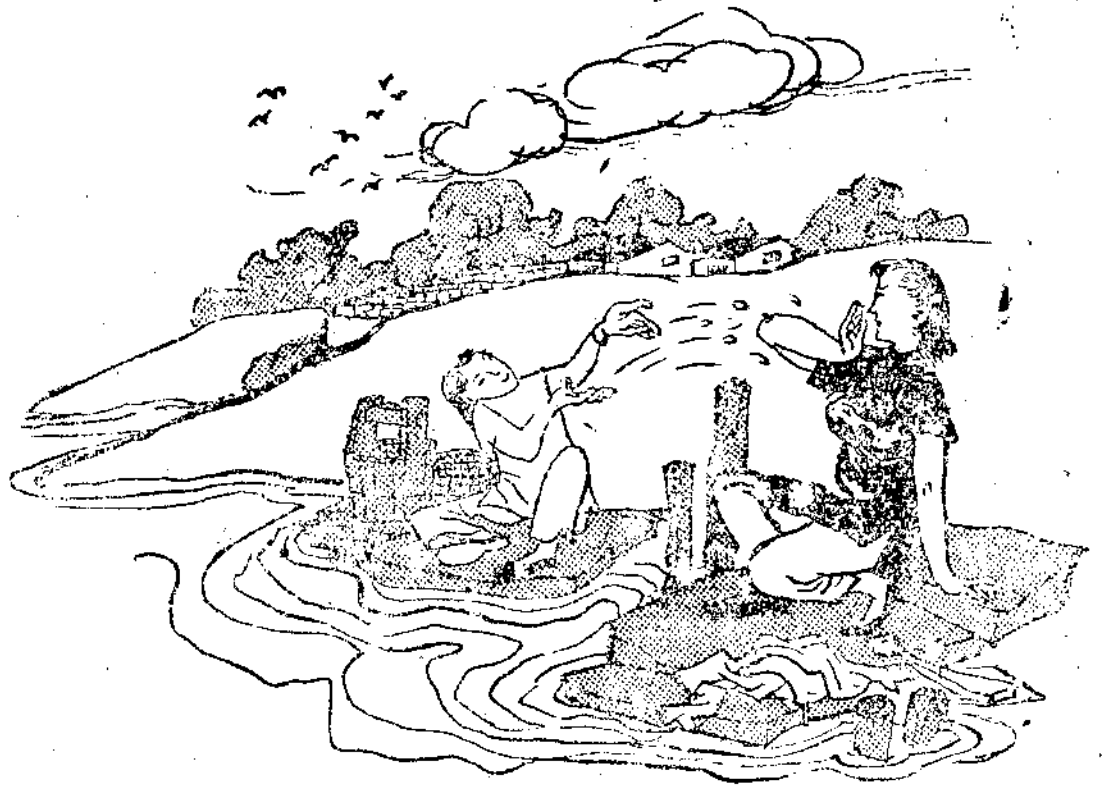
嫩江冷冷地在流，靜靜地。

太陽剛升起，斜斜地用那慈愛的光芒，射到這丘陵起伏的一片平原來。

嫩江的兩岸剛睜開它底睡眠，雖然樹梢已經在熹陽中呼吸，可是到處矇了一陣烟霧似的，樹林子裏的枝幹還看不分明，又肥又矮地土牆，灰黃的一團，包了土砌的房子，躲在烟霧裏面，只是灰朦朦地一團，看不出它底真面目。烏鴉在樹上匝來匝去，呀呀地叫出很大的聲響，嫩江受了驚吵，也慢慢地醒來了。

第一線的陽光射到水裏，青綠色的冷流立刻一鱗鱗地成爲朱黃色，可是它並不像湖水那麼豔，一個波濤跟了一個波濤，江水在五色絢爛地變化裏，水流急速洶湧起來，浩浩蕩蕩地向東運行，它的氣勢昂然地像沒有人能阻擋。

江干是兩片很豐腴的牧場，雖然在沒有落葉樹的地帶中，地上有黃金色的細沙，可是那些狗尾草依舊很強倔地長出來。引頸向前望去就是青紗帳子，齊肩高，初秋的風已有很大的勁道，在它上面飄過來，綠的波濤正如關內的麥浪，一直隱沒到後面藍得年青的天空裏。



「金姊姊，水多涼呀！」

沒有回答。

「金姊姊，你看那兒有一條葛牙子！」

還是沒有回答。

小喜和金子在河邊洗衣服，水把衣服濕了，用杵使力地敲石塊上的衣服，拍拍地沒敲了幾下，兩支杵的聲音，祇剩一只在響了。

小喜停下手來看金子。

金子在望了嫩江的上游出神，近處水勢雖然很急，但遠處望起來只像浮浮地流着，不知它打那兒來，好像自天底邊沿來。

天空有幾片雲塊，四週靜得可以聽見空中的雁唳了。

小喜側了頭看金子出神，一個頑皮的念頭佔了她，把水潑向金子的身上。

金子給水一澆，忽地把思想收回來，看看身子，胸前全是水。

「喜妹，你怎麼啦？弄了我一身水，你瞧！」

「你想誰呀！」小喜笑嘻嘻地。

「我不想誰，呸！」金子牽牽胸前因沾了水而貼上肉的衣服。「你瞧，給人看了多不好意思。」

「金姊姊，真好看，」小喜偷着說，眼瞟着她那豐滿的胸脯。

「貧了頭，不許看，一給了你好嘴臉就忘了自己，我打你。」金子舉起她的手。

小喜沒有動！「我才不怕呢，我又不是長發，要怕你，」輕輕地說：「又要瞧你。」

金子臉兒紅起來，舉起手來拍拍地打小喜地手臂。

「別人的肉不是肉，」小喜仍是笑嘻嘻地，「順發的指頭給葛牙子刺了，要用細布包起來呀。」

金子停了手，堵了嘴蹙着，咬了嘴唇，羞羞地說不出話來。

「金姊姊，越羞越好看，這面羞，這面臊，當中來個白老道！」小喜輕佻地唱着，用手劃着兩頰，逗引着金子。

金子羞羞，可是她忽然靜下來。

江水沙沙地鳴着。

「金姊姊可不生我的氣吧？」

「說正經，你說，喜妹妹，說正經，你說他走得
了吧？」

「誰呀，他是誰呀！」

「我不來啦，你老是這樣，我想真害怕，他們是六個人，他才一個人，那隨便怎樣也打不過的，你

說喜妹妹，他會不會淹死？」

「不會的，他會溺水呀，平常鑽下去他就像八公公說的浪裏白條，一口氣可以在水裏呆半天，」喜妹看金姊發了這末大的愁，沒精打采地轉起衣來了。

「昨天晚上風那末大，不知道他躲在那兒，不要又給逮住了，會不會？」

喜妹又不知怎樣回答，她看金子用懇求的眼光看了她，她只好急急地說：「不會的，不會的。」

「他給逮住了，那他要沒命啦！王老虎家裏是多利害呀，也是我不好，一不小心就說了出來。」

金子看了對岸綠油油的草場，癩鼻子已經趕了他的小花牛出來吃草了，四隻蹄子沒命地奔着，似乎說：「愉快的青春呀！」

小喜問：「你自己怎樣？」

金子沒有看她的伴侶：「我隨他們怎樣，可是一個主意定了，王家的門檻我是不踏進去的。」

「這也難，親事是你爺爺給定下的，有錢人是很兇的，我看見他們也怕。」

「小喜，偏是我命苦，我老早就知道，我年紀輕輕地就會死掉，聽說好人死了會做神仙，你說我會做神仙嗎？」金子張了充滿幻想的眼睛。

兩個小妮子索性衣服也不洗了，趁了江邊沒有人

，坐在石塊上談個痛快，看石塊旁的水激成一個泡泡兒，小喜用手去撩它。

「金姊姊，別那末喪氣，什麼神仙呀，王家也不壞，吃不完，穿穿不盡，我看是你去也好，你總要去的。」

「我做人的，不，我不嫁的，我媽說，要嫁嫁窮花燭。我外婆就是別人小的，她跟媽全吃了半輩子的苦頭。」

「王家有錢，沒準兒好一點！」

金子噘了嘴唇：「我看那些鬼崽子就不像好人，在鎮上他們算是有勢力的人家呢，我瞧他們老欺負窮人，八公公的牛就壞在他們手裏，現在那少爺，鬼頭鬼腦，陰陽怪氣，活像個鬼。我老實說，要我嫁他做小的，我說說他也怕髒了嘴呢。」金子真的含了一口吐沫，向水裏吐；生怕吐髒了衣服，用手撐了地，頭探在石塊上，把吐沫吐在水中。

水又黃又綠地急急湍流，帶來了黃地葉子，草根儘管向前走。

金子想借水瞧瞧自己的鬢髮，可是水流太急，瞧來是一片模糊，但是有一點奇怪的，她看見水中倒映着石上有三個影子，兩個坐着，一個站在她後面。她急急回過頭來。

順發帶了笑，立在她們後面，依舊穿了灰布褂子，光了脚，只是似乎瘦了一點。

金子驚叫一聲，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們倆人全立起來。

順發和金子相互地望着，用發光的眼睛。

小喜站着，留着也不好，走也不好，只好開口：

「順發哥，你沒有，沒有……」

「沒有，」順發健旺地說：「他們這末容易就想把我逮去？昨天就是在柏子橋渡，我教他們站在橋頭上發傻，我跳在水裏就溜了。金子，你沒事吧。」

金子搖搖頭，慢慢地說：「你，你沒事吧。」

「他們沒把你……」

金子搖搖頭，看向了江上。

小喜覺得她應當要走了，正想吩咐金子代她留神衣服，她忽然側了頭傾聽什麼；其餘的兩個人也注意起來。

狗在吠，全村子的狗在吠，此呼彼應，響徹了全村，應當是有生人來了。

小喜子睜了眼看順發，順發的臉也嚴肅起來。

「你走。」金子看順發一眼：「沒準兒是他們來

找你。」

「沒準找你。」順發說：「我，我沒關係。」

「那不行，你走呀。」

「你也是走的好！」小喜也怕得顫了。

「不，金子，我有話跟你說。」

金子恐惶地不知怎樣回答好。

「順發哥，你還是去躲一躲，這樣，等天黑了你們找個地方談談。」小喜出計策。

狗聲更響，顯然村子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金子？」順發看金子。

金子看看順發，臉紅紅地。

順發走上一歩，湊了金子的耳朵：「天黑了在葫蘆頭等你。」

小喜故意掉過頭，金子瞧他不在意，點一下頭。

順發走了，很快地，沿了江望上游走去。走了里把遠，還可以看出一個藍點子。

狗聲平靜下來了，四面又靜下來，水流的聲音非常急切。

小喜說：「我們回去吧。」

「等一回。」金子說：「我怕。」頓了一頓，又說：「等他走遠了。」

王老五是樂平鎮上的大戶，可當王老五的老婆和金子的媽一同住在靠江的鄉村上的時候，王家還不過

是一家普通的莊家人家，金子和王萬春的親事就在那時訂下來。此後王老五在鎮上開了一月小當典，十年之中，就大發而特發起來，把鄉下的房子變給長工們，自己全家搬到鎮裏去。

一個人經得起貧賤的磨練，可是經不起富貴的寵錫，王老五漸漸成爲王老虎，居然成爲樂平鎮的紳士，結交權勢，儼然獨霸一方，對他的親家黃家，也不免顯露過分驕矜的顏色了。

王萬春在鎮裏讀完小學，中學到城裏去讀的，王老虎常日誇樂平鎮只有一個洋秀才。好容易五年過去，萬春在高中二的時候，那時他已經二十歲，禁不住誘惑竟然花了三百塊錢，把一個叫香妃的長三，弄到手裏，居然在城裏組織小家庭起來。

這件事終究給發覺了，老虎利用金錢的壓力把萬春禁回鎮裏來，這時老虎立刻想到要禁錮萬春，要軟硬並施，軟的便是從速爲他結婚。

金子的父親大興，經過一次大水，賣地還欠，淪爲王老虎鄉宅的長工。開始他還覺得他有親家的蔭庇，及後他領教了幾次的威嚴，他知道兩家相差太遠，這門親事真是高攀不上。可是不能開口解約。等到萬春娶妓的消息傳開去，大興又是氣，又是急，可是始終沒敢作聲。

金子呢，她雖然是一個溫靜的姑娘，可是不免帶三分野氣，當別人跟他打趣的時候，她噙了嘴紅了眼不作聲，這可不完全是害羞，她倒是怕大家也把她看作王家裏的人。等到萬春的事傳出來，大家看見金子，反爲不取笑她了，只看看她，可是她覺得冷眼比嘲笑更難受，暗地和小喜商量，決定不嫁給萬春。

金子還叫小喜去問八公公，問有沒有這個規矩，訂了親的人可不可以退婚。八公公躊躇了好一回，說這是老法不許的，新法可說不上來，八公公的兒子順發插嘴說：「新法我曉得，老人家代小娃子訂婚，小娃子大了可以吹了的。」

金子雖然間接聽到這句話，可是她的臉熱辣辣地紅起來，爲的是這句話出自跟她一同從小長大的順發的口中，而他，是她村中唯一的朋友。可是近來因爲年紀大了，當他們相遇的時候，順發說：「金子好呀，多穿點，別着了涼。」金子只笑一笑地過去了。

最近，一個偶然的機緣，金子在葫蘆谷網魚，順發也在那兒，他們相遇了。那時是一個晚上，下弦月的冷冷清清地掛在天角，嫩江的水急急地流着，發出很大的聲音。他們開始生澀地談日常生活，談身邊瑣事，最後談起金子自己的婚事來。星星在天空中眨着息眼，貓頭鷹咕咕地叫起來。

次晨，金子從一個甜蜜的夢中醒來，她那沒主意的爸爸帶了王家的白師爺，把一疊錢交給金子媽，叫她好辦起來，說下月初八王家要娶金子，反正她們沒有什麼要陪娶的，要趕緊辦。

金子媽不敢把錢收下來，看了她女兒。

金子冷酷得面色發青：「爸爸，你把錢退回去，我不嫁，你們訂的親事不關我事。」

這可急壞了大興，還是白師爺白無常有主意：「好說，大興，這是你女兒說的呀。小姑娘，問你，這鬼話誰告訴你的？」

「八公公的順發，」金子被逼不過，脫口說出來：「他在城裏聽來的。」

白無常眼珠一轉，話也不說，回去了。到了下午，帶了五個大漢，找到了順發。

「順發，你種的是王家的地，踏的是王家的土，真是一種糧吃百樣人，你要造反呀！什麼要拐帶小姑娘，說什麼自由結婚呀，你倒出了好主意，倒要向王老虎搶親呀！好大膽子。」

順發楞了好久，才弄明白怎麼一回事。他是一個直漢子：「是的，這話是城裏說耳朵聽來的，現在年頭是這樣，不過新規矩是新規矩，我可當不起拐你什麼王家的人口，話要說清楚點。」

「到推得一乾二淨，」白無常冷笑：「你好騙大姑娘可騙不了我，要不是你們和通，你會管這閑事呀？你也是好漢，敢做好事不賴，王老爺請你鎖上去一趟，現在。」

六個大漢拖了順發就走。到了柏子渡，嫩江的水漲得滿滿地，水流急湍，他們正要解船纜，順發掙開握住他的手，箭一般跳到水裏去。

這是昨天的事情。

葫蘆頭，嫩江邊一個使人發生遐想的地帶。

嫩江的水，永遠像幾百匹奔騰的馬，不歇腳，不停留，可是這兒河南岸的沙嶺，給水道一擋，江水就來一個大迴旋，水勢反因此慢下來，日子久了，水道慢慢向外移，留下來的成爲一平靜的水，三面包了沙嶺，似個葫蘆頭。

站在細沙上面向外望，是水平波靜的好漁場，遠遠可以看見黏魚在水上要尾；再望開去是奔騰的江水，綠油油的對岸，美肥的牧場以及無限深遠的藍天。到了晚上，葫蘆頭躲在黑夜的翼底下，吸呼舒順地睡着了，江水拍了細砂，發出瑣碎的聲音，颯颯的江風帶來塞北獨有的涼意，遠遠可以看見江心有一點或是兩點紅色的火光，是勤勉的漁夫們的燈火。

金子抱了膝坐在他們上次暢談的地方，看了遠處的幾點火光，似又靜止，似又搖曳。剛巧是月朔的日子，沒有月亮，只有龐大的獵戶星座在南方掛着。四面靜得沒有聲息，金子的心稍爲有一點顫動。

她不是怕，她是不安寤。她想起日間白無常帶了大漢來村裏找順發，想起白無常對她冷言冷語的嘲笑以及下月初八那個可怕的日子。

遠遠似有狼嗥的聲音，悠長而淒厲，順發還沒來。

「要不給又出了什麼事吧？」她想：「不會的，不會的，」她安慰自己鎮定自己，口中努力哼出幾個抑悒的音符，隨後她輕輕地唱起來

滄浪浪，魚在水裏愛燈光，

投到網裏上了當。

她聽到後面有瑟肅的聲音，她住了嘴，回頭看。順發已經立在她的後面，在黑夜裏還能看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金子，要不是你唱，我還不知道你在哪兒。」

金子靜靜地望着他。

「金子，你唱下去，好嗎？」

「不。」

「你唱，我心裏悶得發慌，你唱個好……」順發不說下去，笑一笑：「好嗎？」金子輕輕地唱起來。

嫩江的河水清又清，

大哥夜半去鑽水，

滄浪浪：

魚在水裏愛燈光，

投到網裏上了當。

妹妹燒柴媽燒湯，

莓子米燒飯口裏香，

噯噯噯，妹妹唇兒疼噯！

鯽瓜子刺兒刺了妹妹的心噯噯。

江水一舐一舐地捲上沙岸，微微地一閃閃亮白的反光，風沙沙地響，似是田野地呼吸，全在靜靜的聽，聽這清脆的低唱。

唱到末一句，金子的臉熱了一陣子，可是誰也不知道。唱完，靜靜地誰也不說一句話，

順發坐下來。

「你不笑我吧？」金子問。

「唱得多好，怎會笑你。日裏我就想回來找你，」

順發說：「路上遇見矮腳貓，他便拉了我去掘人參，我說要回來跟白無常拚，他勸我千萬不要去，於我

於你全沒好處，叫我上青毛鎮他叔叔那兒去躲幾天。可我没答應。他那兒知道我，我的一肚子心事呀。」

「他有叔叔？哦，那開參行的？」

「是開參行的，他說沒準他叔叔會用我做扛夫呢，扛夫有好油水呢，這是他說的。」

「我瞧這樣下去，」金子說：「你還是走開的好，而且，代人種地，也沒有好處。」

順發看了金子，四面沒有光，只能見一個不十分清晰的影子，側了身望着，眼睛偶爾向順發那兒搜索一下。

「你這末想嗎？金子，種地是沒出息，到鎮上去，愛到那兒找點事，可是，這末一來，就離開這個村子了。」

「這個村子，這村子我瞧沒什麼好的。」

「我看看是挺好的，我爹在這兒，你也在這兒。」

金子低了頭。

沉默了一會兒。

「我今早聽見了你跟小喜談的話，是嗎？」

金子頭也抬不起來，喃喃地說：「你來了怎樣站在背後偷聽別人的！」

「金子，我也聽說你那人不好，我常常在想，就是你定了親，我想總有一天我們會在一塊的。」

歇了一晌，順發看金子沒作聲：「金子，你不生我的氣吧！」

「不！」金子迸出了這個字。

「我想總有這末一天，假如你答應，我明兒就上白毛鎮去找生意，找着了，就來接你。」

「接我，爲什麼要來接我？」

「接你去，我們一同去，我們自己做活，那兒沒有什麼王老虎，沒有白無常。」

遠遠的漁火慢慢地在移動着，夜來水漲，水聲更是急切了。

離他們坐的沙岸旁不遠，有着很高的樹，樹給吹得發抖，似乎還有一只梟鳥，用它那黃綠的鬼眼，俯視他們。

「他們定的日子，是初八。」金子說。

「什麼日子？」

「那個日子！」金子急了：「你還不懂呀。」

「初八！」順發屈指計算：「還有十二天，金子，我初七就回來，無論如何我會想辦法，在初七晚上我們就走。」

一陣風竦竦地吹來，帶來使人戰慄的寒意。遠遠有淒厲悠長狼嗥的聲音。

金子用手捧了她的臂，似乎有什麼襲擊了她。

「金子，你怕嗎？這兩天你也不要跟誰多講，他們要忙這個忙那個，你就讓他們忙，到了時候，咱們走咱們的。」

風一陣緊似一陣，大約季候風要來了，遠處的沙隨風飛舞，向江邊吹來。

「咱們走得吧？」

「走得了！」順發堅強地說。

風吹入林子裏，呼呼地鳴起來。

「風這末大！」金子說：「昨夜也是這末大，你昨天晚上沒回去吧！」

「沒有，我是在女神廟過夜的。」

「那廟還在嗎？真是女神姑娘保佑你。」

「女神姑娘？」

「你不知道？」

順發搖搖頭。

「是的，媽告訴我，女神姑娘是最美最漂亮的，可是大家不敢多瞧她，如果誰有點心事，看了她就會好，可是她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心上的人，因為她除了自己，誰也看不上眼……一天她在江邊洗衣服，見了自己的影子，越看越美，動了氣，一頭投到水中，不幾天，托夢給她媽，說她已經是神了。」

「有這樣的事？」順發聽得出神。

「是的，媽告訴我，凡是心不好的人落在江裏，就做落水鬼，投生還得找替身，可是心地好的女孩子，落在嫩江裏，她總做女神的。」

順發沒有作聲，站了起來。

風在號，雖然看不見它的蹤跡，可是高聲的波濤聲音，比嫩江的還利害。江水冷冷在流，似乎不讓知道它的洶湧。

金子也站起來：「我會做神嗎？」

順發看了她，她的髮髮飛揚，立着如一個神像。

風儘管大，星星還在平靜的天上眨眼睛，獵夫星座慢慢地向西移了。

初七是一個好太陽的日子。

太陽照在草原上。

這是靠山的一個斜坡，長了齊膝高的青草，一直向下延下去，就是村子通向外面的一條大道，來往的人都要打這兒經過。

順發來了。可是他沒打大路走，他從土頭上的山腰抄過來，一翻下來就是那片牧場。

成羣的牛馬在那兒繁殖着，癩頭的小牧童在地上翻跟斗，小馬駒不安地跳着，四隻腳像沒放處似的不停着地，小牛的小角，長出來，癢癢地像找什麼來觸

觸，可是一片平原，只好往地上撞，而穩重的老牛，一面啃着青草，牙齒咯吱咯吱地嚼着，偷眼看看它的小牛，一面不慌不忙地擺了尾巴驅去牛蠅。

天上的雲塊，駕了輕風，在浮動着，有如成羣的羔羊在藍色的草原上移動。

順發打山腰翻過來，沒有遇見什麼人。他折了一枝莖子很粗的草本植物，打了草走路。

小癩頭向他走來，他很想跟小癩頭說兩句話，問問村子裏的情形，可是小癩頭忽然回身去追他的一頭小牛，越走越遠了。

順發腳下的草，軟軟地齊腰高，多少有點絆脚，要快走，得提高了脚，幸而是小斜坡，不很用力，他很快地向村子走去。

快要靠近大路了，順發站定了躊躇一下，進村子呢，還是先找一個人打聽一下。

順發沒一直走，離了大路向西，是到江邊的小路。遠遠看見一個人，藍布褂子黑褲，端了洗衣籃子，執了杵，望回村的路上走。

順發心裏有點慌，不是金子吧，脚步不覺加緊了。走近看，原來是小喜。

小喜看見是順發，她呆了一呆。「小喜早呀，」順發帶了三分喜悅，「村子裏沒

事吧？」

小喜顯然不知如何回答好，驚惶不知所措。

「怎麼，他們來了？」

小喜點點頭。

「金子呢？金子。」

「金子在江裏頭，金子死了。」

順發全身期待着的肌肉鬆懈下來，下嘴唇張着，微微抖，兩眼釘了小喜：「死了，」他像負傷的狼一樣號起來：「死了，她死了！」

小喜拉他到路旁，讓他失神的站着，告訴他，初四那天，白無常就帶了轎子，帶了男女傭人，就來接親。金子的媽說，說定了初八，今天可還沒預備好，可是白無常說：「哼，初五還保不了，還說初八！王

家裏排的八字，說要今天，王老虎說的今天，有話你去跟他說。」叫人搶了金子塞在轎裏就走。走到小方橋，金子鑽出轎子來，一個婆娘去捉了她的手，金子

拉了那女人的頭髮，一同蹣跚踉蹌地，向江裏跳，一跳就沉了下去。那時江中水漲，打撈半天什麼也沒有，那批人馬也就無聲無聞地走了。

「屍首後來撈着嗎？」

「沒有呀，」小喜說着眼淚大顆地洒在衣襟上：

「這水一冲也不知道冲到那兒去了。」

順發的眼淚在眶裏滾，可是始終沒落下來。他低頭看脚下的小草，它們是從沙隙中長出來的。好久好久，順發沒有作聲。

小喜看他沉默得可怕：「順發哥，你早點回去，八公公在等你，他說：『真是一頭孽債，人死了，他也應當回來。』」真的，你回去，他在等你，王家裏聽說人死了也算了，他們沒下村子來。」

「回到村子裏去？」順發含糊地說。

「金子的媽哭到今天還沒有停，看看人是不成了，她還哭着說要替金子蓋一座廟，在小方橋的旁邊，說金子是個好心腸的孩子，她要做神仙的。」

順發撇下眼睛濕潤的小喜慢慢地走了，他並不是回村子去，他走向嫩江。

嫩江，嫩江挾了它的水量，挾了它的波濤，雄邁而又沉默，向東運行。水是渾黃色的，據說這裏面有金沙，它打不知名的山嶺上來，又向遙遠不知名的所去，流過的地域全給它富庶煊染起來。

嫩江的兩岸，小別數天，綠中不期有點黃金的色澤，有點早熟的糧草，已經給人割下一屯屯地堆起來，堆成一個個的小丘，背後偶爾一個土舍，冉冉地飄起炊烟，和雲塊混成一色。

順發沿了嫩江走，地上的高粱桿子不時歪出來

擋了他，他不經意地把它撥開，向前走，儘江水漲得滿滿地，他再也不看一眼，他望前走。

小方橋是一條木橋，有四尺闊，本不算狹了，可是是木頭的，走到中間，因自己脚步的震動顛到河裏去，現在沒人走，只是靜靜地躺著，冷眼看江水在它下面流，似乎平靜得一如往昔，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順發在橋頭停下來，果然，除了浩浩的江水之外，什麼蹤跡也沒有，連一個脚印也沒有留下。他看那快要腐爛的橋架，看那橋下水上的一道陰影，他只能徐徐地嘆一口氣。

有一株老樹，坐在河床上的，不知是否貪圖陽光，竟斜斜地向河中生去，伴了小橋，可真是美的地方，可是順發不看他們一眼，他站在橋畔，在想什麼。

「女神，」他喃喃地說：「金子做了女神，」不覺慢慢地抬起頭來。

天藍得透明，可是除了藍以外什麼也瞧不見。東面有幾片白雲遮了太陽，太陽從雲隙中射出來，成一道道地金光，西方的雲很密，有幾塊擠得過緊，竟成了烏雲了。

嫩江的女神，俯視了這浩浩的江流，俯視了這生命的源泉和葬地，俯視這創痛的心。白雲是神的笑，烏雲是神底哭，嫩江的神在小方橋上不知是笑還是哭？

芭蕉院隨筆

宛 宛

茶 館

四川的茶館，實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遍講到茶館，似乎並不覺得怎麼稀奇，上海，蘇州，北京的中山公園，……就都有的。然而這些如果與四川的茶館相比，總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區別。坐在北平中山公園的大槐樹下吃茶，總非雅人如錢玄同先生不可罷？我們很難想像短裝的朋友坐在精緻的藤椅子上品茗。蘇州的茶館呢，里邊差不多全是手提烏籠，頭戴瓜皮小帽的朋友，在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中，就會出現過這種人物。總之，他們差不多全是沒有閒階級，以茶館為消閒遣日的所在。四川則不然。在茶館里可以找到社會上各色的人物。警察與挑夫同座，而隔壁則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學生借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這兒做交易所，真是，其為用也不亦大乎！

一路入蜀，在廣元開始看見了茶館，我在郊外等車，一個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邊的茶座上，對面是一片遠山，真是相看兩不厭，令人有些悠然意遠。後來

入川愈深，茶館也愈來愈多。到成都，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成都有

那麼多街，幾乎每條街都有兩三家茶樓，樓里的人總是滿滿的。大些的茶樓如春熙路上玉帶橋邊的幾家，都可以坐上幾百人。開水茶壺飛來飛去，總有幾十把，熱鬧可想。這種弘大的規模，恐怕不是別的地方可比的。成都的茶樓除了規模的大而外，更還有別的可喜之處，這個是與坐落的所在有關的。像薛濤井畔就有許多茶座，在參天的翠竹之下，夏天去坐一下，應當是不壞的罷？吟詩樓上也有臨江的茶座，只可惜樓前的江水，頗不深廣，那一顆樹也瘦小的可憐，對岸更是些黑色的房子，大概是工廠之類，看了令人起一種侷促之感，在這一點上，不及埭葉樓遠矣。然而究竟地方是好的。如果稍稍運用一點懷古的聯想，也就頗有意思了。

武侯祠里也有好幾處茶座。一進門的森森的古柏下面有，進去套院的流水池邊的水閣上也有，這些地方還兼營菜飯，品茗之餘，又可小酌。實在也是值得流連的地方。



成都城里的少城公園的一家茶座，以用薛濤井水作號召，說是如果有人嘗出並非薛濤井水者當獎洋若干元云。這件事可以看出成都人的風雅，真有如那一句話，有些雅得俗起來了。其實薛濤井水以造箋有名，不聽見說可以煮得好茶，從這里就又可以悟出中國的世情，只要有名，便無論什麼都變成了好的。只要看街上的匾額，並不都是名書家所題，就可以得知此中消息了。

大些的茶樓總還有着清唱或說書，使茶客在品茗之餘可以消遣。不過這些地方，我都不曾光顧過。另有一種更爲原始的茶館附屬品，則是「講格言」。這次經過劍門關時，在那一條山間狹狹的古道中，古老的茶樓里看見一個人在講演，茶客也並不去注意的聽。後來知道這算是慈善事業的一種，由當地的善士出錢雇來講給一班人聽，以正風俗的。

這風俗恐怕只在深山僻壤還有留存，繁華的地方大抵是沒有了的。那昏昏的燈火，茶客的黯黑的臉色，無神的眼睛，講者遲鈍的聲音，與那古老的瓦屋，飛出飛入的蝙蝠所釀成的一種古味，使我至今未能忘記。

隨了驛運的發達，公路的增修，在某些山崖水角，宜於給旅人休息一下，打打尖的地方，都造起了新

的茶館。在過了劍閣不久，我們停在一個地方吃茶，同座的有司機等幾個人。那個老板娘，胖胖的一臉福像，穿得齊齊整整，坐下來和我們攀談起來。一開頭，就關照灶上，說茶錢不用收了。這使我們擾了她一碗茶。後來慢慢的談到我們的車子是燒酒精的，現在酒精多少錢一加侖，和從此到梓潼還得翻幾個大山坡，需要再添燃料了。最後就說到她還藏有幾桶酒精，很願意讓我們，價錢決不會比市價高。司機回覆說燃料在後面的車子里還有，暫時等一下再說。那一位老板娘看話頭不對就轉過去指了她新起的房子，還在塗泥上灰的，給我們看了。她很得意的說着地基買得便宜，連工料一起不過用了五萬元，而現在就要值到十萬元左右了。

到重慶後，定居在揚子江濱，地方荒僻得很，住的地方左近有一家茶館，榜曰「鳳凰樓」，這就頗使我喜歡。這家「鳳凰樓」只有一大間木頭搭成的樓，旁邊還分出一部份來算是藥房。出賣草藥，和一些八卦丹萬金油之類的「洋藥」。因爲無處可去，我們整天的一大半消耗在那里，就算是我們作事的地方。所以對於里邊的情形相當熟習。老板弟兄三人。除老板管理茶館事宜



外，老二是郎中，專管給求醫者開方，老三則司取藥之責。所以這一家人也很可以代表四川茶館的另一種型式。

我很喜歡這茶館，無事時泡一杯「菊花」坐上一兩個鐘頭，再要點糖漬核桃仁來嚼嚼，也頗有意思，里邊還有一個套閣，小小的，捲起竹簾就可以遠望對江的風物，看那長江真像一條帶子，尤其是在煙雨迷離的時候，白霧橫江，遠山也都看不清楚了。霧鬢雲霞，使我想起了古美人的丰姿。有時深夜我們還在那裏，夜風吹來，使如豆的燈光搖搖不定。這時「公師」(茶房)就輕輕的吹起了簫，聲音極低，有幾次使

我弄不清楚這簫聲起自何方，後來才發現了坐在灶後面的公師，像幽靈一樣的玩弄着短短的簫，那悲哀的聲音，就從那里飄起來。

有時朋友們也在鳳凰樓里打 Bridge，我不會這個，只是看看罷了。不過近來樓里貼起了「敬告來賓，嚴禁娛樂，如有違反，與主無涉」的告白以後，就沒有有人再去「娛樂」了，都改為「擺龍門陣」。這座茶樓雖小，可是實在是並不寂寞的。



醉紅小語

鄭逸梅

曾於琴軒處見其所藏彭芝庭使浙紀程詩一厚冊，親筆工楷，畫上呈御覽者。乾隆帝且親為之改易一二處。此詩從未有刊本，的是珍祕之品，歎

為眼福不淺。按芝庭，諱啓豐，字翰文，芝庭其號也；又自號香山老人。雍正間廷試第一，授修撰，乾隆間官兵部右侍郎，致仕歸。立朝垂四十年，試士之典，無不在列。經歷滇甯中州江右山左浙東西，所至皆稱得士。工畫山水，詩古文具有家法，碑版文尤推重於世。有芝庭詩文集，使浙紀

程詩，蓋任浙東西學使時所作也。畫時書畫家自高其聲價者，不喜為人書上款，若書上款，則倍其潤例。近則不然，却喜書上款，單款者乃倍潤。其故因書畫家歲輒加潤三四次，賤扇莊往往以單款者預圖之，及加潤則以之應客，坐享其利。書畫家乃不得不藉以拒絕之也。

山城掇拾

黃裳



山城掇拾

小妹：

許久沒有通訊，原因很多。除了忙以外，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也是一個大原因。你恐怕不能想像我們這裏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唯一的特點是一亂，似乎比你們那間客廳還要亂一點。和我同房的是幾個湖南人。對於湖南人，老實說，我一向並無惡感。可是不知如何，這次似乎又是一例外，我無法描寫他們的一舉一動，因為這幾乎都是一言語道斷的。這幾位仁兄之中最「風雅」的一位被稱為「詩人」。每天用了湘鄉曾文正公的調子念「詩」，念他祖父和他自己的「傑作」。過去曾在「一本什麼書上讀過，一位德國老教授在游歷中國時住在旅館里，整日為嘈雜的人聲吵得睡不着覺，雖然用了棉絮塞了耳朵，可是終於沒有用。我現在不敢自誇，修養的功力似乎遠較那位德國老教授為深。在茶館里，人聲鼎沸的茶館里我照樣能操筆寫東西。然而對於這位詩人的吟詩，和其他幾位的高談闊論，却實在沒有抵抗的能力。因此可以推知我自己的房間對我的意義，不過是旅館。這似乎與古人有點相近了，李白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這是達人之言，吾輩何敢妄攀；然而事實總是事實，我現在所採取的，正是達人的行徑，這實在是「一乏善足陳」中「聊堪告慰」的。

元旦去南溫泉，道經土橋，在那依山帶水的一條狹狹的街里，看見一個茶館，非常喜歡。可惜匆匆未

能久坐。今天吃完飯，帶了紙筆渡江，去找尋上次坐過的那個地方，領略一點悠閒，寫一封信。然而，多巧呢，我趕上了一個「市集」。在這個小鎮上唯一的一條街上擠滿了人，作買賣的人。到那個茶館里一看，座頭上都滿滿的，是穿了藍布衣服，頭上包了白布，腳上穿了草鞋的人們。手里拿着煙葉子，嘴里嚼着長長的木桿煙袋的人們。這煙管是用一根長長的生滿了骨突的樹枝作成的，上面漆了黑亮的漆，纏着雪白的銅煙嘴的。你看我多狼狽，手裏拿了兩個大大的黃果（這里叫做廣柑的），另外一包書，手套。沒有地方坐。這時候，前面一副座頭上演了一齣小戲。一個年輕些的正和一位生了山羊胡子的老者在「揖讓」。——這里我想補上一點關於本地人的禮貌的說明。有一次我獨坐一副座頭。光臨了兩位不相識的人物，他們開始用四川話對我圍攻了，看姿態又並非尋釁，我是莫明其妙的惴惴然。後來才知道他們兩位是想請我坐在高處的。——等他們坐定以後，開始叫茶。向一個駝背的小孩子——其實未必年青了——買紙煙。這個矮小的駝背後生，頭上戴了一頂絨線帽子，手里托着箕斗，里邊放着花花綠綠的各式紙煙和一些葵花子。不知怎樣一來，他們忽然爭執起來了。大概是那位買紙煙還了價。歪戴灰線帽的駝子就用了種種的話來譏刺他們。可惜我聽不懂他們的話，從駝子不屑的臉上，大概是非常精彩的。末了那位還價的從腰里掏出一疊票子來，放在桌上，表示並非買不起。駝子也從懷里摸出了一捲，比那兩位的還要厚一點。這一幕爭執延長了十幾分鐘。茶房過來，駝子向他訴說了情形的始末，斜眼茶房在他的箕斗里抓了幾個瓜子扔在嘴裏，笑笑推駝子出去了。

我的寫信的計劃，不用說，是完全失敗了的。我看了一眼這個可愛的茶館，現在是埋在一片喧囂里，只好走出去。我想等我再找到一個安靜點的地方時，再給你描寫一下這個可愛的茶館的風光。

好！現在是坐在另一個茶館里，雖然並不怎麼清靜，然而寫字總還是可以的。

這個可愛的茶館可以說是一個茶樓，因為後面即是深深的河流。遠遠的可以看見一角瀑布，瀑布從遠山上懸下來，好像幾副珠簾。懸崖上面是幾株黃桷樹。河流從遠遠的地方流來，流過淺淺的沙灘，石板橋下面的石壑，等到經過茶樓下面時，已經是看不出流動痕跡的伏流了。河邊有幾個洗衣服的女人，跪在那里在天然的砧石上洗衣服。我不禁想起一句戲詞來，「青山綠水難描畫。」因為這水實在是綠，長長的水草搖動着

，好像如雲的髮髮在風里飄拂。茶樓的闌干是弓形的，塗了黑色，有着簡單的圖案花。對面是一片萬字窗格子，上面糊了毛編紙。闌干上面擺了幾盆蘭花，正開着。也許是新看了故宮書畫里的馬守真的畫的關係罷，對這幾盆蘭花特別喜歡。好像是把那幾幅「月嬌馬守真製」的着色蘭花搬到這里來了似的。幾片雪白的花蕊，里邊夾雜了幾點黃蕊，我摘了一朵夾在書里，過了幾天一翻書，有就一股噴鼻的淡香。

我在茶館對過的酒店里吃過一次酒。——大麵。大麵是可愛的，我不是劉伶的朋友，不能說出一篇酒頌來，然而那爽脆的風味是可愛的。吃完飯時，就有些像C所說的「暈暈然」，從石板路上幌下來。把那朵蘭花扣在右襟的扣縫里。記得蘇東坡有那麼一首詩：「人老簪花不自由，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扶歸去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蘇老先生真有好興緻。現在的年青人就還缺乏勇氣把花插在頭上。至於十里珠簾，贏得那麼許多笑靨的勝況，更是比不上了。

四川的水田真是有如一局局的棋盤，這時水面上就都覆着與土色相同的水萍，不露出一點水面來，石板路從水田里伸出去。前面遠遠的地方是一個莊子，我想起了水滸上面的那些莊院。山角一處宅院，被水田包圍着，斜斜的瓦房，高高的門樓，前面是一排石階，和一些竹叢。大門里的福字看不清楚。房後高處旂桿上斜掛了旂子。我除了在水滸全圖以外就沒有看見過這樣斜斜的旂子。我似乎可以想像寫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旂，掛在潦兒窪里的那面可愛的旂子。

我自從在茶樓里碰壁出來以後，就擠在人羣里趕了一次集。回想最近一次趕集，也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北平的廠甸，護國寺。我還不能忘記左手拿了糖葫蘆嘴里吹着「響玻璃」的高興。這里有另外的一套。牆角站着一個穿着不折不扣的一百衲衣一的老道，亂亂的頭髮捲了一個圈，用一塊牛骨插着，從脖子後面伸出一根樹枝來，拴着一個小鞋，和一個用毛纏起來的布人，布人身上有一個紅辣椒。老道手里拿着一個紫色木彫的梭子，右手拿了一塊牛角，從里面挖出一些黃色粉末來，嘴裏喝了一聲「買這藥」，十分嚴肅，然後慢慢說這藥的功用，你要是在這里時，準會給他吓一跳的。

飯館不少。北方南方的都有，外面都掛着一開堂一。粉蒸牛肉，在上海時常吃，是盛在蒸籠里端上來的

這不算地道。這裏的粉蒸牛肉是裝在月餅大小的小蒸籠里，這種小蒸籠一疊有幾十隻，高高的豎在鍋里，從頂上冒着熱氣，好像是幾根煙筒。對這一地道一的粉蒸牛肉，還沒有敢嘗試，實在是怕被辣翻的緣故。還有一樣東西叫「金鈎抄手」，翻成普通話即是「黃花餛飩」。本地人吃的時候，淺淺的碗里倒有半碗是紅油，曾經在旁邊看過一下，有餘悸焉！

魚在這里是希物，雖然不致於像青海人，在筵席上端上擺樣子的木魚來，也差不多。像樣點的飯館門口往往擺了一個木盆，里邊是三寸左右的小鱈魚。上邊貼着一眼觀手不動一的小紙條。

香燭店十分興盛。我頗欣賞那一對對的花燭，上邊畫了各種美麗的圖案的。很想買兩對回去，在晚上點起來寫文章，應當別有風味。然而實在礙於紳士氣未能實現。

四川人的愛吃辣，實在也並不在湖南人之下。地攤上最多的是這種貨色。大概總有四五樣，我所能叫出來者，也僅是辣椒末，胡椒，荳瓣而已。韓康賣藥，在我想像中應當就是這麼一種情形罷？至於前邊所說的那個道人，似乎神氣太兇了一點兒。韓康必不如是，雖然十竹齋箋譜上的韓公也是作道家裝的。

在一家洋貨攤上，我發現了久違了的一頂印度帽。路過周口時，我們都買了一頂戴起來，大有印度詩哲太戈爾的神情，一直到成都，還戴了在街上擺來擺去，引人注目。現在也以同樣理由的一紳士態度，一也來一戴。

回來時必然經過一塊石板路，下面是突降下去三四丈的水田。在這水田里邊，有一所房子，似乎是與人世隔絕的樣子。我很喜歡這種風度的，如果能置辦了相當的食品，籠居數旬，大概頗有意思，納蘭容若詞：一偕隱足風流，一我是挺喜歡的。

過去在畫上看山市，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自己從高高的街上，曲曲折折的走下江邊去，經過一所懸空的危樓，茶館，酒店，在江邊回頭一望，又好像是在看畫了。江邊是一艘停在那里的木船，上邊擺了幾張木方桌賣茶，不禁想起上海的一水上飯店一來。過江的擺渡上，坐滿了人。船夫一手掌舵，一手搖櫓，在急流的江水里搖去。江面大約有十幾丈寬，船夫一個人搖着整個的筏子，他的那一幅古銅色的臉，塗滿

了風霜的顏色的，睇了眼向前望着寬闊的江水，身體不停的作着前後的運動。真不禁使人感到他過的是怎樣的一種寂寞的生活呢，他送了一船船的人回到溫暖的家里去。他自己却好像永遠在這烟波江上搖，搖。站在船頭收渡錢的是他的小兒子，才五六歲罷，已經在幫忙做着種種的事情了。看他那赤着的脚，在船邊上跑來跑去，再看看搖了櫓的他的父親，正是明顯的兩代的對照，一幅生活在水面上的人們的圖畫。

風大了，把圍巾吹到背後去。我站在這長江渡船的船頭，一個人站着想着種種的事情。覺得生活的多變真是使人料不到的。一年前，今天夜里，十點鐘，從一家戲院門口坐了一輛銀色的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一年後，變得跟水十分親近了。幾乎整日出沒在這烟波江上。想想遠離了的朋友，溫暖的家，我默然，不說一句話。我近來老實得多，不願意再說什麼傷感的話了。

末了，我想告訴你一點「劇壇近事」。舒溼的董小宛又上演了。報上有潘君的一首詩，抄在下面：

江南三百年前事，離合悲歡說故家。河上眉樓合子會，園中玉腕片兒茶。

春暉瘦損桃花面，曉夢淒迷蟬翼紗。罵賊青蓮殉夫子，豈甘移作上陽花。

在現在重看「董小宛」應該是頗有意思的。三百年前的江南故事，似乎並不陳舊。吳梅村詩里邊的董白，憶語里面的小宛，飄零的身世，也正是那時的一亂世佳人罷？

匆匆。

黃裳寄自滄州。三十三年一月九日

二

小妹：

現在我又坐在一「鳳凰樓」里寫信了。今天是正月初二，往年在家里，正是吃和玩的時候。去年在賣雞，天下雪，我們幾個人跑到山上去，在那陡陡的山坡上差點摔了交。今年過年，更沒有意思。昨天年初一，過江去玩了一下。小小的山市的幾家舖面全關了門，貼了紅紙的門聯。那家有趣的茶樓，也不開。幾盆蘭花也都憔悴了。從外面看去只是那位老掌櫃的一個人巍然的坐在那里。後來是在一個「園外茶樓」里坐了半天。

這樓遠不及那一家的有意思。臨街。然而，幸虧它，我們才得歇脚。憑欄下望，看見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頭上留着短短的如銀的白髮，穿了一身藍布褲褂，左手拄了拐杖，右手是一個小盤子，上面豎了一個小木牌，寫着「格言勸善」，還插了幾根香。他用蹣跚的步子慢慢的踱着，用拐杖探着崎嶇的石子路，偶爾在什麼地方停一下。嘴里不住的念着有韻腳的句子，我聽不出他說的什麼話。好像也並沒有什麼人來聽，幾個踢毽子的小孩子讓開了路，等他的緩慢的步子走過去以後，就又開始玩起來了。偶而有幾個穿了大紅大綠的少奶奶們從花布手巾里拿出一張票子來放在他的盤子上，他微微一點頭，算是謝謝。我覺得這老人的心情很寂寞，他默默的走他的路，念着只有他自己聽得見的話語，完全不顧及別人的注意與否。好像抱着一種「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的心情，這正是我覺得十分佩服的地方。就像我現在就不能驅遣寂寞，還用寫信來記錄一些無聊的小事情。

在這個全都用竹子搭起來的樓里，目前正充滿着麻雀的叫聲，有好幾個，幾乎要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踱步了。這一「麻雀的天堂」。關於竹樓，從小就很有好感。父親教我念的第一篇文章大概是一黃岡竹樓記。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開頭的幾句，一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一當時住在北方的瓦房里想像着竹樓的有意思。覺得那琤琮琤琤的雨聲最可愛，尤其是在晚上。在這裡，我却從不會聽見過夜雨的聲音，因為樓里面總是那麼熱鬧，那麼濃的「人間世」的味兒。從窗口望出去，是水田，黃桷樹，棕櫚，大江，和一片山，罩着一層薄薄的霧的。讀李煜詞，「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實在感到無限的悵惘，有人說莫字應當是暮字的假借，我不以為然。當然，一個人憑闌發呆，自然會覺得空虛，恐怕即非詩人，也會愁將起來的罷。我想如果你一起憑闌，那應當是另一幅光景了。我近來十分討厭那好像是被悲哀浸透了似的幼稚的感傷，充實得多了罷？也許。「收拾鉛華歸少作」，我頗有此意，雖然離中年還早，而且「少作」之中應當還包括了另一部份東西。我告訴你，我最近要離開此地了。前些時，跟小黃談起我們的將來，我會說過：「海關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話，也曾經遭到過他的諷刺。現在我真將走上另一段程途上去了。竟有點魚躍鳥飛的意思。我不承認自己入「中年」，這從我的還有走許多路的興緻這一點看來是的確的。自然，我還總是有信的，還要告訴你

許多有趣的山水，人物，和事。

如果真是離開了，我真想給我曾經徘徊過多少天的江上，竹簾，落日，波聲，描寫一下。可是總沒有這個餘裕。前幾天的一封信是說了對江的那個可愛的小鎮市。現在我的蕪雜的心情竟不能讓我安舒的下筆來寫久已擬得了的「江上雜記」。這恐怕還要再等一些時候。這正如誰說的一個笑話，這些文章正是「閉目集」里的文字，而我現在却還不是「隱士」，雖然也不無在這些可愛的地方小住一下的願望。

我想，現在我還是以一個「城市人」的資格來談一些城里的事罷。

對於這個山城，明白地說，我是喜歡的。真奇怪，我真不懂一位在成都的朋友說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再到這裏來的話。據說最大的原因是這裏的無休止的台階。你去過鷄鳴寺嗎？走過那幾級孕育了土色的台階嗎？你一定愛這幾步台階的。然而這裏的台階可完全不是那樣的，簡直可以說是可怕的。如果你要從江岸上坡，那總有幾百級罷。走了半天，還是多少級在上面，所以這裏有那麼許多「滑桿」，人們坐在上面讓挑夫挑上來，好像放在擡盒里面的鷄鴨，看了真讓人不舒服。

在這樣的石板路上，如果再一下雨，就又變成了內地的街道，上面塗了一層泥漿，我走路又快而不當心，後褲管上總要弄得一蹋胡塗的。所以我怕透了這裏的雨天。在這個山城裏，沒有住處，該是許多人的最大的苦惱。我似乎已經在一封信里告訴過你了。我初來時是住在一家店裏的，湊巧和味橄君同房。那時他們還要利用那間房子在白晝來辦公，所以每天一早吃完早點，我就不得不出去，怎樣消磨這一天的光陰，這應當是一種技術。而那時我唯一的辦法即是到附近的一個看報的地方去坐着。這地方我以前也已經在M D君的小說里遇見過，是作爲一對男女約定見面的地方而出現的。果然在那門外的佈告牌上貼了許多小小的紙條，一些約會的通告。可是我則僅是在這里消磨漫漫的長日。那時重慶對於我是沒有什麼可愛的，因爲我還不能明白我分配時間的方法。可是這情形後來漸漸變了。我時常進城看戲，而這裏的話劇又是那麼長，五幕八景算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我常常要在晚上一點鐘左右走回住處去，小旅館或是朋友的家，在夜半的石板路上走着時，看着穿過街頭的老鼠，聽着單調的柝聲去敲着打不開的門。這幾乎減低了我進城的最大的興趣。等

小黃自己有了一間房子以後，情形就好多了。

現在我來描寫一下這間小房子給你聽。

這是在一條窄窄的小巷子里面，當然也還是石板路。下了一個高高的台階以後，巷子一折，這裏邊全是古老的宅子，在一個不算太大也並不寒儉的門上，有四個字，「長樂舊家」。走進院子，天井里還殘存着四個石灰磚子，預備種花的。影壁上的一個圓邊的福字，已經殘損了一大半了。再進去是深深的充滿了黑暗的廳房，從危樓的木梯上走上去，第二層，亮台上，半傾斜的屋頂，在這上面你可以看四周的風景了，一片斷瓦頽垣。這又往往是在一雨絲風片一的天氣里，可沒有什麼「雲霞翠軒」，對面是一南陽別墅，裏邊長滿了盈庭的野草。前邊是一所廟，「天寶下院」。小小的，我會和小黃走進去過，不過只有一間大殿，和三尊三世佛而已。和尚沒有一個。

那間房間，是還要在狹狹的樓梯摸下去才可以走到的。這不禁使我想起了阿命坡小說里出現過的黑暗的地下室。一扇門上貼着「此路不通」，裏邊就是這書室了。靠窗是一個古老的紫檀臺几，深深的抽屜，白銅的鎖片。還有就是一架寬寬的床，在我看來，已經是非常舒服的睡處了。軟和得很。

在深夜，電燈光下，是可以作一點事情的。從上面空出的地方可以看見黑夜天空里的繁星，和破而黑的牆壁，小黃說想買點什麼來貼在牆壁上，我就在一個很冷的晚上在一張紅格信紙上寫了這麼廿八字送給他了。

一小詩錄得春寒夜，換取餘馨枕上溫，消息未知容問訊，勝將殘淚浥煙雲。」

這詩完全沒有道理。不過是順手寫出來的，冷冷的晚上，坐在一此路不通一齋裏，能作些什麼事呢，除了順手塗塗之外。桌子上亂堆了一些書，其中還有一本牛津版的莎劇全集。小黃沒事時就拿起來仿照約翰巴里穆的舞臺詞的調子念一兩段。書堆上面是那個照片框子，裏邊是薇小姐的照片，玻璃早碎了，換上一片玻璃紙。裏邊又有幾片紅葉。還有一張 Irid Bergman 的大照片，沒有想出法子來挂起來。

你知道我們是愛坐咖啡館的。在家時是 D. D. S. 的常客。這裏是沒有咖啡的，可是 D. D. S. 那樣的地方却不是沒有，有一家「心心」，在這里頂熱鬧的街上。人家常說這種茶座應該暗暗的，可是心心却是亮得好

，有難得的太陽時，可以晒太陽；陰天時電燈亮得使人高興。你似乎要覺得這話有點可笑吧。然而，真的，我愛亮。在家時，我曾嘗試在咖啡館里寫文章，那種吃角子老虎的響聲似乎的確有刺激的力量。然而終於不成功。這里只能看看人。我時常到這里上課。這里有各色的人物標本，在你的面前走過。如果能一一寫下來，我相信一定能成爲傑作的。我可以說，這裏是「上流」或「半上流」社會的集中地。這分類很勉強，我只是以衣着來作標準，穿了白狐外套，絲襪高跟鞋的 *Prostitute* 我也算她是「上流」人物。前幾次，我看見一個「美人」，北京味的，很像這里一家照相館裏的一張彩色人像。她右手支在櫃子上，指間夾着煙捲，一吸就噴出來的姿式極動人。好像可以從盈盈的眉眼和嘴唇的動作里想像出一些話語來。這種種動作我相信是一生要經過長久的訓練才能成熟的，她簡直是在表演。

昨天又在心心吃茶。這是初五，元宵節。就又看到了「傾城而出」的仕女的盛況。

父親帶了四個女兒坐在我們前面的櫃子上。幾個女孩子，吃冰激凌，高興地說笑。從那還是孩子的臉上嬌嬌的笑，鼓了嘴，做怪樣子，一切姿態，末了都歸結到善良的笑。她們都穿了花花綠綠的「華服」，只有在女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奇異的顏色的配合，可是這不全都是美麗的，然而她們都穿得很美，這該是媽媽打扮的結果。五六個人吃了一桌子的東西，她們起身了，換來了兩位。我想他們是商人，却拿出了冊頁裱好了的扇面來鑑賞。不知道他們是否成了交。

吃的東西，有牛奶，和檸檬茶。奶油也有，因爲限價的原故，只有小小的一片，一吋厚十四五方吋的小片，實在只能引起人的食慾而已。奶油蛋糕也有，不過那多半是臘味的。

另外還有一家我非常喜歡。那是只有一個小小的套間，黃色的牆紙，只有三個小桌子。房里暗極，每一個桌子上有一個小蠟燭，燭光閃閃的，怪有味道的。這里的東西也比心心的精緻。不過知道的人少，常常只有兩個人占據了整個小房間，靜靜地說話，實在是很好的地方。不過我也不常去，因爲沒有可說的朋友。如果和男朋友同去，好像是在計劃什麼驚心動魄的事，似乎也不大好。

還有一個可以消磨長夜的地方，即是酒樓。這種酒樓是不賣熱炒的。只預備一些鹽花生豆腐干之類的東

野蕪

師院



十二

流光大娘從那天起算病倒了。她病的好；她的病給嬌姐同二順一個轉機，否則真不知他們要怎樣收場。她發熱發冷，沒有胃口，只喝清水。嬌姐其初當她中暑，歇兩天會好起來，那知過了一夜，病勢不但見減輕，熟反而更高，直把老媽媽燒的像一塊栗炭。嬌姐弄的沒主意了，病既是打她身上起的，她自然不敢也不便追問。白天她一天都在家裏，她侍候流光大娘，一則也爲躲避二順——爲着她媽，她已經咬牙立志跟他斷絕交往了。晚上她更徬徨不安，她躺在外間軟床上，聽着老媽媽在里頭嘆嘆直喘，她的心便像漬在鹽水里似的難受；一時她又心驚肉跳的捱住氣息去聽，好像二順正踏着鬆軟的沙土走過來，在牆缺口那里等她。假使他真的揀這時候來，她是很爲難的：她不能聽着他在外面站一夜，出去見他呢，她又怕她媽疑心。這不單爲她媽病着，還有更重要的一層，她不願意教人家輕視，縱然輕視她的是她的親媽，她也不甘忍受。她是個好強並且自己尊重自己的人。

可是她錯了。她仔細聽了一會，先前當成二順的脚步聲的却原是吹着河柳的風聲。接着又靜寂了。她不自覺深深嘆了口氣：她的命運多慳啊！她活了二十二歲，葉落歸根，像她一般大的姑娘大半都嫁了人，有了她們同她們丈夫的窩，不管滿不滿意，那是她們準備住一輩子的家，譬如一顆種子落到地上，她們準備在那里生根，開花，結果，而她——她也同樣有向善的天性，三天前她還存着一種希望，一種天真思想，她跟她相悅的那個男人將住在這裏——這個陽光老是照着，鷹老是在空中飛着，野兔有時候就蹲在大門口，河柳老是拱衛着，草跟莊稼科老是送來香味苦味，風老是把院子吹的乾乾淨淨的，屋子里，就是這個現在充

滿了苦惱的屋子里，他們將歡天喜地的奉養她媽，直到她老了，像瓜一樣從蒂上落了，像菓子一樣從枝上謝了。他們耕種，養羊，養雞。隨後他們有了小孩——她希望給他生幾個小孩，當他們掘花生的時候，頂大的一個用鞭子趕着羊，奔跑着，用他的說話還不十分伶俐的小嘴罵着；第二個拖着一顆極大的花生，赤條條的，一身的泥，被絆倒了，哭起來了；最小的一個伏在她懷里吃奶，小腿彈登着，清徹的眼睛望着藍天，藍天就在他眼里……這一切多美，多可愛，多令人心醉！然而今這一切却都是空的。她應該怪誰？她責備二順嗎？二順並沒有欺騙她，他對她毫無隱瞞，他的困苦，他的煩惱，他的地位的危險，她全知道；他並且跟她——甚至跟她媽抱着同一的希望，他不懶惰，他願意用自己的手做活，他同樣盼望着過一個良民的平和日子。她也不能責備她媽，流光大娘對她從來沒有存過惡意。那麼她自己——她自己已有甚麼過錯？她作了二十二年姑娘，一直和人世遠離，從來沒有存過損人利己的心思，甚至沒有無故殺害過一匹小蟲，那她何以獨獨的該得到這種結果，在她的一生大事上受這種磨難呢？

一夜間她像增加了幾歲，她的臉蛋長了並且枯黃了，眼睛下面有兩條顯明的灰痕，那種健康氣象從她身上消失了。主要的是爲她媽的病。她正處在萬分爲難的地位——她當然不希望她媽死，可是母女倆住在四不隣人烟的荒野上，老的在裡頭病着，沒有一個親人照顧她們，在深夜中，她不由的不朝下想：流光大娘萬一有個好歹，她一個姑娘家，又沒有兄弟可以依靠，那時候她將怎麼辦？在別人也許會嫁給二順，她却永不會走這一步，如果不幸有那一天，他們只有變成仇敵……她反來覆去的想着，在她前面的只是一片渺茫，一片蒼灰色的烟霧。她不住的在床上轉動着，一團火在心里燒她，她想應該去請個醫生。無奈她是個女人，她又不能撇下她媽走開。因此她有好幾次爬起來，等到手摸着門，她又只好轉回來，嘆口氣，從新躺下去。一夜間就這樣在煎熬中過去了。第二天一早她走出去，她希望碰見一個過路的，肯幫她點忙。鳥兒早已醒來了。露過的地面是潮濕的，大氣中充滿着水分，觸着皮膚有一種涼涼的沾沾的感覺。畫眉和黃鶯興奮的在河柳叢中鳴啼着，鶉鴉——天生好鬥的鳥兒，老鴉的死敵，勝利的歡唱着頭頂上飛過去。河柳是靜寂的，樹梢上橫着白霧。空中零亂的散佈着淺綠色和灰紫色的雲絮，倦舒着，拉長，散開，又從新聚起。從一條橫亘着的烏雲下面，太陽於是忽然升起來，把光線投到地面

上，閃着露珠的草和莊稼上，新的一天開始了，昨晚的夢境散了，毫無痕跡的消失了。

嬌姐站在門前大柳樹底下，朝大路的兩端望着，她一回頭，二順正站在她背後，離她不遠。

「你起來的好啊？」他說，一臉邪惡的冷笑，手裏轉弄着一根柳枝。他的袴子在莊稼科里也許是草里被露水打濕了，膝蓋以下和鞋上光着的腳面上都是泥，好像從水里蹣出來。顯然他一直在監視嬌姐，早上他出來的很早——也許昨天夜里根本沒有回去，看見她從院子裏出來，他便躲在牆角後面，然後悄悄的從後邊截住她，教她無從逃避。

嬌姐瞅着他沒有作聲。

「哦！現在不認識我了？看見我連理都不理了？」他提高了聲音，——聲調中包含着無限罪惡，一如他有權力並且拿住了別人的過錯似的。「我知道，你不用滿我，我知道你等誰。我看着你的！」

若是平常時候，她會惱怒起來，給立在她前面的男人一頓痛罵。但是現在她沒力氣了，兩天來她的血似乎都給煎熬乾了，二順的不合情理的言語深深打在她的心上——她的殘碎的心上，她感到一陣昏眩，一陣說不出的疼痛，於是趕緊用手扶住樹身。

「他一點也不明白我，這個人！」她想。「我儘量他，就打心里說，我也沒有埋怨過他；現在我媽要死了，在世上我沒有親人，除了他我沒有依靠，他也不問一問就血口噴人，惡聲惡氣的拿渾帳話詐人家，假使我媽真的一口上不來，他又怎麼待我呢？」

她這話自然想遠了。但這都不能怪她，一切神經受過刺激的人，原都容易朝傷感方面去想。當她掂算着前面的話的時候，一陣辛酸，要不是靠着平素強項，淚早從她眼里滾下來了。因此她咬了咬嘴唇，眼睛瞅着地下，低聲說道：

「我媽病了。」

「所以你早就跑到大路上來？把她丟到屋裏！」

「我想託一個人，請個醫生。」

「你要託個人，（二順向她走過去，）我這個人壞，教你膩的慌不是？我不會請醫生，你巴巴的把

我趕開，到這里來找香的！」

嬌姐恨的咬牙。

「就是膩的慌！就是來找香的！」她哼了一聲，拔腳就走。

「你要走哇？」二順跑上去攔住她——「慢一步，我有話跟你講！」

嬌姐氣的脖子都紅脹起來。她站住把眉一擰道：

「你要怎麼樣？」

「要你拿出良心說一句話。」

「我沒有良心！」

「我知道你沒有；」二順惡狠狠的瞪着她，「你的良心壞了，爛了，臭了！」

嬌姐激的全身都震動了。

「壞了，爛了，臭了，可是還有人要。」她尖着嗓子嚷。眼里冒着火。「你的心好，你的心香，你

纏住我幹什麼？你給我滾，我不希罕你！」

二順向她走近一步——

「你不希罕我，我可希罕你呀？」

「你給我滾！」她重複着，朝旁邊一指。「你滾到萬人坑里去，快上那兒去爛！」

「我就是去爛——我爛了也放不過你！」

「我要在神靈前面燒上整斗的香，一天咒你十二遍，教逮住鎗斃了你！」

「那你可稱了意啦？」

「我爲你唱一台戲！」

「到不了你唱戲，我就先殺了你！」

「你殺好了！」嬌姐挺給二順子——「給，有種的你殺！」

二順把柳枝丟到地上，雙手撮住她的肩膀，像老鷹撮住小鷄。他咬着牙關說：

「大清早起你咒我，你這麼狠。我要問問你：你的心在哪里？」

「你還問什麼，」嬌姐低聲說，一面喘氣；「壞了，爛了，臭了，你不是說！」

兩個人毫不動彈的對着，像在一陣暴風之後，四圍突然靜下去了。二順氣迷心竅，差不多完全失掉了理性。一種瘋狂的原始人的血在他心里沸騰着，膨脹了他的血管，臃塞了他的咽喉，他忘掉這一切錯語都由他而起，只因爲他性子暴躁，一句話稍欠檢點，最後才弄到這種地步，得到他事先應想不到的結果——事先他只是想將不讓他再到穆家寨來的事問明白，現在他完全記不得了。他兩隻眼睛憤怒的盯着嬌姐。這個女子——過去他愛過的，從小他跟她一塊長大的——因爲氣惱，她的小小的臉蛋顯出無限憔悴，變成枯葉似的蒼黃；她的稍微向上翹起的鼻子扇動着；她的嘴唇現出灰白色，緊緊閉着；她的眼睛不瞬的睜着他，但是有點皺縮，睫毛微微顫動；有幾根頭髮從她髮角上垂下來，一直貼到嘴角上和豐滿的下巴上。她的整個神情表現在一種嚴肅，但是只要眼珠一轉，即使頂粗心的人也能看出她會落下兩顆大淚。「這多可愛，」他打量她，一面想；「我要是殺了她，這多美！」一切美都不能離開精神和生命，一離開，牠就不存在了。他不明這一層。但是接着，他突然間感覺到了，他的心被觸動，好像受了傷；他的抓着對方肩膀的手指極奇怪的動彈了。

「你殺罷，我不嚷一聲，」嬌姐接着說。「你是個男子漢，只要你有本事，問心無愧，你盡量欺負我，我一輩子忘不了你！」

二順把她推開。

「是你殺我；不是我殺你，你不知道。」他轉身向旁邊走去。

嬌姐詫異的睜着他說：

「可是你剛才親口說的？」

「我親口說的；我親口說的就是真的嗎？」

他側着身子靠在柳樹上，低頭望着下面。這情形很像有一天他依在白沙集飯舖門前的柴棚柱上，他等着武陽鋼，看上去十分軟弱，彷彿受了委曲似的，不過現在激蕩着他的是另種心情。

「你的心的鐵打的，」他接着說。「我來只爲求你一句話，要是你嫌棄我，不要見我，你明白說罷，我以後永遠不來了。」

「我沒有說過，」嬌姐回答。

「你沒有說過，這很好。可是你別當我不知道體貼人，我也爲你想過：你跟着我只會担驚，受嚇，吃苦，有合適人家，你不如嫁給別人，雖說不一定甜，總算能吃一口太平飯。你有話儘管說，我不會難爲你。」（說到最後一句，二順抬起頭來望着嬌姐，滿臉都是淚。）

嬌姐不由的不走過去。

「好好的哭甚麼！」她站在他前面，責備的，但是分明憐惜了。

「不哭甚麼，」二順說，「只是咱們從小在一處長大，你剛才那樣咒我！」

「都是你要跟我毆氣麼，」嬌姐說。「你想想你自己說過什麼話——你要不拿話傷我，我怎麼會咒你呢？」

二順也知道自己理曲。

「可是你怎麼忽然就不要見我呢？」他拭着淚說，「我就是一條狗，你也不該無緣無故的，一腳就趕我走。」

「我跟你說過我媽病了，」她低着頭說，朝旁邊站開一點。

「怎麼病的？」二順一楞。

「爲你。」

「爲我？」

「噫。」

在這里應該一個解釋，她自己也明白。但是驕傲心不讓她這樣作。她朝地下望着，只是用脚尖跣地上的泥。

「我跟她說過。」終於她又加了一句。



二順問她：「你跟她說什麼？」

「我跟她說，」她紅着臉在地上跳着跳着，忽然把垂下來的頭髮擡上去，抬起頭來說：

「我一輩子不出嫁了。」

「爲什麼？」二順的眼睛朝她臉上探索着，迷惑了。

「爲着，」她從新低下頭，想了一會說：「俺不知道；不告訴你！」

「那麼大家都守着？」

「噫。」

靜了一會。

「好罷，」二順自己喃喃道：「大家守着，你守一天，我陪你一天。」接着好像忽然醒了似的，他離開樹，向她走過去。「你放心罷，我不會打攪你，」他提高聲音說；「咱們倆有一個失信，以後教他死無葬身之地！現在我走了，」他想了一想又說，「你進去罷。你的媽就是我的媽，你好好侍候她，我去請醫生。」

嬌姐從眼眊上瞟着他，然後點了點頭。

二順直奔通白沙集的大道走了；嬌姐向另一邊。走到門口她忍不住回過頭去，看見他在大踏步走着，「他還像個孩子！」她深深嘆口氣，兩顆晶瑩的淚突然從眼里滾下來。

柴霍甫與肺癆的搏鬥

莫名

柴霍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個柔性的，「悲觀」的作家似乎應當與林黛玉一樣，肺癆對於他正是一種增加病態美的裝飾品。柴霍甫能搏鬥麼？

柴霍甫的祖父是舊俄時代的農奴，他能以辛勤所得，一個錢一個錢的積儲下三千五百盧布，給他一家七人贖身，建立起獨立自由的生活；柴霍甫的父親是一個小商人，他以同樣的毅力，一個錢一個錢的積儲下資本，開設起自己的商店；到了第三代，柴霍甫，他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寫出他全世界的文名——從遺傳上我們已可看出柴霍甫是賦有一種奮鬥的韌性。

柴霍甫的身體很強壯，並不是一個文弱書生，他秉性愉快，爽朗，洒脫，善於說笑話，寫出文章富於幽默。這樣的人照理應當與癆病無緣的，但是他過於愛工作，過度的辛勞削弱了他的健康，使疾病得能乘虛而入。結核菌不屑光顧懶漢，他總是挑選人類中的強者作為他的對手，而柴霍甫則正是敢於說出「一個人應當不顧惜自己，工作一生」這樣的話，這無異是對癆菌投出大無畏的挑戰書。

肺癆病總是起於青年，廿一歲？廿二歲？廿三歲？柴霍甫的得病不外在這個年齡。那時他還是一個大學生，然而已經負担起贍養家庭的重責。他的父親商業失敗，一家困居莫斯科。他的哥哥是一個教師，而兩個弟弟亦在求學，爲了補充家庭經濟，他拚命的寫文章給報紙投稿。當他在大學畢業時，他已建立了作家的聲譽，同時他也獲得一身相當進深的肺結核症——

就在那一年他第一次咯血。

他在大學裏學的是醫科，其後他是一個執業的醫師，可是他的醫學對於他自己的疾病始終不會有過幫助。在當時一個醫生與一個常人，對於癆病實在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是一樣的無能為力，須知結核菌的發現，距今還不過六十年，X光僅五十年，甚至聽診器與體溫計的應用也不過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而柴霍甫則正生活在這抗癆醫學尚未進步的千八百八十年代。

肺癆的初起是無形無聲的，而柴霍甫還有意給自己保守秘密，因此他的疾病起初一無人知，直至一八八八年他第一次在友人的通信中公開他的秘密：

我又咯血，這使我不快，也許這是無足介意的，但總是不開心的事。我第一次咯血還還在三
年以前。那次持續約三四天之久，當時確引起我的震駭，血出來得很多，而且我覺得是從右肺出來的。從那時起。我每年必咯血二三次，有時咯得很多，有時僅微量……

「每年必咯血二三次」，這明明是結核菌的警告，是善意而又帶惡意的警告，可是柴霍甫只以「不快」了之，這種大胆玩忽是很可驚的。且看他怎樣自慰自解：

……每逢秋天，冬天，春天，甚至每逢夏季的霧天，我總咳嗽，但是咳嗽不能使我恐懼，除非咳出了血——血從嘴裏出來的時候總像帶着些凶兆。可是我不管，只要血止了，我就能泰然自若。說到肺癆，那是不成問題的，肺癆應當有各種合併症狀，但在我這種症狀都沒有。咯血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什麼危險。有時一個病人可以整天的吐血不斷，使一家人為之驚惶萬分。但是隨後他却安然無恙，這種情形也是司空見慣的。總之一個人倘若沒有肺癆，他的咯血是不足為慮的。一個女人可以失去她全身血液的一半，而不發生危險，男人也彷彿如此。

假使三年前的咯血確為我肺病初發的信號，那麼我今天不會如此健在，應當早已在另一個世界上了——這是我的邏輯……

這樣一個醫生的邏輯顯然是很牽強的。一個病人能祛除對咯血的無謂恐怖心理，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但是完全的忽視則又是十分危險的。長期的咯血而又兼劇烈的咳嗽，還說沒有肺癆的合併症狀，這作為醫學博士的柴霍甫何以竟憚憚若此！

甚至在五年之後，種種病狀已相當加深，他還是堅執着這種樂觀態度：「我的咳嗽變得很凶，但是我

相信我的病離開肺癆還差得很遠。」『從大體說來，我的身體是很強健的，我的病只限於某幾點，譬如說咳嗽啦，心悸啦，咯血啦……』說這樣話簡直像孩子樣的無知，也許他有意說着拘強的傻話。柴霍甫的爲人是率真的，坦白的，有時又像孩子一樣的傻氣。他沒有肺癆，就因他不信他有肺癆，而且即使是肺癆又何足懼，肺癆必不能危害他的生命——他就有這樣近乎狂悖的自信，不懷疑，不退縮，不顧一切。

以精神力量來克服疾病，本是每一個意志堅強者所不死一試的，而且運用得適當，也未嘗不能見效；例如大哲學家康德，他也曾寫過『精神能以毅力戰勝病痛論』這樣一篇文章。康德是抵抗肺癆最成功而著名的的人，他以不驕不泰的鎮靜態度，又能嚴格採取謹慎的攝生法，他竟使一副帶病衰軀支持到七十九歲的高齡，而且在病中還立了不朽的文章事業。

柴霍甫以一種更英勇的姿態與疾病相抗，他從來不注意嚴密的防禦，也不採取積極的攻勢，他只是憑山一樣的意志聽受敵人的打擊，漠然不加理睬。這與普通的諱疾忌醫又有不同，須知他在文壇成名後，經濟相當寬裕，他很可以安安靜靜躺下來療養他的病體，但他不願如此，他永遠愛好活動，他有旺盛的生命力。若爲了一些疾病，要他扮成一個木頭人，幾年幾

月甚至一生都拋棄在虛空的病床上，他絕不能容忍。他要生活，工作，還要快樂。而犧牲了生活去換一條空虛的生命，這正是他認爲最不值得的蠢事。他並不像一般貪財惜命的小丈夫之流，爲了自身一點點區區利害得失就要弄得寢食不安；他根本不是一個苟全性命的懦夫。

柴霍甫沒有疾病史。他只有他的生活史。但他的生活史正告訴出一個病人怎樣努力克服他的病痛，而他的人格又是怎樣堅強高超而值得讚美。

他在一片荒地上建設他自己的家園。像一個墾殖家，他架屋，開路，植樹，種花，掘井，鑿池，都親自動手工作。他有了花園又劃一個菜園，他養魚，養狗，飼馬，在農忙的時候他幫助播種，刈草，收割，在這方面，他完全是一個樸實壯健的農夫。

但他的正業是行醫。能够深入窮鄉僻壤的民間去的醫生，無疑必是一個好醫生。他的診務忙極了，在一個暑期中他要一千個病人，而且二十里三十里外都有人來延請。他總是熱心而慷慨，不收受診金，有時還借錢給窮苦病人，而且不希望歸還。他的醫業影響他的著作，有時席不暇暖，簡直寫不成一個字，但是他還是努力的寫，他的優秀的短篇小說都是這時期

的出品。

霍亂在鄉間流行了，當時公共衛生的設施可說是等於沒有的，柴霍甫義不容辭，擔任了廿五個鄉村的防疫工作。這是幾個月的勞苦奔波，但是沒有酬報。接着，農村大鬧飢饉，他又忙着參加賑災工作，計劃改良農業，開墾荒地。從此他直接參加地方政治，政府特委為地方議員及衛生會的主任，於是一班吃飯不做事的老爺都把事情推給這位認真幹事的傻子去做。而柴霍甫則以無比的熱望從事他的工作，起初他注重人民教育與公共衛生，設醫院，辦學校，後來連一切公益事業都要他來興辦，如築路，郵政局，救火會，戲院，電廠……他草了十六個預算案，又在故鄉設立民衆教育館，美術館，博物院。

這些都足以證明，說柴霍甫是怎樣一個個人主義者，一個沒有社會意識的人，都是認識不足的詛譏之論。他完全是一個實幹的建設者，用他微薄的力量切切實實的做些工作，這比一百個唱高調的革命家都有用。而且他的工作從來不為名，也不為利，甚至也不為責任感之類所驅迫，他的工作只是一種很自然的生命的發洩，創造慾的滿足，有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的赤誠。因此沒有一件工作，他不是做得興會淋漓。當他建設三所鄉村小學的時候，他自己繪圖，自己

購料，自己監工建造，但是在成立會上他不會演說，他勞苦功高，但並不覺得可以驕傲，他只覺得做完一件工作像做完一次遊戲那樣的餘興不盡。唯有當四周農民帶着麵包和鹽來酬謝他的時候，這些人間最親切純正的友情才使他非常感動。

肺癆病人大都沉默抑鬱，寡歡少言，柴霍甫與此絕對相反，他十分喜歡與人談笑，他說：『我沒有賓客無論如何不能生活，當我一個人時，我就感到說不出的苦悶。』每到晚餐之後，他的屋中總擠滿了人，有隣人，有遠客，有過路的旅人，也有陌生的各色人，柴霍甫帶着滑稽的冷面，總是中心人物，他們圍圍住聽他說笑話，一語既出必哄堂大笑。柴霍甫從何處來這樣高昂的興緻是很不可解的，也許他愈有病愈渴慕健康與青春，也許他不相自己有病，因此表現得比常人更為活躍，也許正如有些醫學家所信，結核菌的毒素對人體能產生一種特異的刺激。

而他一生中最大的壯舉却是到庫頁島的旅行。庫頁島那時是俄國放逐流犯的極地，黑暗而濕膩，有魔鬼與地獄之稱。柴霍甫蓄意要去看個究竟，這又是傻子做的事，沒有一個人贊成，也沒有一個冒險家與他同行。那時西伯利亞大鐵道還沒有完成，他在迢迢的荒原上，冒盡風塵，冰雪，荊棘之苦，顛簸跋涉了四

千俄里，歷時三月始達目的地，然後又從海道返國，在印度洋上幾遭覆舟之險。嗣後他發表遊記，暴露了這「九十九個賊與一個好人」地方的真相，不僅文壇爲之震動，即昏憤的沙皇政府也爲之不安，後來根據他的觀察在島上作種種的改革。

如此活力，如此勞績，即使是最健康的青年對之也當有愧色，但柴霍甫則以肺癆沉重的病軀支持這樣生活達十三年之久。

但是，倘從外表來判斷柴霍甫爲一個無病的健康人，則適爲柴霍甫所歎。疾病那有不與痛苦相連，只是柴霍甫用他的強昂的生氣來把它努力掩蓋起來，而在掩蓋之下則正是咳嗽，頭痛，心悸，咯血……無休止的煎迫。他愈在日間過着緊張興奮的生活，一至夜深人靜，種種病態便同時爆發，最固執的咳嗽有時竟夜不息，使他不能成眠。這種種痛苦柴霍甫竟能長期忍受，不使外面露出一絲失敗的倦容。柴霍甫對一切都坦白，惟有他自己的疾病始終是一個秘密，他不願暴露疾病的形跡，唯恐引起他人無益的憂慮。柴霍甫的弟弟米哈在他的傳記中有一段這樣記着：『安東變得很大，很瘦，很黃，他闕在房裏秘密做事，有一個月之久我不大看見他露面。他有痔病，又爲劇烈的咳嗽所苦。在深夜，他不敢高聲，只是乾咳着，然後伸

長了耳朵聽……』他像竊賊似地掩蓋他的疾病，這種苦心簡直使人不忍爲之揣想。傳記中又說：『我會親眼見他的粘痰中有血跡，我問他時，他很不安的感到自己的不謹慎，迅速的踏去了那粘痰說：「這是些小事……你不用告訴瑪麗和媽媽。」』

好母親總是最關切兒子的疾病，而好兒子也儘可能的裝得沒有疾病的樣子。柴霍甫即使在最不舒服的時候，也只是閉目靜坐，安閒而鎮定。他的母親看見了一定要問：『安東，你怎樣了？』他於是淡淡的答道：『我嗎？沒有什麼，我很好，我……只不過有點頭痛。』這樣正是他與病魔相激烈搏鬥的時候！他有勇氣獨個兒肩起痛苦的重担，不讓一分不幸沾着別人身上；他不接受安慰，也不需要鼓勵；他從來不因病向人訴苦，甚至不肯發出一聲呻吟。有人讚美這一種「斯巴達精神」，正如斯巴達孩子被打得遍體鱗傷，也不輕哼一聲，我們從其沉默中正能認識其不屈的大勇。

然而無情的病菌只是冷靜地，漸進地，肆其破壞工作，一點一點消蝕病人的體力。於是，不可避免的打擊終於來了，一八九七年（離他第一次咯血已有十三年），柴霍甫在與一個友人晚餐席上，竟突然吐了大量的血。這是一次衆目昭彰的大敗績，他被擊倒了，

一時竟振作不起，他在醫院中靜養了二個星期。

他的妹妹趕來看他，在火車站上就接着他的一張條子：『切莫讓父親母親得悉此事。』但是這病真要隱瞞實在是不可能了，他的健康經此打擊已呈崩潰之象，醫生診得兩肺都病得很深，他被迫澈底改變生活習慣，從事休養。

『當然，我可以盡我所能一試改變生活。我已宣告從此我將放棄醫生的執業，我也將辭去地方上一切職務，我將披一件睡衣在日光裏躺着，並努力加餐。我被迫一天進食六頓，但是他們還嫌我吃得太少而發怒。我要每天上磅秤體重，真够麻煩。此外，我被禁談話，洗澡，喝酒，吸煙等等。』他在一封信裏如此自述。

危機過去了，此後幾年他長時休居於克里米島的耶爾泰 (Yalta)，耶爾泰是俄國一個著名的肺病療養地，成羣的肺病人都從各方趕到那裏去領受溫和的南方氣候與日光的薰浴，在一九〇一年，『文曲星』的光輝照亮了耶爾泰，那時柴霍甫外，又來了高爾基，也是患着肺結核症，而年高德邵的托爾斯泰，竟也因吐血而休養於此。一時三大文豪的聲名招引得無數詩人墨客，川流過訪，使這耶爾泰的小鎮格外顯得榮幸，而在那地養病的人，似乎也都覺沾得一點光彩。

其中柴霍甫是最忙碌而最受愛戴的一個，他是唯一能以真正友誼態度對待一切衆人的大人物，來此的病人無論識與不識都喜與他交善，有時甚至一點瑣屑的小事也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時常有遠處的病人寫信來詢問療養的生活費用，或託他代找房屋等等，他當然是樂於如此，從來不使人失望。他的住處時常是交際的中心，座上滿是談笑風生的客人。他還是與從前一樣的高興愉快，他又自己築別墅，他設計每一株樹每一塊石頭，於是他又種花養馬……在健康稍恢復的時候，他的生活就與從前一樣的活躍，他總不耐於拘囿，吊帶與凡庸。

而且他還是喜歡跑，一會兒在莫斯科，一會兒在耶爾泰，一會兒又在別的地方，從來不怕舟車的勞頓。他又四次出國，到巴黎，到威尼斯，瑞士，尼斯等地。從來沒有一個病人像他那樣不知顧惜自己的身體，他的爲人是複雜不易了解的，他好靜又好動，總之他愛自由高於一切，『不自由毋寧死』，你對他說怎樣的禍患，怎樣的危險，都沒有用，他從來不計較自身的安危，得失，功利，榮辱，他只是單純質直的追求生命的愉悅，像小孩子擲出全部身心於不知疲倦的遊戲中，不顧到其他的一切。柴霍甫在這裏洩露出他的特性：即使在完全的純樸中，也有他非常的浪漫。

但是肺癆療養的先決條件是靜止，「休息第一」！即使沒有好的日光，好的空氣，好的食物，即使在偏僻的角落裏，只要能靜靜臥着就是有益的。而柴霍甫的方向恰巧與之相反，他的病自然只能每况愈下了。

這幾年中，他著作較少，但他的興趣轉到戲劇方面，他寫『凡尼亞叔父』，『三姊妹』，『櫻桃園』，並且熱烈參加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出。

他的代表傑作『櫻桃園』差不多全在末期肺癆的劇咳中寫成，這耗盡了他最後的心力。柴霍甫對於戲劇的盡瘁，真可以與法國喜劇大師莫利哀相媲美。莫利哀是另一個著名的，偉大的抗癆勇士，他不僅在病中寫出滑稽諷刺的喜劇，還在病中親自登台扮演角色，最後吐血倒斃在戲台之上。柴霍甫險些兒也演出同樣壯烈的一幕——一九〇四年『櫻桃園』在莫斯科藝術劇場公演，他們特選了柴霍甫的誕辰為首次公演的日期，同時爲了他的文藝著作二十五年紀念舉行盛大的祝典。柴霍甫在歡呼中出現在台上，面色慘白，全身發抖，有搖搖欲倒之勢，台下的羣衆高呼：『請坐！請安東柴霍甫坐！』於是旁人搬了一張椅子給他坐下，場內狂熱的人氣使他激動得幾乎暈過去。

榮譽到了頂點，他的衰弱亦已到了頂點。那時他的兩肺已經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外形的瘦瘠使人一見就可斷知其不久就要完了。據醫生的診斷，除肺癆外，他還有腸炎，胸膜炎，肺氣腫等症。所謂腸炎其實就是腸結核症，也是末期肺癆的最險惡的症候。此外他的痔漏症（直腸結核）也沒有痊愈過，這僅在他弟弟著的傳記中曾提及一次。

其時柴霍甫的一身真可說是百病叢集，但他還是照舊以一種最大的忍耐與最活躍的生趣，担負起這痛苦的重担，猶如一個戰士，創傷全身而猶神色自若，使人對之僅覺可敬而不覺得可憐。這委實是一種超絕的人格，很少人能達到如此，那年日俄戰爭爆發，他聞訊奮起，表示即將往前線到軍醫處效勞，我們相信這不是矯情的空言，因爲柴霍甫絕對不知矯情爲何物。

一九〇四年六月，他遵醫之囑，從莫斯科啓程往瑞士養病。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出征，他絕不會想到他是再不能生回故國了，他的生命僅有三十天，還不到三十天的餘剩。

他出國後的病况可見于他寄給妹妹的家書中。六月六日從柏林發出的信中說：

我抵柏林已一日一夜。在莫斯科與爾分別幾內

幾天中天氣真冷，下雪，我因此略受感冒。我的手臂腿足都發痛，我在夜裏不能成眠，注射了嗎啡。

（我會服用過千百種藥品，但是至今我還能記憶而對之感謝的僅有海洛因一種而已。）在啓程之前，

我比較舒適一些，注射了砒劑之後，食慾也恢復了

。在星期四動身的時候，啊！我發覺我真瘦，兩條腿幾乎只剩了一層皮。旅途的經過倒很安適。在柏林我們住着最高等旅館的最精緻房間，這裏的起居

真舒適，真愉快，我已經長久沒有像今天那樣吃得

多而有滋味。這裏的麵包真是出奇的好，我只是努力把它塞飽我的肚子。咖啡也是精美異常，菜餚更

不必說了。啊！麵包真好，一個人不到過外國就不知道好麵包是怎麼一會事。我的身體已好得多了，

今天甚至到公園裏去了不少的時候，雖然天氣很冷。因此你可以告訴母親，以及不論那一個熟人，就

說我的病日見起色，或者竟說大有轉機也未嘗不可。我的兩腿已經不痛了，肚子也不瀉；我已經胖了

一些，而且整天用腿支持身子，不再輪着……

六月八日，柏林：
……我的腿已一點也不再痛，我吃得更多，睡得好，而且在柏林市上駕車出遊。我僅有一點不舒服

：喘息。

六月十二日，從瑞士的 Badenweiler……

……我繼續吃得下多量的白脫，毫無影響。但我不能吃牛奶，咖啡是被絕對禁止了，因為這東西

太提神。我正在一點一點試吃雞蛋……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腸癆已經很嚴重，甚至連牛

奶也能引起泄瀉。而喘息又是一個不好現象，他已經呼吸困難了。在六月十六日函中他詳述當時的療養生

活：

我的健康已有改善，當我出外的時候我簡直不

覺得我是一個病人。剛纔我就在外面步行回來，一

切都平安無事。我的喘息已差得多，我也不覺得什麼痛楚。但這病害得我真瘦，啊！我的腿從來不會

如此瘦過。

現在德國醫生給我規定每天生活的程序如下：

早上七點我在床上吃了茶，七點半一個德國的按摩

師來給我用水摩拭全身，這手術還不壞。休息片刻後，我在八時起身，飲可可茶並多量的奶油，十時

吃麥糊，滋味極美而芬香，與我們俄國的不同。於是在戶外曬日光，讀些新聞紙，到下午一時用午餐

，飯菜都遵照醫生指示而特製。下午四時又是可可，七時晚餐，臨睡之前吃一杯楊梅露……這些都不

免嚴肅刻板得可厭，但其中也確有佳美而有益的，

，例如那粥，真美，我將來一定要帶些麥片回家……

六月廿六日：

……我很好，我覺得比昨天更好，我的健康差不多無時不在增進中，我強壯得多了，我吃得盡量多……

這時他每封信中都充滿了這種樂觀：「他的健康不只是一兩一兩地，而是一百磅一百磅地增加。」「我的病體大有起色，我相信一星期後必能康復如常。」

「諸如此類自然只是欺人自欺之語，他爲了安慰別人不得不如此誇張。但是他也許真的能有此自信，陀斯妥夫思基（他也是一個肺癆病的大小說家）曾說過：「一個肺病的人直至臨死還自以爲尚有一線希望，」柴霍甫就是如此。一個人，死亡不能使他恐懼，病災禍患不能使他屈服，一切事情不能使他掛慮，那麼爲什麼他不能樂觀，爲什麼他不能笑呢？他直到死還是嘻笑如常的。」

六月廿八：

……我被餵飼着各種美味的食物，但是，可憐，沒有一種吃得下去，我的胃總是往上翻。我又被禁止吃奶油。我的消化器官看來已完全敗壞，毫無希望。這除是乾脆餓肚外恐怕沒有更有效的辦法，

而餓肚就是一點也不吃東西——嗚呼！再則對於喘息唯一的辦法就是一動也不要動……這裏的天氣真熱，熱得連一件衣服也穿不牢，我弄得不知所措，不知所措……

這是他最後的一封信，其時病勢已開始惡化，此後幾天愈變愈凶，經過最後的掙扎，他终于在七月二日死去。他死得非常悠閒似乎一無遺憾的樣子。這位筋疲力盡的勇士也確乎有權可以要求永久的安息，每個人都覺得他應當如此，雖然也許他自己的意志還不願如此。

關於他臨終的情形，他的妻子（她是莫斯科藝術劇場著名的女演員，與柴霍甫結婚才只三年）曾作如下的記述：

安東比平日格外愛說笑，他對每一件趣事玩物都覺得高興……甚至在臨死數小時前，他還有興趣編起一個故事引我發笑。那是經過三天的嚴重的高潮，在向晚的時候他覺得舒緩一些，于是叫我出去到公園去散一會步，因爲在那三天中我沒有一刻離開過他。當我回來的時候我並沒有馬上去進餐，他非常不高興，我就向他解釋那時晚餐鐘還未敲過，但是不久就發覺鐘實在早已敲過了，我們都沒有聽見，於是安東就說起笑話來，描寫一羣腸肥腦滿的

饕餮者……

緊張的三天過去了，我放下心裏一塊石頭，暗暗慶幸，以為從此可以脫離險境，却不知幾小時內我就要置身于安東遺體之旁了。

安東過去得非常平靜，在半夜裏他醒過來，要我趕緊去找醫生，這在他平生還是第一次如此，他從來不會自動要過醫生。那時我陡然意識到一個重大的事情就要發生，而我的舉措反而異常鎮靜，一如有人在從容指導着我的樣子。但是當我想起全旅館的人都已熟睡，而我一個人孤立無援，又不覺一陣惶悚。幸而我記起旅館裏住有兩個俄國大學生，我就央他們去請醫生，而我自己則趕緊搗碎一些冰放在安東的心口。

醫生來了，要安東喝一些香檳。他坐起來用德

語對醫生說一句：「我要死了。」（他只懂一點點德文）他接過酒杯側面向我，帶着他奇特的笑容對我說：「我已有多時沒有喝過香檳了。」他舉杯一飲而盡，於是又從容躺下，向左側而臥，不意就此他長眠不醒了……

從來沒有一個肺癆病人會死得如此慷慨從容，若無其事。從廿四歲到四十四歲，二十中年以求無間歇的勞動，以及一種競技運動的精神與癆病相抗，至死不現一絲懼容。在肺癆的角力場中，他是出格出色的一員。

柴霍甫偉大！

索笑集

湘靈



都在漲價，可是也實在太荒唐了。」

「實價不二，」報販傲然地，「少一分錢也不賣。」

客人搖着頭走了。過了幾天，他再經過那裏時，小狗已經不見了。

「呵，」他對報販說，「你那條狗賣成功了吧？」

「是的，」報販答道。

「什麼價錢成交的？」

「我不是對你說過少一分錢也不賣麼？」

「當然囉。」報販說，「我把牠換了兩隻價值二萬五千元的貓。」

一一

一個瘋人院的稽查員看見一個病者把一輛小車顛倒着在那裏艱難地推着。

「爲什麼你要把車子翻轉了？」稽查員問。

「你不要以爲我是瘋了吧？」他答道，「我昨天推時忘記了把牠翻個身，便給他們滿滿地堆上泥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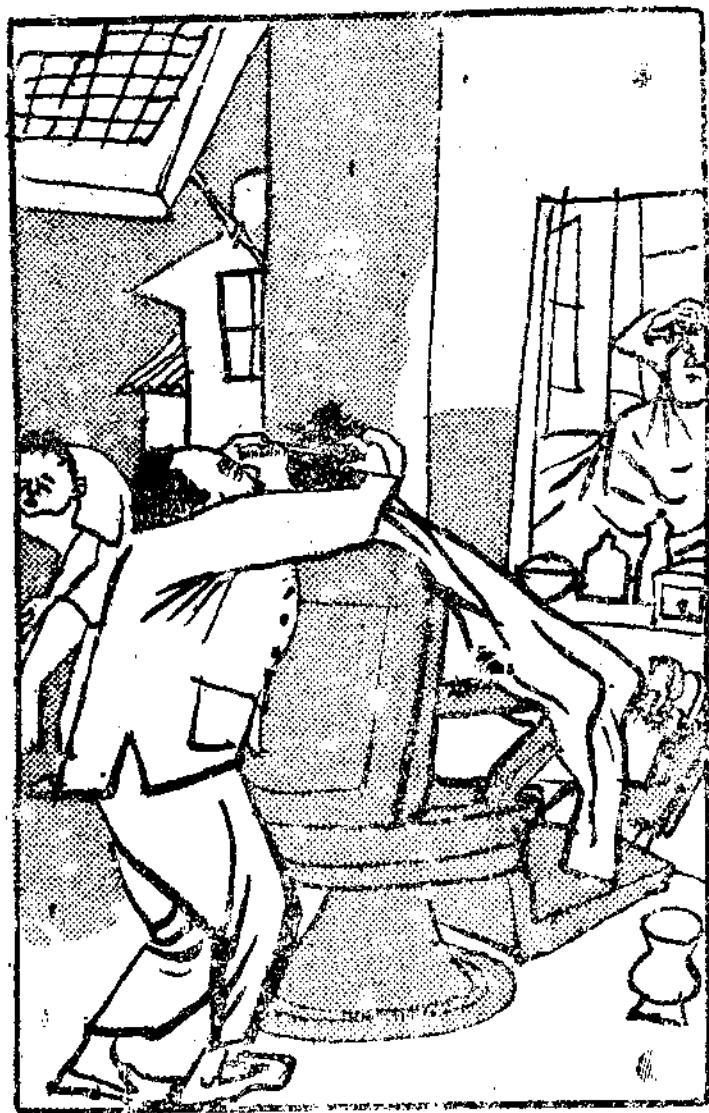
一個人在買報時看見報攤旁邊綁着一隻小狗，牠領上掛着一面「出賣」的牌子。他問報販要賣多少錢。

「五萬元，」報販說。

「什麼，一個小狗要賣五萬塊錢？」客人詫異地說，「雖然現在什麼東西

裏店髮理在

岑 高



回到家鄉後，朋友們見了我總的是那老關的名字。天氣很熱，我貪圖路近，向老關是說：「啊，你這個頭髮多長！爲 婆家走去。」

母親因爲近來生活窘迫，變得 到了。當然沒有珠簾也沒有竹籬；連門窗都沒有

比以前更加迷信。她說：「你今天 我毫沒遮攔的大踏步走進去。

馬上去剃頭，——剃脫點晦氣！—— 聽到了沉重的腳聲，那個被人喚做小癩痢的學徒

我知道她大概是翻了曆本的。便乖 漲得緋紅；烏溜溜的眼睛憤怒的看了我一眼，又連忙

乖的出了大門；向理髮店而去。 俯下身去。我也瞧瞧地上：他正攔住了他剛才匆忙中

鄉鎮上的理髮店大多沒有牌號 掉下的一顆骰子！

；即使有了，人也都不記得。記得 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理髮匠也醒了，他把垂在口

角邊的涎水用手一撈，一揮。惺忪的眼睛 呈連忙綻出了笑容。

「啊，啊，是高先生——昨天回府的 吧？」

他敲了敲理髮椅的背。

敲敲理髮椅的背是老K的習慣，意思 是，「請坐吧！」凡是老主顧全懂得老K

的習慣。遇見陌生的呢，老K就不敲椅背 他先給自己介紹。

「先生，我叫老K。——AKQJ的

K，除了愛司，就要算我老K最大了。一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修面時，他照例的將那把長長的西式

剃刀請顧客賞鑑，一面說明道：

「道地的來路貨，純鋼的啊，我親自到永安公司去買的；那時候，我在上海。……在上海吃飯真不容易，那些羅宋人，他們見了中國剃刀就怕，根本不要你剃頭。見了我這把西式剃刀啊，就『鹽水』『握鉛』了。……羅宋人都叫我『握鉛』，要羅宋人叫一聲『握鉛』是不容易的啊。……」

老鬚鬢雖是老闆，却没有西式剃刀，這就證明老K不是等閒的剃頭司務，他是跑過碼頭見過大世面的理髮師，手藝好，而且「從來不吹牛」。

只要經理過一次髮，他就跟你攪熟了。而且你不由得不歡喜他。也許他把你的頭髮剪得長短不齊，也許他剃開了你的面頰，然而不妨事，他會使你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和寂寞，連鼻子上出了血也不覺得。

老K跟我是知己；至少他是這樣說的。他歡喜跟我談談上海。這一回他把那打滿了補釘的圍巾圍在我身上時，便從圍巾扯到了上海。

「高先生，你不要皺眉頭，我們這裏的東西是不能和上海比較的呀。——哦，聽說上海金子到過二萬五，有介事嗎？」

「你怎麼關心起這些事情來了呢？」
「怎能不關心？聽見上海金子大跳，這幾天鄉下

的白米跳到了一千，二禮拜前還只有六百呢。我老早就看漲的；我對老鬚鬢說的嘍，叫他趕快糶好兩石米，他不聽我的話！老鬚鬢總是說沒有錢，哦，賭博倒有錢的。兩石米要差八百塊，八百塊，這種人就是沒有見識……。」

他嘆的吐了口痰，便舞動着軋剪。軋剪以一種不可一世的氣燄在我的後腦上橫衝直撞，我覺得許多頭髮根都在吊痛，不禁皺着眉頭。看見我皺眉頭，老K就從這上面說開去。

「這樣的物價，叫人只好皺着眉頭過日子。皺着眉頭還不够，第一要有見識。這幾天火柴要五十塊錢一大包，我的那三十包都還是只有十四塊時進的。前天對門煙紙店里的阿金問我那一百塊固本，作念二元一塊肯不肯脫手；我睜了他個白眼。我看它不出十天，固本要到六十塊錢一檔。……」

我從鏡子中照到了他那條一掀一掀的酒精鼻子，和那一臉鬼鬼祟祟的笑容。忽然想起去年他贊美自己那條鼻子的事，便笑着道：

「看不出你倒是個國戶，今年當真交了鼻運了。」

他的鼻子噴了一下。

「高先生：你當真相信我老K從來不吹牛？……」

小癩痢，我的剪刀呢？

我對了鏡中的酒糟鼻子笑笑，沒答話。

「我這個叫做鹹鯊掉了眼窩珠，瞎想（鯊）！」老K的聲音滯重無力，幾乎被那一陣漸漸逼近的剪刀聲掩過了。「我老K，一個做夥計的，有什麼錢來囤貨？可見一個人有了見識還是毫無用場！只要有人肯給我一二萬，哼，你看我的！篤定賺錢，真比押寶還要穩……。」

我故意逗他道：「穩？」

「自然穩賺錢，就說鹽吧，前天還只賣二元二角一斤，今天黃家村却在賣念多塊錢一斤！這不是什麼笑話，據說將來要弄到出了錢買不到鹽吃呢。——哦，就是這樣的今天不得知明天的日子：你手里有一百塊錢，心里想，省省吧；過了三四天，一百塊只剩五十了，今天一百塊錢只好買前幾天值五十塊錢的東西，不是一百變了五十？你說不管三七廿一的把一百塊錢用掉拉倒，咳，再要去賺那末一百或八十却不是件容易事。你看，天色不是暮晚了吧，不瞞你高先生說，今天下午你先生還是第一個主顧呢。……所以也不要怪老聾聾，一天到晚只想賭。橫豎今天不輸掉五十塊，明天說不定一百塊也只好派五十塊的用場；而且說不定連贏十幾盤，馬上可以做大老闆，走起路來搖

搖擺擺的，像隻塞飽了的鴨……」

大概是怕我覺得他的喪氣話非常討厭，老K特地末尾添了個譬喻，說吧便哈哈大笑；接着又井井有條的講述鎮上新開的幾另大賭場的設備，後台老板，以及孝敬地方當局的錢的目的……他講得興高采烈，每隔幾句就加些穿插，唾沫直濺到我的額角上。

「你這樣熟悉，」我冷冷的說，「大概已經輸掉了不少了吧？」

「不，不，這都是老聾聾回來講的。我，一個跑跑碼頭的人，還會上這樣的當？這種花樣我看得多了，都是做手脚的啊。再說，老聾聾一走，店里總得有人照顧；小癩痢是一點靈性也沒有的笨虫，萬事托不得他。……」

「說什麼小癩痢——自己賭癩了，就拿小癩痢出氣。……」

「小鬼，你插起嘴來了，用得到你插嘴？」老K舉動着剪刀，瞪着眼睛，却没有威嚴顯赫的樣子；俄而瞪着的眼睛又綻成了笑意，對我說道：「你看，現在的時勢，做學徒的竟說起客師來了。你聽他的口氣，不像上海馬路上的小流氓嗎？……」仍舊掩不住那點因自覺「舞台」而引起的情緒。「……其實，哦，我也不過是逢場作戲，決不會着了迷；况且，况且，

假使運道好，額角頭亮，現在的時勢，贏個萬把千把，你倒牽絲攀藤起來了……」。

「啊，你們這種小孩啊……」

終於被他半搶半奪的拿去了張十塊頭鈔票。老髻

我剛要洗頭時，老髻鬢進來了。他的兩頰道紅，鬢看了看剩下來有的數的幾塊錢，咕嚕着在室內兜了

一直紅到耳根邊，蓬鬆的頭上透着汗臭。也不跟人打個圈子，又快快的出去了。

招呼，也不坐下，他津津有味地報告道：

「鴻興館的賬房先生推一場牌九，輸了七千多。

開頭是掃風得很，後來就爛污了。這樣的爛污牌九，等省儉，就是新年里也捨不得吃一碗茶，聽一回書！

我今世還是第一次看見，真是脫底棺材，嚙救！……

渡頭的阿虎被『放賭梢』的人扭住了，在打相打，勸也勸不開。打相打也沒有用，他們是靠什麼吃飯的人了。」

欠了他們的錢，就是賣掉祖坟也只好還他們，萬萬賴不掉的……」

他一面說話，一面數着鈔票，想來總是贏的。

正當他數着鈔票的時候，從門外奔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高聲嚷道：

「老髻鬢，十隻洋還我！」

「誰叫你『掃風』時亂押，到了『爛污』時倒沒有錢押了？我說呀，一個人賭錢總要看看風雲氣色……」

「不要多囉嗦。一個人不要不爽氣，你借『放賭梢』的錢要你十塊還十幾塊，我利錢也不要你半個邊

的。」

「就是你，」我說，「也還不及從前風趣和發噱

洗好頭，老K道：

「你看，老髻鬢變成這個樣子了！——他從前何等省儉，就是新年里也捨不得吃一碗茶，聽一回書！一個人的變化真是料不定的……」

不知怎的，大家都沉默着了。

十分鐘後，老髻鬢又回來了，像鬥敗了的雄雞似的。

他手中提着半瓶燒酒，頹然坐下，默默的不作一語，俄而用嚴峻的聲調，喊着學徒道：

「去買一塊錢油冰豆板，快點！」

當他把那張惟一的一元鈔票給小癩痢時，我似乎看見那鈔票上正蒸發着汗液的水汽，顯然是還有點餘混的……

老髻鬢提起酒瓶，把瓶塞開了，眯細眼睛饒饒地嗅着。他隨手拿一隻茶碗，滿滿的倒了一碗，有一望

酒溢在碗口外，便連忙湊上去舐吮着。

寂寞地望著門外的街，街上的陽光和人的影子，老聾聾一口一口的啜着燒酒。瞧見了反射在鏡中的他的迷惘的眼睛，我禁不住想，他現在在想些什麼呢，這個乾癟了的小老頭子！一種悠悠的囁語似的話，却在我的耳朵邊響了起來：

「……啊，那副糟雞糟鴨的担子又走過了，真乾淨。一個人若然能够每天叫他切那麼七八塊錢的雞或鴨，再來一瓶『元燒』或是『大糟』，就可以算是好福氣了！……笑話，切七八塊錢，現在七八塊錢能買些什麼，這話太小派了，太小派了，將來我有了錢，一定請他做廚司，專門燒我一個人吃的酒菜。……」

老K在鏡子 對我做了個鬼臉，我忍不住笑了出來。笑了出來，自然不好意思再裝不知道的瞧着老聾聾演挹鬱的戲，便大聲喊道：

「喂，老聾聾，今天財氣如何？」

我的出其不意的話害得老聾聾「啊啊啊」的啊了半天，他窘得有點不知所措。連忙問我要不要喝酒，說出口後又覺得不甚妥當，便一面喃喃的叫着「高先生，你，你，……」一面惶惶惑惑的坐下了。……

半晌，老聾聾開口說話了。

「哦，我說，高先生，老聾聾這幾個月來有點財

迷心竅，一天到晚只想發橫財。……是的，連我老聾

聾也不安分了。我現在看穿了，這種時勢，靠一具小剃頭店過活是勉強的，勉強得很：哦，你算算看，貨價可以今天漲一倍，明天加五成，我這個剃頭店可不能。……我從三塊錢漲到了六塊，人家一個月剃兩次的改剃一個月一次，九九歸原，算起來還是同働加一樣。……隨便你怎樣把結顧客，隨便你怎樣勤勤儉儉，還是個吃不飽穿不暖。若要生活啊，只有發橫財。……別的橫財我不會發。哦，說不定時來運來，啤九麻將上贏個十萬八萬，——也不要那末多，二三萬就夠了，儘够了。……」

把那一大段話說完，老聾聾依舊怪有味道的讓「二三萬」在舌上打滾。這時出去買豆板的學徒已經回到了店里，衝着他的師父嚷道：

「二塊錢，還要二塊錢！——三塊錢起賣。」

「怎麼，油汙豆板要三塊錢起賣？舊年不是五角錢也好買的啊？」

「店里說的囉，今年不比舊年，菜油要五十元一斤！」

「啊！啊！」他摸索着空袋子。

瞧着他的哀憐似的眼光，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從袋子里掏出六塊錢來。幾乎是同時的，老K的手和

老聾聾的手，閃電般的伸了過來。

「這個生意是我做的！」

「不是做拆賬的嗎？」

結果：大家拿三塊錢再說。

等小癩痢走了，老聾聾便連喝幾大口酒，對老K說道：

「老K，老K，你這個人也太狠，難道我老聾聾連六塊錢也不值？人不可貌相，說不定我老聾聾也有得發的一日的。到那時候，你看我照樣住高廳大廈，客人來時，先要通報。哦，這樣也不好，派頭太大，有三四間平屋住住儘够了。……老K，你爲什麼不響，你這個人啊！……」

「我這個人啊，就是不願意自己的辛苦銅錢給別人賭掉喝掉。」

「我這個人就是糊塗一點，待你老K總不壞啊。我上個月贏的時候，不是照樣二塊錢三塊錢的分給我們「吃紅」的嗎？……我說老K，說不定我明天贏了好幾萬，分給你好幾百「利市錢」的。……」

「你總是捏鼻頭做夢！」

「你不糊塗，不做夢，也一樣的去賭，去輸得精

光！」

死獸。

老K的那把西式剃刀，非常遲鈍地在我的面頰上移動着。

老聾聾悶悶的儘喝着酒。酒已經去了一大半了，小癩痢却還沒有回來，雖然買油氽豆板的店是很近的。街上的陽光逐漸黯淡，快近黃昏了。一種黃昏時特有的搨鬱味，瀰漫在這淒涼的店堂里。

「……我說老K啊，我明天贏了錢，馬上將這房子退租，另外租一間三開間的店面房子，金漆金光，我和你都穿了紡綢西裝，再買幾十瓶香水凡士林，……」迷迷糊糊的聲音，「這樣的店堂，哪怕沒有生意？……那時候啊，我就請你做總經理，我這個人啊，決不會有了身價，便錯待你的。哦，朋友交情擺勸浪看的。我說老K，你再借給我一塊錢，我想買兩塊臭豆腐干吃吃，好不好？……不要一聲不響，假裝不聽見，我才是聾聾啊。不肯就拉倒，我一塊錢也好買一塊的。真的不肯嗎？你聽，好像那叫賣的聲音在漸漸的近來了。……」

臭豆腐干擔子恰巧停在門口。老聾聾起初只裝做不見，却禁不住顯出坐立不安的樣子。後來仍舊抖抖擻擻的摸出了那張鈔票，嘴里咕嚕道：

「賭錢的人的錢是鴨背上的水，滑來滑去，沒有一定的。——說不定今天用掉一塊錢，明天會贏一百

一千的。……」

老K對吃着臭豆腐干的傢伙瞧了一眼，出乎意外的，他連鄙夷取笑的話都不說一句。

長壽以蓬頭地笑了一笑，把酒喝剩四分之一酌老聲聲沒有送我，他在屋子裏暴跳如雷。

修好面，梳好頭髮，老K豫備替我在頭上洒些香水，那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生水的香水，我慌忙搖着頭。——老聲聲的醉眼看見我搖頭，我在鏡中看見老聲聲淒然的笑著。

「這個小鬼，到現在還不回來，一定是拿我的錢去賭了！哦，這小亡八蛋，他竟拿了我的沖氍豆板去賭錢！」

送我出門時，老K並沒按照他的慣例，故意說些如「小生在這廂有禮了」之類的怪腔怪調的話，他只

子。

定在黃昏的街上，我想到了那顆掉在地上的骰



吹毛錄

求疵生

乾坤創刊號上有一篇今是昔非錄

生當乾隆之世，可知在那時已有此義

坤創刊號上杜社氏的「羊羔美酒話冬心」文中，却有「張季覺見秋風而思藕鱸」之句，我明知這是「手民」之誤，決不是作者的錯。不過這位手民未免太自作聰明了，把大公報的主筆穿上了替代衣冠，實在可笑。大約他

，第一條「耑」，說「現在人寫信，往往以耑與專通……查康熙字典尙無

了。又查史記陳涉世家，「客愚無知，顯妻言輕威。」是顯亦與專通，在漢書中此義尤多。耑之與專通，大約

是一位大公報的忠實讀者，反以為作

注耑與專同，則可知此字用作專字，一定還在近世的事，却不知究為何人所創始的。「究為何人所創始，」

就從顯字引申過來的，若然的話，則由來也許是很早哩！

者一時筆誤，把「耑」字誤寫作「塵」字，所以給他校正了。而校對先生

我也無從查考。惟查段注說文解字，已有「今多用耑為專」之語，段玉裁

所謂藕鱸之感，大家都知道是管代張翰的典故，翰字季鷹。最近見乾

也一時被矇過，未能發見這裏有冒名頂替的弊端哩！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稿

長篇
鴻蒙

遊記

鴻蒙

十八

臥牛嶺真是恰肖形像的起名。這一帶是濱河的傾斜平原，却突然聳出周圍約合五六里的一堆嶺阜。黃砂，土壤，包住微現紅色的大小岩石，上下交疊，構成長陵的骨架；遠遠望去，有兩隻鈍角的嶺頭向東南仰起，高低凹凸，直到靠小運河的一個荒涼渡口。嶺的尾把蜷曲降低，伏在草莽小樹的點綴之中，漸與田地相接。就這樣構成一個倦臥方醒的牛形。高抬着並非尖直的雙角，彷彿要哞的聲從地上躍身而起打個土顫。（打土顫乃鄉下人見牛馬驟馳在軟土上踡下翻滾，然後騰身起來用勁噴鼻息，抖皮毛見。用這兩個字作爲形容，正如人類的打呵欠一樣。其實，這是牠們表示舒快的體力運動却非爲勞倦鬱鬱的打呵欠所能比。）

從北方小道上彎曲走來，沿運河河汊的草岸，越過一段種藥材植物的黃沙地，碎石子步步加多，無論木輪（這裏是會沒被鐵輪碾過的東方原始型的土地。）與行人鞋底壓在上面都是軋軋作響。小徑既然不直且太狹窄，二人推的農車因爲是獨輪，還能開走，可是車桿兩邊便披拖着那些雜生的灌木，坐車子的人須時時用手臂擁護，免得割破面皮或者尖針斜枝擦傷眼睛。除却這種木車與一牲前引一人後推的小車之外，連通行大道的所謂鐵車（有兩個鐵頁包護的巨輪）也無法鑽進，真够得上是山石犖嶇小徑彎微的山道。

由朱莊往永寧城相隔七十多里，若能走小道可省十多里的路程。小道自然要從臥牛嶺上下彎轉，不是本地推車子的農人便不能指此近路。

沿着運河的淤灘，那些小碼頭靠岸小村莊，荒廢的荒廢，蕭條的日見蕭條，自有其必然的因果。可是，



不曉得爲甚麼臥牛嶺上道觀的香火也隨着運河漸漸衰敗。幾十年前，向例一年兩次的春秋山會，熱鬧時候總足有近萬的男女到會。（在荒僻的鄉區這是個動人的集會數目）不但百十個道士都得豐富收入，就是左近四五縣的手藝人，家庭工業的製造者，也可以藉此機會撈得一筆現錢，够賠補半年的辛苦氣力。然而，眼看着那道來源深長的巨流被淤泥堆沙積成乾枯河底，當年的帆影，鶯音，也變做老年人腦中漸淡漸遠的記憶。這臥牛嶺上的，古建築物——傳說是那一朝帝王勅建的「琳宮」，現在，只有衰老的，弱小的，僅靠着幾十畝薄薄廟產熬鍊歲月的十幾個道流，守着座落在山牛兩角對彎處的破敗大廟，過他們的枯寂生活。因爲近廟砂地上只能種山薯，栽柘條；檢上好的費多少氣力種些斜斜密密的「棒子」（玉蜀黍）與稀鬆的青白薄穀，其他穀類與這兒的地土不宜。他們自己更不能變做農夫，祇好租給嶺下窮戶。這樣更不够他們一年的食用，所以就在那大廟下坡，當日住香客的破磚房子上開張一片店舖，藉着運氣賣粗糙食物，淺澗水泡的芳茶掙些餘利。

錢大娘主張早早動身到臥牛嶺打午尖，便是指的那個窮道士們開的小小野店。

一切事全照她的鋪排，好在高大先生的近隣不少力壯能推車的男子，招呼一聲，備好頭口（牲口）的草料，便在斜月影中啓程往永寧城去。

笑倩雖然在這半年多中已經深深體會過鄉間生活；尤其是早起早眠，飽看天空自然的美麗。而趁着月落鷄鳴趕行鄉道，正如她頭一回聽草台戲一樣，覺得自己彷彿是古舊畫圖或富有情趣的小說人物。亂離的懷想與飄萍般的身世，當然給她一種難於分析的觸感！微含淚暈，在颼颼的大白果樹下與高大先生作別時她們都抹擦眼角。及有坐車子出莊，走過一小段路程，初秋黎明前的野景，錢大娘叨叨不斷的絮說，兩個車夫一前一後相互的談論，使她暫時把過去未來的尋照計較壓在心底，耳朵眼睛，却盡力應付着當前的清新風物。

因爲高吊在西方絮雲空裏的白月還映出明淨光華，與大野中漸漸現影的晨光交射成一團濛濛，又像是輕蕩着白紗帳幔的影象。前面那隻大黑騾子拖着兩條鞵繩在地面一上一下，並成兩條相距纔二三寸的淡影。她們三個坐身堆在車骨的兩旁，加上包袱被褥，堆得像座小山，這樣把前後車夫的頭部影子遮過，只看見他們

伸長的脛骨向左歪歪，又向右邊正正；肩頭一拱一聳的突突用力。笑倩無意裏從地上瞧見這樣勞動的側影，她坐在車上略感不安！前時，坐汽車，馬車，坦然大方，向來沒有絲毫從自身中發出的歉意，在月光下的人車上她纔感到人間勞力的偉大，與自己真是弱者的慚愧。

白天雖熱，季候究竟方入初秋，還不多，却時有三兩聲又緊峭又短促的野蟲清叫。秫秫已經有早割的了，多數還帶着稀稀長葉挺立田中。黃穀穗上靜裏發出嫩粒的青乾香氣，使人聞去，微微有些澀咽的味感。幸而露還不大，布衣上有點潤濕。笑倩用指尖抹抹衣角，又無意識的抬手按按髮髻，觸着那朶忘記摘下的茉莉花球，濕漉漉的，纔悟到是沾着晨露。聞聞指尖，那薰郁的濃香比晚上還重，連髮油氣味混在一起，就是自己嗅着，心頭也如蜻蜓翅稍向水上點動似的，輕輕振蕩一下。

接連着一聲遠揚的高吭鷄啼，於是「勾勾——油——勾勾——油」的和音齊叫起來，同唱着司晨的曲調。「趕早！虧得一夜沒和眼，聽聽這是頭一遍鷄叫；二三遍天大明，咱也趕出二十里了。不是你二哥，一個時辰走二十里？……」

推前把的中年車夫並沒聽見，以為是車子上的女眷答話。錢大娘原來不想聽這位「二哥」的明確答復，她接着向身前的笑倩後背拍一下道：

「怪不得！從今年春天我就聽見鷄叫！——有好幾次，我還當是公鷄爭窠，用竹竿搗了兩回，可是第三回又叫了。那是剛吃過晚飯，你想可惡不可惡，那有好好地公鷄晚上叫的！——主兵災！老人的古語，我惦着那兒來的兵災？當時，與大先生說過，大先生只是搖頭，好壞不下斷語。我就沒向你說，怕你担憂，你不信問她，不說瞎話。」

坐在車骨左邊正拍着紅棉被包的孩子——高大先生的兒媳點點頭道：「我可只聽過兩回，後來叫跛脚把那個公鷄賣了，一吊三百錢，多大，二斤以外！不是爲牠晚上打鳴，十五吊錢也不肯賣。」

「怎麼？鷄夜晚叫主兵災？我可曾沒聽人說過。」笑倩反問的話率直裏現出驚奇。

「哎呀！——真是我的大姑娘呀！你從小時候住在大城裏，高樓大院，穿紗着緞，怕是連公鷄也不養，

早上睡到日高三丈。……你別怪老婆子口直，天發亮時，就是現在這時候，你怎麼聽得到鷄打鳴！又誰會有功夫與你說古。沒聽人講過，一點不怪；再一說，鄉下人養鷄是爲的打鳴，抱蛋，實在用錢纔賣兩隻。城裏人纔有福氣吃牠呢！像我們夾糠咽菜，也怪，輕易想不到鷄肉的滋味。天生苦命，論身子骨，啊！大姑娘，你瞧，大人孩子那個不比城裏的有勁？……啊，又扯出去了，只說鷄忘了打夜鳴！有個見證，比我大一二十歲的老人誰都知道：那一陣子正是長毛造反的大亂，咱這帶連着永寧城，不記得會被那些口口聲聲「宰了！小舅子的！」長毛賊馬隊作踐過幾個來回。到後來，幸虧有位潘大人也帶着馬兵在永寧紮下大營，又靠大運河修起土牆，多遠呀！纔把他們打下去，算來快有十多年的亂年頭。就是，——我想想，光緒皇帝以前的皇帝是誰來。……」

這時推把的車夫聽錢大娘獨白着長毛亂，却也勾起他的故事癖，便接口道：「你滿肚子戲文怎麼忘記了說光光書的（光光書是一人打小皮鼓，一人以木柄擊鼓，且唱且說的一種說書。）有兩句話：『老僧王曹州道上落了馬，金鑾殿上這纔驚壞了同治爺。……果然是，楊柳清河邊魚兒也遭劫！』……鏗鏘……鏗……」

錢大娘嘆喏一聲，趕急把車夫岔息聲中的唱音打斷。

「對呀！同治皇爺，——到同治，啊！……啊！幾年來？又記不清了，管牠不是五年是六年，也許早個把年頭，大家纔能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就在那場大亂子頭一年，咳！鷄叫的纔怪啦！那個莊子裏不叫，一到晚上，早把鷄窠堵嚴，恨不得個個人塞起耳朵，中嗎用？就像這清早一樣，一個跟着一個的亂『勾勾』，後來，大家不養公鷄，漸漸連母鷄晚上也會叫了！……」

「錢大娘，聽我娘也說過，可沒有連母鷄也叫的怪事。」車夫對她的傳說加以糾正。

錢大娘把頭從笑倩的肩旁伸過去，大聲的道：「二桂子，你今年三十幾？——說——三十幾？」

「三十八。」

「可也！纔三十八！你娘養你下生她不過二十歲吧，就是活着還不和我差不多？長毛亂，她也是幾歲孩子，自己記不得，一樣聽大人說；難到活的話不作證，死人話反能作準？——母鷄叫來這算怪事？你這小子

，纔是看見駱駝誇馬背高。我說，連母雞晚上打鳴，有一回學堂先生還特爲把這件故事記在書上，流傳後代，偏你說沒有？——有沒有不管，可是現在又輪到了，那些日子晚上鷄叫，你的耳朵會下過勁沒有？」

車夫怕錢大娘再施出老一輩的訓教，不敢與她抬槓，便嚙嚙着：「我睡的早，也許在夢裏聽見過，可說不十分清。」

錢大娘這纔重將下身貼坐在坐褥上，點點頭。「老有經驗，說話方便！這個，你們年輕的爭不了去。果然也輪到咱也逃難，清平世界，起大早冒霧露的！……」

笑倩偏過頭去，對錢大娘直述她的舊事。「我，人年輕，兩年來加上這次已有了兩回避亂的經歷了。上年六月與宜紅下鄉，糊里糊塗到乾爹這邊一住多半年，就像重新爲人，安享快樂。老人家勿用說，嫂子與你的對我，還有甚麼話講。——可是，今次又連累着你們離家跑路，這怪我的命運不濟！」

對人向不輕易露出感傷或自弱話頭的她，自從住在高大先生和平的家內，無形中積漸把她那剛強個性磨去不少。以前，在「風塵」中最講究的是精明，尖巧，不顯本來面目；又加上她的賦性原屬剛健裏包着柔情，不肯叫一般男女把自己容易估透，所以就是那些善講對付「姑娘們」的老手都對她不好侮辱。但從那樣環境如輕葉般地落到全是爽快真誠的鄉下人地處，高大先生的循循態度，終天接觸的自然情態，用不到機巧，更發不出剛健的刺促。自然，藏在心中的柔情要居心壓制也壓制不住，如一股重新突出的源向四外流動。所以，她這幾句話確是出自真誠，並非敷衍套語。

「大姑娘你怎麼啦？怪到你的命運不濟？難道你會把李白七，李紅七老鼠兔子的強盜帶過來？不說咱這一帶的福地有點靠不住。從長毛鬧起，快五十年都是頂頂太平的日子，比起別個縣分已經高出幾層；就是這回，無論怎麼，我想不會像長毛似的衝來衝去混過多少年頭吧？咱說實話，爲你，爲你嫂子，到永寧城玩上一個月，算甚麼？不信，你問問二桂子，他們過慣了太平日子，更沒經過老事，管牠，強盜隊伍躡過來，大家躲躲，這兒沒有城門，沒有土圍子，還怕牠佔住不走？」

二桂子與後車把推着她們一氣走了快近十里的大道，周身汗出，幸有一陣初晨清風略覺爽快。使用慣習

方法將繩絆向肩旁稍稍退下，低着額部擦在淺藍大披布上，藉上膊的突出硬筋揩揩汗滴，一面口噴熱氣，證實錢大娘的引證。

「他爺爺，（指其兒女對他父親的稱謂）昨兒傍晚同薛銅匠，飛毛腿，在台子下一堆喝酒，回來快天黑了，醉醺醺的，與我說：不用怕！這回就算李七子的人馬從咱這方掠過，一天的搶劫，最多；也許連進莊不進，後頭有幾千陸軍步步緊追，那有工夫耽擱下去。飛毛腿還聽臥牛嶺老道算過易經大卦，說這是大劫前頭的小劫，早呢，大劫要逢金牛推磨，現在準保，——是流年不濟，沒大不了的。錢大娘，臥牛嶺老道的神卦靈不靈？我爹與飛毛腿像都把他當做活神仙。今天恰好從他的廟下經過，碰得到，咱也當面問問，試一試那寶攤頭的話可靠不可靠。」

錢大娘從鼻孔裏冷笑一聲，高叫着道：

「甚麼老道，甚麼神卦，那老不死的東西，從年青時就是個歪鼻子的東西！我纔知道他呢！」

推後把的年輕小夥子淨聽着他們談話，沒插進一句，這會聽見錢大娘的話裏有點蹊蹺，却耐不住。

「怪事！錢大娘，你老人家有名的正直，——正派的老太太呀，怎麼連臥牛嶺的老道也有交道？」

「好小子！你纔離娘懷幾天也敢俏皮我？」錢大娘抽出坐下的蒲扇向那沒法招架的小夥子赤銅色肩膀上撲打兩下。

「交道？真有的，你聽着，回去問問你娘。四月初八，一次；重陽節又一次，那節廟會，左近村莊那個女人不去燒香？這話倒數上三十年。那時，臥牛嶺當家的正是管燒香紙大磚爐子的火道士呢，誰不認得他；寡媳，尖突嘴，兩隻斜眼，看見打扮新鮮的女人就有點發楞。說你們不信，我有一回就同他吵過嘴。」

「真嗎？這倒滿透着新鮮。」連不多說話的高大先生的兒媳也看出錢大娘是在賣弄她年輕時的風趣。

「那火道士，眼睛不生在正當地方，胆子忒大，……我把幾刀黃表拈在手裏，他就強獸勸奪過去，替我往大火爐裏丟。用得着他這份好意！我甚麼性子，立時三刻同他吵起。」

車上的女眷，與推車的漢子，聽到這裏誰也忍不住笑聲；誰也想不到錢大娘在年輕時有那樣的潑辣。

「想想，這種從小棍子不正的火道士，還會起易經大卦？言出必應成了活神仙？飛毛腿與他另有交情，反正是窩主窩盜，替他揚甚麼臭名。二桂子，你爹真是個直腸驢！三杯高粱下肚，就會聽那東西的閒話。趕山會的賭鬼，歪鼻子老道，這些壞種，都是雙手不拿犁鋤，專會騙鄉下人的，自然一出二準，別的不講，你先鬪不過他們那張臭口！」

於是二桂子與推後把的小夥子又一陣的哈哈，不約而同全稱贊錢大娘的口才。他們盼望着最好今天能够碰到那個老道，看看他還認得當年強替人家燒黃表紙引出爭吵的這位年輕小媳婦不？

錢大娘回憶三十年前梳馬尾鬢，插紅絨大花油頭搽粉，上山燒香的趣味，平白地像把年光倒退回去。不管目前是個甚麼世界，自己是個沒牙禿髮的婆婆，回想中的青春歡喜，在她心頭却溢動出耐人咀嚼的味道。聽憑他們引爲笑談，自個反而抿着薄薄嘴唇，滿臉兜起得意笑容，向東方剛剛有金光遠射的地平線悄然注視，不再作聲。

至陽光升上樹梢，他們早已走上臥牛嶺的尾把稍了。

十九

錢大娘究竟上了年紀，一夜不眠，任憑怎麼強打精神却敵不過身體上疲憊的侵襲。黎明前她儘管有說有笑，及至天亮以後，清涼中驟添暖意，更容易合起眼睛，先是前磕後合，不到幾分鐘，便靠着身後的大包袱從實睡去。幸而車後接上橫木短檔，不至向上推行時把她順下，可是推後把的小夥子却被她累得滴滴大汗。

那邊高大先生的兒媳也一樣的閉目養神，不過爲懷前小孩時時哭鬧索乳，使她不會睡迷罷了。

笑倩呢，雖也覺得身懶，眼澀，可不肯空空放過小徑兩邊的景物，頭一種引動她的是滿枝上的小鳥，在初陽光輝裏啾吱爭叫。她向沒聽過這麼多又這麼雜的鳥聲，牠們如同比賽婉轉歌喉，誰也不肯落後；尤能高叫的是這一帶特多的「藍下頷」，與身個圓小沙土色羽毛的「沙裏狗」。笑倩從車子上仰頭看去，牠們有些就在高三四尺的小松樹與柘條上儘着跳動歡唱，並不避人。樹葉太密，雖有晴光這時還透不下，倒是枝葉上

的濕露却被這些活躍的生物抖落，星星點點像雨絲似的，洒過一陣又接着一陣。

路越上越高，那個大木輪子，有時在石尖上碾過又顛下來，坐車的人便隨着跳動。笑倩對於疲倦還能支撐，可是這樣山道，沒到半點鐘的時間，她覺得腰骨酸痛，強盤坐的兩腿麻得不敢輕觸一下。幾次與二桂子說過要住下車子，她情願步行一陣，但車夫說錢大娘的身個太重。那一邊壓不住，車沒法推。——二人車着失去平衡的重量，再能用勁也是白費。這真使她答辯不出，只好勉強坐在上面。看看錢大娘仰面靠定包袱，口角流下唾涎，把深藍布衫濕了一大片，任憑車輪一高一低的碾動，她並沒被顛醒。

嶺上最普通的植物是不高不低的馬尾松野桑柘條，以及已長上刺蓬的栗子樹。——那綠色多刺的圓球掛在枝頭，笑倩起初當作是甚麼整毒動物，惟恐墜在自己身上，用團扇時時遮住頭部，及至問過二桂子曉得是叫做「栗蓬」。

她還不明瞭，「也像蜂子尾針會螫人吧？」

「整人？——那自然，一不小心會刺破指頭肚，可是割時要用鎌刀連枝子砍下呢。」

「甚麼？」笑倩這纔把防禦的薄絹武器取下，再向上過細看看，原來車左面密密行行的大樹，全有這類東西堆在葉底，風拂過微微搖動。她對於自己的錯覺也覺好笑。

「啊，原來不是活東西呀！」

「難怪你大姑娘在大城住慣的認不得栗蓬，就是市鎮上的那些有錢人家的少爺，只知道秋天吃乾炒栗子，栗蓬刺從來沾不到手指肚，也一樣說不上甚麼形樣。——這嶺上，就是這點出產。大姑娘，柘條，你瞧，遍地是，却值甚麼？一大捆賣不上三千兩吊，除掉編筐，通桿條，現在又不用牠彎弓，不好吃，不好當木料；聽東府人說，柘葉也能養蠶，咱這邊却養不來，大葉子當柴燒。獨有栗子樹，哈，從嶺頭直到大河口，成林成片，八月裏下栗蓬時纔熱鬧啦。」

「不是說臥牛嶺道士窮，有這好些樹不能賣栗子見錢？」笑倩對車夫追問一句。

「哈！不錯。當年香火旺，聽我老人家說，那些穿藍綾道袍戴馬尾帽的道士還看得起這個；他們連動手

下栗子都盡費事，明明在大廟的周圍左近，偏拔給人家，一年收幾斗粟上幾吊租錢。道士的眼裏瞧不起這點出產！……」

「拔給人家？」笑倩雖然懂得好些土語，但「拔」字便弄不分明。「怎麼拔？」

「啊哈！拔呀，你不懂？……」二桂子在腦子裏找不到一個更通行的恰切字眼，代替「拔」的解說。

「一年一回，誰要拔栗子樹與道士，清明節前立下字據，地段，多少顆數，到下栗子時，「拔」的人要看運氣，多多少少隨他收落。按字據上定的，送幾吊錢，幾斗幾升的淨粟，——去了刺蓬的，給道士，如有差錯，以字爲證！」

這段囉呢解釋，還是後把小夥子替二桂子說給笑倩聽的。

「拔栗子就是租栗子。」她點點頭輕說着心中却另有所感，摹地鉤起幾年前聽人看紅樓夢說的兩句話：「玫瑰花又香又可愛，只是刺多，」沒想到那香軟甘美的栗子，在硬殼之外還包着這層像一團刺蝟的東西，難道中看吃的東西都得加上層保護品？

車輪一震，二桂子幾乎沒把住左手裏的長木車把，車子向右一側，虧得後把握得牢穩，沒會偏倒栗子樹下。原來車轍裏有個半尺深的水窟窿，天乾水涸，車輪下陷。前面的黑騾在幫牲口的孩子（是二桂子的姪兒，像牛犢樣十五歲的壯實頑童）捶打喊叫之下，用力拖動，方把車輪拖出。這一來，兩個車夫的肩頭被寬繩絆扯搓得皮肉紅紫，幾乎出血，而錢大娘與高大先生的兒媳也全從迷夢中驚醒了。

再推幾步，他們把車子放下，吸煙休息，坐車的婦女也可下車舒散舒散腿腳。

臥牛嶺，從牛尾把稍直上最高的牛脊背，當地相傳是「五里半，牛脊片。」實在，並沒有五里長的路，約摸只有三里，可是用人力推挽的木車在亂石塊裏向上趕行，他們從太陽剛出，推到這時，已有個把鐘頭纔爬到栗行蔭罩的嶺脊。高家那頭出名黑騾全身像被雨水沾濕，直從鼻孔裏噴放熱氣，前後把慣於推車的兩個壯年農夫，靠樹坐下，不迭講話，先用長披布擦乾肩背，用力將布上汗水絞出，滴滴水珠把蟻穴旁的沙土濕了一片。他們藉瞭在樹枝上的披布當做遮身，暫時半躺在蔭涼影裏恢復氣力。二桂子用突出的黃板牙銜着沒

嘴裏木烟管，吃着自種的烟葉，他那同夥就合攏眼皮小睡一會。獨有那個矮胖童子，一路趕着頭口，除掉步行並不怎麼使力。他懂得調理騾馬的定例，不用吩咐，車子卸下來，就把黑騾子牽到栗樹行中慢慢散步；頭口越出力却越不敢使牠停住，必須蹦蹦蹄子，然後給牠飲水（讀認水），纔不會有筋血勞的病症。

錢大娘一語不發，首先彎腰向嶺脊一條斜坡的灌木叢中鑽去，那年輕媳婦給小孩換尿布，喂米糕，雖然下車，並沒真得舒散腰腳，仍然坐在一塊大青石上逗弄懷中的「寶寶」。

笑倩曉得這位乾嫂子的脾氣，對於孩子太關心了，向不肯交給別人接抱，自己雖願替她省力，想想，還是不說的好。她便扶着樹幹向更高地方活動活動久感麻痺的脛腓筋骨。

從昨天晚上直到這時農家正吃午飯，十幾個鐘頭裏，她受的突來刺激把她半年來開適心情完全沖散。雖然不肯顯露出心底的隱憂；雖然不肯教錢大娘與高家媳婦瞧破自己的志忑，但對於命運的懷疑，却不能不想判自己或者真是一個薄命女子？走到那裏就把壞運拖在影子後頭，怎麼連原來十分安靜的河邊鄉下，會平空裏被一流寇一驚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她用布鞋軟底強踏短草上的小荻藜，報復似的，不管痛癢儘力向下拖蹀。眼裏又熱又澀，像撒上一把碎沙，掏出小襟鈕扣上挂的紫花絲質手絹抹抹眼角，一手攀着柘條更向上走。

嶺脊上雜樹太多，大大小小的尖圓綠葉遮成密帳。她原想從高處向四方眺望眺望然而越向上攀登却越看不見丈數外的光景。從小道上回看車子停住的土坡，相隔不過百多步，因為彎轉過去，已教枝葉阻隔，只從綠陰下閃出一點高家媳婦穿的白布短衫的背影。微風掠過，錢大娘的高嗓子似乎又在大發議論。她想揀亂樹稀的地方去舒口氣，遂即強提氣力，不走小道，單向灌木多大樹少的空處闖。不料偶沒當心，右手抓住一把東西，——那矮枝上的果實，濕膩膩的沾了滿指漿水。低頭細看，一簇簇小尖葉間生着紫紅色精圓小果，被她捏破的便是成熟的，嗅嗅氣味，似乎帶點香，舐舐指上的餘汁，在蜜甜中微帶酸質。她細想一下，纔知道是那大城裏乾貨舖賣的小酸棗。不過這是新熟的沒會摺皺，棗多，色紅，至於味道却分外鮮甜。酸棗是她從小時嗜食的肉果，一到初冬，在那大城裏論斤發賣，除非孩子們，大人嫌牠微含酸苦；有黑棗蜜棗的佳品，

便都不甚喜歡這種小果。笑倩每回吃下却覺得順氣開胃，能够安眠，尤其是酸中帶甜的味道，偏耐咀嚼。從十幾歲起，每一冬季總得吃上幾斤，所以一經口嘗，便易辨出。偶然的路邊，在鬱悶疲勞中得到安慰，如小孩一般的貪婪；便揀很圓熟的，撥開短刺針，輕手摘下，一連吃了十多個，已將她的精神振奮一下，遂即多摘些用手絹包起，預備送給同車的女伴。

走過酸棗短林，一片晴光，忽然開朗。正當高崖上端，只有蒙絡倒掛的蔓生植物，護住土壁，丰草，大石，這兒真像天然的一處坐席，可以坐下十幾個人，安排野宴，遙望遠景。笑倩沒想到鑽在天光不露的密林叢中，轉出幾十步，却有這個空闊高敞的嶺壁！她倚着一排高石向下面看去，那一線淺乾的河床蜿蜒曲折夾在秋田中間，雖少水痕波動，却也是十分清晰。可惜秫秫科高立密排，不容易指出那個樹堆中的村落是朱格莊來。沿這一帶嶺壁，在下坡的平陽處已閃出青瓦樓角，那不是這嶺上的著名「大廟」麼？

她自己尋求自己發現，一邊吃着甜酸的小棗，一邊對着幾十丈下晨輝耀動的田野，河道，與一堆一簇的小小村落出神，突然，像是捲起一陣旋風，怎麼？大約在十幾里外的河道北面，滾滾風沙顯然包着一線極長的馬陣，彷彿比賽，爭着飛跑。時而有幾聲尖而低壓的槍聲，聽不清晰。——從遠處的高峯上突然看見，是展開一方騎士上陣時畫面，是演出一串墨西哥山間爭曠的馬隊電影？先是，從秫秫科裏閃過，重行轉出，如一條巨蛇，在草堆上一股勁的向前鑽竄；及至到了全是平地不種秫穀的大河隄岸，沒有遮蔽，更看得出人馬爭馳的景象；那些雪亮的槍上刺刀，簡直是銀鱗在急流中起伏閃耀。

笑倩雖然驚得呆了，却沒忘記自己的身影，偏過一邊，藉石塊掩蓋全身，從石縫後一直看見那羣大約上千的生物躍馬過河，向大道上撲去。從不是一色的衣服上，她老遠便認定他們準是竄過來的「流寇」。

好在是向臥牛嶺斜對面馳去，牠苦於不知近幾十里的地方名稱，連朱格莊的方方也說不出。但她却明白那羣馬隊是不會向這片丰草長林的荒苦山嶺降臨的了。

目送着那條塵沙翻捲的陸地長蛇漸漸遠去，她想即時跑回嶺脊山道，將望見的光景向他們告知。無奈，幾次立不起來，腿部的腓肉像墜上幾十斤重的沙袋，筋骨抖顫，心跳成一個；又不敢高聲喊叫，過了一會，

又急又暈，額上，出陣冷汗！……直至錢大娘與二桂子的姪子從酸棗林後面高聲叫着，「大姑娘大姑娘」的尋覓聲口，她纔應了一聲，扶着石塊勉強站起。

在石後用絹手帕做做堵嘴的形樣，然後向懸崖下遠遠的東方指給錢大娘看。

「怎麼啦？我的天爺！怎麼啦？你爺倆個從昨兒晚上淨鬧邪祟；他是陰人打災，大姑娘，你呢，白天大日頭裏？」

笑臉黃黃的，喘着粗氣，向這位碎嘴的老婆子耳邊約略述說方纔的遙望。

二桂子的姪子眼力最尖，他還瞧得出那羣馬隊的淡影。

錢大娘白擦着皺眼角上的眼屎，大張着口說不出一個字來。

笑倩一步步挨着錢大娘的肩頭，直到坐上車子，還是氣喘。二桂子與推後把的究竟氣壯，憩息一會，重振力量，又是下嶺脊的輕路，一陣推行趕到「大廟」外的茶棚。胡亂吃過一頓雞蛋，硬麵餅的冷食之後，再不敢耽誤時刻，也沒心緒找老當家的動問他的神卦。付過飯錢，從臥牛的彎角中間轉出，向大道急急走去。

據二桂子的算計，從嶺前趕正路到永寧城跟，還有小三十里，用不到太陽偏西就可及時進城。因為李黑七的馬隊明明從大河北面向東竄，定然不是撲永寧城去，他們下嶺急行反而放心。

沿路探聽，知道城裏住着好多陸軍，只開一扇城門，天晚了不許出入。城關外有幾道卡子，檢察行人，怕馬賊偷了進城。兩個推軍的生怕在城外沒處住宿，脚下格外增加力量。獨有錢大娘定定心神另有她的打算。

「碰不到馬賊，甚麼都不怕！我腰裏有大先生給許太太的信札，上面寫明外國人的教堂，不要說老早便可進城；就是晚上，往教堂去的，見外國人，那些兵大爺敢不放進？再不信，請出許太太約個女鬼子，叫他們替咱開城門。二桂子，你放定心！人口，吃食，頭口，件件包在這封信上。准你不會拏差，風聲緊在城裏歇兩天，聽聽消息再打回程。……但願咱朱格莊的神輻（福）沒會離窠！」

「果然平安，我替爹許願，十月裏就請嶺上的道士打一場天醮。」高大先生的兒媳在心思紛亂中吐露出翻神真誠。二桂子聽見錢大娘的壯語，陡添高興。

「到時候纔明白鄉下戶認識教堂裏的人有用處，官號，軍隊，對外國人自有情面。」

「有情面？當土匪的可不管！你沒聽說過，幾年前抱犢崗孫大頭目綁火車票，越是外國人，上等客人，全請了去，一個不贖。……後來，」後把上的小夥子把以前從市鎮上聽來的新聞反駁二桂子的提議。

「哈，對！當土匪的怕嗎？官號，隊伍，有前程，有上司。他們那夥闖到那裏是那裏，外國人，連皇帝大總統一樣上票。——但願，——這次別叫李黑七連永寧城破了，那就有十個許太太也白費！」

錢大娘立時沈下臉來，吆喝住二桂子不圖吉利的順口瞎溜，「破永寧城？虧你不是老婆嘴，上千上萬的官兵全叫那些毛賊進城？許太太，人家是修行人，你口裏放尊重些。……」

他們雖然壓不住心頭的急悶，沿道用帶着揸排的口語互相發洩，獨有笑倩昏沈的偏伏在紅綢被面上用那包酸棗抵住胸前，氣力全無，一句話都沒有。而高家媳婦却老是把雙手抱緊懷裏的嬰孩，在喉嚨裏低唸着跟錢大娘學會的佛號，爲孩子，爲丈夫，以及爲和平裏的家鄉禱祝平安。

二十

從七月中旬住於永寧城女修道院附設的育嬰堂裏，經過中秋，眨眨眼快近重陽了。笑倩在這兩個月內，得了好些更新鮮而是激發同情的經歷，與朱格莊上的家庭生活，又不相同。

許太太是兼管育嬰堂的堂長，本來需要一個心細性靜的女幫手，恰好爲了鄉間「流寇」衝亂，高大先生把這位令人歡喜的姑娘送到；人既合意，也認得不少字，記賬目，料理雜務，幫同指導那些蠢手笨腳的奶母，給許太太省心不少。起初，只是她覺得問住那裏，情願相幫，時候稍久，許太太反感到少她來，雖然鄉下亂事平定，却單獨把笑倩留在堂內，與高大先生說明，冬初送她回鄉。既可多過時日，免得在鄉間再受驚惶，又替自己招管堂中一切事務。

就這樣，中秋節前，錢大娘與高大先生的兒媳重復下鄉，而笑倩獨身在此與許太太作伴，過着另樣清靜中稍稍忙勞的生活。

朱格莊經過那羣騎馬的匪兵掠過半天，果然，與二桂子同錢大娘在臥牛嶺下的談話相符，莊中男女竄逃一日，算是僥倖度過那場小劫。然而鄉下人的衣服牛驢的損失，也是一筆大數，高大先生的菜園被蹂躪得菜蔬全毀，跛脚守在園中身受重傷，現在還不能做活。好在未曾發火，也沒在莊外交戰，比起別的村鎮已算大幸。因此，高大先生一家人修補，整理，自然大費氣力。笑倩因爲自個就算與她們轉回鄉下，事又做不來，攔起兩手白吃，更感不安。藉許太太真切相留，她就暫時住下，白天料理堂中事務，燈下就給高大先生家人縫補冬衣，預備冷天去時帶着，算給這他們盡點劫後的助力。

許太太修道心盛，向例是午後方到堂裏，從絕早到十一點是她讀經，祈禱，以及隨同外國人做種種禮拜式的定時。因此，笑倩一天竟然沒有多少閒時，每日天不明起床，晚上總在休息鈴後還做上一個多鐘頭的針黹。頭一月挨着枕函便易睡去，來不及東想西念，每日三餐，倒能多增食量。一個月後，對鏡子看看，面上比來時豐潤得多多，可是日子稍久便有點異樣了。

隔重陽還有四天，天色老是陰沈着，有時疏疏落落洒幾個雨星；或者開晴一陣，淡薄的秋日一會便藏到雲陣裏去。北方氣候準時，早晚漸覺清寒，院裏的兩顆青桐落了一地大圓葉子，穉穉籬笆邊的金菊，也托出微微黃的花蕾，在秋風中逞現着清傲風標。

這是一所租來的舊式房子，後進，四合房內分間隔開，住着小孩，乳母；隔一穿堂，前進是東屋三間，西面接着堆柴木雜物的敞棚，却有五六間小房。庭院寬大，種着好些花木，以前像是人家的一個書房院落。彎過一條鵝卵石甬道走出木屏門，方是客室與臨街的外門。笑倩就住在前進東屋裏面，許太太來也在那邊做事。房前磨磚牆上有塊粉刷木牌，寫着三個黑字，是「堂長室」。

早上十點，笑倩已往內院去巡覽一遭，（對乳母喂那些不幸的嬰兒須時時指導，不許偷懶，就是大幾歲不吃奶的孩子怎麼看護，也要天天親自看兩次。）出來記了幾條賬，點點用項，將銀圓，銅板，與本城通行的角票一起鎖在抽屜裏。倒杯熱水喝了，在籐靠椅上坐下來，望望院中花樹。原想要做點針線，拾起却又放下，倦聽着青桐樹上的半黃葉子機械作響。地上，一陣輕風掠過，乾草落枝從北牆直捲到石砌甬道，顯見得

已是西北風的氣候了。難得有清閒思想的工夫。但當這時秋庭人靜，竹簾外奏着清悽的空間曲調，雲低，雨洒，在呆板孤冷的院裏，位置上一個原是多感柔性的女子，她縱然如何自己尅制，終擋不住自然的激發與心靈的振蕩。何況天天與那些天真無邪的嬰孩接觸；一聲哇哭，一陣爭鬧，一起跳打着呆笑，各樣神情，各種孩子脾氣，更把她的心思柔化慣了。原屬天賦的母愛，那禁得住「小天使們」的挑逗。因為對嬰孩動心，從歡喜淚水裏蒸發出悶損的苦味；漸漸，有母子，男女，後代等等這類自己想也無從想起的亂思在腦中打旋。向童年追憶；向過去搜求；更使她不敢涉到的是向未來打算。可也作怪，越不敢涉想的，近來因為環境更改，却越叫自己的心靈向那茫茫的，找不到邊岸的冥想境界奔去。比起春秋間住在高大先生家菜園木閣子上，讀書餘暇，對動植物欣賞，對風，雲，月，雨，觀察牠們的變態，迥然不同。那時是個分明的旁觀自得者，而現在呢，她却墜入本能與人間倫理的兩種混合交織的迷網之中，沒有擺脫力量。

要擺脫開，只有與許太太一處相守的時間！看她，雖然對人人盡心幫助，對孩子們和平，醇厚；就是說話走路也是鍛鍊得毫無火氣，彷彿她對一切像對天神（教裏稱做上帝）一般的存心恭敬。並非爲的貪圖，更不爲消遣一個人的慾念，那種不急不躁，沒有恨恚，並且在笑情想來是連眷愛也沒有的神氣，如定時必做的祈禱一樣呆定。說她真誠，的實沒半點虛偽；說是由於熱愛又不很像，甚至就是談到高大先生當年的事，許太太全是用向例的談笑從容敷說，正像談別人的故事與她恰像毫無關涉。就這一層，她已判明高大先生雖手捋滿把白鬚，還不免有些掩飾，腴腆，比這位女修道士差得遠了。……所以，同她對面，正如喝過迷魂湯似的，會把以前的事完全忘掉，更談不到還有甚麼未來。但，笑情對於許太太縱然從心底佩服，却也從心底奇怪！何等力量會把一個人模造到這種地步？也許，真有人家說的前世帶來的？……比比自己，能辦得到嗎？她每想到這句自設的疑問，便搖搖頭。及至與許太太晤面的一會，她倒覺得心地清冷，像突來一把霜刃將尋思中的一團亂絲爽快截斷。自己單獨在這空闊的房院時，那一團亂絲便重復把她的身心纏住，雖是疲勞使她易於安眠，飲食使她面容丰腴，但本能的衝動與人間倫理觀念的急切尋求，却湮沒了在本閣子上，看驟雨，聽高柳鳴蟬時那般的自得情趣。

以前看見玻璃窗上有兩個蒼蠅，四隻翅子疊在一處；或是牙貓女貓在屋上花下互相引叫，自己偶起一陣代物羞臊的空感，或是反覺出莫名的嫌惡。這裏，在她自身因為過早的損毀，惹起精神上的激抗，對於「男女」，她只從詭詐玩弄上加以嚴厲評判，……縱有那次對那位青年學生，……也不過剛剛越過嫌惡的界線，還免不掉像是奇怪的羞臊之感。又加上為報復他人的詭詐玩弄，向那熱情的正直人居心冷待，過後，有時也像動點追悔，可也自覺高傲得不無道理。她所想念的是那個青年的人格，靈性，對於肉體，以為太卑下，惹厭，不是真純愛慕中應該計念的。可是，自從到育嬰堂住下之後，就是見到那同樣的一對蠅子，同樣的牙貓女貓，她不但覺得嫌惡不應該，就是代物羞臊也顯得自己的愚笨。反而感悟到這是世界的「生」之節奏；是人間與物類能以賡續下去，不可避免的形態。也因此，她證明了跟高大先生讀過的「食色性也」一句古書的大道理。記得大先生會稍稍提到：所謂「性」，不是叫人放縱，譬如吃飯，既是人人必不能缺的，是人人生活到世界上來應該有分的權利，可不是叫你藉了性的說法，就天天山珍海味，糟踐腸胃。……一是維持生活；一是繼續生活，能够長大，能够造出人間，更能够傳宗接代，將自己個借天然精力傳遞下去！「性」，她這份透徹的了解，像在心頭揭起一片明鏡，但，那個鏡面上却顯然有點塵斑沒會完全拭去。

她那時呆坐在大藤椅上，並不想甚麼，只是心口上有些沈悶。斜對着迎風點頭的菊蕊，……不自禁的聯想，在眼前浮現出一片菊花假山：金銀叢中亂攪些絳紅，老紫，或者淡綠的花朵，正與五彩繚絡的電燈罩子，大桌面上種種顏色的酒盞，配成一幅華麗驕奢的圖畫。那些鬧耳的弦歌，無秩序的喧叫，魯莽做作的打情賣俏，混合着一切香味烟氣。……與現時的簾外黃花對照，痛恨着自己的青春白白耗去！但，現時，她仍然感到落寞，感到為未來懸望的不安。以前是煩懣，嫌恨，現時是孤寂，清冷。她無聊的把手中拿的青線輪向方桌上一丟，走出門外。低着頭，正不知是向大門外去還是再向內院轉轉？剛剛步近菊籬旁邊，却幾乎與外面輕步彳亍的許太太撞個滿懷。

「竹姑娘，你看菊花骨朵？早呢，開花還得白露以後。」

沒料到她破例於午前到堂，使自己覺得奇怪。

「不！——是在屋子裏想渴睡，到院子走走，——你今兒早呀。」

笑倩對於這位女修士的許太太，找不出恰當稱呼，雖然錢大娘總是用許太太尊崇的叫法，她從眼神裏早看出這位不贊成的意思，自己更不好這麼叫。學着道院中與堂中的用人奶媽叫姑奶奶，却被許太太極力反對，說：那是她們的俗稱，爲嗎不你我的直截了當。笑倩經過細想，方纔明白許太太對於這三個字另有不滿意的苦心。實在她在這個修道院裏只是半途出身，並非沒嫁過人的童貞姑娘。外國人因爲傳教心熱，在這城裏不容易招到幾個甘心當外國女尼的中國女子；要管理這所有嬰堂，也非有位上年紀懂事情的婦女不可，所以許太太雖然誠心皈依上帝一樣住在女修道院裏，外國女尼的頭目一樣信她，她每聽到「姑奶奶」三字却覺得刺耳，沒法更改，可絕對不叫笑倩出口。一方藉着是下人口吻的理由，一方也是暗含忌諱，她每每引證外國人無論對誰總是你我相稱，笑倩也只好遵從她的意見。

「真是破例，自從你住在這兒，更用不到我飯前來。可是今天非來早早預備一下不可。」

「預備甚麼？」

「午後三點，有遠處的教育團體到堂參觀，今天早上纔送通知。外國人催過幾次，要我趕來預備整齊，說，免得叫中國人挑剔。」許太太十幾年的教會生活，文字，名詞了解得好些。

「教育團體？那裏來的？」笑倩淡淡的問一句。

「從芝埠來的，一共幾個學校的職教員，聽說那邊的私立海濱中學在本省是數一數二大規模的中學，大約準有代表在內。他們原是往南方參觀教育，却轉道來此，給城裏的各學校添上許多忙碌。」

她說着展開黑色粗呢的寬袖大衣，先向東屋石階上邁步，笑倩無聊的隨着進去，商量怎麼招待那羣有知識的參觀人員。

百里御波輕撼月

數峯山翠欲留人

春水如如三月去

故人老矣日如年

宋李綱

登感主官換天開
三閣重啟首

重回映人豈山東
層霄醉鯨為

中十倦鳥無聲
翔短翅魚有

意傷寒臨月今
來但隨哀想緯

凝關山人夢未
醒

宋李綱



春牛 (木刻)

珂田作

林肯的辯護法

縹人

下面便是他所說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一個老人說的；他是一個偉岸的老者，軀幹修直，雙眼有光，其儀表使人一望而知是個出羣的人物。他在百慕大一個旅店裏遇着一個美國人，在異國遇着邦人，是難得的事，所以他們便親熱地攀談起來了。

這老人滔滔不絕地細說他身歷的盛會，危險和旅行等事，而他最熱心討論的還是他的老本行——法律。

當談及世界上偉大的法律家時，他把巨大而瘦弱的拳槌着椅臂說：「一切都是胡說八道！人們以為法律祇能使人自卑，而律師們則祇會把眼睛注視着他們的主顧的錢袋。我是個很老的人，閱歷當然也比較你

青年人多一點，據我所目擊無數的人類懿行中，實以這個律師在一件案子裏面所表現的偉大的人格為最足使我心折。」

一個地方議會選出的國會候選人正伏在公案上對着一封信沉思，該會主席則站在辦公室門口等候着。在無聊中，他觀察這候選人的臉：牠極像一個山巒——嶙峋，剛毅，沉靜，堅決。但仍有很可愛的花朶滋生着。

候選人把信攥好，轉過身來，對主席說：「對不起，令你久候了，湯姆，我正想着一個人如何才能够同時分身兩地；照這情形，恐怕我預定的星期五在此地演說，不能依期舉行呢。」

「不能舉行……你的演說？！你是在開玩笑。」坐在椅子裏的人搖着他的頭：「不是！不是！」他立起來，在室內來回踱着，主席焦急地把許多話勸他。

「你知道卡德萊和我們競爭得很利害，一不小心便要給他打倒，我們怎可以白白的放棄這個好機會……選舉期已經很近了。」

那個長大的人忽然停了步，他的大嘴巴旁邊露出一種奇特的笑容，眼睛裏也射出銳利的光輝。

「我不能把原因告訴你，湯姆，」他說，「而且我希望人家不要問我。不過我到星期五是決不能在此地演講的了。」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星期五破曉的時候，這候選人已經踏上了這美國西部城市的靜悄悄的街道上。他迅捷而不倦地向城外走，到九點鐘時，他已到達二十哩外的一個小城了。

法院的門在這個夏天的清晨大開着，裏面法庭上已經在審理案件，旁聽席上坐滿了人，這國會候選人悄然入內，在最後一行椅子上坐下。他巡視一下這法庭粗糙的內部——白粉牆，未經油漆的木器和長凳。當時在審訊中的是一件盜竊案，他很注意地聽着，一面研究推事和律師們的性格；他連附近的旁聽者的議論也不遺一言地聽着。不久這案子審結，地方檢察官立起身來，宣布繼續審理約翰威爾遜的殺人案。

這時法庭上有點騷動，一個警官帶了一個孩子般的人進來。他才十五歲，穿着破舊的土貨的布衣服，頭上亂蓬蓬地一頭金髮。他嚇得臉色慘白，眼睛注視

着地板，抬不起頭來。這個推事——是個年青人——對着犯人憐惜地躊躇一下，然後板起面孔問道：「你有律師嗎？」

「不，」孩子搖了搖他的頭，「我不認識什麼人，也沒錢——來請。」

「你願意法院指派一個律師給你辯護嗎？」在沉靜的空氣中，聽得皮鞋踏在地板上的聲音，坐在末排那個候選人立了起來，走到推事前面。

「如果庭長許可的話，」他說，「我願意替被告人辯護。我是一個律師。」

推事對這衣履不整的塔一般高的人看了片刻：

「你的名字叫什麼？」

這人悄然的答道：「亞伯拉罕林肯。」

有幾個人看了他一眼，這是國會候選人呢！他們所知者僅此而已。當然在座的許多邊境農夫和樵人，誰能料這個人會在將來的歷史上佔有了那末多的篇幅呢！

「我聞名已久，林肯先生。」推事說，「我現在派你給這個犯人辯護。」

陪審員入席了，林肯把深沉的眼光一個個地詳細觀察——但不是挑釁。旁聽者此時都有點不耐煩了，他們的情緒都是不利於這個孩子的，但是却希望有人

替他奮鬥。

地方檢察官以不多的幾句話，對大眾申述這件殺人案的經過。這個犯人於上年——即一八四五年的秋天，在亞母士比利的農場工作。該農場裏還有一個叫梳尼思的愛爾蘭人，他常愛因辱這犯人以為笑樂，因此他便恨他了。在十月二十八日，這孩子奉命把一大車乾草送到另一農場。他把這牛車駕到柵門時，梳尼思比利和另外兩個人剛巧都在那裏，他叫比利把柵門拉開讓他過去。比利正想照辦，不料却給梳尼思阻止了。他說這孩子太懶了，他應該自己下來開柵。他說着，一面把孩子手中拿着的農場裏用的鐵叉搶過來，向孩子推着，要他下來。這孩子怒極了，突然把鐵叉搶回，向這愛爾蘭人飛過去；這鐵叉的一個齒插入他的頭顱裏，在一小時後他便死了。這便是案情的經過。

這時已經是十二點鐘，照例退庭，法官和律師們都到對過一間店裏午餐，祇有一個律師不在其列。沒有人注意到林肯把一個坐在法庭裏吞聲飲泣的襁褓婦人扶着，向街道的一面去了。

「這是犯人的母親呵！」當法庭再開，而林肯小心地扶她坐好，然後自己就位時，一個女人對她的同伴低聲說。

地方檢察官召集了當時在場的證人，詳細盤問經過情形。他們衆口一詞地供稱當時目擊孩子親用手用鐵叉刺殺死者。案情至此已完全明瞭，犯人的有罪，已經是一百詞莫辯的了。這孩子頹然坐在椅子上，數月來牢獄之苦，已够他接受，何況在如此嚴重的局勢之下，更非他幼稚的心靈所能負荷。他對目前的一切已漠然無所見聞，祇是俯首沉思；他不會恐怖，也不怨恨，唯有悲悔——年才十五已成一個殺人犯。

一個下午漸漸地消磨過去，檢察官詢問證人的聲音不斷的響着；但是犯人的律師坐在那裏，連對犯人十分不利的事項也不置一詞。他祇精密地觀察推事和陪審員們各人的性情。最後檢察官宣佈退庭，各人紛紛回家晚膳。

概括地，這孩子的罪可以說已經判定的了。在如此確鑿的證言之下，縱使辯護者是個非常雄辯的律師，也不能出其罪，何況他竟噤若寒蟬呢！大家在晚膳時，都批評這個瘦長而粗魯的國會候選人不是個好律師；否則他至少應該在最要緊的關頭發言伸辯，替他當事人作最後的掙扎的。

一般的輿論都以爲犯人應該死刑，因爲十五歲便能殺人，可見其窮兇極惡，人類中不應留此害羣之馬。

法庭於晚上七點三十分再開時，依舊擠得沒有一個空位子。那個襤褸的婦人這回却移到最前排靠着欄杆坐下，以求和她的孩子接近，推事就座之後，林肯才慢慢地走前，把他的大手掌放在孩子的瘦不盈把的肩上，把他嚇了一跳。

「不要怕，孩子！」林肯彎着腰對他說。聲音是溫和的，但是各人全能清楚地聽到，「我要把你由這個深洞裏拉出，你須看在你母親的份上，振作起來。」

孩子抬頭望着那婦人。當她以一個勉强的笑臉來迎接他的眼時，他也答之以艱難的笑臉。所有旁聽者都看見他們母子相憐的景象，推事和陪審員們也向他們注視着。林肯的濃密的睫毛下面的一雙銳眼，一向是在嚴密監視着的，此時他看出不少人的臉上顯露了憐憫的神氣。他忽然把外衣脫下，擱在椅背上，祇穿着襯衫立起來。

「諸位陪審員們！」林肯開始說，「我現在要以一種法庭裏前所未見的辦法來辯護這件案子。我不須招集證人；我所要的證人便是坐在那面的小罪犯。我也不和人辯論，祇要諸位聽我說一個故事，以後便任憑諸位裁判了。」

法庭上又起了點騷動，聽衆紛紛私語着，但是林

肯接着說下去：

「你，貝克！——你，亞姆士特郎！——」他把長大而有節的指頭向陪審席上指出兩人。

「你們兩位可記得？呵！是的，你，格連也在其列，——十五年前，在一八三一年，有一個高大、憔悴，穿着破爛到褻瀆神祇的衣服的漢子，由印籍安那來到這裏。他的外表是這麼奇特，我敢說當時看見他的人，到現在還認得他。他穿的是生產的布衣，把袴管塞在粗皮的靴子裏面。諸位陪審員們！我想你們中會有幾位是認得這個少年的，他的名字叫亞伯拉罕林肯！」

說到這裏他停止片刻，把襯衫袖子捲起一點；陪審員們都看見他的多毛的手背，和肌肉虬結的臂膀。不錯，有幾個人果然想起了這個體力之強，無人可及的少年，他們緊張地靜聽。

「一個人所得到的友誼實在是他的一生中最可寶貴的東西。」那有力的聲音繼續着說下去，但是他的眼光像是回顧着剛才跋涉過的長途一般，有點敷衍了。「在這個好地方是可以找得到好朋友的，連這個貧苦的少年也找到了幾個。我現在想對諸位說的就是一個會給他以無上的友誼的一個家庭。」

「林肯，這個少年人，於二十歲時離家，以求出

路，不過在那個不景氣的時代，一個人是不容易得到工作的。在一個秋天的黃昏，他正爲求取工作而跋涉得十分疲倦時，忽然聽得樹林中傳出砍木的聲音，他循聲而到一所小木屋前面。當時墾荒者們的木屋原是很簡陋的，不過尤以他所見到的更爲劣小；窗子上糊着布以代玻璃，裏面祇有一個房間和上面一個小閣樓。當時林肯懷着希望之心走前去借宿。」說到這裏，他又稍停，臉上露出愉快的回憶的笑容。

「諸位陪審員呵！」他興奮而懇切地說，「連從來的帝王們也沒有享受過比這回更好的款待了。木屋的主人對林肯說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當是他的。主人和一個工作得累了的孩子領了他進去，裏面有兩個小孩在地板上玩着，一個小婦人在火爐旁給她的嬰兒唱催眠曲。客人在飽餐後便由一把梯子爬到閣樓上睡覺。」

「次日，他幫助他們做了點瑣碎的事務之後，便問這裏可否得到工作。主人說如果他能够跟他們一同砍削鐵路枕木，倒不愁沒有工作。不過看他的樣子不像是做苦工的人，因此恐怕他不肯幹。但是不久林肯便證明自己能勝任這種勞苦的工作了。」

「林肯在這小木屋裏住了五個星期；他和主人一同砍木，和婦人一同操作，閒時則逗着那個容易發笑

的金髮嬰兒玩耍。在他的生命的過程中，再沒有其他的日子是比這個時期更爲快活的了。」

這辯護人由椅背上拿起他的外衣，在衆目注視之下，他在衣袋裏摸出一封信。

「這個受恩深重的青年後來靠着幸運，靠着上帝賜福，他在政界裏得到相當的地位。當然他是——我是常常和這幾個老朋友通信的，不過爲了事情異常地煩忙，最近兩年來，我却不知道他們的狀況。直到上星期一上午才收到這，」——他舉起了那封信——「這封由春田 (Springfield) 寄來的信。」

「這封信是由那個曾經歡迎過一個疲倦的少年住在她的小木屋裏的媽媽寫來的。他的丈夫兩年前死了，不久兩個大孩子也跟着他們的父親去了。在那天下午給她的寶寶唱安眠歌的媽媽，」他的眼光向聽衆們掃射了一下，然後指着縮坐在前排位子上的那個可憐的婦人。「那個媽媽便在這裏！」

他的手臂落下了，把鋒利的眼光凝視着那個青年刑事犯的俯着的頭。法庭內沒有一個人聽不見他以一種低低的聲音說：

「他的寶寶便是坐在欄裏的犯人。」

在這個擠滿了人的法庭裏，祇聽見一個人嘆氣，一個人咳嗽，和一個女人衣裳繚繞的聲音。此後便是

完全的「寂靜」，而這個辯護士便讓這「寂靜」去替他工作。牠能够使人類的心思就範，這不是言詞所能辦得到的。全法庭的男人和女人都爲這「寂靜」所激動而煩亂，而嘆息，而煩惱。

正在這個時候，傍聽者的疲敝的神經突然被集合起來了；正和四匹怒馬的羈集合在御者的手中一般。林肯的聲音在人叢中響起來了。

「我屢屢，」他朗然地說，「我屢屢回憶到由那幾個窮人那裏所得到的那些使人終生感激的慈愛，而禱求上帝給我一個能表示我的感激的機會。當上星期一我收到這封求助的信時，我知道上帝已經答應了。」

「一個祈禱的答應，有時和犧牲的要求同來。今晚實在是在這數年來在政治上所抱的雄心的緊要關頭。本來今晚我準備作一個爲我的選舉的成敗利鈍所關的演講，現在我把這個雄心爲這個孩子的安全而放棄了。」

「至於怎樣把這安全給予這個孩子，」他把炯炯如電的眼光掃射了陪審席，「便是你們諸位的事了。」

「諸位陪審先生們！在開始時，我會說我將不照平時習慣來辯護這件案子；我會說我將不在你們面前和人爭辯。我已經把我的故事說了。諸位陪審先生們！你們知道這個孩子在他這樣的年紀，他的手裏應該

拿的是教科書和釣魚竿；但現在人們却給他拿了成人用的利器，以致做成了他的不幸的遭遇。你們知道這個孩子是怎樣地被一個大人所困辱，甚至在極度的憤怒中，他才使用了他手中的工具。對於這宗案件的經過，你們已經和我一般地明白，所以我也不必多說。我所求於諸位的祇有一點：就是假如你們家裏的孩子遭遇了同樣的事件時，你將希望他人怎樣對待你的孩子，現在你們就照樣的去對付這個可憐的孩子好了，這是一個可寶貴的試驗，我現在把這個孩子的性命信託給這個試驗了。諸位陪審先生們！我就在這裏終止了我的辯論。」

林肯坐了下來。

不久，陪審員們即行退席，一同到法庭對過的一家旅店的一個房間裏。傍聽席上也有許多人出了法庭到那面去，不過半小時後，他們又匆匆地擠了進來。那個坐在前排的小婦人把自己的一隻瘦小的手緊緊地互握着。陪審員們魚貫入席坐下。書記官以一種沒有情感的聲音循例問道：「諸位陪審先生們！你們是否已經得到一個大家同意的判決？」

「是的，我們已經決定了。」首席陪審員答道。

「然則你們的判決如何？有罪呢，抑或無罪呢？」

這整個擠得緊緊的人羣緊張得活像沒有一個人敢呼吸似的。那個小婦人把她的失神的眼睛望着首席陪審員，所有的人的眼光也全向他注視着。祇有那個孩子却像不要聽似的俯着他的金色的頭，木然坐在椅子上。

「無罪。」首席陪審員說。

跟着爆發的是鼎沸的人聲；他們高叫，頓足，把帽子向空中亂拋。女人們多數哭出聲來，有幾個則因忍受不住這突然而來的快樂而嘶叫。正在這個時候，林肯看見那個小犯人忽然向前面倒下來，他跨了兩大步趕上前接住，把他那雙強壯的臂膀將這個瘦小的身體從欄裏舉了出來，送到他的母親懷裏。那個淚痕滿面的婦人手忙脚亂地緊緊地接住她的孩子，摩撫着，搖着，吻着。整個法庭的人全向她擠來，但是林肯却立在那裏守衛着，把他們推開。

「孩子暈了過去！」他大聲說，「不要去騷擾他。」然後他微笑着說，「她得回她的寶寶了，現在沒有什麼事了，朋友們。不過請你們隨便那一位給孩子倒一杯水來罷。」

這個老者把故事說完了。經過片時的沉默，他像答覆他人的質問似的說道：

「當然，這樣的事件不能出現於今日；即使是在當時，在東方的各法庭裏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情。或者我們可以說，無論是什麼地方也祇有一個林肯可以做成這種事件。因為他確切地瞭解他的旁聽者和陪審員們，而且他還測量了推事的性情。這是確曾發生過的一件事實。」

那個美國人好奇地看着老者。

「這個故事你是怎樣得來的？你說得那麼親切而詳細，簡直像是身與其事一般，莫非當日你也在那個法庭裏麼？」

那個老人的黑而有光的眼睛突然亮了，他以一種奇怪的表情笑着，像是回顧着半個世紀前的前塵影事而笑一般。

「我便是那個推事。」他說。



四十年前話四明 (續篇)

虛懷口譯

慕懋筆述



奚爲真實相？

余故不能告；

余今所說事，

與余所聞肖。

司考脫詩句。

中國中部之土著殊爲勤劬，善於謀生，有優秀木工與操斧揮斤之石匠，至於胼胝農夫，春耕秋穫，終年辛勞尤可稱讚。且一般人性情和易不好爭鬪，謹守法規有足多者。

凡在寧波製造之物品，雕鏤，範形，往往與幻想中之狀相近。上自神廟屋頂，木柱，立屏，以及由冰中取出置諸案上之乳酪，亦須堆成浮圖層疊之式。

無論在繪畫，瓷器，繡貨，或雕鏤諸藝術品中，中國人所表現之觀念向來無不含有荒誕因素；原由何在不易斷定。以余觀察所及，是或在印度作品中有所發見，遂將是等不良暗示之污點自由仿習，施諸藝術而不自覺耶。

各樣神龍，螭虬，或其他神秘動物，種種花蔓樹

木，傳說稗史之插繪，神人與半神半人之肖形，皆屬丹青刻瓷之題材；其雕刻線條極爲精細，乃若毫髮，其塗色施彩美麗絢爛，對於在藝術中美之覺知乃能與在自然界中之美觀毫無差異。傳神摹生至於此步，彌足珍貴。

余友某君彼有獨嗜，蒐集玻璃燈籠之畫片，合中國與日本造品至爲繁夥，常常展示與衆同觀。觀者對於日本玻璃片上所繪風景或夕陽光色，多受感動，嘖嘖稱美，而中國人則對於畫中一匹良駿與一頭牧牛或高大建築物富有興趣，且每以其物值價幾何爲問焉。

當余抵中國未久，與豪勒夫人相偕漫步甬江江邊，時值午後，天色良佳，游鱗浮躍，綺霞麗空，燦爛斜陽清流返映，而餘暉幻彩於青灰石牆之上。斑駁絢麗備極美觀。吾輩方低回延佇，彼此歎賞間，忽一中國上流男子，衣冠楚楚，行近小立似欲有云。

豪勒夫人曰：「此君欲知吾輩在此痴立觀賞者果

爲何物。」

豪勒夫人之猜度至爲準確，彼向吾輩諦視少頃後，足恭而前致問兩位女士方觀何物乃有如許興會。及余與豪勒夫人同指天空之光華時，此君乃故作微晒揚長而去。彼蓋以爲吾輩不願將真實惹起注意之所在使彼聞知，隨手指示聊作虛對，故有此等愚笨之回答也。

中國人不以吾人對人外貌所認爲美者有所感受，然彼等則贊美姣壯肥滿之兒童。對高瘦之婦女則認爲醜惡不堪，難當美人之稱；尤反對西歐女子行步態度，謂與男子無異。余第一次試穿新近流行之服式，有華飾腰圍與方形肩部，彼等視之似覺極爲狎褻不稱大雅。余所有一切衣服，中國人認爲佳適者乃係寬博易穿之件，尤以輕柔銀灰色質料所作拂塵外罩爲確實美觀而且「適體」。至若面幕，則除新嫁娘於出閣日一戴外絕無用者，如有某婦蒙此，則衆人以爲伊之容顏必有缺陷，不願人見，故加幕焉。

雖則如是，但在某種情境之中外國婦女竟亦有被中國人所贊賞者。

有一聰慧靈巧之木工，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由寧波赴巴黎展覽會出售彼之精良製器，獲得大量收入。彼遂將其所得約合七萬墨西哥銀圓，藉此良機在週覽

世界中消費淨盡。倦遊之後，彼以親切實言將其所經告諸外國友輩，凡眼界所及，逆旅所經，與金錢所購者，一一詳述。但彼認爲遺憾者，——即吾人之狡猾歐洲法律禁止彼携一法國夫人同回中國耳。蓋彼回國後視其良善妻子樸素無華，不能滿意，則妖媚妍秀之巴黎女郎會對彼有所引動故可知矣。

當余了解中國言語較多時，在街衢中所聞對話，關於食物，錢財，或則天氣一類之問答，殊引動余之注意。街頭相遇，熟友寒暄，最常用之致候乃，「君吃飯未？」一語。若乘輿而行，浮舟渡水，旁有行人，則往往以「是程所得幾何」詢問輿夫，舟子，以表示彼等之讚許或對於已付費用不以爲然；在是時汝爲停岸俄頃，輒有即時聚合之羣人喋喋前問，願一一明知汝之所務，住於何所，收入如何，家人幾口，以及貴庚多少，從容致詞不生厭心。余在三十歲時曾被人問如過七十後則將如何；是乃實心關切之客禮，非無故涉人私事者可比。凡此類請問絕無碍善良禮貌，蓋中國人認爲彼等有完全權力可知汝之一切及汝之私事也。

中國婦女之命運以較伊等之印度姊妹誠屬有幸多，然謂其境遇可以引人妬羨則相去殊遠。伊等多數於幼稚年齡即行婚禮，平均殆在十六歲上下，而有時

則男童更爲幼小。新婦娶來須與其夫之家族同居一處，伊，嬰娶宛宛一切茫然，完全受姑氏之管制，蓋爲人姑者，對其媳有使伊生活舒適或使伊苦痛之全權。禮教之尊，習俗之重，一脈相傳，莫能抗衡。其在貧困家庭，則此幼媳乃家務之奴役，辛勤操作惟命是聽，直至變尊有子之母方算時來運轉。其在寧波，甚則以伊之長男名字稱之，示以子立名之意；余往訪某位中國太太，聞伊以「烏立克（余之最大男孩）之母」稱余，爲之忍俊不禁。

若在上等家庭，閨閣之家，則一般小姐對於與伊約婚之人一無所知，凡關於婚姻一切皆由媒妁爲之代謀，定婚女子向例祇是一付款收據而已。吾人謂「婚姻乃由天定」而中國人則謂「良緣訂於月中」，謂有一老人住於月球之內，管領人間男婚女嫁之俗務，紅絲雙繫遂定終身，「月老」之功固有在焉。自中國婦女漸瀆歐風，多受教育以來，伊等對於實現其本身權利，精思熟慮，且選擇婚配須有自由主張。前數年有若干急進婦女組成一會，凡會員同守寧肯自殺誓不與絕無所知之男子結婚之約，風聲所播，加入是會者有近百，熱心實行此種約言。

中國少女之嫁日，乃伊一生中最高爲煩苦之日。當是日前數天，伊完全聽歌娘子（新婦之伴娘）之擺佈

，歌娘子用奇熱之水洗伊面龐，將伊頭上豐髮一概挽起，塗粉擦脂，濃厚疊加，梳髮髻備極精巧，而於嫁日清晨使伊身著沈重臃腫之緞帳，其上組繡連環，光華富麗，以沈重鳳冠加伊首部，再以貼有金屬明片之紅巾罩於冠上。無間冬夏衣裝無二，縱溫度表上升達九十度時，新嫁娘亦須服此定裝。

嫁日之晨，新郎即來娶伊，伊被歌娘子扶持，坐入華美「花轎」之中，遂被抬往夫家。時男家賓客羣集，大開筵宴，興高采烈，鼓樂洋洋。但此幼年新婦却無分嘗及任何食品，伊必忍飢終日，不飲不食；且開房之風或爲定例，新婦正坐洞房，每一人皆可自由對伊逗趣，檢看伊之衣服，故說種種謔語，一般如行爲乃在試驗伊之性格。是日大聲喧雜，鏡鏡競響，遊戲歌唱，笙鼓嗷嘈，而衆人談音尤鮮停息，此可憐兒至是日終了，神疲力索殆難自支。

中國人之婚姻雖在初婚時如此，而婚後往往轉好，一家人雖嘻嘻無不協宜；但此等情況却不值得令人贊慕。如新婦不能善事姑婆，或取媚丈夫，則其一生幸福殆無餘望，煩惱苦恨與年俱增。至若多妻之俗雖較普遍，然除非第一妻不能生男育女外，則男子再娶二房並非認爲完美無疵之事，果有如是情形，缺乏子嗣，「無後爲大」，則揆諸沿習已久之傳規，爲丈

夫購一同伴婦女是良妻分所應為，不待請求督促也。禮俗如是，則讀者便可料知此種婚姻對婦女本身而言，微論如何，並不易得快樂，而伊等幸福之機緣至為微少，毋俟贅述。惟事實理想迥非一例，若干女子確請其本身際遇如是如是，然懼內之男子亦非鮮見。

基爾教授曾述一十位懼內丈夫之故事，雖係寓言八九，或不無真因藏於諸語之內。謂此觥觥十君，合彙詳商，如何造作一種陰謀，能使彼等博得凱旋而逃，出英艦之專制威權。討論間，此十位太太聞息突至，急運瘦足，奔入室內，十位丈夫中有九位戰慄逃避，惟有一人獨留其中，諸婦微笑相視，莫逆於心，既獲勝利各各退回。其後逃者九人竊返是室擬向其勇敢同志祝賀，並請彼引導大眾以取勝著；但與彼致辭時瞋目無答，——蓋彼因恐怖窒息久矣？

中國婦女向有甚多迷信，且恆懼邪魔祟物將其兒女偷去或施傷害，故每以鼠貓為名呼其幼兒，否則以女孩稱謂加於男童，如是則邪祟聞之不予重視，便可免除災晦云。羅司博士乃在滿洲境內蘇格蘭傳道團之先鋒，曾告余，謂有一基督教徒之婦人曾因信堅邪去使彼深記不忘；蓋伊自信奉天主後，乃對伊自然所招環其左右的敵對勢力之信念完全消除，再無焦煩狀態云。余認為羅司博士之意見頗堪珍視，不惟因彼富有

長期經驗，且以彼對中國婦女較多了解而予伊等以同情，故克有此佳效耳。

語及中國婦女，對於纏足風習余必須略有論列，蓋在中國中部除奴隸外，此種弊習盛行於一切階層之間。無論貧富咸以小腳為尚，而一般勞動婦女雖知纖足伶仃不便力役，然亦須服茲殘酷風習，尤為特異。在吾人視之以為大害健康，而伊等積久成風，難於更改。

如此意見有時引起爭論。在寧波某一辯論會中，有一學習西方醫科之本地學者，曾大聲疾呼對纏足之風強力反對，將因此所致之種種病照詳為敘述。然在此次討論間，隨有一青年中國教士以謙和態度起而陳說，謂此博學醫士所評擊者固皆無誤，彼却願以其母其妻及一彼之姊妹，姻表姊妹與諸姑，姨母一為例，伊等自幼纏足然皆絕對健康，生活愉快，并無因是而致疾病者。尤有進者，則彼並不承認此種風習竟比歐洲婦女因細腰束壞身體之易招反感云。觀點竟不同有如斯議論！

纏足之由來隱晦難知，莫得確說。若干中國有識人士謂始於西歷紀元後三百年至五百年之時期；亦有主張是在十二世紀以前，一位貴婦以其纖足盡惑明皇，將足部束成半月形，勸諭他皆效伊之式樣，故後

代傳其遺風。年遠代更而纏足之風展播廣遍，不論通都僻壤，特別流行。即以富有幹略之康熙大帝亦不能禁止消除。康熙大帝乃一滿洲種人，在其族間曾未見一婦女以如是狀態殘毀已體者，遂頒布上諭禁止此風，但未及三載竟以不克實行將此次聖旨推翻。甚至引及孔子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戒，亦無效果。在傳道會所立學堂中，凡入學者不許纏足，但一般少女耳濡目染，羣以大脚爲恥，故用方法製爲小履，使足部不能自由增長，甚則即於寢時亦著此履，期將已放之足趾漸漸束小，蓋伊等對於親戚之嘲譏至爲惶恐，且知由婚姻觀點而論，則放大足趾殊爲不利也。

但至現在，在進步之中國男女間，已有反抗纏足的強烈運動。湯介孫君乃一中國上流人物，彼告余，會與其夫人約定，如伊解放其足，彼將以一部自行車作爲贈禮；以是得伊同意，不久伊遂經過不易避免之苦楚及不舒適狀態，竟達到放大緊壓足趾之目的，歡然騎車絕不費力。

李徒耳夫人乃「藍袍之邦」與有關中國其他書冊之作者，曾以滿腔熱誠發起「天足（或自然足）指導會」。此位夫人「殊甚」熱心，當吾等聞伊過於接近此事微感惴惴。一日吾等之領事告余，「李徒耳夫人

不顧事實，乃以天足會之地方秘書態度對余。」余會斷言伊以領事夫人居此領導地位殊非相宜；且在滿洲（時吾等亦居是處）只有少數纏足婦女，然伊以義氣所激仍行其素。不久，余忽接一語意謙抑之函由上海總會寄致，據謂會衆已全體選余爲在牛莊組織新分會之秘書，日後天足會總會之文件隨之源源寄遞！然文件重疊，余實不能誦讀，幸得湯介孫君佐余簡理，翻譯書籍及宣傳小冊，且時時以若何適宜處置諸事相告，庶勿負斯職有所措手。以湯君之合格贊助，余方獲得工作成功之譽，分不應得受之滋愧。而因此在大會之下次常會中，牛莊分會竟被他處舉爲佳例，尤非始願所及。嗟吁，吾等之成功惜爲期太短耳！第二年湯君以政治關係之故遠赴香港，既無彼之助力，興趣迅即減少，而吾輩遂一變而爲發育過快之可悲的先例矣。

但在他處，此指導會之發展異常順利，會員增加會務興盛，迄今則天足運動漸致風行，每一會員咸有佳望。即中國婦女將自動的不願復受此種酷虐風習之賊害，前瞻解放爲期非遠。李徒耳夫人既返英國，此指導會今乃完全由中國人士主持，此位熱忱夫人聞其手創之會日漸進步而獲成功，伊因躬自工作致斯優勝結果，當必歡慰異常不呼負負也。

中國婦女之服裝除其足部裝束不論外，最能與氣

候適應，而且合體美觀兼有其長。出門訪謁所穿戴者

且失其原裝之美！

恆比居家接待賓客時之衣裝美麗。某日，余携余女往晤道台夫人，見此貴婦著黯淡深褐色之薄絹外衣，極為樸素，且無珠寶花朵裝飾，淡掃眉黛，不施鉛丹。是時適在皇太后國哀期內，亦因禁忌之故，雖無花飾且服莊重深色，然以接待外賓，却仍若常日必穿網衣，以示別異。逾數週，余得通知，謂袁太太方來訪余。

中國婦女並非玩偶，且生有健強性格，富有理智，與作事材能。伊等針黹敏佳，刺繡精良，固已嘖嘖人口，而具備優異之商業材幹，持籌握算，相夫營生者尤非尠少。在商肆業主一級，妻多負保管錢箱之責，等而上之，中國官員則將其最珍貴之財物，——堂堂官印委託太太躬自監護，俾無失誤。

比伊查臨，則裝扮容輝迥異前時。衣裳華美，彩色柔諧，珠翠珍寶耀日生光，勻塗脂粉，巧梳鬢髻，以其平正運履緩步入室，雍容高貴，恍若天人。伊性既和悅態復溫雅，從容談笑不愧大家。與吾儕比論東西風尚，并及態度服式備極愉快，亦無驕容，一席快談令人心儀。按諸常規，如着儉樸衣服往謁一位有地位之婦女殊屬不合禮節，而在隆冬如缺少較灰鼠更有價值之皮衣，則不宜往謁達官貴人，以顯僂促而露窘態。

凡在中國留居長久之僑民，無不一致認可上述諸婦女在家務上，商業上，甚則政治上據有重大力量。若薨逝未久之西太后，綜其一生展施無限權威，掌管國政，固盡人咸知之事，其為明證勿俟贅述。即在編戶平民中，若悍厲之老婦人，主理家計，管教兒孫，往往多有，並非鮮例。

果使中國婦女採用歐式服裝，以余觀之殊大可惜，蓋以伊等原來之古裝既稱身體且與天時適應，着之舒宜，雅觀大方；於伊等明瞭穿着別種衣型覺有趣味之先，此等衣服流行已久，自有其存在價值。幾年前，在奉天有某貴官夫人出席於歐人所設款宴，佳綢外套上披一襲普通黑呢披肩，又以綢製賽馬小帽戴於首部，以代法瑯銀質簪釵與明珠飾物，不唯不稱其服，

余所素識之幾許青年，時時向其年高有歷之中國看媽諮商事件，以別行否，視若投資生利之舉。因隨從伊之勸告輒獲大筆金錢收入。此等老嫗完全明了貨幣交換中使人眩亂之動蕩情形，對於金錢市場向有嚴密考慮，故能使伊等以少贏多而坐取精明之利率。中國婦女之富有影響佔據大權，完全憑其個性之力量，所處環境則絕少助力；精強敏斷獨有發展，女權潛滋，殊非易易。此等情形如漸及改良，則伊等在其國土將變為一種權威，是實值得嚴重尋思，不容忽視者。

有一種可畏怖的反對中國人之控告，對此余殊不克緘默，雖有多人對茲題目敘寫盡致，余亦無意詳述。余惟將此事件撥入嬰兒殺害罪中耳。此種罪惡在中國曾有犯行固無人可以反對，惟於其實行之區域，以訛傳訛，互相轉述，誇張浮報有失真情。

寧波，在城牆外，確有一方形磚塔以「嬰兒塔」著稱一方，因此，遂有許多外國遊客懷有荒唐無據極爲錯謬之觀念，相信是乃非親生父母拋棄女嬰之處！然事實所在，此塔乃善心人士集貲捐築，惻隱爲懷，原備赤貧人家之嬰兒殤亡，（並棺木無費購辦者，）將兒體存置塔中，外有磚垣，可避免掠食野狗，凶惡豪豬，與食屍猛禽之啄攫，使之安然腐化。每年有一二次將此塔開放，清除積骨付之火葬，至其時間則視巫覡之言爲定，蓋彼等以何日何時爲吉時，方可舉行耳。

若干歲月以前，余讀過素識之某位聰慧夫人所著論文，大爲詫異，蓋以是文所寫確足導引國內讀者使知凡中國婦女無不纏足，而中國婦女又幾於人人作狀害幼兒之舉，其末犯此之婦女則多犯自殺罪者！此文作者如何以此事與中國種族之極端剛直性及其人民對兒童之愛好，調停立論自圓其說，余則未詳；然伊亦是一位令人佩仰且富有智慧之婦女。

余想是即此等誇張敘述之一種解說，以是故，許多遠來東方之男女輒對中國人民與其國家先存種種成見，對於在如是浩闊地域中所發生特殊事實殊鮮身經目覩，以國度廣大，則若氣候，若景物，若風習，若生活狀況在在多有差別，所謂特殊事實，俗別思異，未可一概而論，是乃出乎自然莫能化一約定者。故有人會製爲滑稽語以示旅人遊客之傳言輕文未可盡信，其言曰，「如君未曾說出幾句謊語，則君對於中國固未能將真情相告也！」

若干人民之觀念其爲朦朧，隱晦，無可諱言。有一友人告余，伊曾聞過極多關於中國之談說及演講，然祇有兩種印像存貯不忘，——即中國人數目之多殆難計算，而其婦女則皆纏足而已。又一例，則有一位德國新婦，當伊轉道西比利亞而至滿洲，（適值早春）適值一年中最劣之時季，時則塵沙彌天黃雲變色，曠野荒莽，蓬飛石走，千里茫茫目不覩蒼翠色彩，遂以憂悒之態告知吾輩，伊想像全中國大約只是「一頭棕櫚樹」耳。

據余個人所有印像，則在中國余將發見乃一多產人口之國度；而其風景則與楊柳型樣印版之圖案類似；其人民大概軀體矮小，皮色淡黃，聰敏，狡詐，不易交往，凡對外國人皆以重大嫌惡與輕侮態度相待，

而對其舊習，觀念，則絕對愛慕不易更改。

凡此種種印象舉皆無誤，然非全體之真象。姑以一例為證，如中國人固極繁多，而此國內某某部分則居民稀少，人烟荒涼，以是一證可反其他。則所謂印象者就一部而言，以概全體，殊為非是。

中國南部以及北京，其風景之屬於楊柳樣型者到處皆是；但非所論於滿洲，滿洲乃若合法蘭西德意志兩國大小之國度。中國之南方人固屬軀體短小，皮色淡黃，聰敏而有藝術性者，但在北部，其人民則魁梧奇偉，膚色鮮明，而偏於拙笨，言於威力。其柔弱，剛悍；聰慧，爽直；敏巧，厚重；心智之勝與魄力之顯，兩相比較判然別異。

在廣東，居民對於外人實多嫌惡，富有猜疑，而在寧波如余所經，彼等固甚有友誼，絕無猜恨之感。若外國人因己身不懂未及尋思，或以愚昧偶有煩惱，輒復藉口責人，殊為恆見。類如多少婦女每因誤踏所乘坐轎之轎欄，遂對轎夫大不滿意；或則當低等僕役面前而斥數領班之僕，是非易使其人因過分有失體面而感煩惡耶？

即在平和的寧波亦曾有一外國青年之愚笨行動，幾於釀成事端。此君某日携杖閒步，偶見細蛇橫當道，然非有毒之蝮蛇也。彼乃以手杖挑起，隨意擲過

隣人牆垣，牆內所在大概乃一庭院。於是被擲之蛇從空下墮適落於在院間坐之婦女身旁籃中，則此少婦驟甚驚嚇自是常情。其夫見狀當然怒發，衝門而出，對此外國青年加以斥罵，彼不能自反，失其耐性，亦以詬詈還報，遂惹動黨呼羣眾共起援助。

由於羅馬天主佈道會中高等階職者之擅斷，以及拒絕一般人民對於禮拜儀式與孤兒院學校等處可以隨時參觀，而其所居之處，所創之會所，校宇，又皆圍以高垣，愈顯神秘，遂使中國人心含猜疑，積久嫌生。一千八百七十年，在天津遂引起殊可悲痛之教案，當是時非唯佈道會中人，即一切法國團體，亦莫不慘遭殺害絕無悲憫。

論及中國人之保守主義，在其特性中誠屬一種根深蒂固之觸感，惟彼等允許此種觸感或與利益或與安舒互相衝突不免過分耳。假令彼等發現某一新法可以節省時間，省費財力，則往往亟思利用以圖後效。

余曾在某鐵路第一次出售客票之日乘車旅行，每一停車處所輒有中國羣眾專候車到，挾其行包，筐，籃，擬乘此種新速運輸工具以圖利便。又如德律風，於裝設之初，凡余之僕役關於叫號問答，輒以為不可思議，頗存疑慮，即藉此與其友輩長談，却亦時加限制不許縱意。

故凡一切觸感相繼而來亦相繼抵消。人類天性遍 此為較見眩亂之述說固無可疑，但智慧讀者可以全世界多屬相似，鮮見特殊，固無論彼是降生於東方 了然於心而無茫昧之感。（余可斷言凡我之讀者皆有或西方也。「一男子終屬一男子」余於婦女亦云如是。 智慧。）

索笑集

靈湘

「你真蠢！」女人說，「你把他的帽子脫去後不是便可以看見了嗎？」

女僕：「有的，太太，是財政部長打來的。」

三

女主人（驚喜地）：「啲！他說什麼？」

女僕：「他說他打錯了電話。」

一個人把汽車開到每小時一百哩的速度時，給一個交通警察追上制止了。

「我聞人家說你之所以和周女士結婚，完全是爲了她最近承受了她的叔父給她的一鉅額的遺產呢。」

六

「是我開得太快嗎？」駕車者討饒地問道。

「那簡直是惡意的侮辱！不論給她遺產的是誰，我也一樣地要娶她的。」

教師：「江殷！爲什麼你這篇『說貓』竟一字不差地和你哥哥那篇一樣？」

「哈，不是，」警察說，「你是飛得太慢呢。」

四

江殷：「是的，我們家裏祇有一隻貓。」

二

一個婦人到照相館去要把她丈夫的遺像放大和着色，但是他的照片是戴上帽子的，所以她要求攝影師替他帽子除去。

他：「我昨夜夢見了你呢。」

七

她：「真的麼？」

推事：「你的職業呢？」

被告：「農業專家。」

五

「這是可以辦得到的，可是他的頭髮是在那一邊分開的呢？」

女主人：「我未回來時有人打過電話來嗎？」

推事：「你的父親的呢？」

被告：「農夫。」

「這是可以辦得到的，可是他的頭髮是在那一邊分開的呢？」

「攝影師問道。」

推事：「你的祖父的呢？」

被告：「一個鄉下人。」

老張的故事

黃霉天，一個落着細雨的晚上，我去拜訪一個陌生的親戚回來；馬路上已經很靜，細雨滿天飛着，就像秋天原野上的迷霧。舖子還開着門，往日那些通明的燈火給雨霧遮着，顯得出奇的慘澹而昏黃，給人引起一種不快樂的，悶澀的感覺。

我走着，走過一條低窪的弄堂，一個賣炒麵的布篷子搭在那裏。扁鍋裏正吱吱地煎着麵，一股油膩的，混着醋醬的麵條的香氣迎着我衝了上來，強烈地引誘着我的胃囊。我禁不住注意地望了望，這裏面有兩個不相稱的食客坐着等麵。一個是打着赤膊的洋車夫，另外一個却是穿着長衫的，知識分子型的青年，正凝神地在看着一本很厚的書。他的臉低側着，只看見那突起着的灰色的高顴骨。突然，我覺得很面熟，記憶裏不知誰也有這麼一對高顴骨的。但還不容我深沉地思索一下，那個油光滿面的老闆迎上來了。他坦開雙手，和氣地打着招呼：

「這位先生，吃麵啊！請裏面坐……」

我打好主意，決定吃一碗這噴香的麵條，就在那瘦削的青年旁邊坐下來。他仍舊管自看着書，動也沒有動一下



，像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在他旁邊坐下來似的。他的臂肘撐得很開，只留給我一個很小的地位。等上麵的時候，我祇得略微推了他一把，那傢伙厭煩地縮緊了些，我的位置仍舊很小。我艱難地轉動着筷子，心裏開始有點惱怒。

他比我先吃好，站起來付賬了。我故意報復地佔據了全部的位置。……突然，一隻僵硬的手掌搭上我的肩膀，我的耳朵裏響起了一個半熟悉的聲音：

「噫，老溫！」

我詫異地掉過頭來，正是那個倔强而驕傲的人微笑着站在我的背後。他那個突起着的額角和額骨在燈光下閃耀着灰黃的光亮……猛然間，我記過來了，他就是我中學裏的同學張駿松。我跳了起來，抓住他的膀子：

「老張，你好啊！你怎麼……怎麼還跟先前一樣瘦呀？……你一點點都沒有變……」

「呵呵……」

老張帶點高興地笑着，他笑的神氣也沒有改變，總帶點自持和保留的成分。很少看見他縱聲大笑的。我又朝他身上望了一眼，他穿着一件短短的藍布長衫，藍布在水分和陽光裏漂去了原來的色彩，變為一大堆不完整的，灰色的花塊子。看模樣，我料定老張仍

舊過的苦日子。不知爲什麼，一陣不快樂的，悶澀的感覺又淡淡地泛了上來。老張暗啞地笑着，拉着我的手說：

「來，到我府上去談一會吧，我就住在這裏面……」

我跟着他走進陰暗而潮濕的弄堂，泥濘在我們腳下尖叫，不時踩進一個低陷的水坑，攢起滿腳冰冷的泥水。

老張走在我前面。望着那個細長的背影，我覺得他走路的姿勢也沒有變，仍舊那樣硬挺挺的，腰骨筆直，像夾緊在兩片木板裏似的。他的腦袋也仍舊拾得很高，像仰望着什麼，其實他並沒有在仰望，只是習慣地抬起頭走路。

他停在一個低矮的後門口，打了幾下門，一個老娘姨似的脚色來給他開的門。他低低地謝了一聲，走進去了。我跟着他。上了樓，在一個狹小的過道上拐了一個彎，又上了一層樓；然後才到了老張的屋裏。老張開亮了電燈。

他的屋子是出奇的矮小，差不多跟他自己身材的高度相等。屋子裏又雜亂而且骯髒，棉被沒有疊起，像一座小山似的隆起着堆在舖上。板桌上又狼藉着碗筷，筆墨，還有一大疊像作文簿似的書本子，靠門邊

則是燒飯的傢俱，排列着煤爐，鏟子，盛水的臉盆等等。

我在一張板橙上坐了。老張坐在我對面。他摸出紙煙來，給我一枝，又給自己點上一枝。我們沉默着吸煙，似乎都想不出什麼話來說。老張噴着煙，像陶醉似的眯縫着眼睛。

我望着老張和這個低小的屋子，一種說不出名目的感傷氣氛緊緊地纏住我。但看老張的神氣，顯然他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他開始說話了：

「……呵呵，老朋友；長遠不見了——有好幾年了吧？……日子打發得不怎樣容易，我們都變老了。生活逼着我們。呵呵，生活……生活就像是一個死冤家，它纏住你，處處跟你搗蛋，不但要你在它面前屈服，還要你丟臉給它看……但這個，我却不大肯答應。你不要看我長得瘦，我的骨子倒還生得硬，我就這樣跟它打架，雖然沒有贏它，但也不至於輸給它。可以真做不分勝敗吧！呵呵……但是我還有力氣，再可以打上十年，二十年……」

他心急地說着，臉上開始泛起了激動的紅暈。我又記起他的喉頸骨了，他只要一說話，喉頸骨就像波浪一樣，一上一下地抖動起來。叫人看了不舒服。接着，我問起他現在的生活。老張向來不喜歡談

論他自己，他顯得不很高興地纏了眉頭。但大概是因為跟我久別重逢的緣故，只得簡略地告訴我一點：他仍舊做着小學教員，一天上六個半鐘頭課。待遇一共是三百四十五塊，够吃三餐薄粥。那個小學校長是一個三十幾歲的老處女。到這裏，老張的聲音放響了，他輕蔑地哼了一聲說：

「那傢伙簡直是混蛋！」
看神氣，他的話還剛剛開頭，但我却懸記着回家了。偷偷地望了一下錶，短針正跨過十一點。但我又怕打斷他的興頭，只得忍耐地聽着；正好樓下不知那家的掛鐘也叮鐺地敲了起來，老張遲疑了一下，不說下去了。我站起身來告辭。臨別的時候，我給了他我的住處，叫他隔天上我家來談天。

這一夜，我睡得很遲，那個高顴骨的，老張的形象一直在我腦海裏旋轉，關於老張的那一段記憶在我眼前急遽地展開了……

老張是高中三下半年的插班生，我跟他做過五個月的同學。那時候，我記得老張也是這樣瘦削的人，模樣跟現在差不多；就祇皮色黑些。他的衣裳也跟現在一模一樣，是洗白了的藍布長衫。祇是個子沒有現在高，長衫拖在腳背上。

他跟我一個宿舍。來的時候自己坑着鋪蓋，一個校役緊緊地跟在他背後，預備向他獻殷勤，時時假裝着咳嗽喚起他的注意。但老張只望了他一眼，一切鋪設釘掛全都自己動手。校役討了個沒趣，訕訕地跑了。……這開始，我就覺得老張是個奇怪的人。我常常好奇地注意着他。上課的時候，有時他很用功地聽着，捏了一枝短小的鉛筆記着什麼；但有時就簡直不聽不問，只傲然地把眼睛轉向窗外，望着那遠天的雲彩出神。

老張不理睬別人，當然別人也不高興理睬他。從別人看來，老張就像老耗子一樣孤獨地生活着。但他自己却絲毫不在意這些，像已經習慣於這種冰冷的生活，簡直看不出他有一點點寂寞與悲哀的感覺。

以後，不知怎麼一來，我跟他熟了起來。老張時常撲在窗檻上望一回天色，然後又像流水一樣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他講的都是別人的壞話，似乎這世界上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被他看得起。他不大講到自己，但我從他的話裏慢慢地積疊起來關於他自己的命運，他是一個孤兒，靠他叔父養大的。照他的話說，叔父是個酒糊塗，孀娘是個猶太婆，表兄妹則是一羣外國種的惡狗。生活是一連串爭鬥的歷程……這個中學的校長是他的表娘舅，他在校裏讀書是獲得免費優待

的。……

但老張時常說他娘舅不好，說的時候顯得特別輕蔑的神氣。他說得很多，說起來又是一大串，我感到很厭煩，因此也不大記得了，只記得他收梢的一句話：

「什麼東西？這樣神氣活現的！他懂得什麼？只會刮錢！」

晚上，我們常常出去蕩馬路。老張照例直挺挺地走着，把腦袋掀得半天高，就像在說「什麼東西」時的那副神氣。有時會迎面碰到一些同學或教員，老張一律不打招呼，連那個表娘舅的校長。

臨到畢業之前的一個最後的時期，學校裏醞釀着毆打校長和訓育主任的風潮。宿舍裏成天乒乓兵的，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學生們撕裂着桌子板櫈，任意地摔碰着碗盞瓦瓢。一聲吆喝，玻璃窗搗成稀爛……

就在這鬧哄哄的日子裏，有一天晚上，校役拿了一個校長的字條來尋老張。老張接着字條，不快地遲疑了一會，終於堅定地走去了。我心裏開始不安地猜測，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只一刻功夫，老張又喘着氣跑了回來。我望了他一眼，老張就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他的眼睛可怕地睜圓了，在電燈光下，他的高顴骨像透明似的顯映出病態的紅暈，彷彿這裏

面就是一大堆跳動着的血。……

我望着他，心裏禁不住有點害怕，嚥口氣，我不安地問了：

「他叫你去做什麼？」

老張咬着牙齒，把捏得緊實的拳頭捶了一下鋪板。

「他侮辱我的人格！」

接着，他又憑空揮舞了一下那嶄露出青筋的，乾瘦的胳膊，咬着牙齒說：

「他把我當作什麼人？憑什麼資格叫我做他的偵探？……我不過給他少賺了幾文，我的人格是完整的。

他憑什麼理由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我明白了，校長的企圖是叫他監視一下暴怒的學生，給他做個內綫。我正想再問問清楚，老張又砰地頓了頓腳，望也不朝我望一眼，像發瘋似的衝出去了。門板在他身後猛烈地震響了一下。

……等他回來，我已經睡下了。老張像一個巨人似的驕傲地站在我面前。他激動地喘着氣說：

「我報了仇，我罵他，痛痛快快地教訓他一頓！……」

等睡下來的時候，老張沉默了。我知道，這個情感衝動着的人沉落在理智的思索裏了。……一會，他

掀開半截被來，滯重地拖長着聲音說：

「我曉得，好處是不會有的——那傢伙也不肯屈服，你看着：他不會讓我讀到畢業……」

但緊接着，老張又憤然欠起半個身子，他的聲音也變得結實了：

「無論如何，我的人格是不屈服的。他只能開除我的身體，不能開除我的精神……」

以後就沒有說話。我推測着老張不幸的前途，又想起他一生的遭遇，心裏竟變得很感傷。但老張自己却絲毫不放在心上，他很快就睡熟了，響起了急促的鼾聲。……

他猜得很準，第二天一早佈告牌上就出現了開除張駿松的通告。我在人叢裏心急地尋覓着老張，但沒有找得到，老張已經在宿舍裏捲鋪蓋。他望了我一眼，還跟原先一樣啞啞地笑笑說：

「我料得不錯吧？」

我想問他一聲以後怎麼辦的話，但看着老張那滿不在乎的神氣，又覺得頂好不要問他。我為他不去上課，陪伴着他，帮他收拾東西。等收拾齊整的時候，

老張望了我一眼，又像留戀似的撲在窗檻上，望一會天，又望一會馬路上熱鬧的人羣。我覺得，他的臉色一刻比一刻明亮。突然，他掉過頭來，用那像宣誓一

我莊嚴的聲音說：

「他寧不死我的。我雖然長得瘦，但我還有兩隻手，手裏也還有力氣；我可以做工……」

握過他那雙預備去做工的僵硬的手，老張直挺挺地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又變得很感傷……：：：：：猛然間，我追上了他，把袋裏一張僅有的五塊鈔票塞在他手裏。

「你拿去用……」

老張吃驚地楞了楞，緩慢地把鈔票塞進自己的口袋。我在他臉上第一次發見了深刻的感謝的光彩……

以後，我也離開了學校。我們沒有通過信。半年以後有個陌生人尋到我家裏來，老張托他來還我五塊錢。從那人手裏，我知道老張曾經上武漢去考過一個鐵工廠的練習工匠，結果沒有考得上，他做了故鄉鎮立小學的教員。……

想不到七年以後我又碰見他，還是在這樣一個陰暗的角落裏……

……這一天晚上，我已經打算睡覺；樓梯下一個熟悉的喉嚨響了起來：

「咳，老溫！」

那正是老張。我還來不及答應出來，他已經跨上

樓梯，帶點劇力後的氣喘站在我面前了。他向我點點頭，像搜索似的向整個屋子打量一眼；於是便在靠門邊的一張有背椅子上坐了。開始吸着烟，沉醉似的縫了眼睛。照例要等他吸完一枝烟才打開話匣子的。他又接着說那個小學校長的壞話：

「像「老處女」這種人辦教育，教育怎麼不倒灶？就像猶太人一樣的吝嗇。我告訴你一個故事：課堂裏的玻璃窗給一個學生打壞了一方，她就狠狠地逼着要他賠償損失。就不說那學生是如何窮苦，這原是跟章程不相干的，校長先生管個屁事啊！……結果，當然賠出來了。你曉得她怎的？她就去叫校役去買張透明紙來糊上，自己用紅藍墨水畫幾筆，還問我像不像梅花？我說梅花的顏色太濁，將花比人，倒有點像不害臊的老姑娘。……」

我又不舒服地打量着他那個高突着的喉頸骨。他跟原先一樣，一開口就不大肯休息。而在他的說話裏，我知道他那個冷酷而驕傲，容易發怒的性格也一絲一毫沒有改變……

停了停，老張又接着說：

「……託分簿子沒有了，要她買一本新的洋抄簿，這要化多少錢呢？你曉得她怎的，她不知在那裏收來一本銀行用的賬本子，還說紙張比洋抄簿好。……」

然着，這種人物……」

最後，他又用那一個老套頭來收梢：

「什麼東西！……」

這以後，老張就常常來了。每一次，他總有一番老規矩，先在樓下叫了我的名字，然後才上樓來。一進門又復搜索似的把整個屋子打量一眼，沉默着吸完一枝烟，於是便滔滔不絕地嘍了起來。他老是說「老處女」的壞話，雖然他說的很有趣，很具有描寫人物的本領；但聽多了，總覺得有點膩煩。

……那一天，老張又來了。在他說了一大通「老處女」的壞話以後，忽然有點發窘似的放低聲音說：

「噫，老溫！你不曉得吧——我向「老處女」要求加一百塊薪水。我寫了一封信給她，限她在三天以內答覆。……你看怎樣？」

老張舔了舔下嘴唇，微微地紅了臉向我望着。我給他逼緊了，好半天才想出一句答話：

「好！是應當這樣。這年頭兒還拿三百四十五塊只得吃糠……」

老張聽了繃繃眉頭，彷彿不大滿意似的朝我斜顧一眼。他的聲音變得很結實。

「其實，也不是這個說法；……總之，這並非我向她搖尾乞憐，我是代表一種出賣勞力的人的正當要

求；而她也足足夠負擔得了的，不信我們可以當衆算賬……」

我覺得，……不管他怎樣說法，他心裏總懷着激動，帶着點給未來的希望照燃着，掩不住的歡喜。電燈底下，他的高顴骨又開始泛起了病態的紅暈，還不住搖擺着那擱了起來的脚。他脚上套着一雙破的硬底皮鞋，鞋掌上有一塊零碎的皮已經脫起，像打拍子似的均勻地奏響。不知爲什麼，我心裏又升起一陣感傷的情緒，老張的生活太不像樣了！但看老張的神氣，他是滿不在乎的，說起來，又不是這個說法……

緊接着好幾天老張沒有來。一直到第五天晚上才聽見他的聲音。老張仍舊在靠門邊的椅子上坐了，吸完一枝烟又接上一枝。我開始吃驚地注意到他的神氣有點異樣，像顯得很侷促，不時繃着眉頭偷偷地望我一眼。和他說話也不回答，只管自心不在焉地應着。突然，老張的臉上籠罩起那種不常見的，尷尬的笑容。咯口痰，他抖着聲音說了：

「老溫，我向你提出一個要求——問你借兩百塊錢！」

我有點發怔。我的經濟狀況也不是高明的；然而在老張面前，在這裏硬漢面前，我無論如何提不起回絕他的勇氣。我答應了他。

就在這一瞬間，老張的模樣完全改變了。他就像上登出招聘教員的廣告，就是我那個位置，薪水減到幹完了一件冒險的工作，倒在靠椅上愉快地喘了一會氣，緊接着他的臉上騰起了憤怒的氣色，眼睛也可怕地睜圓了。……猛然間，我記起七年前的那天晚上，老張在校長那裏回出來的神氣了。真的，一點都沒有兩樣，老張又憑空揮舞了一下乾瘦的胳膊，咬着牙齒說：

『我不幹了！那個「老處女」侮辱我，她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又禁不住詫異地問了：

『她怎樣侮辱……』

老張連望也不朝我望一眼，管自瞪着眼睛，像準備跟人決鬥似的，把兩個拳頭捏出了咕呱的聲音。

『簡直是惡意的侮辱，只有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婦人才做得出來。我雖然窮得要飯，雖然長得瘦弱，但決不會向人搖尾乞憐，况且我們又不是做買賣，可以這樣討價還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老張吃我打斷了話頭，不快地楞了楞。他又點上一枝烟，神氣顯得平靜了些。

『……咳，老溫，你不曉得，換了你受不受得住？今天大早我照常去上課，你曉得她怎的？她竟在報

上登出招聘教員的廣告，就是我那個位置，薪水減到兩百八，而且……而且人還來得不少。……我真不要看見他們，馬上寫好辭職書送上去。你曉得她怎的？她還笑着問我願意不願意教下去，薪水照舊三百四十——我罵了她，痛痛快快地教訓了她一頓！』

他的喉嚨噎住了。又點上一枝烟，乾咳幾聲說下去：

『我想了半天，無論如何我不能沒有行動……』

『行動！』我吃驚地打斷了他。『你說的什麼行動啊？你能有什麼行動呢？』

老張望着我暗啞地笑笑，他的激動已經過去，臉上也恢復了原來的沉靜。咯口痰，他換了一個平穩而沉重的口氣說：

『當然，維持生活也是重要的，人總不能餓着肚皮生活下去。一方面，我在精神上反抗她一下，我要在她校門口擺一個書攤子，脫下長衫做小販。這，給她看也給別人看：她學校裏的級任教員，一個知識分子做了小販……』

看神氣，他是過分地滿足着自己的計劃。他跟我商量了一些另碎的，關於擺書攤子的困難。然而在他看來，困難是不存在的，彷彿就用他那兩隻乾瘦的胳膊一曳，困難就坍陷了。臨走的時候，他抖了抖身上

那件舊長衫，暗啞地笑笑說：

「你看着，我要跟它絕交了！」

第二天，他是專程取錢來的，沒有說什麼，只略微顯得有點感激的神氣接過錢；說了兩聲「我忙呀」就走了。

幾天來，我心裏都不快地猜測着老張的計劃。我以為老張雖然性子硬，有決心，但說來容易做來難；脫了長衫做小販倒底也不容易。大概老張總換個把地方，不至於真的擺書攤……

幾天以後，我走過他教書的那個學校，忽然記起老張的計劃了，我好奇地停了脚步，想看看老張的計劃倒底實現了不會。就在這一剎那間，我還不住老練地想着：那有這麼容易呢……突然，我的眼睛發痛地閃亮了。就在學校對面一家關歇了的糕餅店門口，一架簇新的書攤子擺在那裏。那旁邊一個穿短褂子的

，瘦削的青年坐着看書——那正是老張。他旁邊，幾個掛着書包的小學生蹲在地上翻小書看。這奇特的印象摧擊着我，竟想哭出來似的。我對自己的軟弱啞了

一口，默然離開他們。
當天晚上，老張跑來了。看神氣，他是特別的高興，就像打完了勝仗的國王或者將軍一樣。他的聲音裏充滿着幸福與驕傲的成份。

「她寧不死我的。我還有足够的力量跟她打架。……老混，我真痛快。我聽見「老處女」背後說我不願羞恥。這是什麼樣的羞恥呢？但我可以說：羞恥是有的，那不是屬於我，而是屬於你——這個「老處女」！」

第一次，我看見老張像孩子似的，放縱地笑了出來……
一九四三年四月

科學珍屑

滄

道之北，二千八百零八個在南。

美國加利福尼亞南部的自來水管

，可以說全世界最大的了。這組自來

水總管，長二四二英里，管內大部分

可行駛汽車。每天有一，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加倫的自來水，從這管

金鷄納霜樹的樹皮是紅色的，它

長得有人身兩倍粗，約有五十英尺高

。在一八六〇年，爪哈僅有七千棵樹

，現在已近千萬了。它的種子很小，

每一兩種子，可以生出二萬棵樹。

海洋面以下一萬尺，和喜馬拉雅

山雪線以上，蝸牛也能生活。

據天文學家觀察的結果，能夠給我們用肉眼看見的星，計五千六百九十一個，其中二千八百八十三個在赤

中輸出。

萬象閑話



逃和趨

懷三



這也確乎是對人類的挖苦，不僅孩子才然的。

逃，作爲應付困難，常被當作簡便的方法。消弭須動腦筋，抗拒又費力氣，此所以三十六策，到底還是走爲上着，算起來只有溜之大吉了。說海話的闊佬，愛吹牛的小廝，一到大勢已去，西洋鏡有被拆穿的危險，還有不別轉屁股，夾着尾巴狂奔而去的麼？

這時候，委屈的只是腳底皮而已。

美國斯庚那女士著的兒童劇裏，有一篇題做青蛙教授的講演的，說是有一天，青蛙教授率領着一羣青蛙和蝦蟆，出門去散步了，牠們跑近池塘，看見一個孩子躺在土屯上，又白又胖，懶洋洋地望着天上的白雲。青蛙教授跳過去，動手檢驗，覺得是個很好的標本。于是便扶正眼鏡，攤開講義，向小蛙講演起來，牠開導說——

諸位，這是一種動物的標本，我們稱做人類的是。大家看他的長腳。（牠用一根棒指着孩子的腿。）這大約是給他做護身用的。因爲這種東西有着頑劣的脾氣，時常遇見困難，假如沒有逃走的本領，恐怕早已絕了種了。

爲什麼呢？

就因爲逃也還有分別的緣故。

和逃相反，作爲腿之另一用途的，則是趨



。古行叩拜，奴才之于主子，卑職之於上官，一經見面，必先偻腰低頭，疾趨三步，這才一聲大人，撲的跪了下去。趨，在或種意義上正是進身的先階，是攀附的捷徑，彷彿倘要發迹，真須練習腿勁似的，小步迅行，遂成爲被畜養者的絕技了。此所以座上清客，門下文士，大抵都懂得這功夫。

而且還由此風行于一時。

齊朝的士大夫勸子弟彈琵琶，學解卑語，「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這真是「趨」派的祖師。後世「君子」的捨迷而趨，正是盡腿之用，很足以訂正青蛙教授的講義的。

四月二十日

猥褻的作家

柳枝

因爲 O. Henry 的短篇小說做得好，有人就恭維他做「美國的莫泊桑」(Yankee Maupassant)，O. Henry 聽到了，非但不以爲榮耀，反認作侮辱，破口大罵道：「我平生沒有寫過一個猥褻的字眼，我不願和一個猥褻的作家相

比。」

Maupassant 真是一個猥褻的作家嗎？由于李青崖先生的熱心翻譯紹介，他的作品，在中國已不好算是十分陌生的了。他對於那些所謂猥褻的故事，果然寫得非常之多，也寫得非常出色。不過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只穿裙子，不穿褲子」的荒淫社會，Maupassant 只是一個旁觀者，他用了藝術的筆，很客觀的把社會現象的片斷描寫下來，成爲一幅一幅精美的風俗畫。這樣他可以算作一個猥褻的作家嗎？只知道指摘作家的猥褻，却不去考察一下當時法國的社會是何等模樣的社會，O. Henry 又何其近視！

雖然說一切藝術事業皆在于反映社會，藝術家最好倒是能够超脫凡世，否則真有大大的不便。光是挨了罵，如 Maupassant 之被 O. Henry 所罵，尤其小焉者耳。譬如，一八五七年，Flaubert 發表「波華嘉夫人」(Madame Bovary) 的時候，法庭便馬上傳訊他，罪名是「有傷風化」。一九一五年，D. H. Lawrence 出版了他的「虹」(The Rainbow)，正以「猥褻」之故，而被禁止。



大人先生之流，好像生來就憎恨藝術家寫出人生的猥褻的一面。他們相信藝術是社會的反映，猥褻的作品一多，哎喲，不就是說明有一個荒淫的社會存在嗎？不過認真去改革社會，究竟是叫人頭疼的事情，還不如處置幾本小書來得便當。「猥褻」的作品一除去，剩下的大概都是嚴肅的作品了，社會于是也立刻搖身一變成爲嚴肅的社會。要想社會好起來，這真可以算作一條捷徑。人世的汙穢，雖然還是大家有目共見，大約也就只好彼此心照。審如也是，「藝術是社會的反映」這句話又豈真的靠得住乎！

四月二十五日

作文與做人

柳 枝

文人到底是作文要緊呢，還是做人要緊呢？

林語堂大師說：「文字不好無妨，人不可不做好。」林大師自然是話出有因的，據說從前有一位記者先生，作文罵劉湘害國害民，真是理直氣壯，後來每月得了劉湘一點津貼，

却恭恭敬敬一聲不響了。不過，人做得好，文章不行，倘是普通人，大約是可以的吧；如果指的是文人，「文人無文」，文人還做得成嗎？

我先前以爲，文人因爲要「文」，所以文章必須寫得好，又因爲是「人」，所以做人的道德也要十分講究。周作人先生在「責任」一文中，說握筆杆寫文章的必須要「言行相顧」，高臥溫泉旅館者指揮農工，陪姨太太者×××，同一可笑。鄙人曾贊歎此語說得好，以爲正可以拿來作文士們的座右銘也。

近年因爲見聞略多，意見乃稍有改變。蓋文人無行，未必就是不行。譬如，大家都說曹阿瞞是好雄，他的「短歌行」依然被收在各種國文教本裏；大家都說阮大鍼是小人，他的「燕子箋」也沒有劈了板。吳梅村在臨終之時吩咐道：「吾性愛山水，葬吾于靈巖鄧尉間，碣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我們現在也就只知道吳梅村是一個詩人，他的詩做得好，却忘了他別有甚麼不潔之名，曾經人皆掩鼻而過之。詩云，文章千古事。做人做得如何，實在無關重要，蓋文人最要緊的還是一個「文」字

萬象閑話

也。

林語堂大師說「做人要緊」，不過是幽默家的口吻；周作人先生說「言行相顧」，××××××××「××××××」。本來呢，文人的責任只在于做文章，只要文章一做得好，便可「上上」了，做人的道德這些麻煩事又豈須放在心上耶。

我近年來自信別無成就，唯有以上的話倒是讀了幾本書看了一些事的心得，現在寫出以供諸君參考，只是幸勿拏牠看作「HOLY」耳。

四月二十六日

偶得之一

搓人

俗語有句話：「打破沙鍋問到底」，其實是一句真話。前清的樸學家的樸學精神的可貴處，就在這一點上面。於是三百年學術史別開一番新氣象。到了五四，所謂德賽二先生，這位賽先生就是科學，於是在學術上就有科學的方法一詞，咬實說來，簡直就是樸學精神的發揚，像胡適之，顧頡剛幾位先生的校勘考據方

法最足稱為代表，最近在上海刊行的學術界登載的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就是手邊一個實例。但是，可惜這種求真的精神祇限於白紙黑字之間，就是五四以來，亦祇能跟蹤着前代樸學家的足跡。在那班樸學家，雖然一樣鑽向故紙堆，其中先後也有一點分別，像顧炎武，黃宗羲，顏文，劉獻廷這班人，抱有家國之痛，用心做些實事求是的學問，以備將來實地應用。後來的閻若璩，胡渭，戴震，惠棟這一般人，只索不干世事，一意埋首在故堆中尋討一些生趣。流風所及，大家只搜索書本中的問題，都忘了立身處世做人的問題，因此，雖在人世，對於生活却馬馬虎虎起來。於是儘多一今天天氣哈哈的人，無視了社會上的事事物物的變化，閉着眼睛說空話，同顧，黃，顏等一比，也差得遠了。五四以來，還是吃着這個大虧。因此，一有事故突襲其來，就手足無措，終於悲哀地掘起「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盾牌來遮掩這張頹傷的臉。

對於生活，一經執着，就分出愛和憎，爲了所愛和所憎，不能不用命於搏擊。即使是一個平凡的人，做到這般地步，也就是人間的戰

萬象閑話

士。

但是，這樣的戰士，却少見得很。

其實，做到這般地步，並非大難事。我們對於一事一物，不輕易放過，抱着「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態度來弄個明白，切實地去瞭解生活就是了。尤其在這人事複雜，關連繁多的此刻現在，關於這一點倒是非常緊要的。

五月二日

點滴

李永運

工作

世界上有許多工作的性質是吃力，乏味，呆板的。因此世界上也需要一些樂觀的男女，雖在疲倦和單調中，仍能保持愉快的精神。

書本

如果有人知道教導孩子跑書店，那麼跑戲院，跑舞場的青年就會少得多了。

青少年該讀的是偉大人物的傳記。而自然是上帝的自傳。儘可能地用各種方法教導孩子

愛好書本，但可別死捧住了書本，把自然的美麗和神奇都忽略了。

音樂

音樂並非僅僅是娛樂，也是一種藥劑。輕鬆的音樂，鼓舞人們加緊工作的能力，賽過一切的良藥。

法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專家埃斯奎洛說：「音樂對於人類的體格和心神功效極著。在治療精神病中我常常應用。它撫慰，安靜病的頭腦，雖然不一定能治癒。它是一種最有力的治療因素，切不可輕易地忽略。」

英國大政治家葛來斯頓問有神經性衰弱現象，總是叫人唱他所喜歡的歌。哲學家斯賓塞在感到神經痛的時候，靜臥下來，傾聽輕鬆的音樂，痛疼因而解除。

幻想

翻一翻歷史，你可以看到，人類中偉大的領袖，都是有偉大的夢想，並能將夢想實現的人物，都是强有力的，聰明的幻想者。

聰明的人在美麗的夕陽，燦爛的繁星，故事和奇蹟中構造出他自己的世界。

萬象閑話



虛無邦的法律

在這一個國度裏，任何人若是患病，或在七十歲以前就趨於老邁衰弱，他要遭受國人的裁判；定罪以後，他將遭受公衆的責罵和監禁。

但，若是一個人偽造支票，縱火，或做了任何在我們國內算是犯罪的事，他或是被送到醫院中，受到公衆最熱心的照顧；或讓他一切的親友知道，這個人患了嚴重的道德病，正如我們平常生病一樣；於是他們紛紛地來訪問他，熱誠地，關切地來詢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最初的徵象是怎麼樣等等；一切問題他都爽直回答，毫不隱匿。

莊嚴的法庭上，法官在宣佈：「被告人，你被控染患肺病，在陪審團嚴格的審問下，認為你有罪。而且據檔案所載，你並非初犯。去年你曾被控染患氣管枝炎……」

長壽

有一個哲學家說，「多數的人用自己的牙齒爲自己掘墳墓。」

希臘哲人狄俄澤尼看見一個青年去參加宴

會，立刻把他拉回家裏去。而且他洋洋自得，非常喜歡，像是把一個人從大難中救出來似的。

如果你想長壽，第一是節制飲食。

五分鐘

拿破崙說：「我戰敗奧大利的軍隊，因爲他們不知道五分鐘的價值。」

納爾遜說：「我一生中的成功，全是因爲我能早五分鐘行動。」

醉紅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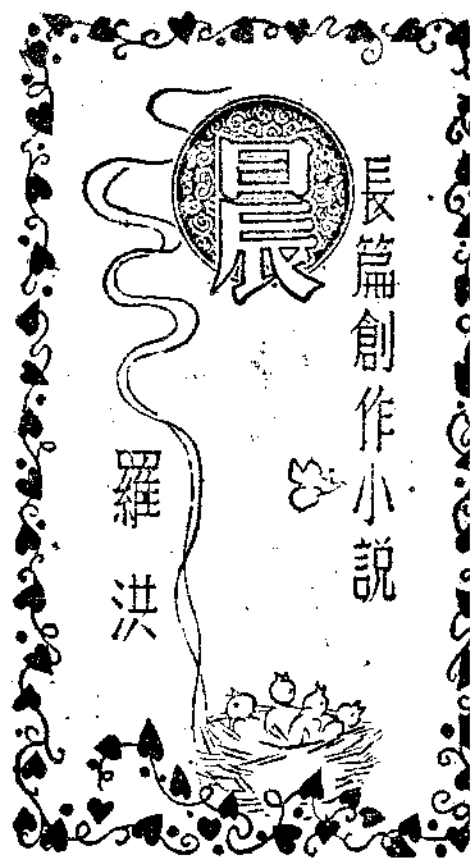
鄭逸梅

我僑所用名片，祇二寸許長，取其靈便也。或謂此非歐化，我國古時已有之。明郎瑛七修類稿，有云：「二寸長白象紙之名刺」，卽今之新式名片也。惟古時名刺，祇有姓名，不載籍貫職業及住址耳。

越勾踐有臥薪之舉，曩時馮煥章戲作別解，謂臥薪者，高臥牀上而領乾薪也。我友周岐隱以煤荒中搶購燃料，致牀下俱屬薪柴，因成臥薪雜感，有：「捲席吞嗟收黑市，移杯髮鬢見青山」之句，則又臥薪之另一別解，殊堪嘔噁也。

長篇創作小說

羅洪



第六章

去年冬天以來，滬杭滬甯兩條鐵路附近的縣城鄉鎮，市面都極繁榮。逃奔各處的老百姓大半還歸家鄉，收拾着餘燼，臨時補充些傢具雜物，又重新組織起來。有些壓根兒給鎗砲炸彈毀了的，便借居在親友家裏，或者臨時築起幾間木房，做些小本經紀。所以除了能够在外謀生，不必把闔家送回故鄉，或是積資累累可以在上海香港等地做着寓公的那批人物之外，所有居民又踏上他們遭過兵燹的鄉土。這些縣城鄉鎮，有一個共同的現象，便是陳舊而堅固的建築物，對照着嶄新而單薄的屋子。人們經過一次災難，回到自己鄉土，看着自家殘缺的屋子，零落不齊的什物，雖然淒涼，却也倍增親切！

而且戰後的三年中間，變動也實在太多，本來富有的人家，有的房子給毀了，有的屋子殘存一部分，傢具細軟全給搬空，雖然還有別的恆產，日常生活也不免捉襟見肘！有些本來是光棍，却在變亂時期把人家的細軟貨物搬走，等到最恐怖的時期過去，情形漸漸穩定，把這些東西逐漸變賣，生活倒很寬裕起來，有些把竊來的財物揮霍淨盡，仍舊淪為餓殍，但因此成家立業經商發財的也不在少數。

戰事之後又多添一種畸形人物，就是翻譯，做翻譯本來也是職業之一，可是有幾個比較狡猾的，便借用職權，暗地裏做些不清不白的事。慧珠的胞弟黃步昌，就是這樣的一個，他作的惡，實在多得不易計數，但傳到大成和慧珠耳朵，只是一部分的傳聞。慧珠聽到之後，只知道發脾氣，等到步昌來了，沒頭沒腦痛罵幾句，也不去查究步昌到底做了什麼惡事，應該用怎樣的方法去勸誡他。平時一提起這個弟弟，他就免不了生氣，因為步昌從小就可說「揮金如土」，錢不論多少，一到他手裏，就化得乾乾淨淨。慧珠在青島的幾年，黃家一份產業，完全由他斷送了，他母親也因此悵鬱而死。大成呢，雖然很想使步昌走上正路，但畢竟是內弟，不好意思說得怎樣過分，有幾次大成很想把他介紹到商業性的機關，換換環境，而近且

在上海，也容易照顧；可是步昌每次都加以拒絕。他做翻譯，只要自己高興，不明不白的錢常常盈千累萬的來，小城裏的牌九女人玩膩了，可以到上海住那麼三天兩天，換換口味。自從去年秋天鴉片上了癮，他更覺得住鄉間反而比上海方便。

顧家的慘案，的確跟步昌也有點關係。

顧家經過這次戰事之後，境况跟從前相差得很遠，一所構造極精緻的大宅子，因爲是在城北，地點比較冷落，雖然未經砲彈毀損，一切窗戶傢具，早給無賴們搬走一空，顧家第一次派人回去窺探，看見這樣的情形，老太爺老太太已經說不出的傷心，等到老夫婦兩個一定先要遷回家鄉，則整個屋子，已經給人拆去一半。事實上，城北地點也太冷落，戰亂之後情形又有點不同，這一帶的居民都在別處借屋，顧老太爺也就另外賃了幾間屋子。到現在，顧家的宅子只剩一塊白地，留着的一半也給人家拆得精光，慢慢地連地上一堆碎磚破瓦也給收拾得很乾淨。因爲近年來磚瓦木料，樣樣缺少，自然連這些廢料也給人看上了。

顧家確是世代書香，祖上有好幾代會以詩書著聞，到顧老太爺這一輩，昆仲很多，而老太爺幼年時候，全家遭過一次回祿，一所附有花園的大宅子燒成一片瓦礫，那時候，救火的工具很不高明，火勢又極猛烈，以致無法撲滅。老太爺的一個弟弟在雜亂中不及搶救之外，財物除了一包單據帳冊，幾只衣箱，其餘就全部「付之一炬」！這對於顧家是一個重大的損失，雖不致一蹶不振，但一份殷實的家產，從此也不免空虛了，而且昆仲既多，析產之後各人所得也就有限。顧老太爺這所宅子，是他三十多歲時候建造的。他一生眼看兩次家宅的毀滅，在精神上的打擊實在很重！

老太爺老太太的所以要遷回鄉間，是他們要照料鄉間的產業。田產雖然不怎樣多，維持老夫婦倆的生活，還是綽綽有餘的。最近老太爺又臨收一筆公產，不知怎麼消息竟傳得那麼的快，不滿一個星期，老太爺就接到一封索款十萬的信。在上上了年紀又是飽經滄桑的這對老夫婦，對於這樣的恐嚇，也並不重視。事實上他們收下的公產大半已匯到上海，因爲安分守己的長子顧允達，單靠當教員的薪水，無論怎樣不夠維持四個孩子的家庭生活，既是分給他，顧傳書方面當然照分；因爲老太爺辦事，素來公正無私。

這封恐嚇信接到後五天，又來了同樣的一封信，措辭比較更加强硬，而且款子是限定第二天上午就要繳

出的。顧老太爺這才有點着急起來，也摸不準恐嚇的到底是那一類的傢伙。他們沒有辦法，就想到黃步昌，也許他熟人多，消息靈通，可以代為排解。但邀了幾次，黃步昌總是避不見面，時間既那麼急促，顧老太爺想不出別的主意，他使起性子來，就是乾脆的不理！

第三天的半夜，這慘案就發生了，據說是在顧家的壁櫥裏搜出什麼武器，把二萬光景的現款，還有顧老太太身邊殘留的幾件金飾，一齊搜去。老太太因為拚命的爭奪，當場死了，老太爺看着這情形知道非力爭所可挽救，只氣得發噤。他們逼着他說話，他總是默不作聲，才猛打幾下，老太爺一時暈了過去，匪徒們以為年邁的人本來不堪一擊，早就送了性命，便一哄散去。及後顧老太爺蘇醒過來，看見老太太死得這樣的慘，現款金飾全部盜去，又昏厥了好幾次。他清醒過來時，便想起這個藏着款項等重要東西的壁櫥，平常用一幅畫障着，而且是在房間裏面，沒有人知道的。只有黃步昌來藏過一百兩煙土，那時一定要顧老太爺設法，才給他知道這個地方，所以顧老太爺總覺得跟黃步昌多少有點關係，而且兩個月之前曾經來借過兩萬塊錢，老太爺那時確實沒有，便全數拒絕了。

顧老太爺本來也明白黃步昌常常威脅人家，叫人打一個招呼，八千一萬的，人家不能不往他手裏送去，可是他以為黃步昌跟自己有點親戚關係，不至於計算到自己頭上來，款子不能移借，既是實情，誼在親戚，也不會因此含恨；但現在想來，覺得這也許是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顧老太爺實在想不懂匪徒們為什麼這樣熟悉，會找到這個壁櫥裏去。

就因為顧老太爺在蘇醒時想到了這些，所以昏迷的時候，也這樣斷斷續續的囁語。

志偉趕到醫院裏，醫生正在替老太爺打針，不知怎麼的，他一走進這間潔淨單調的病房，心頭不免湧起一片淒涼，停留在門口；老太爺蒼白瘦削的躺在那裏，閉着眼，緊閉嘴唇，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假如不是醫生還在打針，有人驚地裏看見這神情，多半會以為是斷了氣的！

醫生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碩大身材，那淨白的工作服，颯漫得沒有一絲縐紋；一臉沉靜的神色，使志偉不致貿然去詢問什麼。打完針，醫生向旁邊的看護小姐低聲說一句話，就出去了。那個看護小姐給老太爺拉上白色的單被，拿起桌子上一個小小的盤子，也珊珊地走出門去。

機警的志偉，在這一忽兒，思緒情感竟幾乎全部凝固起來，所以等到這看護小姐來了之後，他才看見房間裏還有三個人。一個是大舅母，一個是二舅母，還有一個是顧老太爺的隨身僕人勤根。他輕輕走進去，叫了兩位舅母，那個矮小個子的勤根早走到他面前來，剛叫了一聲，就滿眶含着眼淚。志偉小時候到外婆家去，這個勤根總舉着他玩這樣玩那樣，不見幾年，此刻在這樣的情景中見面，大家都感到淒涼。志偉知道這個忠誠的矮小家伙，這次的驚嚇一定也受得不小！

志偉向他點點頭，禁不住一陣心酸，也幾乎掉下眼淚！於是趕忙回過頭去，他走近床前，默默地向顧老太爺看了一會，不敢叫喚。

志偉的大舅母比二舅母略高，也比較肥胖，雖然最近又小產一次，活着跟死去的孩子一共生過六七個，却也並不見得怎樣蒼老，只是皮膚比較粗糙，修飾也不很入時，比起二舅母的嫵靜樣子來，就差得很多。但志偉倒比較更喜歡他的大舅母，因為大舅母態度和藹，容易親近，二舅母處處講究客套，反而見得生疏。但現在的情況之下，志偉看見了兩個舅母，覺得都是親人了，因為在這頃刻之間，有無數的記憶泛上他的腦海，他想到死去的母親，想到幼年時候在外公家裏受的寵愛。他看見兩位舅母的臉色很陰沉，大舅母看見志偉走近過去，便低聲說道：

「醫生已經說過，內臟大腦都受傷太重，而且上了年紀，恐怕挨不到明天，總是半夜元景的事。」

「志偉，你看這飛來橫禍！你外婆慘死在家鄉，今天只有你二舅趕下去料理，外公吧，好容易給送到上海醫院裏，看起來也全無辦法。事情出了兩件，而且分在兩地，你看叫人怎麼着手！」二舅母說着，一臉的焦急。

志偉心裏雖然感到淒涼，也感到憂念，可是他還沒有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極想一下就弄個明白，但他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時間應該經濟，所以先丟開了自己一片急于知道細底的心，很鎮定地說：「這種不幸的變故當然使人棘手，不過事情既然到了這地步，也沒有辦法。我看外公現在的情形還沒有什麼變化，兩位舅母可以回去，料理一些必要的事，這兒有我和勤根兩個，也很够了！」

「不過老太爺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做兒子媳婦的沒有一個守在這裏，也太不像話。」二舅母猶

豫地說。

「那也沒有什麼，講不得平時的禮節了，外公傷勢的變化固然要緊，可是兩位舅母的必要準備，以及家裏有什麼必須安排的事情，也相當要緊。變故突然其來，也只能採取緊急措置了，不知道兩位舅母的意見覺得對不對？」

「對，志偉年紀輕，想得倒十分周到。我們守在這裏，不若先抽空回去安排些事情，明天一清早就趕來，你說該怎麼樣？」大舅母一邊拍着志偉的肩頭，一邊徵求二舅母的同意。

二舅母點了一下頭，兩人都向志偉告了別，往病床上看了一眼，就匆匆去了。她們走後，病室裏又全然的寂靜，老太爺極微弱的呼吸，有時候也使志偉覺得很難辨別出來。剛才他走進這病室時所感到的無限淒涼，這時候又籠罩着他整個的心。

突然地，老太爺的嘴唇一陣顫動，皮肉抽動一會，含含糊糊的說：

「黃家昌少爺怎麼不來？我有話對他講——」

「外公，外公，認識我嗎？你老人家醒醒！」

「噢，昌少爺……」聲音忽然低下去，只見見嘴唇還有點動，聽不出是什麼話了。

志偉見顧老太爺不像要說話的樣子，便走到勤根那邊，低聲問道：「老太爺怎麼只管說起昌少爺？」

「就說的是這個呀，小少爺你不知道！」勤根拉拉志偉的衣袖，走到窗口去，輕輕告訴他步昌怎樣寄存過一百兩煙土，才發現了壁櫥，怎樣向老太爺借過錢，老太爺完全沒有答應。「我本來也不清楚這些，

他說得太低了，志偉幾乎要聽不出來。『昨天晚上出了事，老太爺醒過來才對我說起的；給太爺這樣一說，我倒想起如果昌少爺要有什麼壞心，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你說怎麼的，小少爺？老太爺一個堂房姪子叫蘇少爺的，說是游擊隊，有一次回到家裏來，身上沒有派司，不知怎麼溜了過來的。差一點在家裏給抓去殺了頭！昌少爺算是好心，暗地裏叫他們拿出一萬塊錢，他可以請人家送走一段路，安安穩穩過去。你知道的，小少爺，蘇少爺家裏沒有多少錢，一下子拿一萬啊，那怎麼成？他們就找老太爺了，那時候風聲急，蘇少爺想走，一萬就一萬——答應下來，先付五千，這五千啊，三千還是老太爺給他們去移來的。你說

怎麼啊？蘇少爺一走，到了期，還有五千就繳不出來了！老太爺的三千，那時候自己手頭不夠，二千是向人家借的，我完全知道。老太爺沒有辦法，那二千塊錢只能認帳，過後還是叫我去還了，另外沒有繳的五千，老太爺可不肯認帳了，竟發了脾氣！有一次昌少爺來，我聽見昌少爺也發了脾氣，他說爲這件事情他賠了錢，答應人家的他不能不給！我清清楚楚聽得昌少爺說：「你老伯以爲是我要錢啊？我才不要錢！」老太爺也太忠厚，昌少爺走了，還說昌少爺爽朗什麼的。我昨晚上嚇糊塗了，也完全想不起，老太爺醒過來，跟我說昌少爺怎麼怎麼，我還是想不起這一樁，實在給嚇得糊塗了！今天送老太爺一路上來，心裏一清，倒想起了！小少爺，你說昌少爺對這個有沒有恨？」

志偉聽着這一篇話，雖然嫌他說得囉嗦，但也覺得相當有點意思。他一邊聽，一邊思想轉得極快，憤怒、感慨、震驚，各種情緒在他心裏交揉並作；所以勤根的話忽然斷了，張着一雙惶惑的眼睛看住他，好似很出乎他的意外，一時竟沒有話可以作答。

「或者確實不是昌少爺要錢，他存心幫忙，也說不一定。」志偉心裏雖然相信，這位昌舅到上海來一次，總要化幾千塊錢，什麼賭場跳舞場，一談起就說個不完，舞女的名字，也可以一連串地背誦出來。可是他認爲在勤根面前加以批評，予以應和，那也並不需要。

「小少爺你才不知道，昌少爺化錢，聽起來才叫人嚇一跳咧！他化得多，就常常想法子要錢了！」

「那麼這件事情出了之後，也有人到縣裏去報告，捉拿兇手沒有？」

「這個我不大十分清楚，只是老太爺幾個兄弟姪子今天一清早來，我聽得他們就在說報告報告的，小少爺，亂得很哪，老太太的後事，擺在那裏，老太爺又一忽兒醒，一忽兒昏去；大家東奔西奔，好容易弄到一輛車子！」說到這裏，這個矮小的勤根眼圈兒紅了，完全是餘驚未定的樣子。他向志偉看了好半晌，又低聲說道：「那裏捉得到？早逃得很遠了。」

志偉坐到旁邊一隻椅子上，兩條挺秀的眉，微微蹙着，眼睛裏閃着光，勤根看見這神色，知道小少爺心裏難受得厲害，也就不多嘴，遠遠站到門口的一邊去。如果在這兒的是他的鍾叔，那一定會懂得這雙眼睛裏含着多少的恨，多少的不平！

那隻淨白的床鋪上，這時候忽然有了動靜，顧老太爺的一隻手臂伸起半尺來高，又頹然落下了；同時一雙眼睛迷迷惘惘地張了開來，又毫無精力地閉上了。

志偉立刻趕到床邊，俯下身子低聲叫喚兩聲，他只看見眼皮有點跳動，却始終沒睜開，喉頭有點兒咕咕的聲音，却並不說話。

「外公——外公，是我，是志偉！」他挨到顧老太爺耳朵旁邊。

眼皮有一絲兒睜開了，是很細的一條細縫，志偉看得出老太爺是怎樣的掙扎才睜開這條細縫的！「是你啊……你怎麼會來？……打仗之後，你還沒有……沒有到過家鄉……」老太爺這句話，是混在力竭的嘆息裏低沉下去的。當時有一陣熱辣辣的眼淚從他眼眶裏衝出來，怎麼也忍禁不住。

白色的看護小姐，又飄然來了，她看見志偉挨在老太爺身邊，聲色不動地說道：「別擾他，讓他安靜！」這一夜，就在這樣淒涼寂寞的情況中過去，顧老太爺有時候說幾句囁語，有時候睜一睜眼睛，可是都只一剎那，又頹然地沉寂下去。那個白色的看護小姐也整夜地來來去去。

天將破曉的時光，老太爺忽然蹙蹙起來，眼睛睜得很大，可是惘然地，好像並不看着什麼東西；這突然的變化，使志偉弄糊塗了，他起初以為老太爺有了轉機，但他這個念頭還未曾在心裏站穩，就使他不敢相信了。

顧老太爺青一塊紫一塊的臉突然罩上一層灰色，嘴裏含含糊糊說一句話，一個字也不能聽得清楚。跟着這種情形，志偉突然體會到一個人的「死」，死的恐怖在這頃刻之間，像一個黑影似的襲上他的心頭。「這就是臨終之前的掙扎？這就是所謂「迴光返照」？」他喃喃地說。這時候，本來瞌睡着的勤根也睜大眼睛，驚惶萬分。

那白色的看護小姐還是極鎮靜，她擰一下眉頭，說是招呼醫生去，便拖着倦怠的脚步走了。志偉看着她的背影，心裏說不出的淒涼難受。

顧老太爺又掙扎了幾次，便完全斷了氣！最後一次睜大眼睛的可怕樣子，叫人看着全身會冰涼起來！這是一個人死亡線上的最後掙扎！這一個頃刻，志偉的眼眶裏反而沒有眼淚，他兩個拳頭捏得極緊，牙

齒咬住嘴唇，低下頭，看住了顧老太爺這臨終的臉！

不知道經過幾分鐘，他驀地裏從這種深刻的悲憤中感覺過來，才看見跟隨老太爺幾十年的勤根，正淌着淚，低低地喚着：

「老太爺！老太爺！」

志偉伸手到顧老太爺的胸口，呼吸全部停止了！「好，完了——就這樣完了！」他幾乎這樣喊了出來！天色快要破曉了，志偉站在窗口，病房裏已熄了電燈，顧老太爺的屍體已經移到太平間裏，此刻這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他等候天亮之後，把這消息帶回家去。

異樣的寂靜盤踞在整個病房裏，只有他的心裏翻騰着無數雜亂的念頭，剛才老太爺的掙扎，灰白的臉色，臨終時候含糊的聲音，以及勤根告訴他的那一番話！他這時候意念雖多，情緒雖雜，但可以用兩個字包括起來——就是悲憤！

死的掙扎，臨終時候的可怕情形，這是他第一次清清楚楚的看見！母親死的時候，他年紀太小，一點印象也沒有留在心裏。現在，他是畢畢真真看見一個親人死去了，外公從小疼愛他，他却無能為力地看着這老人死去！他更想起在鄉間慘死的外婆，腸子都拖了出來！人活着，一直是在掙扎爭鬥，生命就是一個爭鬥掙扎的過程，就在臨終的一刹那，還要在死亡線上作一次最後的掙扎！他不由的感到一陣死的恐怖，可是也因為這恐怖的擴大，一種生的活力，生的強烈欲望在他年青的心裏燃燒！他要爭鬥，生命是短促的，刻不停留地向前奔走，他不能讓它輕輕飛去！由於眼前這種對於死的感想，好像在這小小的病房裏，正展開着整個生命的過程，幾十年的時光，縮短在這個頃刻中間；他那年青的心裏，對於生命這個問題，第一次引起了顫抖！

當他這樣的獨自思量，曙光已經從窗外透了進來，這朦朧的白色落在他身上，使他感到從黑夜走入黎明的一種興奮。東方有一抹紅光正在向天空冒上來，映得藍色的天空輝耀着一陣明快的淡黃顏色。志偉最愛這樣的晨光，這是洋溢着光明和活力的象徵！

他打開窗子，涼快的晨風迎面撲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瓷水牛

石琪

暮春天氣的風刮得人軟綿綿的。連那二年級教室的木牌子都像快融化了似的。

小柱子，不，應該叫做郭萬根了，自從上了學堂，汪老師就給他起了這麼一個響亮的名字：就好像一棵樹有一萬條根，越扎越深，刮大風也拔不動！噫，郭萬根，多麼好！

郭萬根拿着那管中楷羊毫就好像比椽子還重，手脚發軟，軟得都可以扭成一團，眼皮上跟捺上什麼重東西似的往下墜，腦袋就一衝一衝的往前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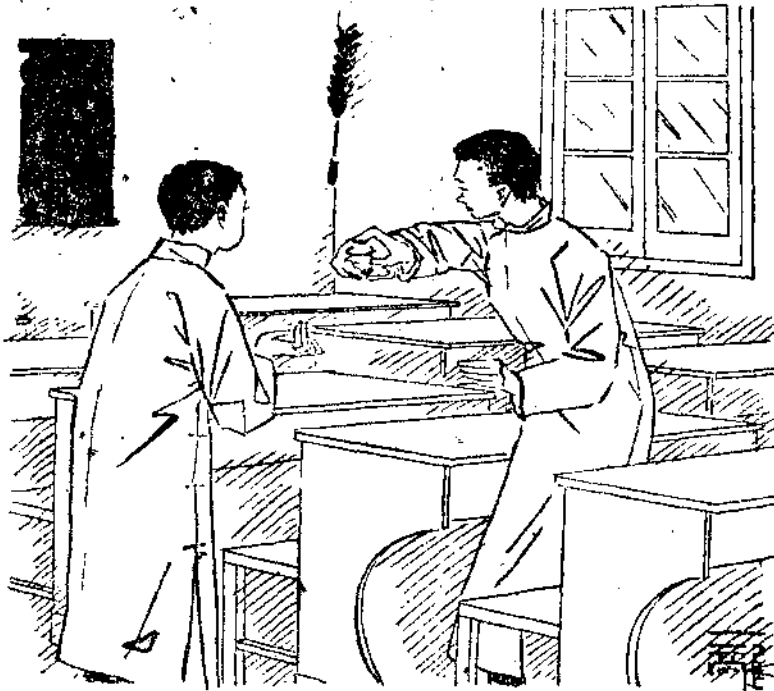
忽然，李子明用胳膊肘撞了郭萬根一下子！

「小柱子！」

郭萬根嚇了一大跳，那懸在半天空的筆就往下墜，在那一去二三里一的里字上抹了一個挺不小的黑點子，緊跟着又往旁邊一蹭，一直拖到「烟村四五家」的五字上去，就好像在大做簿子上畫上一撇小鬍子似的。

郭萬根死勁的一怔，李子明就鬼鬼祟祟的往講台，嚟嚟嘴：

汪老師正瞪着兩隻大眼睛往這邊看。郭萬根的臉「噏」的一下子紅了上來，趕緊拿那中楷羊



毫往嘴裏舐了一舐，把舌頭弄得比吃死孩子的狗舌頭還黑；就把大做簿子一翻，很用心的描起那「亭」字來。

亭字的上半身描得太大了，郭萬根就把那丁字添上一劃，變成一個口字，於是「亭台六七座」就變成「高台六七座」了。

郭萬根挺得意：「高台六七座倒底比亭台六七座強得多，亭台，哼，什麼叫亭台呢，俺可沒瞧見過，高台可多着哩，俺們家裏就有一座！」所以這高字傍邊

，自來水哩！」再看看薛俊才，薛俊才這東西可比俺的強，媽的！郭萬根就偷偷的：

「李子明！」

「俺！」

「那是什麼東西，薛俊才那個？」

「那叫瓷水牛！」那樣式就好像瓷水牛就是他的

一樣，那份子得意樣！

「媽的！」郭萬根可沒有罵出來，他怕李子明不

願意，因為李子明知道這叫「瓷水牛」，這怪東西！

這……郭萬根就弄不明白：

「他怎麼能讓他倒不出水來呢！他，薛俊才！」

「啐！」那個神秘的笑一笑。

「啞？」郭萬根真想「蹶」的踏他一脚！

「那瓷水牛的背脊骨上有一個小洞洞眼，啐，所

以……」可就沒有再所以出來！

「怎麼？……」

「小洞洞眼嘛，他一按那小洞洞眼，水就死也流

不出來，再一張開，水就滋……」

「媽的，怪！」郭萬根扁扁嘴嚙了一口吐沫。

李子明得意的用手在臉上摸了一下子，手指頭上

的墨就在臉上畫了一個大黑道子。

「媽的，又不是你的！」郭萬根就看不慣李子明

這一點，可是他祇在肚子裏咕嚕一下。

看看李子明臉上的大黑道子，郭萬根就忍不住要

笑：「媽的，又不是你的，臉上一個大黑道子，就不

告訴你！」

李子明還：「手指那麼一張，水就滋……」挺

得意的！

汪老師拿起戒尺來敲着講台邊兒：

「寫字——」

郭萬根趕緊把中楷羊毫從吐沫上一蘸，在「六

字的頭頂上塗了的溜圓的圓點子，那橫着的一劃就怎

麼畫再也畫不直，心裏可不住的啾啾：

「媽的，那瓷水牛，怪！」

看看薛俊才，薛俊才正在那用心的描大做，就好

像沒有拿那瓷水牛當做一回事；那瓷水牛可還靜靜的

臥在那裏，全身發着棕綠色的光，顯着怪細緻的，趕

自，趕自……

「撲！」又是一口吐沫，硯台又乾了，媽的，那

瓷水牛，趕自比自來水好，媽的！

郭萬根摸摸自己的嘴巴子，嘴巴子裏怪乾的，想

喝水，要是有一個瓷水牛……媽的，那瓷水牛也不是

吃草不？郭萬根就碰碰那個：

「李子明，那水牛吃草不？」

李子明把手往那大黑道子一摸，怔怔的！

「唵，俺可不知道，那水牛吃草不？你說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汪老師踱到旁邊來，用力的：

「啞啞！」一咳嗽。

郭萬根就趕快的一下子把中楷羊毫按在「六」字上面；勁兒來的一猛，把好好的一撇撇到格子外面去了，那六字就來一個大劈叉，看樣子好像要開步走了。

「媽的，那水牛，手指頭那麼一張，就滋……」
媽的！」

看看李子明，李子明已經描到「九」字上了，媽的，又讓他賽過去了這趟！

薛俊才，薛俊才這傢伙多分已經寫完了，掏出一塊小手絹兒，在那兒揩那瓷水牛，怪仔細的，好像要把每一根毛都要揩過似的，這東西就是怪，多咱俺也有一個多麼好，唵，下課非問薛俊才要過來看看不可，這怪東西。

再看一眼李子明，媽的，這傢伙已經描起「枝」字來了，郭萬根可連「七」字的一橫都還沒有描直溜；非得快一點不可！

郭萬根就快一點，一口氣把「座」字都給描了出來，就再也忍不住瞟那瓷水牛一眼，媽的，那毛就是棕綠的，亮晶晶的！薛俊才好像已經做完了他的工程

，把小手絹兒往口袋裏一掖，瓷水牛好好的放在桌子上，拿着大做簿子拍拍桌子沿兒，一路的送到講台上了。

「媽的，繳了卷兒哩！」郭萬根非得要快一點不可了，說不定描不完就要下堂，今天也不是爲什麼這麼慢！

郭萬根非得快點兒趕不可，真要命，越想手越不聽使，一筆一畫的都描得和蝸蟻似的，有的盤成一堆，有的就曲裏拐彎的爬到格外面去，反正今天這大做，唵，連「高台六七座」的高字那雙圈也得吹！多讓人着急！

薛俊才還在那抱着瓷水牛，睜着眼看，「媽的！」這筆就是不聽話，趁着瞟薛俊才一眼的時候又溜到格子外面去了，這半篇兒，剛寫好八個字，倒有六個字出了格兒！

搖鈴的校役老王也來跟着湊熱鬧，也不等郭萬根寫完就拿着鈴鐺「的鈴鈴，的鈴鈴」的搖了起來。

汪老師用手指頭磕着桌子面：

「繳了，繳了！」
「反正今天這篇大字做就好不了！」郭萬根一咬牙「噫！」一支筆也不是怎麼一抹，「完了！」

李子明剛規規矩矩的描完那「花」字，可不是賽

過了他。

把大做字繳給汪老師的時候，郭萬根又瞟了薛俊才一眼，薛俊才現在把瓷水牛又放在桌子上，有一下沒一下的撫摸着。

「媽的！」郭萬根嚥了一口吐沫，有點鹹，還有一點澀。

汪老師瞪了郭萬根一眼，郭萬根根本就沒有看見，一對眼珠子死釘着薛俊才的瓷水牛。

「這東西怪麼！手指頭一張，滋……」

汪老師的腳後跟剛一離開第二年級的教室，郭萬根就「滋」的一下子由凳子上跳了起來：

「薛俊才！」聲音好大！

薛俊才嚇了一大跳：「哎？」

「俺看看你的瓷水牛！」

「這個？」把瓷水牛舉了起來。

郭萬根就把手一伸：「嚶，給俺看看！」

那個像怕人把他的寶貝奪了去似的，把瓷水牛往懷裏一藏：

「不許搶！」

郭萬根拿牙齒咬咬下唇：「俺不搶，給俺看看！」

那個不放心的剛要把瓷水牛拿出，又退了回去！

郭萬根可看不慣：

「嘖嘖嘖，寶貝哩，給俺看看都……」

薛俊才紅了臉：

「給你看，給你看，可是俺拿着你看！」

「你拿着，你拿着，俺祇看看。」

薛俊才真的就把瓷水牛舉了出來。

走近了才看出那瓷水牛的好處，連鼻子眼都清清楚楚的，兩隻犄角彎得可以掛上點什麼東西，那毛，那毛，媽的，原來就沒有毛，身上也不是塗上了什麼東西，怪道亮晶晶的發着棕綠色的光！背脊樑上真的一個洞洞眼，恰好一個手指頭可以按住，媽的！

郭萬根覺得這東西，真，真媽的！

「薛俊才，你這水牛吃草不？」

薛俊才扭扭頭：

「不，俺的水牛不吃草，這是瓷的哩！」

「媽的，怪！」郭萬根就嚥一口吐沫：

「薛俊才你給俺看看。」

薛俊才就趕快的把瓷水牛往懷裏一帶：

「講過的，俺拿着你看，不准狡賴！」

郭萬根不能狡賴，所以，所以：

「薛俊才你倒一回水俺看看！」

薛俊才就把水牛腦袋往下一傾，水就「滋——」

一條線似的！待一會，薛俊才賣弄的：

「住！」手指頭往背脊骨上的洞洞眼上一按，水就「唔」的一下子，死也流不出。

「媽的，」郭萬根摸摸後腦勺：

「薛俊才，你拿過來給我看看成不成？」

「不成，你狡賴，講過的我拿着你看，不准動手！」

郭萬根急得臉紅了起來：

「看看都不成，小器鬼，拿過來，俺看看，薛俊才！」

「不成，不成，講過的。」薛俊才就一掀桌子蓋把瓷水牛放了進去，由口袋裏掏呀掏的摸出一把小鎖來，「拍」把桌箱鎖住了。

郭萬根不服氣：

「小器鬼，不看就不看，多咱俺爹也給俺買一個，比你的大！」就好像郭萬根的爹真給他買了一個似的，拿舌頭舔了舔上嘴唇。

「可是你現在沒有，你現在沒有，俺有！」薛俊才也紅着臉。

郭萬根差一點兒沒有哭了：

「俺有，俺有，俺爹給俺買……」

「可是，可是……」

可是搖鈴的校役老王又把鈴鐺「的鈴鈴，的鈴鈴

的搖了起來。汪老師又挾着「修身」來上課了。

郭萬根委屈的看看薛俊才，薛俊才又由口袋裏掏出鑰匙來把鎖開了，那瓷水牛好好兒的臥在櫃子裏。

「媽的，俺爹也給俺買！」

李子明拿眼睛翻翻郭萬根，悄悄的：

「你爹真給你買？」

「噫！」

「貴哩！」

「……」

班長喊起「一，二，三！」來了。

這一天郭萬根就沒有上好課，汪老師講了些什麼，就跟沒有聽見一樣，再不然兩隻耳朵中間一定通了一條馬路，汪老師講的話由左耳朵吹了進來，又由右耳朵跑出去了。

郭萬根就盼快一點放學好讓爸爸給買一個大瓷水牛，比薛俊才的大，說不定還會喝水！

日子就再沒有今天過得那麼慢，一隻趕早季的蒼蠅不知道什麼時候飛到課堂裏來，到處的「嗡嗡嗡嗡嗡嗡……」

聽着聽着汪老師的講書也好像「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漸漸慢慢，漸漸慢慢的輕下去，輕下去，沒有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郭萬根的爸爸給郭萬根買了一隻

瓷水牛，比薛俊才的大的多，像真牛那麼大，「啣呀啣喝！」的給趕到學堂裏來。整桶的喝水，郭萬根就騎在牛脊樑上，那牛脊樑上也有一個大洞洞眼，好像一個巴掌那麼大。大家都來看郭萬根的瓷水牛，一團就是一大羣，李子明也來，薛俊才也來，郭萬根那份得意法就不用提：

「你們看，你們看，我的瓷水牛，好不好？」

「好！」

薛俊才羞得躲到人叢裏去。

「你們看我讓他流水他就流，流！」那水牛果然「滋」的一下子流出一大汪水來。

「住！」拿小巴掌往那洞洞眼上一按，水就死也流不出來。

大家就：「好！」郭萬根別提多得意！

薛俊才的臉紅得發紫，偷偷的拾起一塊大磚頭來，往郭萬根的瓷水牛上一扔，「拍！」的一下子，瓷水牛破了一個大洞，水流得滿地都是，郭萬根急了起來：

「賠我的瓷水牛，賠我的瓷水牛！」

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得什麼似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聲音越來越大，越來

越大，仔細一看原來大家還都好端端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薛俊才坐在那兒衝自己不住的笑，一擡頭，可不得了，汪老師拿着戒尺，氣虎虎的站在自己的旁邊：「沒出息的孩子，上課睡起覺來！站起來！」

郭萬根紅着臉站了起來。

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薛俊才還不住的拿手指頭羞他。

「媽的！」郭萬根就咕嚕一下：「非揍這，這，薛俊才一頓不可！媽的！」

於是，老王又「的鈴鈴，的鈴鈴」搖起鈴來了。大家快活的唱着：

「功課完畢太陽西，收拾書包回家去，

「看見父母行行禮，父母對我笑嘻嘻！」

郭萬根也唱，薛俊才也唱，李子明也唱。

唱着唱着，來不及揍薛俊才一頓，郭萬根就拉着李子明往外跑：

「李子明快點走，快點走，回家讓俺爹買瓷水牛，俺也給你玩，不像薛俊才那麼小器！」

「啐！」

兩個人就跑，死命的跑，跑得李子明都跑不動了，郭萬根還是跑，今天也不是那裏來的那麼一股子勁，就好像爸爸已經買好一個瓷水牛在家裏等着他

樣。

跑着跑着，李子明落在後面了，跑着跑着，郭萬根到了家！

郭萬根就往門口裏一跳：

「媽！」

「回來了，小柱子？」

「爹呢？」

「你爹有人請，不回來吃晚飯了！」

「什麼時候回來？」

「吃完飯聽夜戲去，回來晚哩！」

小柱子就不再言語。

「幹什麼，小柱子？」小柱子不言語，媽媽沒有錢小柱子知道，並且李子明說過：「貴哩，那盞水牛！」

吃完晚飯，小柱子死命的唸：

「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

九點，媽媽說：「小柱子，睡吧！」小柱子不理

，祇是：

「搖到外婆橋……」

十點，媽媽說：「小柱子，少用點功吧，睡吧！」

小柱子還：

「搖到外婆橋，外婆……」

搖着搖着，爸爸還是不回來，搖着搖着，小柱子睡着了。

大清早，李子明在小柱子家門口等郭萬根：

「郭萬根，你爹給你買盞水牛？」

郭萬根的臉一紅：

「哼，俺爹買，可是俺爹昨夜回來晚哩，不然，

就這麼一天，小柱子也不知道都幹了些什麼，上堂汪老師問功課就背過來「搖搖搖，搖到外婆橋」，餘外，餘外……小柱子都忘了。

李子明再也沒有勇氣跟着小柱子跑，並且別人「功課完畢太陽西……」還沒有唱完的時候，小柱子就已經跑出了學校門，誰也沒有小柱子跑的快：

「李子明，你不來？」

「俺明天到你家去找你！」

小柱子已經跑得挺老遠的了。

家裏——

媽媽在高台上洗衣服，爸爸還沒有回來，媽的！

媽媽擡頭看看小柱子：

「小柱子，看你跑的這樣子！」

小柱子把書包一扔，一屁股坐在小凳子上：

「媽，爹什麼時候回來？」

「吃完晚飯該回來了！」

小柱子就不再發聲，吃完飯也不做聲，搬一隻小凳子坐在門口等爸爸回來。

媽媽在廚房裏洗碗：

「小柱子你坐到門口去幹什麼？」

「等俺爹麼！」賭氣的。

好容易，爸爸回來了，坐在一輛洋車上，搖搖擺擺的，臉紅得像關公，就不像平常爸爸的樣子。拉洋車的到門口也不放下車，衝着小柱子看了老大半天：

「小兄弟，這兒姓郭不？」

「俺！」爸爸怎麼不下車呢？怪！

「家裏有大人不？」

「俺媽在家裏，這是俺爹。」指指車上的爸爸。

「你爹醉了，叫你媽出來。」

爸爸可在車上胡胡塗塗的：

「俺，俺，……沒有……醉……」緊跟着「哇，

」的吐了一地，就由土地上泛起一陣酒糟氣。

拉車的不住的搖頭。

好容易把爸爸弄了進來，爸爸就一頭倒在床上「

呼嚕，呼嚕」的睡着了。

媽媽皺着眉頭：

「瞧，醉得這樣子！」

小柱子不再想唸書，窩在床犄角生氣。媽的！

又是一天！——

大清早一開街門就看見李子明，悄悄的：

「瓷水牛？」眯着眼睛。

郭萬根的眼淚圍着眼圈轉。

兩天了，兩天也沒有看見瓷水牛的影子，吹了好大的氣！郭萬根就怕看李子明的眼睛，媽的，沒有瓷水牛！

這一天郭萬根總是躲着李子明，就像欠了李子明八百兩銀子，再不然李子明的眼睛裏一定藏着兩把刀子，看他一眼就得挨一刀！

放學的時候，大家都走了，郭萬根還不走，他怕和李子明走一道，李子明走了半天，郭萬根還不走，半天半天，薛俊才也走了，可忘記掏出那把小鎖來「拍」的把桌箱鎖上。

課堂裏祇曠了兩個值日生，郭萬根才孤零零的拾起書包來。

郭萬根不想回家去，家裏也沒有人給買瓷水牛，郭萬根祇是在操場裏兜圈子，媽的，那裏弄個瓷水牛去。

「沙沙沙」，好像汪老師走過來了，郭萬根趕緊往一棵樹後面一躲；「沙沙沙」，汪老師走過去了。

「沙沙沙」，搖鈴的老王拾着一把銅壺到廚房去沖開水，郭萬根又往樹後面一躲；「沙沙沙」，老王也走過去了。

一會兒，兩個值日生拿着掃帚和簸箕送到儲藏室去，又拎着書包走出了校門。

操場裏就剩了郭萬根孤零零一個，沒有瓷水牛！老遠的隔着二年級教室的玻璃窗往裏看，就好像看見那瓷水牛靜靜的臥在薛俊才的書桌裏，身上閃着棕綠色的光。

「媽的！」郭萬根就嘔了一口吐沫。

「媽的！」郭萬根摸摸後腦勺，躡手躡腳的蹭到二年級教室的門口，用手一推，門開着。

郭萬根像一隻耗子似的鑽了進去，一直的往薛俊才的位子上奔去。

「媽的，手怎樣抖啊！」手撫着薛俊才的書桌，那桌子就「黃黃黃，黃黃黃」的叫個不住，可是可是

郭萬根費了好大的勁才「黃黃黃，黃黃黃」的把那桌子蓋穩了起來。

「喔，瓷水牛，多好看的瓷水牛！」

郭萬根一下子把瓷水牛攬到手裏，轉身就往外跑，課堂裏的桌子就被磕碰得「七楞筐楞」的發出挺

大的聲音來。

郭萬根連頭都不敢回的往外跑，雖然腿上被桌子腿磕得生疼還是跑。他好像聽見薛俊才在後面哭喊：

「我的瓷水牛，我的瓷水牛！」

郭萬根就死勁的跑，就沒有看見路上有些什麼東西，忽然「撲」的一下子摔了一個跟頭，郭萬根趕緊把瓷水牛往懷裏一抱，沒摔碎。

旁邊走過一個老頭子，撇了郭萬根一眼：

「喔，小學生子走道也沒有個斯文勁！」

郭萬根紅着臉撫摩着薛俊才的瓷水牛。

「看看，手裏還有一個瓷水牛，也沒有摔碎，萬幸！」

郭萬根的脖子耳朵都紅了起來。老頭子可「咯咯咯」的咳嗽着走了。

郭萬根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媽的！」好容易到了家，郭萬根的心「撲通，撲通」的直

跳。

爸爸抄着手在高台上看天。

郭萬根趕緊把瓷水牛往背後一藏。

爸爸那兒「咯咯」的用力一咳：

「小柱子，脊樑後頭甚麼東西！」

「沒，沒……」小柱子的臉又紅了起來。



甜
蜜 蜜

蜜
酒

葡萄
酒

香
噴 噴

飲歡盃舉年青女男

勃勃氣朝發煥神精

每瓶售
三十元
六元

比
鮮美無
冰飲，
冷飲，

名酒當前

各
大
公
司
各
大
酒
家
均
售

利多福多

多 福利
酒 利

高貴 原料 蒸溜 滴 滴 富麗 氣派

色失然踏之為酒洋代當

久宜 送宜
藏於 禮於

各埠 全國 暢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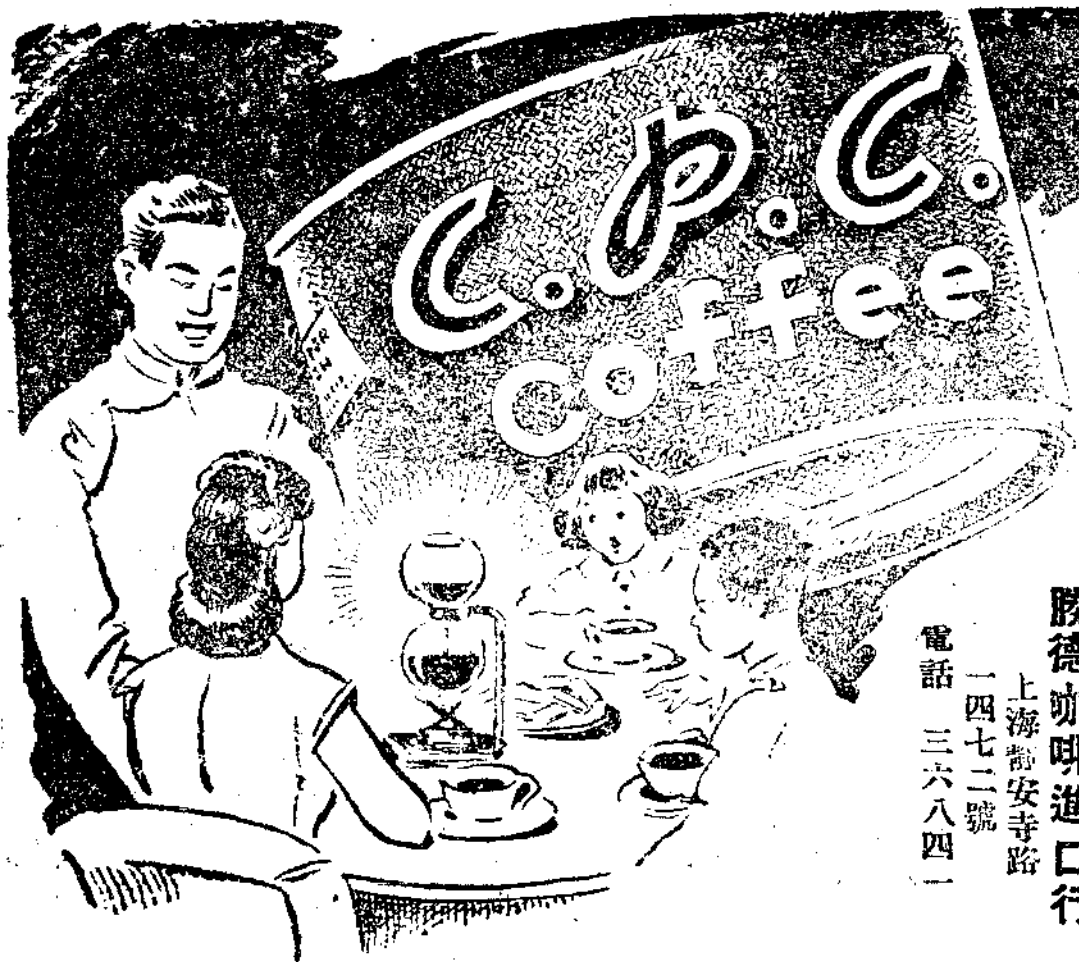
每瓶售
五百元



貢姊榮
獻妹譽

工製農福上
場酒場利海

號八四四一路壽長
七四四一六：酒購話電



合
家
歡

進飲咖啡，採用C.P.C.。
合家歡樂，大家笑嘻嘻。

勝德咖啡進口行

上海靜安寺路

一四七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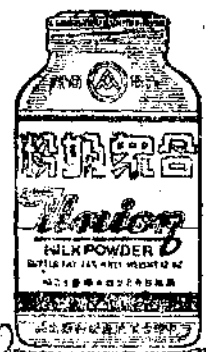
電話 三六八四一

合眾奶粉



功同母乳
哺嬰最宜

合眾全脂消毒奶粉純係自畜良種
乳牛之鮮奶于最新機械設備及高
超技術人才之下產生提煉純淨脂
肪濃厚其
他如維他
命乳精蛋
白質等有
效成份恰
如母乳故哺飼嬰
孩或成人作補均
為無上聖品



★ 中國合眾消毒奶粉廠出品
廠址 廣東省石橋路甲一號
總辦 廣東省路一〇七號 電話八〇七三三

各大公司各大藥房
食品商店均有出售

關於 龔翁

叔 紅

龔翁挾書刻絕藝，飲譽全國，垂三十年。上月間他在本市寧波同鄉會舉行了一次個展，盛況空前，出品四百點，不到三天就被愛好者訂購一空，後至者相率覆定，以至覆定的件數達六百點，反而超出原件的數目，這不能不說是近年來藝壇的一個奇蹟。

龔翁姓鄧，原名鈍鐵，復更名鐵，亦曰老鐵，又號無恙，其後悉廢去，專署龔翁。但在最近一二年中，他間或在作品中署着「散木」或「無外」，因此人們不妨從他的署名中推斷他的作品的年代。

關於他的師承，據虞山蕭蛻閣先生說：「鈍鐵於書，寢饋甚深，行草書歷徑甚多，而歸於二王，副以顛素之豪邁，分隸初法汀州，余嘗告以歧途之誡，遂廢此，直赴兩漢，篆自嶧山碑入手，進而遍撫鐘鼎款識，胎息既厚，遂臻渾穆。」蕭先生也是當代的大書家，他長於龔翁二十歲，但他動輒稱龔翁為「畏友」，於以見推愛之深。至於治印一方面，據龔翁自己說，他早年是泥於趙撝叔、徐三庚的轉側取媚的一路，後來覺得範圍太狹，轉入鄧石如的放縱一路，又嫌它太野，中間又兼習西冷名家，并攻秦漢，旁及吳昌碩，旋經蕭蛻公作介，逕

師虞山趙古泥先生，得其薪傳。但近年來，龔翁的治印已形成他自己的獨特的面目，陸淵雷先生說他：「前此皆恪守師法，今則努力之迹悉除，白文粹然有漢韻，朱文且上追七國古鏤矣。」大凡在任何藝術的領域，起初不能不著重摹倣，借前賢的業績來鞭策自己，但到了後來，如果真要卓然成爲「一家」的話，又不能不跳出師承的範疇，開創自己的基業。我們看了龔翁今日的成就，所應該向他學習的是他過去的數十年如一日的那種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生平疇行甚多，但他的疇行一概發乎熾熱的情懷，而且在藝術的攻研上，他尤其有着絕對的虛心。李天行先生說他：「有所念，步十里外訪其人，不倦。雖兀傲自喜，而獲一善則拳拳服膺，譬折盡至。其行貌類如此，其於藝造詣甚深，蓋一自其真氣力真學問出之。」這是很適切的描寫。

最近，聽說龔翁在趕完了這次個展的覆定的作品後，將停止收件，閉門小休。我們希他望的「小休」不是藝術上的奮鬥的終止，而是一種企圖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更精純渾厚的境界的準備。我們深信他是不會辜負人們寄予他的殷切的期望的。

連環套

張愛玲

霓喜的世界一下子豐富了起來，跌跌絆絆滿是東西，紅木柚木的西式圓檯，桌腿上生着爪子，爪子踏在圓球上；大餐檯，整套的十二隻椅子，彫有洋式雲頭，玫瑰花和爬藤的捲鬚，椅背的紅皮心子上嵌着小銅釘；絲絨沙發，暗色絲絨上現出迷糊的玫瑰花和洋式雲頭；沙發扶手上搭着白纒絲的小托子；織花窗簾裏再掛一層白纒絲的幕；梳妝台上滿是挖花的小托子不算，還繫着一條皺摺粉紅裙，連台燈與電話也穿着荷葉邊的紅紗裙子。五斗櫥上有銀盤，盤裏是純粹擺樣的大號銀漱盂，銀粉缸，銀把鏡，大小三隻銀水罐。地下是爲外國人織造的北京地毯。家裏甚至連古董也有——專賣給外國人的小古董。屋角豎着芬芳馥郁的彫花檀木箱子。後院子裏空酒瓶堆積如山，由着傭人成打地賣給收舊貨的。東西是多得連霓喜自己也覺詫異，連湯姆生也覺詫異。他當真爲這粗俗的廣東女人租下了一所洋房，置了這許多物件。她年紀已經過了三十，漸漸發胖了，在黑紗衫裏閃爍着老粗的金鍊條，嘴唇紅得悍然，混身熱極而流的扭捏挑撥也帶點悍然之氣。湯姆生十分驚訝地發現了，他自己的愛好竟與普通的水手沒有什麼兩樣。

霓喜的新屋裏什麼都齊全，甚至還有書，皮面燙金的旅行雜誌彙刊，西洋食譜，五彩精印的兒童課本，神仙故事。霓喜的孩子一律送入幼稚園，最大的女孩瑟梨塔被送入修道院附屬女學校，白制服，披散着一頭長髮，烏黑拳曲的頭髮，垂到股際，淡黑的臉與手，那小小的，結實的人，像白蘆葦裏吹出的一陣黑旋風。這半印度種的女孩子跟着她媽很吃過一些苦，便在順心的時候也是被霓喜責打慣了的。瑟梨塔很少說話，微笑起來嘴抿得緊緊的，略向一邊歪着。她冷眼看着她母親和男人在一起。

因爲鄙薄那一套，她傾向天主教，背熟了祈禱文，出入不離一本小聖經，裝在黑布套子裏，套上綉了小白十字。有時她還向她母親傳教。她說話清晰而肯定，漸漸能說合文法的英文了。

霓喜初結識湯姆生時吐裏原有個孩子，跟了湯姆生不久便小產了。湯姆生差不多天天在霓喜處過宿，惟有每年夏季，他自己到青島歇夏，却把霓喜母子送到日本去。在長崎，霓喜是神秘的賽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險小說中的不可思議的中國女人，夜禮服上滿釘水鑽，像個細腰肥肚的玻璃瓶，裝了一瓶的螢火蟲。

有時霓喜也穿中裝，因爲沒裹過脚，穿的是滿洲式的高底緞鞋。平金的，織金的，另有最新的款式，挖空花樣，下襯淺色緞子，托出一行蟹行文，「早安」，或是「毋忘我」。在香港，上街坐竹轎，把一雙脚擱得高高的，招搖過市。清朝換了民國，霓喜着了慌，只怕旗裝鬧禍，把十幾雙鞋子亂紛紛四下裏送人，送了個乾淨。民國成立是哪年，霓喜記得極其清楚，便因爲有過這番驚恐。

民國也還是她的世界。暢意的日子一個連着一個，餵化在一起像五顏六色的水果糖。

湯姆生問她可要把她那乾姐姐掉到新屋裏去伏侍她，她非但不要，而且怕那阿媽在她跟前居功，因而唆使湯姆生將那人辭歇了。老屋裏，雖然她不是正式的女主人，輕易不露面的，她也還替那邊另換了一批僕人，買通了做她的心腹，專門刺探湯姆生的隱私，宴客的時候可有未結婚的英國女賓在座。她鬧着入了英國籍，護照上的名字是賽姆生太太，可是她與湯姆生的關係並不十分瞞人。修道院的尼姑又和她週旋起來。她也曾冷言冷語損了梅臘妮師太幾句，然而要報復，要在她們跟前擺闊，就得與她們繼續往來。霓喜把往事從頭記起，樁樁件件，都要個恩怨分明。她乘馬車到雅赫雅的綢緞店去挑選最新到的衣料，借故和夥計爭吵起來，一定要請老板出來說話。湯姆生是政府裏供職的工程師，沾着點官氣，雅赫雅再強些也是個有色人種的商人，當下躲過了，只不敢露面，霓喜吵鬧了一場，並無結果。

雅赫雅那表親發利斯，此時也成了個頗有地位的珠寶商人。這一天，他經過一家花店，從玻璃窗裏瞥進去，隔着重重疊疊的花山，看見霓喜在裏面買花。她脖子上垂下粉藍薄紗圍巾，她那十二歲的

女兒瑟梨塔偎在她身後，將那圍巾牽過來兜在自己頭上。是炎夏，花店把門大開着，瑟梨塔正立在過堂風裏，熱風裏的紗飄飄蒙住她的臉。她生着印度人的臉，雖是年青，雖是天真，那尖尖的鼻子與濃澤的大眼睛裏有一種過份刻劃的殘忍。也許因為她頭上的紗，也許因為花店裏吹出來的芳香的大風，發利斯一下子想起他的表姐妹們，在印度，日光的庭院裏，滿開着花。他在牆外走過，精頭樹頭跳出一隻球來。他揀了球，爬上樹，拋它進去，踢球的表姊妹們紛紛往裏飛跑，紅的藍的淡色披紗趕不上她們的人。跑到裏面，方才放聲笑起來，笑着，然而去告訴他舅父，使他舅父轉告他父親，使他挨打了。因為發利斯永遠記得這回事，他對於女人的愛總帶有甘心爲她挨打的感覺。

發利斯今年三十一了，還未曾娶親。家鄉的表姊妹早嫁得一個都不剩，這裏的女人他不喜歡，臉面儘多白的白，紅的紅，頭髮黏成一片像黑膏藥，而且隨地吐痰。香港的女人，如同香港的一切，全部不愉快，因為他自從十八歲背鄉離井到這裏來，於穢惡欺壓之中打出一條活路，也不知吃了多少苦。現在他過得很好，其實在中國也住慣了，放他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了，然而他常常記起小時的印度。他本來就胖，錢一多，更胖了，滿臉黑油，銳利的眼睛與鼻子埋在臃腫的油肉裏，單露出一點尖，露出一點憂鬱的芽。

他沒同霓喜打招呼，霓喜倒先看見了他，含笑點頭，從花店裏迎了出來，大聲問好，邀他到她家去坐坐。霓喜對於發利斯本來有點恨，因為當初他沒讓她牢籠住。現在又遇見了他，她倒願意叫他看看，她的日子過得多麼舒服，好讓他傳話與雅赫雅知聞。他到她家去了幾次。發利斯是個老實人，始終不過陪她撩天而已。湯姆生知他是個殷實商人，也頗看得起他。發利斯從來沒有空手上過門，總給孩子們帶來一些吃食玩具。瑟梨塔小時候在綢緞店裏叫他叔叔，如今已是不認得了，見了他只是淡淡的一笑，嘴角向一邊歪着點。

霓喜過了五六年安定的生活，體重增加，人漸漸的呆了，當時眼睛裏毫無表情像玻璃窗上塗上一層白漆。惟有和發利斯談起她過去的磨難辛苦的時候，她的眼睛又活了過來。每每當着湯姆生的面她就興高彩烈說起前夫雅赫雅，他怎樣虐待她，她怎樣忍耐着，爲了瑟梨塔和吉美，後來怎樣爲了瑟梨

塔和吉美她又跟了個中國人；爲了瑟梨塔和吉美和那中國人的兩個孩子她又跟了湯姆生。湯姆生偏促不安坐在一邊，左腳蹺在右腳上，又換過來，右腳蹺在左腳上；左肘撐在籐椅扶手上，又換了個右肘。籐椅吱吱響了，分外使他發煩。然而只有這時候，霓喜的眼睛裏有着舊日的光輝，還有吵架的時候。霓喜自己也知道這個，因此越發的喜歡吵架。

她新添了個女孩，叫做屏妮，栗色的頭髮，膚色白淨，像純粹的英國人，湯姆生以此百般痛愛。霓喜自覺地位鞏固，對他防範略疏。政府照例每隔三年有個例假，英國人可以回國去看看。湯姆生上次因故未去，這一次，霓喜阻擋不住，只得由他去了。

去了兩個月，霓喜要賣弄他們的轎式自備汽車，邀請衆尼姑過海到九龍去兜風，元朗鎮有個廟會，特去趕熱鬧。小火輪把汽車載到九龍，不料天氣說變就變，下起牛毛雨來。霓喜抱着屏妮，帶領孩子們和衆尼僧冒雨看廟會，泥漿濺到白絲襪白緞高跟鞋上，口裏連聲顧惜，心裏却有一種奢侈的快感。大樹上高高開着野火花，猩紅的點子密密點在魚肚白的天上。地下擺滿了攤子，油紙傘底下，賣的是扁魚，直徑一尺的滾圓的大魚，切成段，白裏泛紅；涼帽，篾籃，小罐的油漆，麵筋，豆腐渣的白山，堆成山的淡紫的蝦醬，山上戳着筷子。霓喜一羣人兜了個圈子，在市場外面一棵樹下揀了塊乾燥的地方坐下歇腳，取出食物來野餐。四周立即圍上了一圈鄉下人，眼睜睜看着。霓喜用小錐子在一聽鳳尾魚的罐頭上錐眼兒，儘着他們在旁觀看，她喜歡這種衣錦還鄉的感覺。

尼姑中只有年高的鐵烈絲師太，怕淋雨，又怕動彈，沒有跟到市場裏來，獨自坐在汽車裏讀報紙。南華日報的社會新聞欄是鐵烈絲與人間惟一的接觸，裏面記載着本地上等人的生，死，婚嫁；一個淺灰色的世界，於淡薄扁平之中有一種俐落的愉悅。今天她弄錯了，讀的是昨天的報，然而也還一路讀到九龍，時時興奮地說：「你看見了沒有，梅臘妮師太，瑪利·愛石克勞甫德倒已經訂婚了。你記得，她母親從前跟我學琴的，我不許她留指甲。……古柏太太的腦充血，我說她過不了今年的！你看！……脾氣大。古柏先生倒真是個數一數二的好人。每年的蔣花展覽會裏他們家的玫瑰總得獎。逢時遇節請我們去玩，把我們做蛋糕的方子也抄了去……」

梅臘妮師太在樹陰下向兩個小尼姑道：「你們做兩塊三明治給鐵烈絲師太送去了。不能少了她的。」小尼做了三明治，從舊報紙裏抽出一張來包上，突然詫異道：「咦？這不是今天的報麼？」另一個小尼忙道：「該死了，鐵烈絲師太還沒看過呢。報就是她的命。」這小尼把新報換了下來，拿在手裏中看了一看，那一個便道：「快給她送去罷，她頂怕人家看報看在她之前。」這一個已是將新聞逐條念了出來，念到「桃樂賽，伯明罕的約翰·寶德先生與太太的令媛，和本地的威廉·湯姆生先生，」住了嘴，抬頭掠了覓喜一眼，兩個小尼彼此對看着，於惶恐之外，另帶着發現了什麼的歡喜。梅臘妮師太丁丁敲着罐頭水菓，並沒有聽見，覓喜耳朵裏先是嗡的一聲，發了昏，隨即心裏一靜，聽得清清楚楚，她自己一下一下在鐵罐上鑿小洞，有本事齊齊整整一路鑿過去，鑿出半圓形的一列。

然而這時候鐵烈絲師太從汽車裏走過來了，大約發覺她讀着的報是昨天的，老遠的發起急來，一手揮着洋傘，一手揮着報紙，細雨霏霏，她輪流的把報紙與洋傘擋在頭上。在她的社會新聞欄前面，覓喜自己覺得是隔于外的鄉下人，扎煞着兩隻手，眼看着湯姆生和他的英國新娘，打不到他身上。她把她自己歸到四周看他們吃東西的鄉下人堆裏去。整個的雨天的鄉下蹦跳着撲上身來如同一羣拖泥帶水的野狗，大，重，腥氣，鼻息咻咻，親熱得可怕，可憎。

覓喜一陣顫麻，抱着屏妮立將起來，在屏妮衫子上摸了一摸，假意要換尿布，自言自語道：「尿布還在車上。」一徑向汽車走去，喚齊了幾個大些的孩子，帶他們上車，吩咐車夫速速開車，竟把幾個尼姑丟在元朗鎮，不管了。

回到香港，買了一份南華日報，央人替她看明白了，果然湯姆生業於本月六日在英國結了婚。又過了些時，湯姆生方才帶着太太到中國來。中間隔的兩個多月，覓喜也不知是怎麼過的。家裏還是充滿了東西，但是一切都成了過去。就像站得站得遠遠的望見一座高樓，樓窗裏有間房間堆滿了老式的傢俱，代表某一個時代，繁麗，囉唆，擁擠；窗戶緊對着後頭另一個窗戶，筆直的看穿過去，隔着床帳櫥櫃，看見屋子背後紅通通的天，太陽落下去了。

湯姆生回香港之前先打了個電報給發利斯，叫他轉告覓喜，千萬不可以到碼頭上去迎接他，否則

他就永遠不見她的面。覓喜聽了此話，哭了一場，無計可施。等他到了香港，她到他辦公處去找他，隔着寫字檯，她探身到他跟前，柔聲痛哭道：「比爾！」湯姆生兩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記得她是誰。覓喜忽然覺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啣啣地抵着寫字檯，覺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覺得她自己衣服穿得過於花梢，再打扮些也是個下等女人；湯姆生的世界是淺灰石的浮彫，在清平的圖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塊，浮彫變了石像，高高突出雙乳與下身。她嫌她自己整個地太大，太觸目。湯姆生即刻意會到她這種感覺，她在他面前驀地萎縮下去，失去了從前吸引過他的那種悍然的美。

他感到安全，簽了一張五千元的支票，說道：「這是你的，只要你答應你從今以後不再看見我。」覓喜對於這數目感到不滿，待要哭泣糾纏，湯姆生高聲叫道：「費德司東小姐！」湯姆生在這一點上染有中國人的習氣，叫女書記的時候從不換鈴，單只哇啦一喊。女書記進來了，覓喜不願當着人和他破臉爭吵，要留個餘地，只得就此走了。錢化光了，又去找他。幾次三番有這麼一個戴着梅花楞黑面網的女人在傳達處，在大門口守着，也哭過，也恐嚇，也斷打過，也撒過賴，抱着屏妮給他看，當他的面掐得屏妮鬼哭神嚎，故意使湯姆生心疼。湯姆生給了幾回的錢，不給了。覓喜又磨着發利斯去傳話，發利斯於心不忍，常時自己掏腰包週濟她，也不加以說明。覓喜只當湯姆生給的，還道他舊情未斷，又去和他苦苦糾纏，湯姆生急的沒法，托病請假，帶了太太到青島休養去了。

發利斯三天兩天到她家去，忽然絕跡了一星期。覓喜向來認識的有個印度老婦人，上門來看她，婉轉地說起發利斯，說他托她來做媒。覓喜蹲在地下整鞋帶，一歪身坐下了，撲倒在沙發椅上，笑了起來道：「發利斯這孩子真孩子氣！」她伸直了兩條胳膊，無限制地伸下去，兩條肉黃色的滿溢的河，湯湯流進未來的年月裏。她還是美麗的，男人靠不住，錢也靠不住，還是自己可靠。窗子大開着，聽見海上輪船放氣。湯姆生離開香港了。走就走罷，去了一個又來一個。清冷的汽笛聲沿着她的胳膊筆直流下去。

她笑道：「發利斯比我小呢！年紀上頭也不對。」那印度婦人頓了一頓，微笑道：「年紀上是差的太遠一點。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纔十三，他已經三十一了，可是他情願等着，等

她長大。你要是肯呢，就讓他們訂了婚，一來好叫他放心，二來他可以出錢送她進學校，唸得好好的不唸下去，怪可惜的。當然弟弟妹妹們也都得進學堂。你們結了這頭親，遇到什麼事要他幫忙的，也有個名目，賽姆生太太你說是不是？」霓喜舉起頭來，正看見隔壁房裏，瑟瑟塔坐在籐椅上乘涼，想是打了個呵欠，伸懶腰，房門半掩着，只看見白漆門邊憑空現出一隻蒼黑的小手，骨節是較深的黑色——彷彿是蒼白的未來裏伸出一隻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發站起身來，僵硬的膝蓋骨噉辣一響，她裏面彷彿有點什麼東西，就這樣破碎了。

醉紅小語

鄭逸梅



：「曾覽泰華衡山空同祁連長白羅浮 而甚愛之，即以奉贈。」

匡廬蓬萊員喬方壺之勝」，凡二十四

頃見數十年前之靜安寺照影，湧

字，湖帆又為題識云：「先憲齋公用 泉之旁，古木參天。左側列屋數楹，印，頗多黃楊木製，此印自篆屬長白 亦蕭然有清致。途中除一二獨轎小車 佛尚濟所刻。尚有一明青田章，與此 外，無其他車輿往來，聞論放海上激 同文，乃公自刻者。」一為「開紅一 石生前輩，亦謂數十年前之靜安寺旁

予有梅庵集印冊一，朋儕有佳印

者輒鈐之。一昨訪吳湖帆於梅景書屋

柯一四朱文，秀逸無倫，湖帆識之云

綠蔭成幄，暑日，夕陽西下，有設茶

，可鈐印四：一為「畫禪室」三字朱

：「陳曼生手刻白石詞句印，余畫荷

座以納涼。證諸此影，的是勝地。又

文，則香光舊物也。湖帆識之云：「

時所給，丁丑事變中，吳詩初君得于

相傳靜安寺昔有赤烏碑，陳朝楡，講

董文敏公用章，見宋江貫道千里江山

蘇州寄贈者，一頃閱梁縉秦祖永所輯

經臺，蝦子潭，綠雲洞，瀝瀆壘，蘆

圖卷首，經火燒過，四邊略損。癸酉

七家印跋，則開紅一詞，亦列其中，

于渡，及湧泉，稱為靜安八景。今則

年余四十歲時，番馮葉譽虎先生所贈

因錄其跋，俾知斯印之所由來：「丁

祇留湧泉，餘則一無所存；徒見市廛

。一為「特健藥」三字白文，識云

已季夏，船山攜友餞余於虎阜之菊花

櫛比，賈沽雲集，了無清趣可尋，且

：「常熟湯詠春沂孫手刻印，六十五

深處，座中有女郎執板歌曰：開紅一

湧泉污潦浮漚，不可酌飲，亦有名無

歲所作。光緒壬辰湯詠春之子同福，

軻，十畝荷香儘來去；回首夕陽斜，

實，令人不勝今昔之感矣！印度秦戈

贈先憲齋公書者。當時屬徐翰卿，四

如殺兩隻飛水鳥，夜夜並頭花下住。

兒詩哲謂物質文明足以破壞大自然之

邊刻有款字。」一則朱文累累，則為

余愛其首句新隲，爰刻鸞印，雲樓見

美，信然！

羅琪絲小姐的憂鬱

白汀

割屍二年記

我在巴黎的奧魯刺大學，解剖了一年死人。最後是歐洲的砲火給我學醫的計劃告一段落，我這飄零的亂世人也歸回祖國的領域中。所以對於這麼一件整整地幹了二年的事，說起來，真不知道該打那兒開頭才好。而且，這生活往往趨於機械化，似乎相當單調，一時也說不出什麼有趣的事來。

但，世界上決不會有永久晴朗的天氣，也不會有不起浪濤的海洋；對於我們，當然也有間歇的陰霾，和激烈的風暴！

我說：「我們」，這裏面至少該有一位異國的同學，羅琪絲小姐。

PRIMA IMPRESSIO

開學後第一次上解剖實習的早上就下起牛毛細雨來。我是專誠來學習的，當然很興奮。這好像是大年初一，握了新鋼筆，在簇新的日記簿上寫第一篇日記的情緒差不多。

我莫明其妙地早去了半小時，似乎想比別的同学多割幾個死屍。

等到穿過幽靜的校園，面對着遠遠的解剖室時，我簡直忍不住要笑，笑自己這一般傻勁。我不是跟一個大清早就去敲校門的小學生一般真誠麼？

解剖室裏零零地橫臥在眼前，四周的空曠，格外添襯出淒涼和恐怖的氣氛。靜悄悄地，只有風號雨歇的大自然呼聲。幸福是在青天白日，不然可真叫人心慌。

校園裏的綺麗，比之這一帶的清靜是多麼的不調和；此地沒有羅馬式的廊柱，沒有希臘式的彫像，也沒有日內瓦的風平浪靜的小湖，沒有黃石公園的闊敞噴吐的溫泉，而只有曠原。

解剖室的外圍有重重的黃楊樹，都是異乎尋常的高大，推測起來，總該有一二百年的長發。

從黃楊叢穿過去，是一條直通解剖室的泥徑。走進屋裏，就有人迎出來。

「學生先生！」

我對他的臉一看，不由突然一怔：這副瘦削的面型和恐怖電影裏的卡洛夫又有什麼分別。眼睛瞪瞪地發光，鼻子彎得鷹嘴一般，兩頰病態地陷凹進去，皮膚比田裏不息工作的長工底還要黑黧。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這裏的管事，有一個「死屍」的雅號，真是確當之極。

當時我不知道是要說些什麼，不開口又覺得四周的靜穆太使人不安。我看看這間穿廊裏只有四五隻衣架，二排盥洗盆。

通入解剖間的門戶都緊閉着。

還是他打破了沉默。

「他們還沒來哪！你先生可要先進去參觀參觀？」

「觀？」

我這新來的傢伙，一下子就給他看出來了。「好！」我就等他開了門獨自闖入解剖間。

解剖間！

最先映入我眼中的當然是許多光身裸體的死人！一個，二個，三個，……一共有三十幾個，一個個都各自安然地躺在手術台上。

有的張開二手，手指被釘在一條長長的橫木上；有的二隻腳被鐵架子高高地撐起；有的頭給粗繩子繫在桌沿邊，使得整個腦袋傾下去，連嘴巴也給彎得張開了。

我走近一個比較清潔的死屍，想看看有什麼特點——或者給他來這麼一刀吧！

總之，我心裏實着有點慌，在國內不是沒見過這一套，但今天可真別扭。

還是省得穿白衣服，先作一番視察工作吧！

這是一個瘦弱的少年，膚色太白皙，肌肉太少，恐怕是死於肺癆。胸廓都是一根根凸出的肋骨，頭給彎下台面了。

我再走前三四步，和他的臉打了個照面。

他眼睛睜得銅鈴般大，鼻孔像教堂的正門一般地洞開着，一張嘴不自然地拉開了，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

他像笑，又像是生氣。眼珠雖然失了光彩，而二顆眼球却有些水滴，他似乎瞅住我，對我哭。

我想來多割一點的雄心已經消失了，我還是走到別處去看看。

再進去一間是個教室。裏面除了幾副骨骼外，和普通的大學課堂毫無分別：講台大而底，學生的座位成半圓形，一排比一排高，最後一排的座位快要和天花板接觸了。

我又獨自走到最裏面的一間。

這是收留死屍的地方，有十來隻桌子，都橫陳着一個個死人。

這裏的死人還不會經過「剝衣亭」，都穿得整整齊齊，和生人一樣。

有一個男屍和一個女屍擠在一起，似乎是夫妻。

另外五個孩屍，簡直是堆在一起，這個的腳放在那個的身上，那個的手又壓在另一個的臉上。

死人也是怪可憐的。

可是最裏面的一個穿得很整齊，臉上也很有安祥，眼睛閉着和睡覺一般。我連走路也放輕了脚步，真像怕驚醒了他似的。

「一滴！一滴！一滴！」

門背後的一隻櫃子上，有血水滴下來。

我回過來，將門關上了，仔細看看這櫃子上的新鮮死人。

這人死得很慘：眼睛簡直要突出眼皮，腫人還在閃閃有光，好像直瞪瞪地對我怒視；二條粗眉毛緊皺在一起；嘴角向下彎着，正要開口似的，同時就有一陣陣的血水從這裏湧出來，流在桌上，滴到地面。我真不敢再看，這臉可算得太猙獰了，而且像沒死透，就要再活過來。

還是回出去等別的同學吧！

忽忽地突的拉開門，就聽見一聲尖號：「啊——！」

我也不知不覺地：

「啊！」

幸虧是一個女的，而且相當美麗。

「您是誰？」她先開口。

「您是誰？」

「我是此地的學生。」

「我也是的。」

「新來的？」

「是的。您呢？」

「我是才升上來的舊生。您叫什麼？」

「趙震邦。您呢？」

「蘿琪絲。您這麼早來幹麼？」

「我想來先割一點。您呢？」

「我是由好奇心的驅使！」

CETERAE IMPRESSIONES

解剖工作是二人一組地進行的，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只好請求蘿琪絲小姐合作。

她沒有反對：

「我很歡喜和您們東方人在一起，您以後肯不肯

告訴我一些關於東方的情形？」

「當然，只要空下來，我什麼都可以談。」

沒到三天，每次解剖的時候，她就不停地追問：

「您們女人，不是都裹小腳的？」

「您們歡喜坐在地上？」

「您們不親嘴而是親鼻子的？」

「……？」

「……？」

我立刻糾正她：親鼻子的是愛斯基摩人，歡喜坐在地上的是日本人。至於中國人從前還有裹小腳的風氣，現在可給革命一起革掉了，像我底媽是小腳放大的，我底未婚妻根本是天足，和西洋人毫無分別。

「您已經訂婚了？」

「是的，在我出國的時候。」

接着我又說了些我國新女性的活動，教育，自由戀愛等等。

但，蘿琪絲已沒有原先那麼興奮，只會嘖嘖嗅嗅地應和，而她的眼波中却有一絲憂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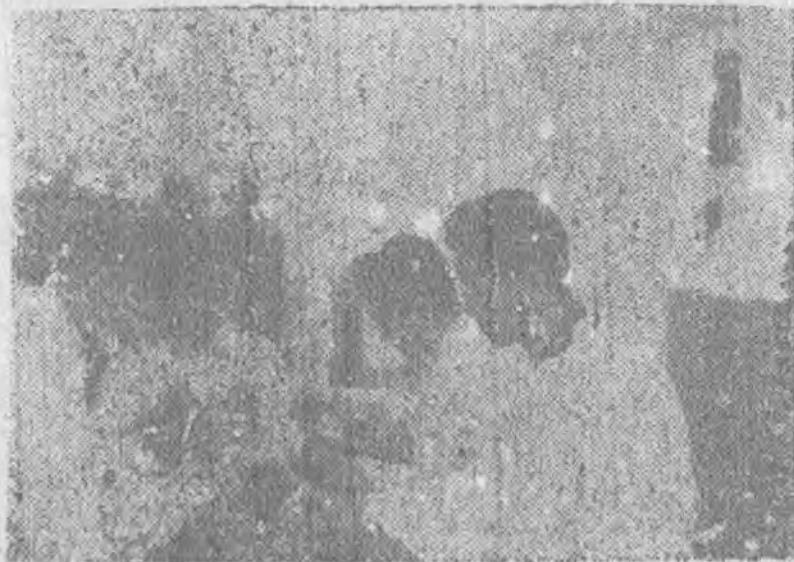
★

在解剖的時候，雖只用得着一雙手，至於口却也不會空閒下來。除了滿足她的好奇心，給她講許多許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以外，我總歡喜將話題引到醫學的領域中。

「我總覺奇怪：爲什麼這一帶的樹會得有這般高大。」

蘿琪絲對於學校裏的情形是相當熟悉的，對於這種問題，就該是她來滿足我底好奇心了。

「這一帶是用死人做肥料的！每月將許多割得不成樣的屍體埋在樹根下的土坑中，一個坑滿了，另外在旁邊開一個，一個接着一個，一直繞到原來



的所在時，已有了三五年，所以原來的屍體早已化爲烏有，而可以另外掘一個「死人肥料所」。這好像很慘吧？」

「我覺得並不，他們死了，不但可以供給我們解剖，做我們學醫者的肥料，還做了樹木的肥料，這真是「人盡其利」的事，我假使死了一定要在遺囑註明：我願意供人解剖！」

「但是我總以爲很慘，而且很殘忍的；像普通的解剖，先割皮膚，割皮下纖維組織，再割髓膜，以至於割肌肉，找神經，找血管的；左一刀，右一刀，結果，由頭頸而手臂，手臂而大腿，由大腿而一直到腳底，總共算來焉止千萬刀！這種千剝萬剝的酷刑，豈不是慘絕人寰嗎？」

「至於練習肢體截除的手術時，更不像話了，非但將一塊塊肉剝下來，還要整手整腳地斬下來斬下來，連骨頭也一起錫了！此時此景，在一個外道人看來，和一月人肉舖子有什麼分別？」

「噯，大家弄得滿身血水沾着肉醬，可真活像一月「黑店」。但話又得說回來，那一陣陣從屍體裏發出來的藥水味道，可真受不了，誰不是給薰得淚水直下的，這正表示我們在一掬同情之淚呢？」

「你又要說笑話了。」

「不，真的。你想，他們都是各醫院裏無人領取的屍體，當然無家無屬，不會有人給他們遷吊。我們却如中國人的穿起白布孝衣，正襟危坐在他們面前哭泣。而且已往不可追，我們正在發掘他們的覆轍，挽救世上還未去重蹈的人。」

「你說得太官冕堂皇了吧？」

「一點也不！假使沒有解剖，醫學怎能進步？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埃及雖然也有什麼鋸腿截足的手術，而原來有系統的人體解剖書，總還付諸缺如。公元二世紀加朗（Galen）的解剖學中，以爲人類胸前的一塊劍形扁骨和猿底一般裂開，人的肝和豬肝一樣，女人的子宮又和狗底相仿，髯骨又跟牛底差不離許多。諸如此類的笑話都源於沒有解剖過人體，而只殺過許多動物，他集了畜生的器官構造之大成，匯合爲人體構造，你說可笑不可笑？」

「大夥兒也不究底細，應聲附和，直錯到十六世紀才有了轉捩。一五四三年的法人安特雷，梵沙勒（Andre Vesale）可以說是正式解剖死人的鼻祖，他將割屍得來的知識，完全推翻了加朗的謬論，奠定了今日人體解剖學的基石。從此外科手術才有了理論上的根據，而能活人無算。」

我又告訴她以前解剖的方式，往往如社交上的宴

會，聞人名流也到場，大家抱着交際、娛樂和滿足好奇心的心地來參與盛典，結果只開膛破肚，看看五臟六腑就十分滿足了。

以前屍體的來源也很成問題，醫生們往往親自去盜屍，或者向盜屍者出高價購來。其中以蘇格蘭的勃納（Burne）盜屍最爲著名，他後來不但盜死人，還據活人，弄死了賣給醫生。結果他當然上了斷頭台。

信口雌黃的醫學史往往使得蘿琪絲神往。

★

考試的前幾天，我們都在夜裏自動去複習。

有一夜，我去得過早，一個人就在解剖室外面溜達。

沒有月亮，而有風，黝黑的夜幕里，油然想起聊齋中的故事，一個鬼或者一個僵屍，——或者一個妖艷的狐狸精。

似乎背後有脚步声，提心吊胆地向後一看，黑漆漆一片，隱約看見遠處的石像。別的什麼也沒有。

該是自己皮鞋着地的回聲吧！

不錯，故事裏不常說城里人走夜路，將自己的袍子扇動聲當有鬼來追他嗎？

但，忽然有人蒙住我的眼睛，下意識地一摸，是一雙柔綿的纖手呀！

「哦，蘿琪絲，原來是你，嚇得我一大跳。」

「這般胆小，還算男子漢？」

「你不怕嗎？在這種黑黝黝的夜裏？」

「我不怕！」

「講個鬼故事，你也不怕？」

「決不！」

我臨時杜撰了一個，是講解剖室裏死人復活的故事，雖然荒謬，不科學，但連我自己也給唬住了。

至於蘿琪絲更不用說，早已緊緊地擠在我懷裏，死勁摟住我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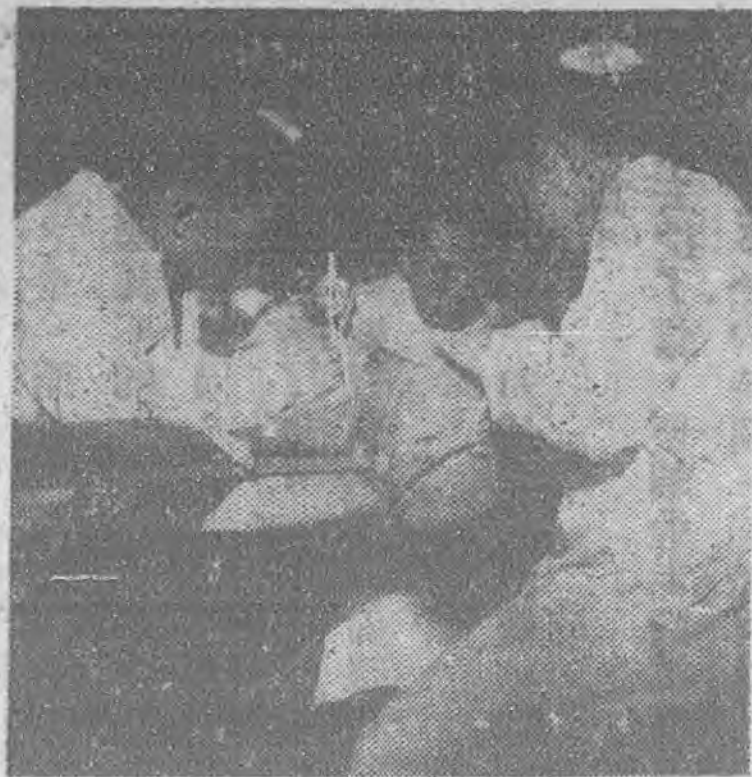
她仰着頭，直瞪着我，一陣陣波洛聶的香味襲入我的鼻腔。

故事也就不了了之，相視了片刻，四隻眼睛都疲了下來，四瓣嘴唇也都凝合了起來。

★

我總覺得是犯了罪，即使沒有和惹訂婚，也不應該這般隨便。

然而蘿琪絲却格外興奮了，每次解剖時都關不住她的話匣子。她告訴我昨天送來了一個沒死透的「死人」，心臟還微微搏動，前天管死人的「死屍」打碎了一大瓶灌死人用的「酥」，給教務長痛罵一頓；某一天喇達賢教授親自鋸了五個腦壳，練習什麼新手



一般地使我頭漲。

「……………」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遲疑什麼？」

「太……………」

「就算逢場作戲，不是也不打緊嗎？」

「我……………」

「你又要什麼惹了，是嗎？」

「不，在於你們法國人，這不算什麼，即使戀愛也是逢場作戲；至於我們中國人，是守舊的，即使我沒訂婚，也不能像法國女孩般她隨便！」

這一次，她不開口了，而她的眼波中却奏着忿恨和羞澀的交響曲。

術，……………

終於她提

起了我不願提的事：

「我們今

天晚上再來散步好嗎？」

這「再是

」正和音樂院

里的“Encore”

ULTIMA IMPRESSIO

時局一天天緊張起來，許多留法的同學也都準備回國。我來此才二年，除了每天解剖之外，也在幾個醫院裏實習了一年，假使立刻回去，也不虛此行了。

而且，惹每星期的來信中，雖然總鼓勵我多學習一點，不要急於回家；但，事實上她總隱隱地有許多久違的悲感和相見的慾望流露在字行裏。

因此，我決意乘最後一班輪船回來。

我先在巴黎打電報托人在里昂預先給定了船票，然後再整理一切，預備上火車到里昂上船。

船在二十一日啓碇，我決定在二十日乘晚上的快

車。

二十那一天又下起牛毛細雨來，陰沈沈格外增加了黯然消魂的別離之情。

我化了整整一個上午到各處去辭行，幾個教授家裏和熟悉的同學家裏也去了。

蘿琪絲不在家，她的姑母還抱怨了她一頓。

「她明明知道您要走了，却不向您道別，反而獨自到埃菲爾廣場去溜達了。她還說：大概不回來吃飯，下午或者還要和比埃划船。這女孩子，真古怪，專門歡喜和不三不四的人胡鬧。這種亂世，別人都在想

法子逃難，她却有意致去玩！您知道比埃是誰嗎？」

我沒有回答，只搖搖頭。

「就是才從馬德里逃來的西班牙人，他殺過不少法朗哥哥兵士呢，還……。」

我實在沒有耐性再聆聽下去，說聲「Adieu」後，後會有期」之類的話就走了。

中午在施領事家吃的飯，下午又跑了五六處。

到四點之後，反而空閒下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了。

化了一刻鐘，給蘿琪絲寫了封信；前半是此後的行蹤，和一些客套。後半：我叫她想開一點，她對於我大半是由好奇心而發生的興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神聖之愛。而且我們間有三「不能」：

一．國籍不同，

二．性格不同，

三．我已有了蕙。

夫了我給她祝福，並且希望在我下次來歐時遇到她。

至於還有一句話，我沒提，我不忍告訴她：我根本本不愛她！

出去投了信，便順道走到校園後的解剖室。

乘這多餘的時間，不是可以再去割一點，現在雖

然不想學什麼新的，再溫習一下舊的，不是也好嗎？

因此，我又獨自踱進這冷清的解剖間裏，一個人左割一下，右割一刀。

到傍晚六點左右，身子已有點困，就息下來，向各處作一次最後的巡閱。

最後走到收留新死屍的內室，看看這一批才升天堂的人們。

門背後的一張桌上，堆了二個死人，有一個已擠得快要跌下來了。

我推上門，給他們安排一下。

然後，輕悄悄回身而出。

才開門，就聽見一聲尖號：

「啊——」

「啊！」

「是你！」

「是你！」

「你不是要動身了，這麼晚來幹什麼？」

「我是來割一點。你呢？」

蘿琪絲並沒有回答。她的眼波中有一絲憂鬱，似乎平在說：

「我是來追尋昨日的夢痕！」

試 藝 記



張 毅

半年來和健明兩個人總是東一

餐西一頓游擊式的吃飯，每每未進飯館以前，先要想好今天要吃什麼，坐下以後，常常因為菜單上的價錢不能適合我們既經濟又實惠的需要而把預定的計劃推翻，不時以此為苦。後來找到一個家庭式的小飯館子，在那裏吃熟了就向老板娘商量包月。從此便覺得安定了許多。

雖然每天兩趟風雨無阻的要長途跋涉，可是就不爲了吃飯反正也得出去做事啊，這末一想，把吃飯就放在次要的地位，於是更使我們安之若素了。可是最近老板娘聲言不再

包月，她的理由當然很多而且相當充足；這才使我們感覺到吃飯似乎成了問題。再打游擊式的吃飯吧，現在物價比前幾個月高了許多，怎麼辦呢，朋友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都來勸我們說：「你們爲什麼不自己燒飯呢？自己燒飯又省錢，又方便，又自由，又……好處太多了。」是呵，我們怎麼從來就沒想到過自己可以燒飯這個辦法呢。好，從現在起，自己燒飯，我們決定了。可是，「誰來燒飯呢？」我問健明。

「當然是你啦。」健明很自然的回答。

「當然是我？我？」「燒飯」跟「以增加夫婦間的愛情。」

我好像從來沒有什麼聯繫。記得

在家裏的時候母親時常說：「什麼事都得學着點兒，就像燒菜煮飯吧，五斗櫃，衣櫃，小圓桌，椅子，再縱使你將來用不着自己做，支使用人燒的時候也得會說給他們聽啊。」可我真跟母親說不明白。我將方放，不過縱使有地方也沒法子在

“The shortest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 對，自己燒

飯不但省錢，方便，自由，而且可

以

我們住的是一個十呎寬十五呎

長的小亭子間，裏面已經擺着床，

五斗櫃，衣櫃，小圓桌，椅子，再

加上一只大樟木箱子。於是，燒飯

的第一件要緊東西，火爐就沒地

方放，不過縱使有地方也沒法子在

屋子裏燒，不要說我們的羅宋二房，東不許，就是她允許了，我也不肯。強，於是我翻出做牛肉餅的法子來，把一間屋子用柴板 and 煤球給熏黑了，不要緊，我的衣物都要掛上一層煤灰，那才討厭。和健明討論了一個下午，居然被我們想出了簡單省事而又乾淨的代用品——火酒爐子。我們都很興奮，立刻出去買火酒，買爐子，買鍋，碗，筷子以及其他的必需品。晚上我們又計算了一下平均每日大概要用多少錢，覺得確實是比在外面吃飯省多了。

是怎麼燒咖啡！但是有書總比沒有強，於是我翻出做牛肉餅的法子來，把必須要的東西抄了一張單子給健明。半個鐘頭以後，他回來了，只買了半磅牛肉和幾隻洋蔥。問他其餘的呢，他說：「你只寫着：三湯匙洋蔥，一湯匙牛油，一又四分之一茶匙鹽，八分之一茶匙胡椒。」我怎麼知道一湯匙有多少一茶匙有多少呵，並且，牛油那麼貴，又上那兒去買呢，你真太……」他棚的一聲把東西放在棹子上，沒有再說下去。我心裏當然也不痛快，是你教我照書抄的呀，而且，我從來就沒學過做菜，那有什麼法子呢！好在東西既然買來了，只好大着胆子做吧。但是那麼大一塊牛肉，不能整個的放在鍋裏呀，這才想起忘記在健明去買肉以前關照他要買絞碎了的牛肉。而我們只有一把水菓刀，只好去向房東借了一把切麵包的鋸齒刀算是把肉鋸成兩段。也沒

法子做牛肉餅了，也不能管書上怎麼說的，燒了一鍋水把洋蔥同肉放在裏面，反正煮熟了能吃了，還能管它什麼滋味！平常口道挑剔別人飯煮的不好，等到白動手來煮時連先煮開水再煮米還米同水一齊煮都不知道。爲了生米煮成熟飯再讓他看不起，於是在爐子上，慢慢的看着有熱汽由蓋邊冒出來，心裏想飯大概煮好。健明因爲一早晨什麼都沒吃，出去買東西，也很餓了。但是紀念我們這第一次自炊，我們一定要鄭重一點。他把筷子擺好，我着飯碗，說：「請健明先生行開禮。」滿想可有一餐飽飯吃了。知鍋蓋一開，裏面簡直看不見米原來米太少，水太多，成了稀粥！「唉！——」健明沒說什麼，口

第二天早晨，該是出去買菜的時候了，誰去買呢？「我去！」健明自告奮勇的說：「只要你告訴我買點兒什麼。」買點兒什麼？問題又來了！我怎麼知道買點兒什麼呢！健明看我發愁，忽然靈機一動，他說：「你不是有一本 *Cooking Book* 嗎，照那上面寫的做好了。」

可是我從那本書上只學會了做雞蛋糕，做蘋果批，做楊梅凍，還有就

了一口氣，把鍋蓋又蓋上了。我覺得慚愧。但更多的是失望，是委曲。含着兩泡眼淚給母親寫了一封快信。沒有別的話，只是說：『母親：萬急！請您立刻抄幾樣菜的詳細

索笑集

湘靈

當職業偵探員應召到她家裏時，她正在家裏寫天動地的號咷痛哭着。

「我的小狗！」那位太太哀求道，「我那可憐的小白花！無論如何你得給我找回來。答應我吧！請你體上天好主之德確實地答應我在明天下午五點以前把他送回來給我吧！大慈大悲的偵探先生，請你把附近幾條馬路的房子逐間去搜，務必把他尋出，不論生或……呸！何爾德佛，罪過，罪過，我的小白花是長命百歲的。」

「請問太太，」偵探員這時才懂得

做法寄下。做請福安。再：煮飯時

先煮水抑水米同時下鍋？又若干米應放若干水？均請詳示。女毅上」

看着健明無可奈何咬着那塊又大又硬的牛肉，覺得好笑，他看到我發言的機會，「你的狗是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失去的？」

「我的丈夫……」

「我是問你的狗呢，太太。」

「我的丈夫在上星期日奉了我的命令，帶了我的小白花出去散步，可是至今他們全沒有回來。」

二

問：「你到這種『銷金窟』的地方來，若給你的債主們遇着了，你將何詞以對？」

答：「你真傻！你以為他們敢到這種地方來麼？他們若敢到這裏來那裏還能做我的債主。我經過長久的考慮，確定沒有別種地方比這裏更安全了。」

三

笑了，也不由得笑起來。

「健明，在母親的回信來到以前，我們暫時吃麵包吧。」我輕聲的說，希望他聽見，又怕他笑我。他沒說什麼，只會意的點點頭。

主：「你真的一定要走麼？」

客：「那倒不一定，我將擇善而從。」

四

甲：「你那裏比得上，在我的前程裏的都是偉大的物事。」

乙：「何等偉大的障礙物呵！」

五

甲：「你知道麼？聽說李老五的父親也曾給鯨魚吞在肚裏三小時之久才出來呢。」

乙：「那算得什麼！我的叔父在鯨魚肚中還要久呢。」

甲：「到底多久？」

乙：「他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七個銅板

毛芮斯作
西渭譯

是神的慈悲，窮人能够大笑。
你在破房子裏面不僅僅聽見哭聲，就是本心發出的笑聲，你也常常聽得見。這是真的，窮人笑的時候，有時候倒應當哭才是。

我清楚這些人。蘇斯 Soos 那一代人，我父親就是其中一個，經過最窮苦的日子。他那時候在一家機器廠做小工。他不拿那時候誇嘴，別人也不。但是，事實是這樣子。

事實是這樣子，我以後從來沒有像我兒時笑得那樣多……怎麼樣笑，沒有了我快活的母親？她老人家紅紅的臉，才叫懂得笑，笑到後

來眼淚也淌下來了，隨後湧上一口痰，差不多要把她噎住……

有一天下午，我們倆找了一下午七個銅板，她這回大笑特笑，沒有一回好和這回比。我們找，居然找着了！三個在洗衣機器的抽屜裏面，一個在衣櫥裏面；此外就來得難多了。

是我母親發見頭三個銅板。她以為還可以在這小抽屜裏面發見，因為她經常幫人縫東西，賺來的錢總放在這裏面。對於我，抽屜是一個取之不竭的寶庫，只要手往裏面一伸，「芝麻呀，開開呀」馬上

就變出來了。（註一）

所以看見我母親在裏面搜尋針呀，頂針呀，剪刀呀，碎布頭呀，線子呀，紐扣呀翻得一塌糊塗，忽然奇怪上來，喊着：「藏起來啦！我真是驚奇極了。」

「什麼藏起來啦？」

我母親道：「小銅錢呀！」於是她笑了起來。

她取出抽屜。

「來呀，小乖，他們藏起來了，咱娘兒倆倒要找找看！偏找出來！壞東西——壞小銅錢！……」

她蹲下去，把抽屜放在地上，小心又小心，活像她怕牠們飛了；她簡直一下子把抽屜蓋住——就像一頂帽子扣住了蝴蝶。

不笑真還不成。

她笑着道，「捉住了！」她並不急着露出抽屜。只要有一個銅錢在，甯想溜掉！

我蹲下去，看有沒有一個亮晶

晶的銅板出來。但是沒有動靜。說實話，我們就不怎麼太希望看得見什麼東西出現。

我們彼此望了望，這種小孩子似的開玩笑把我們逗笑了。

我去碰抽屜。

我母親責備道：「別動！輕點兒！當心逃掉！你就不知道銅板跑得多快！跟黃鼠狼一樣！……牠們跑呀跑的，滾呀滾的，老天爺，牠們要是一滾起來呀……」

我們一回到原來不笑的樣子，我就伸出手，想弄翻抽屜。

我母親又喊了一聲：「停住！」

我怕了，趕快抽回手指，好像我碰着了爐子。

「當心呀，小敗家子！看你多急着亂花牠們呀！只要藏在這兒，牠們就是我們的！讓牠們再待些時候好了，因為，你看，我要洗衣服：我缺一塊臚子用。」

我起碼得有七個銅板，要不然呀，人家就不給我臚子。我已經有了三個：我還缺四個，牠們呀藏在這兒，在這小屋裏頭。牠們待在這兒，但是不喜歡人家驚吵牠們，要不然呀，牠們就會生氣，跑掉，我們就永遠甬想再看得見牠們了！所以，你得當心！因為錢呀，才叫傲氣，得好好兒款得牠。尊敬牠。牠說生氣就生氣，跟貴家小姐一樣。有一首誘蝸牛出來的小歌兒，你不知道嗎？你可以誘牠出來——就像人喊蝸牛出來一樣。」

我們這樣聊着天，笑了多少回，我不知道；不過，像喊蝸牛那樣喊錢，真是滑稽極了：

出來呀，銅板伯伯！
你家裏着了火……（註二）

於是，我倒翻小抽屜。地上是千百樣小零碎，可是，錢呀，沒有！

媽媽撅起嘴摸索；白搭！

「我們沒有桌子，多可惜！我們要是把牠倒在一張桌子上面，就體面多了，我們就許找着了！」

我聚起所有的小物件，放回抽屜。我母親這時候苦苦思索，看樣子頭都要漲破了。她不會偶而把錢放到別的地方嗎？可是她記不起來了。

我倒想出來了。

「媽，我知道什麼地方有銅板。」

「什麼地方？兒子，我們快把牠們找出來，別等牠們跟雪一樣化掉了。」

「鏡櫥裏面有。」

「噢！壞孩子，你怎麼不早說了！現在，我們怕沒有什麼指望了！」

我們站直了，走向鏡櫥——早就沒有鏡子了。不過，我知道，牠的抽屜裏面有銅板。有二天了，我

打算偷掉這個銅板，不過我沒有勇氣。再說，我要是有勇氣的話，我早就買糖喫了。

「這兒已經是四個銅板啦！不

用發愁了：頂難找的也找到了。已

經比三個多了一個。我們用了一個

鐘頭找到這四個銅板，到用點心的

時候，那三個會找到的。這麼一來

，天黑以前我好洗衣服了。快罷，

也許我們在別的抽屜可以找到……

嘆！在別的抽屜，光這一句話

就夠了！因為這個舊鏡櫃伺候過好

些有東西堆的人家。不過，可憐蟲

在我們家可沒有多少東西抗。牠又

是癆瘵，又是蟲蛀，又是搖動！

我母親教訓着每一個抽屜。

「從前有錢的抽屜！這一個從

來什麼也沒有！那一個欠了一屁股

……你呀，叫化子，不走運，你永

遠沒有一個銅板！噢！你將來也不

會有，有的也就是我們的窮苦！好

成，你要是不給我，我求你好啦！這個呀，頂頂有錢！」

她一邊笑，一邊嚷嚷，取出頂

底下的抽屜，沒有底的抽屜。

她拿牠套住我的領子，我們娘

兒倆坐在地上放聲大笑。

她忽然道：「等一等！我們這

就要有錢啦。我到你爹的衣服裏面

找找看。」

衣服掛在牆上的釘子。沒有這

麼靈的了！我母親拿手伸進一個口

袋，馬上找到了一個銅板。

她直眨眼睛，怎麼也不相信。

她嚷道：「這下子好啦！可成

啦！現在湊够幾個啦？我們真是連

數也不數了。一，二，三，四，五

……五個！只缺兩個了。兩個板銅

，算得了什麼？好辦多了！有五個

，就會再有兩個！」

她仔細搜索所有的口袋。但是

唉！沒有用！她一個也沒有找到。

玩笑話說得再好聽，逗不出一個銅

板來。

工作和刺激的大紅點子早已燒

着我母親的臉蛋。原來人家就禁止

她工作，因為她一工作總是生病。

當然嘍，這是一種例外的工作：誰

也不能夠禁止別人找錢呀！

喫點心的時候到了，簡直過了

。眼看就要天黑了。我父親明天要

一件襯衫用——洗是不可能了！乾

淨的井水不够洗油漬的。

「噢！我多糊塗！我就沒有找

我的口袋。可不是，想到這上頭，

我還要望望牠看。」

她望望看。看呀，一個銅板。

第六個。

我們興奮起來。只欠一個了。

「看看你的口袋，你也看看。

也許找得出一個……」

我的口袋？當然嘍，我好看看

的：全是空的。

天黑了，我們有了六個銅板，

不濟事，和完全沒有一樣。猶太人

不肯賒我們，街坊和我們一樣窮。總之，我們不會問他們要一個銅板的！

他把銅板放在我的手心，謝了又謝，說不出一個所以然，走了。

我母親向我道：「謝謝上帝！快跑罷！……」

我們也沒有事好做。

她停了一下，然後笑着，放聲

就在這時候，來了一個叫化子。他哼哼唧唧，直在數說他的可憐。

笑着：「銅板湊齊啦，我可來不及洗啦：天黑了，燈盞裏頭就沒有一滴油。」

我母親差不多笑醉了。

笑聲噎住了她。痛苦的惡劣的

她說：「够份兒啦！老頭子。我一下午沒有做成事，就因為短一個銅板買半磅胰子！」

噎窒。我向前扶她的時候，她搖了幾回頭，把頭藏在手心，什麼熱東西流到我手上。

叫化子，一個面孔平靜的老頭子，驚奇的模樣盯着她。

這是血，她親愛的神聖的血，窮人裏頭難得有人能够像她那樣懂得笑的人的血。

他問：「一個銅板？」

「是呀！」

註一：「芝麻呀，開開呀」，

「我給你這一個銅板。」

一定是匈牙利什麼民間的遊戲兒

「什麼，叫化子也周濟人！」

歌。

「拿着罷，嫂子，我不缺這一個銅板。我只缺一樣東西：挖墳的

註二：原來的兒歌應當是：

鏟子。有了鏟子，我就心滿意足

出來呀，蝸牛！

了。」

房子着了火……

附記

作者毛芮斯 Zsigmond Moricz

，生於一八七九年，是現代匈牙利文壇最偉大的人物。「七個銅板」同時也是他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書名，一九〇九年問世，是他最早的作品。他本來是學理科的。一九二一年問世的「仙園」，是匈牙利首屈一指的長篇小說。農民是他重要的對象，他的農民劇給戲劇另闢了一條蹊徑。他真正的造詣仍然屬於散文方面。他的現實主義是健康的，有顯著的福樓拜 Flaubert 的影響，他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包法利先生」，就借用福樓拜的傑作「包法利夫人」的題目。這裏所譯的「七個銅板」，選自法文本「現代匈牙利短篇小說集」。活潑，深厚，流暢，嚴密，不作抽象的造語，勿怪乎匈牙利的風物在他的筆底下栩栩如生了。

哀顧明道

徐碧波



吳門顧明道社兄，年十四，卽失怙，無恆產，有弱妹三，全賴阿母針黹所入，以事生活。君性穎悟且純孝，初就讀於美人所辦之英華學校，攻研勤奮，成績冠羣曹。卒業後，以限于經濟，權王母校教員，卽將薪給供餬口，以節母勞。稍暇，更試作文稿，投寄海上報章雜誌，獲潤筆，亦以奉母補不足。數年後，成「啼鴎錄」一書，風行全國，名遂鵲起，賺人眼淚，旋忽自戕，作風不變，鑒於己之病廢，遂擷取民族武俠之精警題材，演爲說部，俾資激勵同胞，用贖前愆。頻年稿酬所入，略有餘儲，乃爲遣三弱妹消耗幾盡。戚鄰或以男子卅，宜有家室之說進。君答謂：以我不祥身，寧忍重玷好女子。藹然仁者之言，爲同里田氏所聞，願以長女妻之，于是在君卅一歲時，與希孟女士締結焉。婚後之次年，僅存一足，又患關節炎，亦廢，自是杖而能行者，更須扶之掖之矣！一二年之役，曾由家鄉遷眷至滬上，住八仙橋某里，偁促於人烟稠密之區，苦難備嘗，幸祇半年許，事卽救平歸返鄉邦，仍事文化工作。在此前後數年中，成長篇甚多，尤以「荒江女俠」爲最膾炙人口，連續六大集，都數百萬言。其他如「海外爭霸記」，「惜分飛」，「奈何天」，亦皆係皇皇巨著；以上諸作，經電影公司之徵請，先後製成影片。滄君不習市廛風尚，所以祇略予取酬，並不保留版權，是故 實際上，獲益殊淺也。迨此次戰事將作之時，吳門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君又於千辛萬苦中，由其妹倩劉廷枚君，伴君至魯，

於八一二最後一次列車抵滬，車擠甚，行又紆緩，君體既弱，行止又弗便，兒女啼飢號渴於旁，君處此環境，幾至窒息！抵滬後，仍寓八仙橋舊址。逾年以戰事未能即止，遂遷居於同孚新邨，設帳授徒，兼爲各書報執筆，兩時生活指數猶平，出入尚堪相抵。前年因所寓屋，忽生問題，君係編者，無處不低首讓入，只索四處相覓。因君既不能樓居，又須顧及門人交通便利，卒于鄰近現寓之威海衛路，萱椿里六號樓下，權稅兩室，屋小而東，空氣非佳，君長日伏螿其中，口授筆耕，消磨其精神腦力者又三載；同時柴米瑣屑，咸充陳于周圍，而生活之窮，亦高飛乎雲天，出入相差至遠；平素又復狷介自持，即遇知好，亦不輕求人憐，而積鬱所在，亦因不良於行，未能藉游散以事宣洩。坐是種種，乃促其生命不少。終於去秋，因不能再行掙扎，始輟筆停教。君又素重責任，使弟子半途而廢，心已不安，故雖在萬分窘急之鄉，又復籌措款項，按照比例，退歸諸生學費，門人等無不感動，均一致不肯接受，甚有泣下者，如此風義，能不使人景佩。惟斯際肺部疾患益劇，雖醫藥無間，卒鮮效力；重以經濟來源，頓告斷絕，憂傷偃蹇，更增隱痛。至好知其如此，於扼腕之餘，委婉進言，先盡棉薄，請納人助。君猶力拒，因以人類應有互助互惠之尚相

陳，並勸勿以是介介於懷，君始領首勉予承受。然察其內心，猶無時不在愧惡中也。迄於今年春季，病勢益趨嚴重，遂由獨鶴兄商准新聞報館，送君至紅十字會醫院療治，一切費用，悉由館方担負；居月有三日，自覺沉痾難起，徒耗人資，心更不安，遂復返舊居。君體既羸，至是益形銷骨立，以臥床日久，髀部僅存肌膚，亦摩擦破裂，髮股本蜷曲，而膝關節炎又復發，仰臥既不可，側睡亦感痛楚，熱度入晚升至一百〇二度，煩躁尤甚，君不堪忍受此種痛苦，常聲言願早日升天，俾脫諸苦厄。又謂戚友存恤，銘心刻骨，本欲撰文以志永感，奈口授已強，詎能手草，此恩此德，當圖報於來世，語之悽惋，令人悲哽。而七四衰親，依依于側，前塵影事，既多悲切，目覩現狀，又復若此，忍住老淚，加以慰藉，哀痛情緒，交織一室，常人處此，已將難堪，况昊天不弔，竟以百羅集其身乎。迨彌留之前一天，鶴兄因稔君對於老母妻室，以及弱息，身然百端，不能去懷。因往作澈底之慰藉，經懇切譬解以後，始稍寧靜。旋於五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謝世，易簀之時，叩母別妻諭子，各有遺言，言慘切，不忍記述。君享年四十有八，有丈夫子一，名德驥，行年十五，聰俊肖其父，將來跨竈可期，惟體質亦孱弱，現正在初中肄業。女二，其一名粟官，

螞蟻世界

小泉八雲作
周信之譯

一個國家，在那裏所有居民的本性都是如此的有道德，甚至連不道德的觀念都不存在，這樣的世界可能存在的嗎？要想像一個社會，在那裏不誠實的觀念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不誠實；或者一個社會，在那裏不貞的觀念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人可能有所不貞；或者一個世界，在那裏沒有人有一點妒嫉、野心或憤怒的觀念，因為這種情慾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想像一個世界，在那裏沒有所謂愛，沒有我們人類現在所稱的責任：這是不可能。而且更進一步，這樣做要並沒有一點困難，一點痛苦；而不過是永遠不斷的生活的樂趣。道德變成了遺傳下來的本能。

這樣的世界，我們真能想像嗎？我的回答是那樣的確乎存在。昆虫的世界的確給了這種道德的變形一個實例，而且更重要的，據科學家的意見，人類經歷了千萬年的過程後，

在最後終於會達到螞蟻的倫理狀態。這種狀態，有些已經得科學的證明而成立了，震動了整個道德世界而使人們開了思想的新路。

這種事實之獲得乃由於數百科學家對數百種螞蟻研究的結果。下面所描寫的詳情是最高等的螞蟻種所特有的；那必須記住。同時，我必須提醒你，螞蟻的道德，由於環境的需要而不達於自己種族之外。螞蟻在自己國境之外時常打仗；假使沒有這一點，我們真可稱他們為道德上十全十美的動物了。

螞蟻非常聰明，所以我們若把他們的生活情形作為喻言一般來和人的生活比較着描寫，亦無不當。那末，試想像一個全是女人的世界，她們日夜做着工，建築房子，開鑿溝壩，架造橋樑，而且還要從事於農耕與園藝及照料許多種的家畜（我可以說螞蟻畜養了不下於五百八十四種不同的動物）。那個女人的世界是非常精細地保持着清潔的；雖然忙得這樣，却全帶着木梳和刷子，每天要把身體整理數次。除了這些經常工作，這些女人還須照料成千成萬的孩子——這些孩子這樣嬌嫩，甚至一點點氣候的轉變都會殺了他們的。所以必須常從一地

搬至另一地以保持他們的溫暖。

雖然這許多工人不息地在收集食料，他們中間却沒有人會比所需要的多吃或者多飲一個原子；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會比所需要的多睡一秒鐘。現在一個驚奇的事實來了，那在後面將還要說到。這些女人是沒有性機能的，她們是女人，因為有時她們的確能生產，像處女一樣；但是她們是不能結婚的。性機能在實際上被遏制了。

這工人的世界由一隊軍人保護着，那些軍人有時也幫助做點工作。這些兵卒魁梧強壯，形狀殊異，初看好像不是屬於同種的。現在第二個驚奇的事實來了：這些兵卒都是女人，但是她們是沒有性的女人，在她們身上性機能也被遏制了。

多數孩子是由少些特殊的母親所生的——這些母親被選來專作產生子嗣的工作，而不准作其他的事。她們的待遇幾乎像女皇一般，一

天到晚被僕養侍候着，而且住得最舒服。只有這些人才能整天吃喝——她們爲了要生子嗣，必須如此。她們除非得到很好的保護，不准出外，而且也不准冒危險或傷害之事。整個種族的生存靠在她們身上。

最後是雄螞蟻，那男子，有人問爲什麼用女人武裝成兵士而不用男子。這原因是同樣的，女子有更多含蓄着的情力，而且所有用於生殖的精力全都轉變成了攻打的能力。真正的雄蟻是非常小弱的，且受着漠視與輕蔑。他們被允許做一夜的新郎，此後他們立刻死了。相反的，那女子的生命却非常長，至少要三四年之久。但是男子活着只要能完成他們孤寂的使命就够了。

現在最驚奇的事實來了：那種性的遏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自動地從容就義的。我們發現螞蟻藉一種有系統的營養方法可以任意遏制或發展他們的性機能。那整個種

族決定了性是不允成立的，除了對種族的生存所絕對需要之外。這裏就是那一切情慾中最強的性慾爲社會大眾的利益而遏制的一個例子。

但這不過是自制的一方面，在螞蟻世界中却完成了幾百種之多。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那種族已完全脫離了一切出於所謂自私的衝動的東西。即使饑渴也不容自私的縱慾。社會的整個生命是專心致力於大眾的幸福，互相的幫助和年青一代的照料。這種生活是一種有實際意義的宗教。個人有時可以說是實際地爲社會而犧牲了；那意思是說這是一個最高道德的利他主義。因此思想家便問道：「人類有一天能够達到像螞蟻一樣的情形嗎？」

在數千年前那古希臘的作家寫下「到螞蟻那裏去，懶惰虫，去學學他的榜樣吧」的時候，他也許並沒有想到這忠告在二十世紀科學之光中能够證明是怎麼地有意義。

雙城記



要把這樣兩個不同的城市，加以評說，比較，這是很難的事。但是這題目對我太感興趣了，自己的童年既完全銷磨在一個城市中，而在另一城市住了近十年，差不多把寶貴的少年時代等閑蹉跎過去，這樣再說對於這二大城市沒有一點感想，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蘇州是我的故鄉，自幼小以至受教育，沒有離開寸步，當我襁褓被遠去時候確有點依依不捨。此後就在上海一直生活下去，儘有許多人在這樣大亂動時代紛紛奔赴遙遠的不知名的城市中去，我却安份地株守在這裏，沒有跋涉遠方。這樣說來，我應該是非常愛好

我們來談談這二大城市，因此終於把這個甚難的題目寫到紙上，試就較為熟悉的隨便談談，庶幾能在輕易逝去的年華上，刻劃一個淺淺的記號而已。

生活在江南一帶的人，對於蘇州和上海都有一點印象，即使他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二個地方。一說起蘇州大家都能聯想到是一個方言很「軟」的城市，曾有人把中國的方言劃分作幾個區域，而以蘇州及環繞於其四周的不少縣城，諸如上海，無錫，江陰，常熟等等，統稱之為吳語區。各地的方言都有差別，音調，輕重，清濁，即小之一村和一村也有分歧，但以「吳

這大都市的了。其實不然，也許憎厭的心情較之愛好更甚，而所以默在這裏一住十年的緣故，無非是生活的惰性使然。矛盾根觸，一時也無法解釋這種錯綜複雜的心理。曾經在另一刊物上說起我對於居住在二個城市中的好惡，覺得人生真是充滿着太多的矛盾，既愛之，又憎之，完全以主觀的心理變化而起變化，所謂習久生厭。無怪社會上對於婚姻問題常多波折，仳離重婚數見不鮮，若把對於某一城市的歡喜與厭倦而言，後者的矛盾實在是一「小焉者」而已。不過就以這些矛盾的感覺，足夠

語」爲領導，這是值得驕傲的，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城市，其實所講的言語乃是各地方言的什錦，並無獨立性。但上海人獨喜歡模仿蘇州人說話，多少帶一點輕蔑和笑諷的成份在內，這是進化的城市對於落後的城市示威，如其蘇州是通商大埠情形，恐怕便要相反。蘇州人說話「軟」，這對於學習其他方言或外國語多少有一點便利，容易學像，但是仍不撇開吳語的本腔，却有弄巧成拙的可能。有很多人能講清麗的國語，但也有不少人打起「蘇州官話」，頗使人覺得軟硬不調和。至於上海人的以吳儂軟語來調笑，故意把語尾拖重，實在是一醜惡的誇張」，一無是處，失去了吳語的本來面目，其實在蘇州人口中，極爲自然，決不致這樣扭捏作態，令人作嘔的。

聽蘇州人美麗的語聲，最好在春二三月，有山塘街上的十七八小女郎，拿了一筐白蘭或珠櫛，沿街叫賣。放翁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恰像寫的是蘇州景色。蘇州以深巷出名，街道狹仄，分立兩旁的都是黑漆牆門，雖無摩天的高樓，但「風火牆」的高度至少有三層樓房這樣高低，在這樣狹長而又黝黯的巷中走路，另有一種森然的感覺。但點綴在這街巷中間的有賣花女郎的叫賣聲，清脆悅耳，這種語音，便是真正住在蘇州的也很難學像。從前看西

片「虹影花聲」，白塞羅茂飾賣花童子，一聲宛轉的「賣花呀」，聽之迴腸九曲，不禁要想到山塘街上的賣花女郎，雖然東西語言不同，但情調的和諧，却是一般的。上海肩担負販者不擅叫賣，大都是利用竹木等器的敲擊

。例如我會

在所謂上海

的心臟區域

住過一些時

候，每夜輒

聽到「的的

篤，的的篤

」的聲音，

後來才知道

是出賣餛飩

麵的担子。

有的直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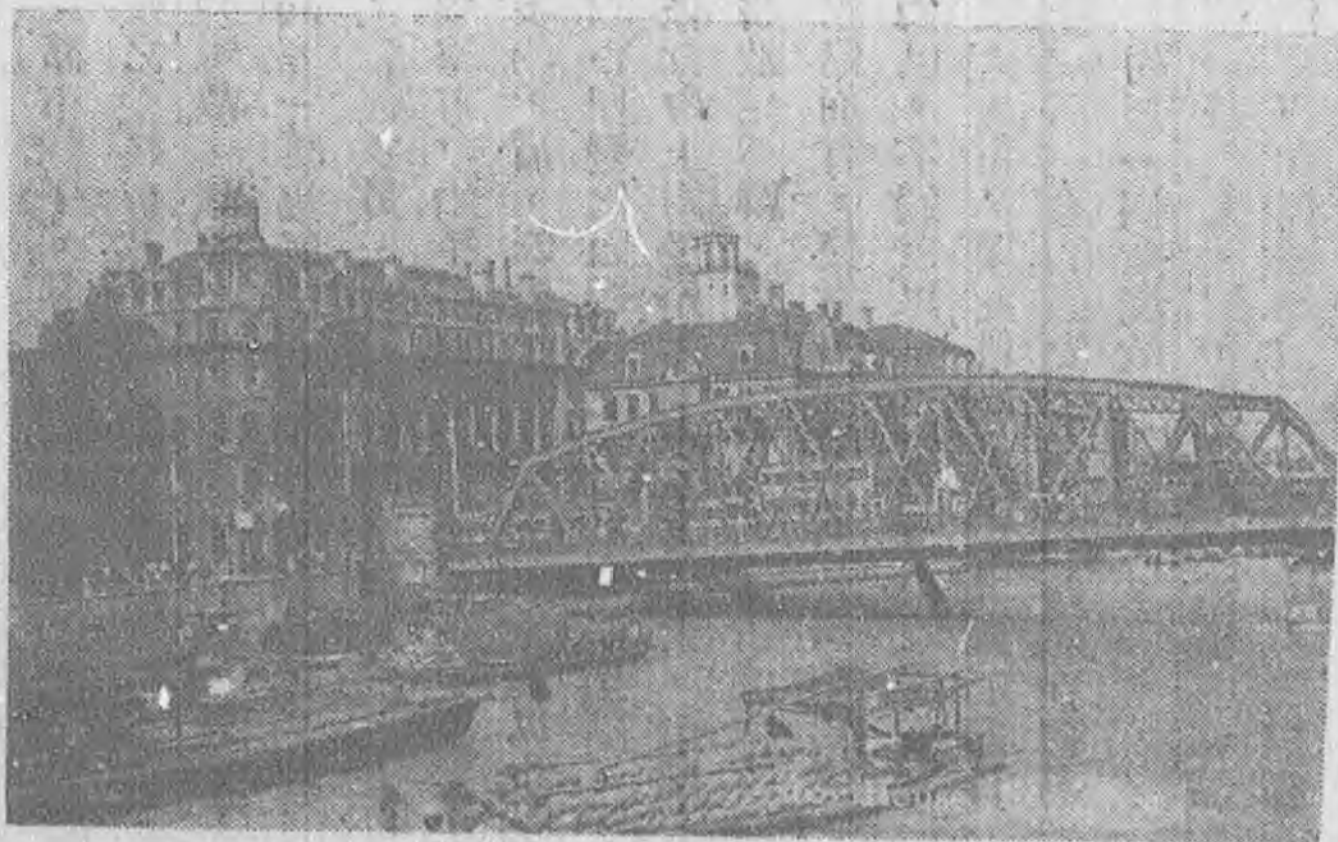
講話般的叫

賣，「杜米

要哦」，或

「西瓜要買

西瓜」之類



。總之，上海的叫賣聲單純，直入，缺乏音節的美。蘇州則不然。他們自己把叫售的貨物編成一種韻

語，用高低不同的聲調喊出來，如其說這種叫賣聲有音樂性，也不算「獎飾逾分」。如蘇州賣水果的小販，在此時秋實已成的季節，他們挑滿了一担梨，橘子，橄欖……等東西，沿街喊賣，這一聯串的水果名字，加以讚美果品的形容，如橄欖的脆，橘的甜，梨的香，亢爽而奏節，實在無法把這種聲浪傳之楮墨。他如賣五香豆的，賣燻魚，麵拖蝦，五香小鳥的，都各有其編就的歌唱，在薄暮時分沿街叫賣。就是賣西瓜，其唱賣和上海迥然不同。蘇州的瓜販分兩種，一種是上面所說的販賣四季鮮果者經營，他們賣水果每天要經過幾條街巷，幾家縉紳之家他們都已熟識，夏天的西瓜只要向老主顧兜售，講好送二担或三担，瓜季一到，不必叫賣，只需按戶分送。另外一種則是載上一艘小船，蘇州城內多的是河道，隻槳容與，一邊在船上喊賣，贊美西瓜的甜，其經過大概在日中時分，聲音帶着懶洋洋的催眠意味，也許賣瓜人自鄉間黑早起身來城，此時正需睡的時候，但爲出售西瓜，不得不打點精神，但總有一些懶散的成分。臥在竹床上，聽到這樣的賣瓜聲，真够使人昏昏入睡。

有一次在蘇州聽到賣芋奶頭，在一個陰黯的朝晨

，秋雨方罷，昨晚從鄉間送了祖父的葬儀回來，在「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心坎中，忽有一縷淒涼的感覺，我在屋子的外進，聽外面街上一個老婦人喊賣芋奶頭，在寂靜的景園中愈覺得哀婉動聽，生涯大概不十分好，賣聲一直連續着，沒有間斷過，直到漸漸遠去，似乎已到巷尾了，我還聽到低微的呼喚，老婦人的身世可憐，特別引起我的同情和感喟。

有人把蘇杭並列，認爲都是「天堂」。其實，以風景秀麗，杭州是無愧於這稱謂，以享受的予取予求而言，天堂的尊稱還應屬於上海。什麼東西都有得買，最好的食品，最好的衣着，最好的住宅都聚合在此地，當然這些「最好」的東西，和普通一般人無份，僅屬少數階級所獨享，杜工部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希望，在眼前祇能讓詩人去幻想，塵世蓋有填不平的坎坷，非一朝一夕可以使世界達到理想的境地。住在上海的人，大部份過着鴿子籠式的生活，一幢房屋中擠了不少人家，這類房屋大都陳舊得可以，雨天必漏，晴天多灰塵，白日裏必須開燈，到晚上鬧哄哄的聲音，仍不寧息。初來上海時第一個給予我的印象便是白天也需要電燈來工作，此時說來，未免要貽鄙陋之謂，但的確使我感到詫異過，尤其像我這樣需要眼鏡已有十餘年來的人，燈下工作至少要略感異樣。

這是使我憎厭上海的種種理由之一。辦公究不能和跳舞相比，舞場中跳舞，即使燈全熄滅，不致踩到對方的脚尖，但一切正常工作都需要天然的光亮，在不甚調節的電燈下面辦公，損傷目力還在其次，精神上的不愉快，却是最大的缺點。

因此不能不使你神往蘇州。蘇州的住宅大都很寬大，有的大得令人覺得太浪費了。屋前有天井，屋後有或大或小的園地，園地上不必佈置得怎樣引人入勝，能够種些無名的花草，菜蔬之類，就足夠一家的享用。在上海，花園住宅成爲高貴的享受，在蘇州則不然。蘇州的居民並不把享受看得很重，他們需要的是「實惠」。因此園林中沒有精巧的佈置，奇花異卉的種植。情願在一弓隙地上種些青菜養幾頭鷄鴨等等。房屋是老式的，寬大，高爽，和上海的狹仄，擠軋恰好相反。

只是石子路不能同上海的柏油路比較，因爲要行駛汽車，才有柏油路的建造，但這使沒有坐汽車的人們也叨了光。在柏油路上散步，尤其是在舊法租界迤西的幾條靜穆的馬路上漫步，如其說這是人生的一種享受，也不爲過。但蘇州的街巷是石子砌就的，步行既感不便，坐車也覺顛簸。就是城外的一「馬路」吧，也顯得窳敗不堪，這種路好像用黃砂鋪成的，因爲平

代久遠，漸漸露出峻嶒的石塊，只是比較城內的街巷略闊，其他沒有什麼優點。破舊的馬路上行駛的除人力車外，便是破舊的馬車。馬匹也是駑劣得可以，在這樣古舊的城中似乎應有這種敝敗的點綴。

蘇州城內有不少河道。近年來雖經拓寬街道，填平小河，但有不少河道保留着。鄉下載了稻柴，瓜果都打從這些淺狹的河中運到城裏來。還有陰歷七月將盡時，河中常見載了一船放籠口的僧人，緣河搖出去，鑼鈸齊鳴，煙霧繚繞，另把五彩紙糊的荷花燈，裏面點了臘燭，沿河散放，在黑黝黝的河水上，飄浮着閃閃的紙燈，唸經船已漸漸遠去，水燈却搖曳着微弱的光芒，還沒有熄滅。這種一時的勝會，如其寬容了迷信的譴責，實是良善的風俗。中國民間的迷信舉動，大都與娛樂合流，如迎神賽會，如神社演劇，都可作如是的眼光，這樣對於他們的辛勞終歲而有近乎愚蠢的舉動，大可原諒了。城內的小河，爲用大抵如斯，但有人即以蘇州爲中國之威尼斯，未免恭維過甚。沒有航海的人來談域外風光，當然是痴人說夢，但就所見圖片上的及影片上威尼斯風景，清麗古樸，河道整潔，迥非蘇州可及。說穿了蘇州的河道實在污穢有餘，清潔不足。清晨常是爲沿河人家潑洗便桶的所在，而中午又在原處淘米了，即此一端，就是未出國門

者也可知道是中西異趣的了。

上海却因物質進步而足以驕傲，抽水便所的靈便清潔，即是一例，雖然儘有人「使而不抽」，而使後來者遺臭之感。此外如水汀的溫暖，與冷氣的陰涼，都是拜科學昌明之賜。升降機使人到十層樓房如履平地，不致像爬南高峯般使人連氣都透不過來。不過凡此種種，在亂離之世的今日，都已成奢侈的享受，而且這種享受用之適宜，使成爲公衆之福，在荒淫甚於嚴肅的上海，大都是用違所長，成爲有閑階級所獨享。這是上海的可愛處，也是上海的可憎處。

吳中素以風景秀麗著稱，關於這方面，前人的描述極多，擬簡略一提。蘇州城內的園林除獅子林以假山聞名外，其餘的園林都不值一觀。滄浪亭在府學相近，可說是城南唯一的佳處。城外的留園一年比一年衰老，真有美人遲暮的感想。和留園相近的西園寺却是一個大叢林，香火極盛。其他如彼上海人詭稱的靈岩，其實除了山上一座寺院外，了無佳趣。天平山的風景却好一點，尤其當深秋時分，滿山楓葉紅艷耀眼，够令人流連忘返。山上的泉水清冽，稱爲吳中第一泉，則是昔人的美譽了。此外鄧尉探梅，石湖望月，都是春秋佳節的及時行樂所在，也各有其動人之處，如要稱讚，可以各各寫成洋洋的文章，絕不是這篇小

文所能容納的。城內外更有不少的塔，足以爲這古舊的城市增光，從上海去的可以在車廂中望見北寺塔，由南京來，虎邱塔先印入旅客的心目中。其他還有雙塔，瑞光塔，都是年代久遠，屹立在寺院的前面，雖然顯得有些老邁，却在風雨晦冥中目擊時代的變化多端，一無圯壞的現象。

假如有機會在城河沿喚一隻小船，向南緩緩駛去，經過了疎朗的青場地，轉一個灣，不久就可發現一片闊大的河水，橫貫在河上的是一條長橋，無數半月形的橋門洞跨在水面，使你不能數清橋洞有五十三個還是五十二個。這座長橋在烟波浩淼中度着寂寞的歲月，如其在黃浦江上有這樣一座大橋，通到浦東，而在中央部份建立拱門，劃分行人和車輛的道路，至少要使倫敦橋黯然失色。那時外白渡橋將自嘆老大，雖然它有一個龐然魏偉的外形。但是這座長橋和着它的許多環洞只隱居在水鄉一角，不求聞達，孤芳自賞，如豚跡山林的高士一般。

但上海有些什麼呢？郊外僅存的龍華寺已經衰敗得不堪。高橋算是海濱唯一可以玩玩的地方了，却是單調得可憐。南京路上的保安司徒廟，儉俗湫隘，實在是都市的贅筆，雜在許多公司，商號中間，太不調和。又要讚美故鄉了，如蘇州盤門的瑞光寺，僻處

城南，左右疎林掩映，遠處城牆拱繞，景風沈鬱，確使人肅然起敬，有蒼茫不盡之感。

蘇州有不少茶館，老老少少借此消閑，在這裏除了吃茶之外，一局棋一碟燒餅，幾張報紙，聽聽閑言閑語，一個易逝的上午就這樣捱過了。老茶客把茶壺交給堂倌，還家吃午飯，下午仍然踱到這所茶館，繼續吃茶，雖然是二度光降，但只要付一筆茶錢，因為茶壺沒有掉過，堂倌給他保留了上午吃剩的這柄茶壺。在一間廣大的屋子中，聲音嘈雜得不堪，滿地是瓜子殼，橘子皮之類，桌椅的年歲相當高邁，有時坐下去要發生支支架架的聲音，老茶客却能在這種雰圍中閉目修道。他們大都情願放棄掉家中的安樂椅，明窗淨几的環境，而在這樣黝暗的，人聲如沸的屋子中，消磨一些時間，排遣這份淡淡的歲月。

蘇州的設立茶館，因此久矣夫被人目為腐化與落伍；有的甚至以為是封建遺毒，那可更其莫測高深了。其實如能用之得當，真是最簡單的和勝友聚會之處；老年人在功成身退之後，每天一壺茶，樂其天年，當然也不能說是奢侈的享受。至少這輩潔身自好，在茶館中「證道」的老人，比之自認德高望重，倚老賣老，籍辦慈善事業而大撈其油水的名流要清高得多。年青人如不沈緬在茶館裏，難得跑跑不見得就能落

伍或腐化。因此對於茶館的看法，覺得還需加以一點寬容。在一切都市的娛樂沒有輸送到這個古城來的時候，除了閹闕之家的公子哥兒能够走馬章台，流連風月外，所謂平民的消遣，只有茶館的享受，而這種消遣也是當作娛樂看待的。所以要褒貶茶館，覺得還是瑜多於瑕，而且這是以代表地方風物的場所，一定要視之如騷，加上腐化和落伍的罪名，持論未免近於偏頗了。

蘇州有不少茶館，正如上海開設了無數咖啡館與茶室。相形之下，上海却又以物質取給的便利，窮奢極麗見勝。茶室的主要營業不是賣茶賣茶，而是出售各色點心，有的且有樂隊演奏，飲啄之餘，還可以有跳舞之便利，而且一切燈光的佈置，器皿的細巧，座位的舒適，與蘇州茶館相比，至少有一個世紀的相差。在蘇州，只有在隆重的婚喪儀式中，主人以細樂吹打，對於來參加盛典的賓客，表示歡迎，特別謂之「音樽」，其餘地方，可說絕無音樂助餐的場面。但是在上海隨便吃一次點心，就好像有「音樽」的供奉，豪華奢侈，和茶館比較可說有一段長的距離。就使人沈緬的一點而言，其實還是後者的可能性大。不過我們都不想熱烈地衛道，而且即使是嚴肅的戰士，也容許一些合理的消遣，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茶室與茶館的功罪方面，還是存而不論的好。

聽說現在蘇州也有新型的茶室出現，咖啡茶座跟着風起雲湧，是否這够算蘇州的進步呢？蘇州曾經有過一個公園，經過戰爭的暴風雨以後，荒蕪不堪，到現在還沒有恢復，不能好好的建設起來，連帶附屬在公園中的圖書館也化爲烏有，對於人民直接有健康性關係的公園和圖書館沒有重興的一日，對於聲色口味的盡情步武上海，在進步的天秤上衡量，不見得需要很重的法碼吧。

癸未歲闌記於水香堂。

上海吸收了一切進步的事物，掘起爲現代化的世界都市之一，當然值得歌頌。即以出版物的蓬勃，就可睥睨全國，向以文化城見稱的北京都不能伯仲，更不必把蘇州來比較了。可是我有一個偏見，蘇滬雖然近在咫尺，但是蘇州最好少沾染一些都市的氣息爲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風光，各自憑着自己的特點發展，至少要比東施效顰好得多。

南司拉夫的起源

繅人

主乃士化路士 (Nicephorus) 率衆

南司拉夫之成立一個國家，是有

當地的各司拉夫族 (Slavs) 原是

遊擊，每次襲擊城市得手後，即將其

一個動人的故事在裏面的。

鬪牆的兄弟，一向是各懷異心，不能

全部燒毀，並將虜獲的布爾加種嬰孩

在公曆六百八十年，一個名叫亞

聯合以禦外侮的，所以當這些矮小但

克林姆 (Khan Krum) 祇得求和，但

士柏魯哈 (Asperuch) 的人，帶領着

是組織嚴密的敵人到來時，竟是「如

是被他拒絕了。一天乃士化路士全軍

一大隊小眼，彎腿的馬兵，出現於多

湯沃雪」，毫無抵抗。

正經過一個山谷，被克林姆伏騎兵奇

騰河 (Danube) 的下流。他們本是

此後有志之士，不絕揭竿而起，

襲，全軍盡墨。乃士化路士的頭顱被

來自加斯比海岸 (Caspian Sea) 的匈

領導民兵，要把他們的侵略者驅除，

克林姆挖空，鑲以金銀，製爲飲器。

奴種，人們稱之布爾加人 (Bulgars) 即

可是終於因力量之單薄而失敗了。如

後來成立了「南司拉夫」族，以

現在之布爾加人)。

是者經過二百年。至八一一年時，英

別於「司拉夫」諸族。

木人却利

秋 士



一塊價值五十萬元的木頭

銀幕上的木人却利。麥嘉瑞

(Charlie Mc Carthy) 已經是影迷們所

熟知的一人物了。他是一個空前絕後，震古暎今的最偉大的木偶。

他的主人比根 (Edgar Bergen) 依以為生，捧着他演出於電影，廣播及舞

台等處所，而獲得驚人的成功。他的各項收入總計約等於美國大總統

的歲入的五倍。

麥嘉瑞雖然僅有一個名字，然

而實際上他却有幾個頭和幾個身體

，可以隨時隨地以適合環境之姿態出現。至於精神上則由早熟的青

年，而至放佚的壯年，更無所不可了。

原始的麥嘉瑞的頭部是由一個

酒店主人麥克 (Theodore Mack) 彫成

，以三十五元的代價賣給比根的。

麥克不是一個彫刻家，但是他却有藝術天才，所以麥嘉瑞不是一個普通的無表情的木偶。他的眼睛是勇敢，不羈，而常會和女人們做眉眼的。他的臉更為奇特；右半邊溫和，左半邊淫蕩，兩頰現着中風病者的紅暈。亂草一般的頭髮粗而且紅。他在近鏡頭中顯現的是一個可愛而有毒性的人格。

他身長三十八吋，體重四十磅，最近在體內裝了機關，能自己站立和走動。

原始的麥嘉瑞有某種不可以言傳的品格，是不可複製的。比根經多年的試製失敗後，為安全起見，不得不把這「不可言傳的品格」保險五千元。不過因此這原始的麥嘉瑞每次旅行時，不得不買全票了。因為保險公司指定，在舟車上，比根必須和他同住一個雙人房間，以便鎖上房門而保障其安全。你不要說他過於張皇，綁匪們決不會光顧

到一個沒有生命的木頭人的；事實上他確曾被綁過一次了。當時所有紐約人無不爲之驚惶失措，但是比根却掩着嘴巴在那裏暗笑；因爲他知道被綁的不過是一個替身，那位原始的麥嘉瑞先生正在好萊塢一家銀行的保險庫裏面安然熟睡呢。

麥嘉瑞也和現代的偉人一樣，有好幾個替身。除了在重要的場合由他親自出馬外，其他如拍攝廣告畫片，向「攝影者」作笑容，試拍電影等普通的事務，都由他的「副本」代表。

在家裏他佔有一所佈置華美的房間，和一張雙人床，衣櫥裏齊整地掛着四十六套衣服和各種制服。抽屜裏放着許多上等裁縫所製的襯衫，短褲，上面還繡着他的名字的縮寫，這些都是影迷們所贈的。比根是麥嘉瑞的靈魂，而麥嘉瑞則是他的軀壳。他今年四十三歲，芝加哥人，性質是有禮，和善，

克己，而且便給；不過吃虧的是沒有麥嘉瑞那種動人的儀表。所以他常說：「祇要我能和却利一般地容易獲得朋友便好了，人們都和他一見如故。」坐在比根膝上的麥嘉瑞聞言，祇露着蔑視的笑容，不肯給他的主人幫一點忙。比根常願望着做一個丑角，祇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爲他的滑稽而發笑，至於麥嘉瑞則每發一言，無不闕堂。比根對此，惟有自歎命不如木偶而已。

所有看見過麥嘉瑞的差不多都忘却他不過是一個木偶了。有時比根在廣播山忘記演詞時，掌管人每每把演講稿子交給麥嘉瑞，而不給比根。如此之類的事情，常使比根狼狽得很。

他們相依爲命已十餘年，一向在夜總會，遊艇，小市鎮等場所裏演技度日，相當清苦。至最近十年來才爲世人所認識，而得名利雙收。去年麥嘉瑞在紐約作個人廣播時

，有六萬人請領入場證。在大中央車站時，他乘坐那節火車給羣衆踐踏得不成樣子，攝影者和影迷們拚命往前擠。大家高聲喝道：「把這個小子趕開！」「這個小子」便是指比根。

麥嘉瑞會獲得不計其數的榮典。其最重要的履歷如下：

曾被任爲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救火會」領袖。

曾任舊金山市長一天。

曾任玫瑰校武場的總指揮 (Grand Marshal of Tournament of Roses)。

舊金山和紐約的世界博覽會都爲他特設「麥嘉瑞日」。

電影研究院授予特別木像獎 (Walden Oscar)，評定爲一九三八

年最特出的喜劇傑作。

他時常獲得記名投票，選舉他爲大總統或其他各種官職。

加利福尼亞洲的馬瑟飛機場會授與總軍曹 (Master Sergeant) 的榮譽

職。當時有五千軍隊在他面前開正步走過，給他檢閱。那天麥嘉瑞的就職訓詞說：「現在我是正式參加你們的隊伍了，我願意供貢獻一點對於這個好男兒的集團的發展的意見。你們試想，倘使每隻轟炸機上都用了女招待，豈不甚妙！」

鬧鐘，汗衫，玩具及許多他種

什物都用「麥嘉瑞」做商標，他因此每年增加了美金十萬元以上的收入。不過他時常因比根對他的慳吝而怨恨。「我每次向你討錢時，」他對比根說，「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回聲而已。」他甚至公開地說：「比根買了許多底子粗糙的杯子，使客人們把茶匙放進去淘時，以為

裏面已經放了糖了。」

麥嘉瑞的零用錢是每星期七角五分，這還是由二角五分起艱難地加上來的。比根說，如果他給麥嘉瑞以過多的零用錢，則他人的孩子們將以他為例，而向他們的父母需索了。

——節譯自 *Steele*

醉紅小語

鄭逸梅

歷如數家珍。君與弘一法師生前殊相契，擬輯刊弘一尺牘以留紀念，予深盼其早成事實也。

韓退之，昌黎人，因有韓昌黎

之號。豈知清同治間慈利有黎昌韓其人，恰倒韓昌黎三字以成之。昌韓字冰次，富著述，卒於光緒辛卯。

予友姜丹書善書畫，掌海內各

學府美術有年。不料清嘉慶間亦有姜丹書其人，字世銘，一字册言，

黃巖人。陶容歷代名人卒年表補中列入之。

周興嗣之千字文，予於私塾中

曾讀之，蓋曩時啓訓童蒙必備之書也。尙有讀千字文，則得誦者殊夥。是書宋侍其璋撰，其璋字良器，長洲人，據周興嗣千字文所遺之字，仿其體例，別撰千字續之，刊於雲自在齋叢書中。南京國學圖書館抽印單行本，旋燬於兵燹，甚可惜也。

頃蒙夏丐尊君爲予書紀念冊，

錄其兒時所作小詩一首云：「蚤來

攜鏡照，鏡中對吾笑，持此自愛心，芬芳永爲寶。」作行書，極流利

。予慕君名久，前年始通問，今春

乃晤之於玉佛寺，鬚髮蕭然，蓋粹於文字數十年矣。談出版事業，歷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最愛到的地方

一個夏天的黃昏，當大科學家愛迪

生(Thomas A. Edison)由他那間造福於全世界人類的研究室工畢回家時，他的夫人迎着他，愛撫地說：「你太辛苦了，親愛的，你這樣乾乾不怠地勞苦工作得太長久了，這是很不利於你的身體的，我勸你還是快些找一個好地方休養休養吧。」

「可是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個大發明家說。

「隨你的便揀你最愛的地方好了。」

「好吧，」愛迪生笑着，「我明天便動身。」

次日，愛迪生清早起來便動身到他

的研究室去。

知己知彼

馬克吐溫少時曾在聖法朗西士哥呼聲報(San Francisco Call)編輯部任職。

他在那裏工作了六個月之後，有一天，給總編輯叫了進去說：「以後你不必在這裏工作了。」

馬克瞪着眼望着他，問道：「你倒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不用我呢？」

「爲的是你太懶，而且一點也不中用。」

「呵，你真蠢得可以了，」馬克笑着回答，「你要用六個月的時間才曉得我太懶而不中用，可是在我進來工作那一天便曉得了。」

馬克吐溫與監獄

馬克吐溫有一回在紐約演講，當時聽者雲集，極一時之盛。在他走上講壇前，主席者向聽衆們作介紹詞，說：「我對於今天的演講者的生平祇曉得兩點：第一點是他從來沒有坐過牢，第二點是我不知道這個道理。」

臨危不亂

有一回馬克吐溫寓所的緊隣來了一家新房客，他們在遷來的次日便向他們的新隣居專誠拜謁了。禮尚往來，照理馬克夫婦應該早日回拜，可是不是爲了這，便是爲了那，這件事一天一天地延下去，始終沒有辦到。最後，有一天早上，馬克偶然由窗子望見隔壁的房子已經失火，在樓上熊熊地燒起來了。他連忙跑過去敲門，到他的隣人出來應門時，他說：

「我十分抱歉，不應該在這個不適宜的時間來拜望你，而騷擾了你們的早餐，這是要請求你原諒的。可是我却有一點事不得不跑來告訴你——你樓上失了火了！」

「不能」和「不應」

世界著名作曲家李茲 (Frank Lizer) 的性格原是很和易近人的，可是在他認為必需的時候，他便任意地幹出極不近人情的事情了。

有一天，一個少年作曲家把他的「得意之作」送來請教。李茲看見他的歌調極為生硬，曲調也很不和諧；因此指出最糟的一節，向他說：「這在音樂裏是不可能的。」

「可是，」這個少年人傲然說，「我却辦到了。」

李茲冷笑着，把鋼筆蘸了墨水，然後任意地向他的外衣上揮灑。「這也是辦得到的，」他說，「可是不應辦。」

他說完便跑出去給這個少年作曲家買一件新的外衣。

馬克吐溫的敵手

馬克吐溫在歐洲旅行時，有一回在火車上，一個英國人突然走過來對他說：「克來文士先生 (Clemens)——馬氏

的眞名)，我情願出十鎊錢而不看你的『赫可比利芬』呢！(Huckleberry Finn——馬氏名著)」當馬克吐溫詫異得瞪着眼睛說不出話時，他才微笑着繼續說道：「這樣使我能夠再度享受初級讀地時的大快樂呵。」

馬尼之戰

許多人都把上次世界大戰中馬尼 (Marne) 之役歸功於霞飛元帥，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不肯同意。一回有一個記者問霞飛：「請你告訴我，馬尼之勝到底是誰的功勞？」「我不能答這個問題，」這個老將軍說，「不過如果馬尼之役我們不幸戰敗，則我必獨受衆人指摘了。」

惡作劇的總統

美國古列芝 (Coolidge) 總統在任時，有一個貴賓應邀在白宮早餐。他看見總統突然把杯中的牛奶倒進墊杯子的

面前進行其是，於是祇得照樣學着。古列芝跟着把糖加進小盆子裏，拿茶匙調勻，然後取一點到口嚐味。等客人依樣葫蘆地弄好，把盆子舉到嘴邊要喝的時候，古列芝便把自己的盆子放在地板上餵狗了。

不瘋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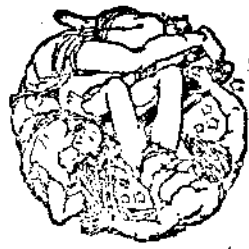
「威爾士先生，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裏，你能夠預言十年後你在什麼地方嗎？」有一個人把這句話問這個愛作預言的著名作家 H. G. Wells。

「十年後，」威爾士答道，「我必遭遇到下面兩種命運中的一種。我或是死了，否則便是被人關在『不瘋人院』裏面了」。

富人的缺憾

在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美國汽車業領袖) 五十五歲壽辰的筵席上，有一個記者問他：「福特先生，請你告訴我，一個人會不會因豪富而反受損失？」「會的，」福特說，「在我而論，便是福特太太不再下廚了。」

藜 照 小 錄



鄭 逸 梅

同事鄭湛如先生，鳴社老詩人也，宗兄心史亟稱之，謂其攬眉覓句，借酒澆愁，意在山水之間，道出羲皇以上。作青溪之客，嘯傲平生；隱黃浦之濱，棲遲三載。規外計著書之歲月，醉中看過眼之雲煙。若先生者，殆今之天隨子乎？撰原諺一卷，考覈綦詳，惜未發刊。

無從得讀。項蒙見示，乃假歸，於短檠幾几間，披覽而玩索之，頗多道人所未道者，披取數則，錄存於下：一、揆背。東坡志林，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兩闕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揆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

無垢。』可見浴室揆背，宋時已有之矣。二、大阿福。名山記：『太白山鍾西方金窟之秀，關中諸山莫高於此，上有鐵鑄山神牌三，曰：大阿福。二阿福，三阿福。』無錫惠山泥製之胖女孩。俗呼為大阿福，或內於此。三、跑冰。宋史故事：『齊宮幸後苑作冰戲，亦曰冰嬉。日下舊聞考西華門之西為西苑，榜曰西苑門，入門為太液池，冬月則陳冰嬉，習勞行賞。』是即現在跑冰場之起點。四、洋盤。黎園佳話：『咸同之際，京師專重徽班，而其人亦兼擅嘔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執袴學唱曰洋盤之類。』五、鬼畫符。元好問詩：『真書不入今人眼，而輩從教鬼畫符。』五、叱噤。俗稱吃飯之憤詞也。書顧命王三宿三際三叱，上宗曰饜，按繼體之君即位而奠酒之儀也。故上宗曰饜，俗作噤爾而與之義，饜也。七、喜鵲叫客人到。漢隗買云：『乾鵲噪而行人至，』即喜鵲叫客人到之意也。八、割瓜臉。俗稱削骨臉，非也；荀子非相篇：『皋陶之狀

色如削瓜，』言面青綠之色，如削皮之瓜也。九、巴巴急急。勉人作事勤奮之語。埤雅：『元人小說言期望之切曰眼巴巴。』雲麓漫鈔：『急急本漢公文常用語，如切切速速之類，張道陵漢人承用之，道家即沿用，至今不改。』後人因合言之曰巴巴急急。十、過橋拔橋。續通考：『許有壬科目出身，會有詔罷科舉，有壬竟署名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拔橋者矣。十一、刮地皮。俗譏貪吏也。唐盧仝蕭宅贈答詩：『揚州惡百，疑我捲地皮。』元吳萊詩：『乘風作國蠹，抵隙為民殃，地膚竟捲去，天孽俱凋傷。』呂留良譏明代進士詩：『一自分符試郡縣，傾囑天眼剝地皮。』此即刮地皮之證。以通俗之語，加之以詮釋，可與亡友汪仲賢之上海俗語圖釋，具有同等價值也。

方君冲之於骨董肆購得『劉復藏書一朱文印，半農遺物也。乃丐鈐於小册，留為紀念。印為石質，無邊款，不知阿誰所鑄。』

無名島

法M·勒法耳著
舒君亮譯

下卷

第一章

無線電員交了班以後便走到上層甲板來。特萊絲哈當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五號從哈弗爾起程，這時剛繞過聖赫勒拿島。

這次是特萊絲哈當號的處女航。這隻船是在巴黎號後一年半建造的，它的華貴程度足與巴黎號匹敵。哈當先生和他的女公子也在船上，爲的是要表現他應有的自負，因爲他的公司的船隻和世界上海航業最佳最大的船隻相比，都毫無愧色。它這次所取的航線即是十年前上海號的航線。上海號的沉沒，對於環球輪船公司實在是個異常嚴重的打擊，因此人人都相信它是決不能重振旗鼓的；然而環球輪船公司如今却相當發達，它的藍底金星旗在世界各處海面飄揚。

在一個悶熱的旅程之後，清新的夜悄然降臨。先前平靜的海面這時搖起了長波，船身也便微微地擺動。

「喂，法耳孟先生，有什麼新聞？」哈當先生闔上書問道。

法耳孟大尉站在特萊絲哈當面前，回答經理道：

「沒有什麼重要的新聞，經理先生。不過，你歡喜聽神秘的故事麼？」

「我最愛神秘的故事，」特萊絲回答他。「我小的時候，非常愛讀魏爾倫的冒險小說；長大以後，極歡喜讀科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倘使結局是我完全猜想不出的話……」

「很不湊巧，我的故事却沒有那種結局，並且我恐怕它永遠不會有。話雖這樣說，可是在一個歡喜怪異

的人聽起來，它也是够有吸引力的。我說的話你覺得可笑吧？」

「不，我在聽你說，」哈當先生說。

「我這故事的起頭恰恰在三十七天前的晚上，」法耳孟開始說，「那時特萊絲哈當號剛剛完了它的最後的試驗。我的一個同伴，就是現在接我的班的那人，那天晚上我偶然遇見他的，他對我說他前一夜在無線電收發室裏，收到一個希奇的呼號。那是晚上十點鐘，一切的聲響都沒有。突然間，滴滴答答響起來！聲音非常清晰，電碼却是新奇的，然而緊跟着又是普通的呼號：『請大眾注意。』停了幾秒鐘又是『請大眾注意』。他注意傾聽，等待後面的信息；然而後面却什麼也沒有。于是他發出：『我聽見了。你是誰？』回答是：三點，三直，三點：S. O. S. 這是緊急求救的信號，用不着我解釋你是知道的。」

「哈哈！這有點意思了！」哈當先生微笑道。

「小姐，我得向你解釋清楚，這種信號一經發出，要是發報的電台不會接到明確的回答，是要一直拍發下去的。因此我的同伴馬上回答：呼號立刻停住。直到這裏為止，並沒什麼特別的地方。就像一個聲音喊：『救命！』另外一個聲音回答：『不用着急，我來了。』求救的人自然告訴來救的人說：『我在某處。』通常是這樣，在無線電裏也是這樣。我的同伴等着最後這條不可缺少的消息，可是只有沉默。他等得不耐煩，便發出問訊的信號：依然是沉默。他再發出信號：仍然是沉默。說得更正確一些，應該說：在空中各式各種的信號中，他聽不見剛才求救的那一種信號的聲音。

「他足足等待了十二分鐘。爲了要證明他不會弄錯，他把耳機遞給他的助手；助手也聽不見。到了十點三十分，德國諾台赫電台照例廣播它每晚最後的新聞，此後便一切都沉靜了。希奇的事就是：有了求救的信號，却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並且它也不再發出。」

「真奇怪，」哈當小姐低聲道。

「不是奇怪，是可憐，」她的父親改正她道；「一定是一隻遇難的船，在發出緊急信號以後幾秒鐘就沉沒了。」

「除非船遇上水雷，不然決不會沉得這樣快的。我知道別人會引用上海號的例子來反駁我，可是……」

哈當先生聽到這裏，面容馬上變成陰暗；法耳孟接着說道：

「可是，一個例外不能成爲定理，況且關於上海號沉沒的原因和當時的情形，我們毫無確實可靠的消息。不過我說的是我那同伴的意見，他認爲他的想法不錯，便把它記在值班記事冊上。倘若事情就是這樣完結，他也許不會再想起它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半，在普耳度的英國電台播送了新聞以後，他又收到和上一晚同樣的信號，緊跟上便是嚴重的 S. O. S. 和上一晚一樣，他馬上回答：『知道了。你是誰？』信號也和上一晚一樣，馬上便停止。」

「最有主意，最能鎮靜的人遇上這種事恐怕也免不了要受點影響，我這句話你們也許同意吧。第二天我的同伴帶了深刻的印象上岸，他把這消息對伙伴們說起，他們都是經過同一海面的，大家全聽見過那個信號。他和兩三處大電台通電問訊，回答全是一樣。衆人都得到同一的結論：這是一隻遇着危險的大船（這是從信號發出的距離推斷得來的），他的發報機連結不斷地遭受到重大的損害，以致它無法再發電報了。」

「這個解釋倒相當合理，你說的時候我也這樣想，」哈當先生說。

「可是這個解釋也說不通，因爲全世界的船公司和艦隊都在和它們派在外面的船隻通信信息，而且都接到回音。」

本來和乘客們談話的船長這時走近他們。

「你的運氣真不錯，克拉伊船長，」經理叫道。「法耳孟先生正在對我們父女兩人講起一個會使人睡不着的故事！」

「我猜想該不會是神秘信號的故事吧，」船長笑答道。「啊！法耳孟，你做個詩人多合式！不過這也不妨害你做個好海員。」

一個水手走到法耳孟面前站住說道：

「請大尉到電報室去。」

「諸位，失陪了，」法耳孟抱歉道。

「我陪你去吧，」哈當先生說道。

「假使又是你那位幽靈通信員，這次設法把事情的真相弄明白吧，」克拉伊取笑道。

「如今是我們兩人的事了！」哈當先生大聲說道。

「法耳孟真是個奇怪的青年，」他們走後船長說道。「今天快活，明天沉靜，一會兒像少女一般地羞怯，一會兒又像岩石一般地堅硬。有時候他向着海面張望的樣子真讓人背脊發涼。他探身船外，兩眼在海面搜尋，身子越來越往外靠，直到快要跌下，然後才把身子抽回。倘使有人在那種時候叫他，他會突然豎直了身子，紅着臉，放聲笑起來，可是笑聲像是假裝的，聽了使人難受。」

「該不是有什麼憂愁的事吧？」沉思的哈當小姐大胆地提示道。

「小姐，憂愁兩字包括不了，這是一種更深沉的事，把他整個人都佔據了——自然這是指空閒的時候，在工作時他是專心盡責的。他的一生有一種秘密；他帶着它走……」

特萊絲微笑道：

「這是個謎！」

「正被你說着了。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是誰？誰也不知道。一九一四年以前，他是美國海軍大尉。戰爭開始，他來到法國加入軍隊。他是個勇敢的軍人。和平以後，他入了法國籍，在公路局服務；後來脫離公路局，來到哈弗爾，恰巧有一個船員因病離職。謀求這個位置的有二十個人。你的父親看中了他的儀容，他的資格，他的吸引力，就選上了他。起初大家對他相當冷淡，可是他的正直和專門知識很快便把我們征服了。我們知道他的事就是這些，其餘的事我們却什麼都不知道了，不過我們曉得法耳孟決不是他的真名。我對你說的話好像使你受了感動吧？」

特萊絲正要回答，却看見哈當先生和法耳孟在艙口出現。

「我的父親來了，」她說着一面走去迎接他。

「法耳孟，怎麼樣？」克拉伊招呼道：「是不是你那幽靈？」

哈當先生替他答道：

「正是他。」

他的態度在先前是非常平靜，此刻却變得不安，聲音也顯得奇特。

「你看！」大尉勝利地說。

「法耳孟，法耳孟，」克拉拍着他的肩膀說道，「安靜些吧。我是個見過世面的人，只要幫忙我的同胞我什麼事都願意做的。可是這種不確定的信號只能把人趕開，要是在平常情形之下，人人都會替它着急……」

「對不起，」法耳孟打斷他的話，「我還不會和你把話說完。今天那個聲音——我們就叫它聲音吧——今天那個聲音並不照着它的慣例，它在緊急求救聲之後居然跟上一個字，要說得更正確一點，應該是一個字的起頭。哈當先生也聽見的。」

「什麼字？」

「只有一個字母是確定的：那是D字，拍得清清楚楚的；隨後是一點，此後的信便亂了，再過幾秒鐘便停止了。」

「毫無道理，毫無道理，」船長笑道。

「真是的。倘若那一點是一個字的起頭呢——A，B，H，I，P……不成——要把一點當成正字呢，也不成。」

「DE？DE？我不相信這個會使問題變得更容易解決。」

「這固然不見得有多大的用處，不過要談到新線索，這却是一個了。」

「一根頭髮是梳不了一條辮子的，親愛的先生。」

「無論什麼都不應該忽略了；有了一顆牙齒，考古學家居威耶博士還會造成一付骨骼呢。」

「當然咧，你會堅持你的意見。可是，你得承認吧，你的心如今不在腔子裏，簡直跟隨着它去了。」

「船長，請你放心吧，我的腦筋並不是那樣軟弱，那樣容易受影響的。」

「你和所有的北方人一樣，有一種神秘的態度！」

「我會是北方人麼？我們十代都是波亞疊人！」（波亞疊，地名，在法國西南部。）

他說到這裏，突然止住，他從來不曾提起過他的出身，這時他不覺懊悔起來。特萊絲，克拉伊，哈當三

人都拿眼望着他，但是他不再多說一個字。克拉伊只好答道：

「我以前不知道呀。」

第二章

在那電報室裏，法耳孟向哈當小姐講解無線電報原理。兩課之後，特萊絲便把電報字母完全認識了。她是個用功的學生，整天留在房艙裏專心研究，也不再回到甲板上來玩了。

「真是，你真可以考個無線電技師了！」哈當先生取笑道。「老實說來，這倒也不錯。人生本來就是這樣偶然的機會造成的！帝王的子孫學一行手藝也有好處；中等人家的兒女爲什麼不照辦呢？」

「我還有一個字弄不清楚呢。」

一天晚間特萊絲哈當號航行到了好望角附近，船上的頭等客人們正在飯廳跳舞，船長走進來，穿過人羣向哈當先生走去。

「經理先生，剛才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你知道我是不輕易激動的，你也知道在這裏的人除了你只有我不看重那神秘的信號。這次我却得承認我真不明白，什麼都弄不明白！在過去的五分鐘裏，我們在和「幽靈」交談。」

哈當先生驚得跳起來；克拉伊船長繼續說道：

「真的，經理先生，說起來好像難令人相信，可是我得承認它是實在的。電報室裏的人們，就跟法耳孟和我一樣，都聽見了的。我們大家並不是受了催眠，也不是發瘋，我請求你跟我去證實……」

那時特萊絲正走近他們。

「來，有新聞，」哈當先生對她說道。

看見他們站起並且面帶慌張的神氣，一對一對在跳舞的人們以爲發生了意外之事，便馬上都停住不跳。船長安定他們道：

「繼續跳吧；一切都平安，大家都請放心。」

樂隊從新演奏，跳舞的人們便又繼續轉動；克拉伊，哈當，特萊絲走到電報室，看見法耳孟俯向桌前，一手拿起鉛筆，預備繙譯他等待着的信號。兩個電報收發員坐在他的身旁；他們有着同樣注意的態度 and 同樣焦急的面容。

「喂，法耳孟先生，出了什麼事了？」哈當先生問道。

上尉取下了頭上戴着的耳機，回答說：

「就是剛才船長告訴你的事。這神秘的人沉默了兩天，重新又出現了。在拍發了他『請大眾注意』和 S OS 以後，他說道：『發報的是法國人，只請法國船隻回答。』」

「我聽見了這話覺得希奇，便問道：

「『你是什麼？軍艦呢？商船呢？』」

「『都不是。』」

「我再問：

「『你是什麼？』」

「他回答我：

「『地。』」

「這好像是造出來的故事，故意要使聽的人吃驚的，是不是？不過我還是把我們的問答全部告訴了你：我的助手把它們都記錄了下來。可是讓你吃驚的事還有的是。我聽見『地』字，立刻便想起你對我們提說過的：這也許是設在地球上某一地點的電台——不過像這樣一個電台要秘密設是件困難的事，而且在太平洋時候也，沒有設立那樣電台的理由。不過，這且不必管它，我想起了這個意思，便用一句極清楚的話問道：

「『你的電台叫什麼？』」

「回答是：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經理叫了起來，「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經理，我不過把別人的話繙譯出來。我並不批評，我也不解釋，我只是把經過的事重說一遍吧了。那時我決定要得到這故事的要點，不管怎樣艱難我要把一切神秘的觀念打消，因此我便問道：

「你的經度呢？緯度呢？」

「回答是：

「『我不知道。海上遇了險。』」

法耳孟的話說得愈多，他的姿態愈帶出瀟灑性，話是幾個字一連地從他的嘴裏跳出，好像突然一種思想把每句話截斷，而另一種思想却把它加快說出。他不住地摸撫前額，在短時間沉默之後又說下去：

「那時候信號來得很急；我自己也有點慌張，我的問題都是非常簡短。不過訪對方問我的話我是明白的。

「『回答我的是誰？』

「我立刻發出：

「『環球輪船公司的特萊絲哈當號。』

「停了一會，又問我：

「『把你的回答重複一遍。』

「我答道：

「『環球輪船公司的特萊絲哈當號。』

「又停許久，然後說：

「『只請特萊絲哈當號回答。』」

在場的人都大驚失色，互相張望。法耳孟對克拉伊說道：

「我說的話有一句是假的麼？」

「一句也不假。」

「我那神秘問訊者和我就是這樣面對面地問答。我知道從今以後他只和我們通訊，不理別人了。可是就在那時，好像是命運的惡意決定要延長我的苦悶似的，一切又寂靜了。因此我請求克拉伊先生把這做非常的

事通知你，因為我們的談話顯然不會到此中止的。」

哈當先生在椅上默想，兩手托着下巴，手肘放在膝上。只要收發員稍有動作，他便問道：

「是他麼？」

等到他聽見「不是」的回答，便又繼續沉思起來。半小時後，他等得不耐煩，便立起身道：

「活見鬼！說起來倒真像是他！我聽够了。我要睡覺去了。你跟我去麼，特萊絲？」

「只要你不反對，我還願意在這裏等一會。」

「隨你的便。你來麼，克拉伊？」

起初爲了滅除他們的焦慮起見，法耳孟和特萊絲兩人談起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到了夜半，法耳孟對留在室中的收發員說道：

「朋友，你去睡吧；今晚上我來值班。」

如今只剩下他們兩人，他們倒不說話了。雖然室內是異常寂靜，他們並不感到不安，也不覺得不平常。法耳孟不時把兩眼望着他繙好的問答，望過之後便把雙眉緊皺。

「你絲毫不能解釋麼？」特萊絲知道法耳孟的思想離不開這些問答，便問他道。

「不能，或者應該說：我的解釋太希奇，太出人意外了，所以無論我以爲怎樣有價值，我也不敢那樣想。」

「有一件事我誰也不敢告訴。自從我的腳踏上了這隻船那天起，我模糊地感覺到有什麼東西跟着我，起始還是渺渺茫茫的，等到我們越往南走便清楚了，雖然是時有時無，可是很清晰。等到我們過了聖赫勒拿島以後，它便始終隨着我，毫不放鬆，就是在我和你說話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像有黑手在摸我，好像有氣吹到我的臉上，那聲音，那不識者的聲音就快要聽得出了。」

他說到「吹到我的臉上時」，便把耳機戴上；還未說完「要聽得出了」，便從喉頭發出一聲叫喊：

「就是他！我對你說過的！聽！」

他的高興是那樣劇烈，他臉上的表情又是那樣的淒慘，他的右手又因加重語氣而搖動得那樣狂熱，因此

特萊絲不覺一直退到牆邊。她看見他這時的神氣，不由得想起克拉伊船長的話：「有時候他向着海面漲空樣子真讓人背脊發涼……他的一生有一種秘密；他帶着它走。」此刻的他和她所認識的他完全不同，這個的他使她害怕，使她想逃走；然而同時却又有一種她從來不曾感到那末熱烈的溫情強迫她留下。法耳孟却給她選擇的機會。

「留在這裏！你不應該走！」

他指着另一付耳機。她服從地把它戴上。頭上傳來的神秘使她和他一樣驚愕，她聽見：

「請特萊絲哈當號正在聽着。」

「特萊絲哈當號正在聽着。」法耳孟回答。

「你在什麼地方？」

「靠近馬斯加來尼羣島。」

「方向呢？」

「澳洲，墨爾本。」

「船長的名字？」

「克拉伊。」

「好海員。」

最後的字母譯出之後，法耳孟發出一聲大叫。哈當小姐吃驚地望着他。他結結巴巴地說：

「你聽見了沒有？你懂不懂？他認得我們！」

她看見他那付快要瘋狂的樣子，便求他道：

「安靜點吧，法耳孟先生，我請求你。」

「安靜？安靜？」

他一面斷斷續續地說話，一面用手指揪着機紐，不斷地向世界各處發出簡短的電訊：

「說！再說！不要切斷！」

他的左手不住地抽縮，他顫腳，他咬牙。特萊絲取下耳機說道：

「你要我出去叫人來麼？叫船長好麼？還是叫我的父親？」
他用忿怒的手勢止住她。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不用攪擾我！難道你不覺得我苦悶得要死麼？你不覺得他也在那邊苦悶麼？看！他不說話，他不說話！啊！他要是再不說話，再不聽我說話，怎麼辦呢？倘若你明白，倘若你明白就好了！他不說話！」

接着是幾秒鐘可怕的沉默，隨後法耳孟發生一聲狂叫：

「他在那裏！我聽見了！……天呀！你是誰？」

特萊絲這時兩手過于震抖不能把耳機戴上，她從聲音知道了這個問題，然而却不會見回答。可是回答一定是非常可怕，因為法耳孟剛抄寫了幾個字母便把鉛筆弄斷了。他連忙從桌上抓起一隻鉛筆，寫出下面幾個字：

「一個死人。」

雖然回答是這樣奇怪，也許就是因為它奇怪，他倒好像恢復了他的冷靜。可是他的冷靜却相當可怕。肌肉的緊縮使他的面貌好像是戴上了一具假面。特萊絲伸出手臂去拿耳機，他作手勢止住她。他重新開始記錄信息，特萊絲靠着他的肩頭，看見寫的是：

「收發員是誰？」

法耳孟飛快地發出下面的回答：

「DEHERCHE德爾西。」

最後的字母發出以後，他如夢初醒，扔下手中握着的鉛筆，轉過身來，用恐懼的眼光望着特萊絲哈當。她自己也渾身顫抖，上下牙都相碰發聲。他們互相注視了幾秒鐘，後來法耳孟發言道：

「小姐，你能從聲音聽懂意思麼？」

她說不出話來，只得搖頭否認。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抖得這樣厲害？爲什麼你的臉色這般蒼白？爲什麼你不敢看我？」

她結結巴巴地說道：

「我，我不知道。」

「你敢用你的父親的性命起誓麼？」

少女的唇間發出了一聲輕微的聲音：

「不。」

法耳孟用兩手遮住前額說道：

「如今你知道我的秘密了！這個秘密被我藏了十二年，現在却從心中逃出來，因爲有一種比什麼都大的力量決定要這樣。那個永遠不應該提到的名字，我已經把它公開了。從前我希望你是唯一不知道那名字的人，如今第一個人知道它的却正是你。可是封得最嚴密的墳墓也會重開。命運歡喜他，拉撒勒就會復活。我的名字就是你剛才看見的：我是愛德華德爾西；我的父親是上海號遇難失蹤的人。我要你，我求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訴任何人。」

「就連我的父親也不告訴麼？」

「就連他也不告訴。」

第三章

特萊絲哈當回到房裏，便往床上一躺；不久她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一個面貌熟習的人攀登在孤立海中的岩石上，手中拿着一片破布絕望地在頭上揮舞。忽然間，法耳孟駕着一隻小船在波浪上出現。法耳孟叫道：「不要害怕！好好等着！」忽然船上另一人從他的身後拖他，法耳孟倒下。小船漸漸往下沉，那人拚命搖着槳。那時水面浮起一具屍身，她分明認得是法耳孟大尉。

發出一聲叫喊，雖然只有一聲，然而它却似使得她驚醒。她睜開眼，看見她的父親站在床邊。

「怎麼咧？」

「你在夢中叫喊，所以我走來看你。」

「我在夢中叫喊麼？我說了些什麼？」

「說了些無意義，不相連的話。」

她不覺鬆了一口氣，因為她先以為她在夢中叫出了某一個名字。哈當先生摸撫她的前額。

「天呀，你害怕得多厲害，你夢見了什麼？」

她把夢告訴他。她父親的手停在她的額上。

「親愛的爸爸，你的手怎麼這樣涼？」

「這是看見你害怕動了感情的緣故。可是，往下說吧，船破成碎片，人抓住槳，還有呢？」

「還有什麼？沒有了。」

那時天已微明。哈當先生安慰了她幾句，再說了一聲「好好睡吧」，便走出去了。

特萊絲起身時約在十一點鐘，隨即往電報室走去。室內仍是法耳孟值班。那時只有他們兩人，她便問他是否和「幽靈」有過另一次談話。他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復，並且告訴她他們在下午四點半還要繼續談話。

他好像另外換了一個人，他的臉上顯出極大的快樂。

中飯鈴響了。他把文件放好，說道：「就是這樣吧，」便伸手去摘下耳機，但是他並不馬上把它取下，却又傾聽起來。

一分鐘後，他頓腳道：

「實在沒有辦法；總是有人說話！」

他正向外走，却有一個水手來到他的面前。

「一封電報，大尉。」

法耳孟看了電報，皺着眉說道：

「這是什麼意思？」環球輪船公司致電特萊絲哈當號：開足速力，直往墨爾本。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

決不許改變航線。」這真奇怪！

他也不向哈當小姐告辭，便向船長室跑去。

「呀，法耳孟！」克拉伊叫道，「進來之前也應該先敲敲門才是！」

「抱歉得很，船長，可是這件事也太奇怪了！你看看這封電報！你以為怎樣？」

「我不懂。嚴格說來，命令我加快速度，這是可以照辦的；可是禁止我改變航線，這却奇怪了！根本就

沒有要改變航線這一回事！」

「有的，」法耳孟用力答道。

克拉伊把他從頭到腳看了一遍。

「法耳孟，朋友，你工作太過了，你應該休息……」

法耳孟不理他的話，自己接着說下去：

「真正有的，船長，請你親自發命令，讓船改向東南駛去。有人在等候我們。倘使你在四十八小時內不會看見一個島，倘使你不曾救一個不幸的人上船來的話，那末，等到我們的船一靠岸就把我放進監獄好了。」

「你對我說些什麼？一個島麼？你在什麼地方看見它？在哪一張圖上？」

「哪一張地圖上也沒有。地圖上沒有它，並不使我懷疑，反而使我相信是有這個島的！沒有人知道它，因為它在海洋中從來沒有船隻經過的部份，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真的，船長，我拿我的榮譽作賭，它是有的，並且還有人在它上面受苦！」

克拉伊有意和他爲難。

「既然你知道這許多，那人一定也把名字告訴了你吧？對他說……」

「東南方，船長，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倘使上帝願意的話，你自己也會相信的！請你想想，我和那個我們叫做「幽靈」的人通話已經兩星期了；哈當小姐在我身邊也會接到過他的信息。問她便知道了。倘使你一定不願改變航線，我求你把我放上一隻小船，我一定會到那無名島上去把那人救出來。」

「好吧，」船長爲了使他安靜便說道，「去把哈當小姐請來。」

法耳孟走出去，不到片刻便陪着哈當小姐走來。船長請他進內，大尉推辭道：

「我在場沒有用處；小姐，凡是你對船長說的話，都請對他說。」

四點半的鐘響了；法耳孟到電報室去接班，正值收發員接到一個信號。

「是他麼？」

「是他。」

這時是緊要關頭了；法耳孟套上耳機，發出電報：

「你知道的人正在等你的信息。」

稍停了一會，回答便來了：

「趕快！事件嚴重……」

剛到此處信號便開始聽不清楚。一種連續的噪聲夾雜在信號裏造成混亂的聲響。法耳孟專心靜聽，要想辨明他的通信者的信號，然而實際上只能聽見軋軋的噪音，時長時短，却始終不停。

「總是這些討厭的東西夾在我們中間，」法耳孟抱怨道。

他停止發報，「幽靈」也停止發報，雜音不久也就停止了。他連忙發出：

「我在聽。請說。」

回答是：

「嚴重的事情即將發生。」

立刻軋軋的噪音又起，法耳孟氣得咬牙。這樣證明了擾亂並非偶然。難道是有人偷聽了他們的談話，故意使它聽不出麼？這樣繼續了幾分鐘，然後一切又重歸於寂靜。他連忙和對方通話，回答却是：「住嘴。」

最後一個字母被新起的雜音打斷。法耳孟忿怒難忍，取下耳機，吩咐收發員每隔四十秒鐘把後面的信號發

出一次：「不要離開，有話說。」他自己却跑去見船長。

船長不在艙裏。他跑到膳廳去，也不見一人。他跑上跑下，把船上各處都跑到了。最後他經過哈當先生

的艙房，本來預備繼續向前走去，可是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使他回過身來。過道裏沒有人。他伸出手來打算敲門，可是突然改變主意，用手握住門紐，轉動它，打開門。第一間屋子是空着的，第二間是圖書室，也是空着的。右邊一道門半開着，通到特萊絲的艙房。他看見椅子上放着的一件衣服，認得是她的，便回轉身來。左邊也有一道門，是關上的。他極端小心地把它打開。他在外面聽見的那種聲音，這時似乎更加清楚，他不覺在那裏停了一會。窗上掛的黑色窗帷在他的周圍射下陰影，使他不辨方向，他只得向着聲音發出的地方走去。從掛着厚門簾他知道是一扇門，他把它打開，走進一間黑屋子。初進去，他什麼也看不出，不久他的兩眼漸漸習慣，居然能辨別事物了。他看見許多木板隔牆，在一個角落裏的一把椅子上，有一個頭和肩在搖動。同時他認出蜂鳴器特有的軋軋聲。他用眼估計好了遠近以及應當用的力量之後，便向前撲去，捉住俯伏在桌前的黑影，叫道：

「開燈，不然我便殺死你！」

「啊！你敢！」那人說道，一面極力想掙脫。

法耳孟聽見這聲音便鬆了手。那人推開他，開了電燈。法耳孟狂叫一聲：

「哈當先生！」

「不錯，是我！你在這裏做什麼？」

「你呢？你在這裏做什麼？」

他們的臉幾乎相觸。哈當開始戰抖，隨後他用手臂遮住前額，低聲說道：「寬恕我！」

法耳孟一聲不響，從衣袋裏掏出一隻手槍，舉起對着他。哈當抬起頭來，兩眼盯着武器。再有十分之一秒，子彈就要發出了；就在那時，特萊絲的聲音把它留住。法耳孟把武器擱在地上，哈當想去拿起它，可是法耳孟却用腳踏在上面。特萊絲喘着氣走進來。

「爸爸，我可把你找着了！法耳孟先生，你也在這裏！高興吧，船長已經發了命令了。如今我可以把那個和你通了許多天消息的人的名字告訴我的父親麼？」

「用不着，我知道了，」哈當說道，同時他漸漸恢復了他的鎮靜。「在事實上這是一個受難者的名

字。」

法耳孟鞠了一躬，便抽身走出，兩顆淚珠沿着他的腮邊流下。

第四章

特萊絲哈當號看見了克洛色羣島，便改變航線向南駛去。法耳孟自從經過上一晚的事件之後，一直不會離開過電報室。從無名島來的電訊，有兩次都突然中止，而中止的原因却無從知曉。在船上，他們過的是焦急難堪的生活。克拉伊船長很少說話；法耳孟不停地計算；特萊絲不敢打擾他；哈當留在他的艙房裏不出來。第二天晚上，風浪大作，等到乘客都回到艙門，法耳孟獨自走上甲板。幾分鐘後，哈當也走上來。法耳孟回頭看見他，便叫道：

「啊！是你！走開！走開！」

「法耳孟大尉，」哈當說道，「你隨便怎樣待我都行。從前天起，我便認爲我已經死了。所以我要和你談的並不是時間，乃是方法。在這個可怕的事情裏，有一個人是無罪的，我不願意使她到她不應當受的恥辱。我指的是我的女兒。假設你認爲在你的報復裏也應該把她的不幸加進去……」

「不！」大尉啞聲說道。

哈當低下頭接着說下去：

「你有權利要我完全承認我的錯：好，我都告訴你吧。使上海號沉沒的是我，是我一個人。爲了要避免即將降臨的經濟危機，我忽然起了惡意，在船上放置一個定時炸彈。照我的預定計畫，這不幸的事件應當在船過克洛色羣島時發生。炸藥的分量並不能使船馬上沉沒，並且船上還裝置有無線電，我以爲它能發出求救信號，並且能等到別的船隻來救援。我當初希望至少船上的人命可以保全，然而事實却和我的料想完全不一樣。炸藥的性質是不是在海上就有了改變？當初我怎麼知道呢？也許是爆炸發生的時間不巧，地點不巧，所以一切的救援都變成不可能了。災難發生之後我不敢承認，我用盡方法把疑心都放在一個死人名下……」

「你說謊！」法耳孟忽然叫道。「一切都是你計畫好的，準備好的，要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我不知道

你用的是一些什麼惡毒的方法，可是我明白，我猜得出來！賊物呵，污蟻呵，保險呵，債務呵，那許許多多的惡毒詭計……」

「上帝在上，這一切都和我無關，先生。我的罪已經够重的了，用不着再加上這些！這些我都不知道。至于以前的事，這是我寫好的懺悔書；等到你回法國以後，倘使你樂意的話，你可以用它。和你說了這許多話，請原諒。」

哈當把話說完，便轉身走到船舷，用手肘靠着欄杆，站了許久。

當夜和次日都是在波濤翻騰，天色陰暗中過去。到了星期三夜裏十點鐘左右，探照燈衝破黑暗，照見一個小島，波浪不停地猛烈打擊它，好像要把它整個撞碎似的。

突然間傳來無數比較最可怕的霹靂還要嚇人的巨響。法耳孟和船長都站在船尾後甲板上，他伸出手臂，指着小島說：

「就是它！你看見，麼，船長？」

船橋上每分鐘都有巨浪衝掃；不多時護舷物便被沖去，舷門擊成碎片，支索也扭成一團。到了半夜，情形依然不會好轉，顯然是在天亮之前毫無辦法可想。由于閃電的光，船上的人們看見了無名島陡峭的邊沿，直立的方頂岩石狀如牆壁一般，頂上還叢生着矮林。後來風暴逐漸消去，天空失去了閃電的照耀，變成漆黑，不見一物。片刻之後，天際漸漸有光，雖然不是黎明，却也勉強能分辨事物。滴着水的舷橋上站滿了乘客，水手們也爬上纜索向着濃霧滾滾的地方眺望。濃霧慢慢散開，太陽突然從海面升起，把夜晚的景色完全逐去。

此時一片喊聲從人羣的胸中發出：原來的無名小島已經不見了。

立刻，這兩日來的激動却變成迷惘和麻木。就是親眼看見過無名島的人們也開始懷疑起來，不知道他們是否被幻覺所欺騙。有的人以為是奇蹟，有的人以為是妖術；最荒謬的意見也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只有法耳孟和哈當不會失却他們的理智。

「那島並不是奇蹟，也不是幻影，」大尉說道，「它只是個有火山的小島，當初從海中湧出，如今又沉

到海中去了。」

這個唯一合理的假設並不減少他拯救受難者的胆量和信心。命運既然給這個不幸的人送來得救的機會，却在他正要被救的時候又把這機會奪去，這種看法似乎太不合理，因此法耳孟便不去想它。

「既然我的父親已經忍受了十二年，既然他有本領來和生在的世界接觸，他決不會在最緊要的關頭失敗的。」

並且，那一句三次發出三次被打斷的話：「趕快，嚴重的事件即將發生，」難道它不是在表示：他從海上或海中的某種現象知道了即將有大禍降臨麼？人們在社會生活與乎甜靜的幸福中失掉了的特有的本能，孤獨的人會把它恢復過來。他的父親一定感覺到會有災禍，並且無疑地會在它發生之前離開那塊不適宜于居住的岩石。

他堅決地相信他的推論，因此他要求船長借給他一隻小船。有十個水手自願陪伴他去尋找。他們擠在小船邊，準備把它放下海去。哈當走上前來說道：

「大尉，請允許我跟你們一起去。」

法耳孟轉過身來，皺着雙眉。哈當接着說道：

「無論一隻船怎樣小，在上面發命令的就是主人。我要求的只是要在你的命令下做一個勇敢的人，此外我並無他意。」

「上去吧，」法耳孟厲聲說道。

小船向海中駛去。大船上的人們看見它在滾滾的怒濤中盪漾了許久，然後漸漸變成一個搖動的點；最後它完全不見了。

他們在海面搜尋，直到午後三點鐘還不會發現任何踪跡。將近五點鐘時，疲乏和失望使得搖槳者的速度減低。法耳孟決定令船上的人分班搖槳，哈當却始終不肯讓人替他。到了六點鐘，法耳孟忽然伸出手臂指着東方：

「那邊！有東西！努力！努力！」

不多時他們便能辨明還是用木桶和木板做成的筏子，筏上還豎立一塊方布做成的帆。法耳孟大聲吼道：「不要怕。好好等着！」

但是，他的呼喚並沒有得到回答。他一連叫了三次，三次都是同樣的寂靜。波浪洶湧，使得他們不容易接近它。一個水手設法去攔住筏子，卻幾乎滑落到海中。哈當走上陸道：

「讓我來試試。」

他的精神增加了他的力量。只用一秒鐘，他便把木筏拖近小船。法耳孟一聲身跳上木筏，哈當跟着他也跳上去。船上的人們看見他們兩人爬着走；隨後哈當發出一聲勝利的叫聲，從他的身下舉起一個人來，就像舉起小孩一般。他叫道：

「這是他！」

水不住從被難者的破衣服滴下，鹽黏住他的鬍鬚。最初法耳孟以為他已死了，但是不久他却睜開眼，癡呆地向周圍望了一轉，口中叫着一個名字：「哈當！」在俯望着他的許多顏面中，只有這一張面孔把他的過去和現在連結在一起。哈當向後退了一步，指着法耳孟說道：

「這是你的兒子。」

父子二人熱烈地擁抱。哈當再問一句：

「別的人在什麼地方？」

「什麼別的人？」德爾西結結巴巴地說道。

「上海號遇險後和你一起被救的人。」

「我是唯一遇救的人，」德爾西低聲說道。

「我的上帝呀！」哈當兩手掩住臉叫道。隨後他向那十二年的孤寂造成像一付骷髏的可憐蟲望了一眼，往後退一步，退到木筏邊上；他舉起腳向空處踮下，立刻倒在海中。

他的手臂暫時伸出水面，但是，不知道是由于海浪打擊使他不能呼吸，或是由于他失掉了生存的慾望，他自願放棄了掙扎，他沉在海中，不再浮起了。

直到回航的前幾天，德爾西才完全恢復他的理智。他關於上海號的敘述，初聽起來頗像腦筋失常後的謬語；然而他的記憶是非常清楚，一切細點也非常準確，因此，一切的懷疑都消失了。

他最先發表上海號遇難的情形。

照實說來，上海號在起程時船身確不十分良好，各方面關於這一點的指摘確實有理。然而他信賴他的航海技術和水手們的勇氣，依然準期出發。但是到了十月二十一號夜裏，氣候變得十分惡劣，半夜忽然發生一聲巨響，緊隨着可怕的叫號聲。他走下船艙，發現一個大漏口，海水滔滔不絕地灌入。就在此時他發出第一次的求救信號。信號一發出，機器即被海水淹沒。但上海號依然掙扎，仍舊相信能夠等到救援來到。然而到了二十三號夜裏，又發生了比第一次還可怕的爆炸，船身炸成兩段，幾分鐘後便完全沉沒了。

他抓住一塊碎片，在海面漂流了兩天兩夜，後來被海水沖到一個岩石小島上。最湊巧的事就是上海號的船身也被沖到島邊。在退潮時，船停在岸邊，幾乎完全露出水面。最初他只想到船上去尋找食物。可是後來船身不斷地被狂潮沖掃，便完全擱淺在沙灘上。因此，他便可以從船上得到大量的食物，木料，被蓋等。最希奇的是他還得到一具無線電設備，主要的機件並無大損傷。他馬上便想到利用它來通報他的災難。可是在他能利用從船上得到的材料來修理機器之前，好幾個月已經過去了。及至他把機器修好，他才發覺他能夠收到橫跨空中的各種信息，可是他發出的電報却因力量過於微弱，不會有船隻收到，前來相救。

因此，他與活人的世界相隔數千里，他過的是受難者的生活，他知道地球上一切發生的事件，自己却不能發出求救信號；他知道震驚世界的種種事實：戰爭，失敗，成功，抵抗，勝利。爲了渴望着生活的緣故，他着手一種近乎超人的工作，他要架立極高的空中線，以便他的聲音能傳播在那無限的天空。島上有一塊岩石，高約四百公尺，直立空中，恰像一堵牆壁。他設鑿開岩石，做成階梯，一直達到頂上。這件巨大的工程費去他四年的光陰。他努力工作，不計較光陰的飛逝，就像他的時間是用不盡似的。最後，他必須把不可少的材料搬上絕頂。這事他也做成功，可是又是兩年過去了。

他仍然需要度過悠長的歲月來使他的工作達到完善的地步。爲了這個，他盡量利用他從船上得到的材料

：破損了的器械，脫落的金屬片，半磨損的繩索，銅絲，鐵絲等等。最後，他終於發出他的第一次電報，就是那全世界都收到的求救信號。然而連結不斷地發生了許多次的障礙，使他不得不停止他的呼籲，直到後來他完全控制了他的機械，他才能發出他勝利的呼聲。

這段敘述說明了他在這許多年裏過的艱苦生活，但是關於這場活劇的是非曲直卻不會有何種指示。一般聽衆以及有關的官局的沉默可算是在這一點上的奇異的雄辯。只要法耳孟把哈當的懺悔書拿出來，一句話便能將這曖昧的情勢說明。他爲了憐憫不幸的特萊絲，却不敢作這樣的決定，因爲她的父親的死已經給了她重大的打擊。然而她的榮譽和他自身的榮譽又都不能容許有絲毫懷疑存在。……

第五章

船和岸間的距離一天一天地減少。德爾西應當替自己辯護的特光也越來越近了。他的兒子應不應該在那可怕的時辰來到之前預先盤問他呢？他感到對於父親的清白他所負的責任，因此他認爲他是應該問的。別人指摘他父親的過失他完全記得。

「爸爸，你應該知道，他們控告你犯了天大的罪，所以媽媽和我不得不改換姓名，所以我不得不入了外國籍，直到歐戰發生才回到法國。」

「太不要臉了！」德爾西叫道。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要把別人說服才能算數。從表面看起來，事情都是對你不利，對我們不利。第一件，你借公司的債……」

德爾西想了一想，驚惶失措地說道：

「借債麼？我借債麼？」

法耳孟不覺皺緊眉頭：他的父親否認了這件不能否認的事實，使他感到難受；因此他焦急地說道：

「不錯，你想想看，六萬法郎。」

「六萬法郎？這簡直是瞎說！我欠人的錢最多的時候也不會超過幾百法郎，並且總是馬上就償還了的。」

「可是字據還在，還有你的簽字。」

「古特烈不會說明麼？我是爲了幫他的忙才簽字的！他需要錢用三個月！——正是我的行期。——又不願意向哈當先生說明他的困難，因此求我替他出名。」

「古特烈不會說過。可是還有一件事。上海號裝載的寶石在請起程前就被盜竊了。後來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收贖物的手裏發現。」

「難道這件盜案也要我負責麼？」

「因爲贖物中缺少的一粒紅寶石，却正是你給媽媽的那粒。」

德爾西狂吼道：

「我給你母親的紅寶石麼？那是古特烈送我的假寶石，他對我聲明是一個祖傳的物品。」

「它並不是假的，在當時要值六萬法郎。」

「在我的周圍究竟是什麼妖怪？」德爾西噁咕道。「古特烈那個懦夫，他讓挨罵，古特烈那個罪人，他要把我當成他的同黨！」

他越說越生氣，在艙房裏走來走去就像一個瘋人。他的兒子安慰他道：

「讓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吧。你的兒子是相信你的，這些話從他的口中說出，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從你保險的事看來，別人以爲你是在替媽媽和我想辦法，好讓我們在不幸事件之後得到保障。」

「又是古特烈搗的鬼！」德爾西呻吟道。「我是聽了他的勸告才去保險的。」

「還有，船起程前，你離開了兩天，恰巧是阿姆斯特丹那個無賴收買寶石的時期，出賣寶石那人的身材樣子正和你的一樣。」

這次，在回答之前，德爾西思索了一番。忽然他拍着前額叫道：

「我離開了麼？不錯，我是到卓吉南去看望我的叔父洛布爾。可是同天還有另一人離開，他不是別人，就是古特烈！古特烈的身材態度都和我相似；在黑暗中，別人有許多次把他當成我！啊！那個強盜！混帳東西！偷寶石的就是他！他知道寶石放的地方，他也知道保險箱的暗號！我應當怎樣當心才對呢？他是我的上

司！我的朋友！」

這時却是大尉沉思的時候了。在這次旅程中發生的事件裏最不可解的就是：當他和德爾西說明真實名姓以後，他正預備要求克拉伊船長往南航行的時候，環球輪船公司發來命令：「開足速力，直往墨爾本。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決不許改變航線。」無疑地，哈弗爾的電台收到了他們父子兩人的對話，別人雖然聽不盡，古特烈却驚嚇萬分；他感到大禍臨頭，因此便發出這條命令！

這些罪狀件全被推翻，一切真象也都明白了。然而德爾西搔着頭說道：

「我知道你相信我，我的孩子。可是，別人呢？要使證明確實，應該我和那個混帳傢伙見面才行！啊！我一定要強迫他招認的！可是，倘若他逃跑了，溜走了，怎麼辦呢？誰敢担保到了那時他不會早已跑開了呢？」

「逃走也就等于承認了，」法耳孟低聲道。「然而我們還是想個法子好些。我要請求船長允許我發出一個電報，說是德爾西船長不會恢復知識便死去了。這個消息會使古特烈放心；他相信不會受罰，便不會逃走了。然後你再出來，他就無法狡賴了！」

「啊！要能活到那時才好！」德爾西叫道；「以後我便不在乎了！」

海關驗疫員離開之後，古特烈便代表公司上船來。他似乎急于要知道關於上海號驚人消息的詳細情形。船長克拉伊把他要想知道的都告訴了他。據他說來，這個犯了極大過失的罪人居然還有那樣求生的慾望，實在是非常可驚的事，他又對於寡婦和孤兒的命運表示憐憫。

「我和別人一樣，」他說道，「對於他們父子兩人交換信息極其注意；我以為再沒有比這事更富于戲劇性，更能動人的了。」

他在安慰了特萊赫並且表明他對她的父親的敬愛之後，便要傳見直到此時仍被人稱為法耳孟的那人。

「父親犯罪，兒子不應當負責，」他宣稱道。「他在回國之前便死去，這是命運在把我們的責任指示給我們，要我們尊重他兒子的悲傷。」

他說話時那種嚴肅的神氣正適合他的身份，原來在哈當死後，他得了股東們的信任，便被升為代理經理。可是法耳孟却遲遲不來，他不能久等，便要下船；可是他正走近船邊跳板前，法耳孟却來了。

「先生，我很高興看見你，」古特烈說道。「我已經決定把你在公司裏的職務，由暫時的改為正式的了，只要你願意的話——你願意永遠在公司服務麼？」

「我願意，先生。」

「你自己取的名字用不着改了。」

「我願意改成德爾西。」

古特烈皺着眉，說道：

「依照一般的情形，在公司服務的人還是遵從上司的意見為妙。」

「關於這一點，我是遵從一個我完全信賴的人的意見，」法耳孟恭恭敬敬地反駁道。

「這人好像懂得好歹，」古特烈的口吻相當嚴厲。

「懂得的，先生：他懂得的，」法耳孟用力回答道。「還是早早招認吧。」

他伸出一隻手，指着他的父親，德爾西這時剛剛出現。

「德爾西！」古特烈的喉中發出尖銳的叫聲。他一步跨到船邊，聳身跳入水中。法耳孟大叫一聲，馬上跟着跳下去。

古特烈往下跳的時候，頭部撞上一隻遊艇；水面一片血迹指明了他沉沒的地點。法耳孟潛入水中三次，終於把他捉住。船上的人們把他們拖上船。古特烈的鼻間僅有細微的呼吸，血從他的傷口不停地流出。

「完結了，」醫生低聲道。

「啊，醫生，」法耳孟請求道，「請你千萬想想辦法吧！只要能活五分鐘也好！只要能說話也好！」

醫生打了幾針之後，垂死的人似乎略見清醒。他睜開眼，看見德爾西的臉俯望着他，他便恐懼地把眼閉上。

「古特烈！古特烈！」德爾西咽嗚道，「你臨死也不肯把你那可怕的秘密說出來？」

古特烈微微移動他的嘴唇。一種極大的努力給了他少許生氣，他用清晰的聲音說道：

「寶石……是我偷的……德爾西，清白……我知道上海號要沉沒……船上有炸彈……我看見了……真正的罪人……是……」

在他說完最後一句話之前，死神便使他住了口。德爾西發出一聲勝利的叫聲，緊緊擁抱住他的兒子。然後他拿出大尉是小孩時他對他的態度，一面摸撫着他的面頰，一面說道：

「明天我們要看見你的媽媽，你親愛的媽媽了。啊！我們三人在一起多末快樂呀！」

大尉勉強微笑；德爾西感覺到他的渾身發抖，便用雙手捧住他的頭，問道：

「怎麼啦，你哭了？」

「沒有，沒有。」

他咬緊嘴唇。德爾西隨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見特萊絲低着頭，夾在旅客羣中，從旁經過。德爾西焦急地重問一遍：

「你哭了麼？」

大尉再沒有說謊的力量了，因此便不做聲。

深沉的寂靜暫時壓住這兩人。哈當小姐再有一步便可跨上跳板了。在那一剎那間，她無意中轉過頭來。

「永別了，我的可憐的愛人！」法耳孟低聲道。

德爾西把手指放在唇上。

「不是永別；古特烈死的時候，並不會說出名字。你去和這個不幸的女孩說聲再見吧。」

——完

編輯室

到了這一期為止，本刊出滿整整三年，這在國內的時代，總還不失為一件了。以一個人的事吧？但是今日之，處一個刊物也真不易，出版者有種種苦，而刊物的到讀者而前時，且深恐不易，足讀者的慾望。尤其編輯的工作，其中甘苦，更不易為讀者細說。凡事想着容易，一做就有困難，祇能做到一點是一點而已。

如果一年來的本刊還有值得一提的，那都是因為這些可敬的作者們，助，能把他們的作品提供給讀者，不僅是，一本和一荒野的一成就，無須編費，雙清一和女士的一長一短，浩翰和技，巧的深度來說，自它們的上海文藝界，也該是，貴，收，了。白季仲，一年來，幫助最多，對本刊也最關切，李黃，余榮，時，也最關切，先生，黃，們的真摯和溫暖令人感。請讀者，先生經常為本刊遠道寄稿。宛宛，黃，為我們經常忙，有舒君亮，沈誠，附帶說兩件事：（一）提及了，（二）雙清一，上集結了，下集正由作整理中，大，約略過些時再行續刊。（二）上期插，頁所刊郭先生本行詩稿，其文實在編者，並未經郭先生本人同意，其文實在編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南京 | 金陵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南京書局 |
| 蘇州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 無錫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 常州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 鎮江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 揚州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 南通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 上海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 天津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 北京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六月號

第三年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人：平
發行人：平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七二二
本埠總經銷處：五洲書報社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店
（南京：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北京總批發處：華文書局
（北京：琉璃廠）

定價：每册八十元
（全年定購：八百元）
（半年定購：四百元）
（外埠定購另加郵費）

- | | | | |
|----|------|------|------|
| 高郵 | 知行書店 | 上海書局 | 文藝書局 |
| 蘇州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 無錫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無錫書局 |
| 常州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常州書局 |
| 鎮江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鎮江書局 |
| 揚州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揚州書局 |
| 南通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南通書局 |
| 上海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 天津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 北京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北京書局 |



THIAZOLNAN

SULFATHIAZOLE

天佑甯

(噻唑嘧啶磺)



英商英化藥廠出品

上海英商英化藥廠(總發行所) 一八二八號

電話二八二一號

商藥備完一惟區市

集 中 大 藥 房

新藥部 配製部 化粧部

地址：鳳陽路（白克路）七〇至二號 電話：三六三九

燙銀 ... 冊手象萬 ... 面皮冲

用愛人人 · 巧靈樣式 —— 綴精刷印

洽接店書央中向請 購批業同裝如

實售 八折 讀者 本刊 待優 元拾每小 元卅每大 定價

二二七〇九話電 發批店書央中 內里界世路州福

良精刷印 · 色七面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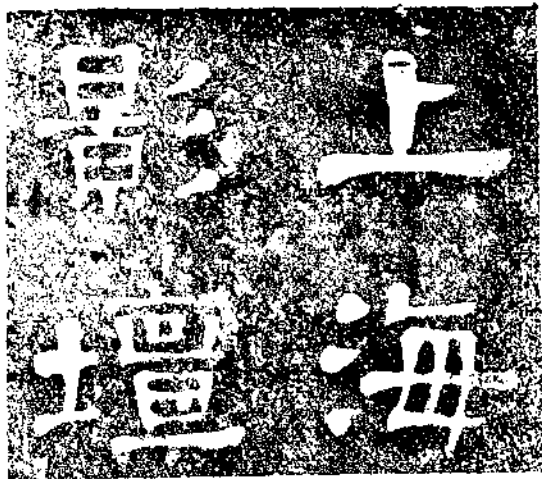
鋼圖 內容 新名 鮮貴 活精 潑影

第七期

版出社體影海上 樓大和太路合六路上

銷經總社報書洲五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出版已



展覽影壇之 每週十期 售價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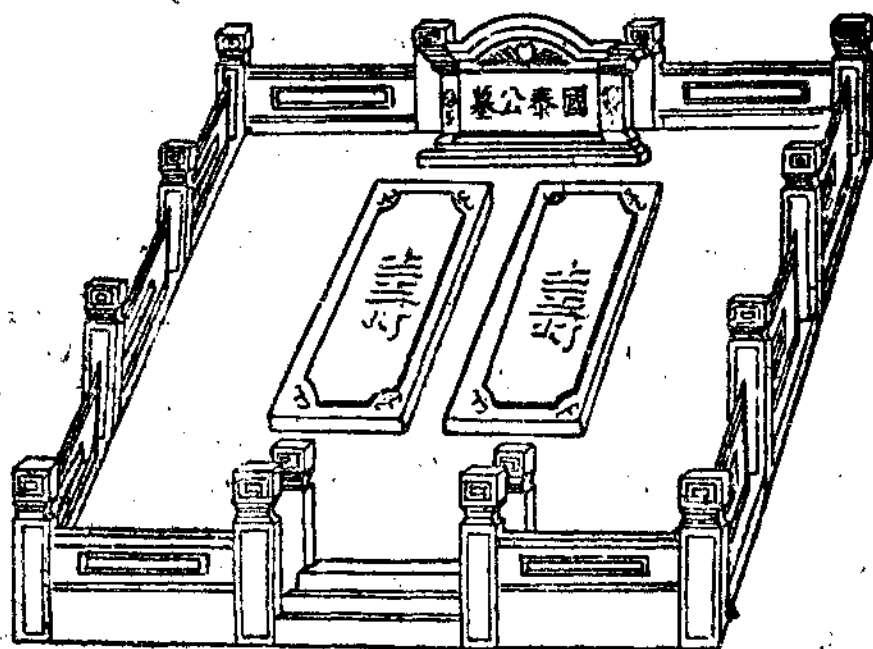
國泰公墓

蘇州木鎮靈巖山墓園

(詳章備索)

土地高燥

保障安全



群山環抱

風水秀麗

辦事處

上海甯波路一一二號大康銀行二樓 電話一七四四
蘇州觀前街五十六號 電話一四一五



德國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百割獨步賜恩靈藥特如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藥**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如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痔瘡等皮膚病
- **海而密妥** HELMITOL 泌尿器病靈劑
- **邊兒杜方** ELDOFORM 治瘰癧之最佳良藥

宣傳部登記證滬字第六七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第三三五號

三九二九號